

黃念祖居士講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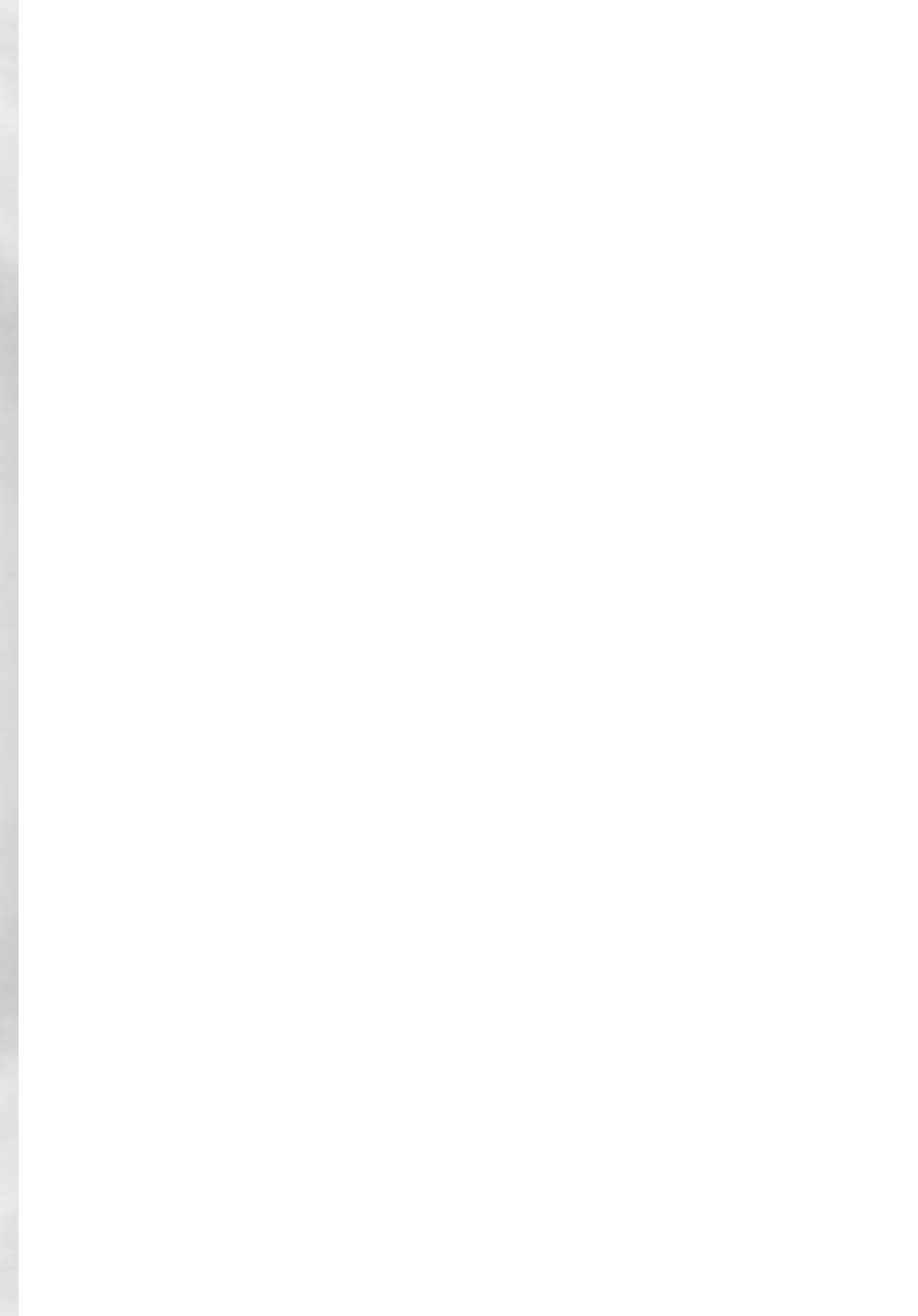
顯密圓通集

淨空時年九十有二





黃念祖老居士法相
攝于美國蓮華精舍



以戒為本

顯密圓融

淨古九十歲



三學一體

密淨不二

淨古九十歲



至人无妄念

脩德須澹心

泰山經石峪集聯

心水



應无住而生心

心
示
啟
書



前言

此書是根據黃老在1985—1991年間，對在京的弟子、學人，以及到訪的海外弟子所作的一些短篇開示錄音整理而成的，惜文稿未能蒙黃老親自審閱，特於此聲明。

黃老曾於《淨修捷要報恩談》中開示說：「淨土宗是密教顯說，我都是平等的，所以你說我修什麼都可以。你讚歎密宗的時候，也是讚歎我的念佛、讚歎我的禪宗；你讚歎禪宗的時候，也是讚歎我的密宗、讚歎我的淨土；你讚歎淨土的時候，也是讚歎我的密宗、讚歎我的禪宗，這個裏頭我確確實實平等了。」所以黃老的開示，處處體顯禪淨密三宗一味，顯教密教圓融無礙，亦如古德所云：「法無高下，應機則妙；藥無貴賤，對症則良」，只是根機因緣不同而

應病予藥。

此書中黃老的開示，包括了密教祖師談密而勸修彌陀、往生安養，也包括了禪宗開悟大德談念佛、修行的要領，同時總結了學佛的根本與修持，作為身邊學人行動的張本和指南。書中黃老開示《密宗十住心》時，特別提到了中國的一部書叫《顯密圓通》，說：「這個《顯密圓通》的判教呢，他就說《華嚴》是顯教中的圓，最高的了；《準提法》是密教的圓，圓圓果海。就是一句準提咒，它就是圓圓的果海，最圓滿的佛的果海，就在這幾個字裏頭了，所以這講的很好。」因此筆者特將此書命名為《顯密圓通集》，一句佛號、一句咒語就是最圓滿的佛的果海。

書中的「蓮華生大士應化因緣經」及「顯密不二，九乘次第」兩篇文章，是蓮華精舍祖師蓮華正覺金剛上師分別於1947年以及

1950年登載在上海的《覺有情》雜誌上。筆者於2013年在台灣一間大學圖書館的網上資訊處，發現當年這兩篇文章刊登於此雜誌的照像影本，同時也發現王上師所開示的《佛教的平等思想》發表於1951年《覺訊月刊》的影本。雖然這些影本不夠清楚，但實感十分驚喜與寶貴。今特將此資料附於書後，願與有緣人共享此殊勝之法寶。

敝工作組在此特別感謝參與校對、排版的高雄淨宗學會及白石文化出版社。

本書為非賣品，出版後歡迎翻印流通。若有疑慮不明之處，敬請不吝指教，但請勿任意增減內容。若有轉載，請註明出處。

筆錄整理：妙圓

校對：圓菩、果圓、蔡素琴、蔡素華、淨明、宗恒、華真、

粟含、噶瑪正覺、宋新、黃永欣、田園、高雄淨宗學會

2018年佛誕日

末學妙圓

老念法音工作組 (shuf033@gmail.com)



各各自知心遍十方
見十方空如觀手中
所持葉物一切世間
諸所有物皆即菩提
妙明元心

丙寅仲秋

黃心永敬書



顯密圓通集 目錄

- 一、黃老自述學佛經歷（一九九一年九月十一日）…………… 1
- 二、佛教的根本與修持（一九八五年十月二日）…………… 17
- 三、講授密宗十住心（一九八六年五月一日）…………… 60
- 四、講授諾那祖師離港前夕開示（一九八七年八月十七日）…………… 125
- 五、講授角虎集一則（一九八八年一月三日）…………… 180
- 六、講授顯密不二九乘次第（一九八九年七月二十七日）…………… 241
- 七、講授蓮華生大士應化因緣經
——即身取證簡要之法（一九九零年一月廿九日）…………… 342
- 八、開示阿賴耶識（一九九零年三月）…………… 394

附錄一、蓮華生大士應化因緣經

——覺有情8卷（1947年11月）……………413

附錄二、顯密不二九乘次第

——覺有情12卷第1期（1950年庚寅小春12日）

……………416

附錄三、佛教的平等思想

——覺訊月刊第8期（1951年8月）……………418



顯密圓通集

一、黃老自述學佛經歷

一九九一年九月十一日於北京蓮舍

註：此文是根據黃老於1991年9月11日在北京蓮舍，對我們海外弟子開示的錄音所整理的。

我自己呢，小時候脾氣很特殊，很少說話，從來不去說家裏頭傭人的壞話。只說過一次，因為我母親告訴廚子說你不要用活的螃蟹，我看見他買了活的螃蟹回來了，我說你怎麼買活的螃蟹？他不理睬我，不理睬我嘛，我就跑到裏頭去把我母親拉出來了。我拉她到廚房一看，他說螃蟹不都死了嗎，是死螃蟹，看見到是死的。我

說不對！我剛才看是青顏色的，怎麼現在變成紅顏色了？我母親就懂得了，是活螃蟹，因為聽見我去告狀，他就不能欺騙，「她吩咐我要買死的，我怎麼拿活的來」，就臨時拿開水澆死，所以螃蟹變成紅的了。所以我母親說再也不要買螃蟹了，死的也不要買了，因為這個廚子會弄虛作假。所以小時候我揭發，我那時候只有六歲，就把媽媽拉去，因為我跟他說，他不聽。讓我母親看了，就再也不買螃蟹了。

小時候很沉默寡言，大了倒話還多一些。是個佛教家庭，小時候在廣濟寺繞佛，那天念得特別好，大概是臘月初八，大家念「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在廣濟寺，當時那個大殿和進門這個山門的天王殿，中央有個甬道，是直接走得通的，它不用下臺坡，直接從大殿繞到甬道，繞到天王殿，再回去，這樣一個繞佛。大家就「南

無本師釋迦牟尼佛、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那大的鼓敲著念，多少和尚、多少居士都在那兒參加，那天念得特別好。念到我母親他們晚了都回去了，我不走，我母親沒有勉強我，他們就先回來了。後來派了傭人，派了車子，就跑去一定叫我回來。深夜了我才回來，一個人，別人都走光了，所以這個佛教家庭，小時候是信的。

念中學之後，知識也開一些了，就感覺這些個著名的和尚，還有些居士，還是勾心鬥角，還是思想裏頭曲里拐彎的，很複雜。我說修行幾十年，就修成這個樣子，這佛法還有什麼用啊？沒用！就不相信了，就從這些有名的和尚什麼什麼的，他們還是這麼世故，當時就一種錯覺，覺得佛法沒起作用。要起作用的話，它不應該這樣，所以就不信，並且反對。我妹妹跟著大愚（音）法師學了咒，她在念咒，我就管她說迷信老太婆、迷信老太婆。所以我的信佛她

最懷疑了。

就是到二十歲，寒假考試完了，考試完了就把書一本本放下，考完了不高興再看了，但是我弟弟妹妹他們還都在考，沒人可以談天，他們都在忙著準備考試。無聊，也不高興出去看電影什麼的，就跑到這間房子，我母親許多經書在這兒，就翻了兩本書，就看到這兩本書，都這麼厚。一本是《靈魂論》，這（作者）是一個留日的，後來做過青島公安局長，他當年是個很好的佛教徒，他作了一個《靈魂論》，作了一個《金剛經》的註解。我就看了他兩本書。

這個《靈魂論》裏頭解釋了很多事情，證明靈魂的存在。這一本書我就翻完了。我看書非常快，看得粗糙一點，但是快也快得很。曾經我一個老同學看見我看書，他說你們注意沒注意，這兒有一個一目十行的人。一目十行不敢說，反正是比別人快。

就看《金剛經》，啊，那看《金剛經》的這個情況就不可說了，一陣又一陣的，勉強打一個比方。比方天氣很熱，渾身都是汗，忽然間有個溫度很適合的淋浴，從頂至下給你這樣一沖，暢快呀！這個例，沖起來是沖到皮，外頭的事了，但是裏頭也一沖。就這種感覺不知多少次，一陣又一陣。現在當然就知道，這個就是所謂的甘露灌頂。一次又一次，所以就覺得微妙殊勝。

這兩本厚書是一夜之間看的，那麼這一方面就知道，不是佛法不靈，而是這一些人對不起佛法。不是說佛法無靈，使得他們還是這麼的沒有變化，是他們對不起佛法。

再有就是這「應無所住而生其心」，真是無上的妙法，就那時候自個兒體會到一點，一個人怎麼才能夠無住生心呢？看來念佛還是可以。這是那時自己體會到的。後來又一轉念，我那時對於密宗

還不懂，當時聽見對於密宗都是罵的話，為什麼說念咒更好？因為「南無阿彌陀佛」裏頭還有一個佛字，念咒裏頭佛字也沒有了，這是當時的思想環境，就是這樣。這個不大好懂，我跟大家說一個例子，文殊手裏拿著的是什麼？寶劍。拿寶劍是幹什麼啊？哦你說。（弟子答：斬去煩惱。）

斬除煩惱，還有呢？文殊仗劍幹什麼？所以我們要聞大法，不然就總是變得跟一般一般的，你要恭敬啊什麼什麼；你念佛得福，佛保佑你，把佛降成了神仙這一類。

文殊仗劍是殺佛呀，所以東密的文殊法，文殊的壇城，文殊仗劍，那個壇城的眷屬的菩薩，每一個菩薩身上也帶一個劍，而且背上，胳膊上都要有傷痕，他不是要殺釋迦牟尼，是要斬斷眾生這個佛見。所以「文殊才起佛見，就貶向二鐵圍山」，看見過這個句

子沒有？文殊剛剛起了一個佛見，釋迦牟尼佛就把他降趕出去，把他趕到二鐵圍山，所以你是要去掉這個佛見，而不生這些見。這一個見都屬於情見，所以「心佛眾生三無差別」，就沒有佛見了。佛就是最尊貴的，我是什麼什麼，那就別的眾生都不如、都應該頂禮，你的「佛見」很熾盛啊，所以雲門這個時候就說要把那個太子（佛），要一棒子打死餵狗，就是不要有這個佛見。你「唯我獨尊」，佛見產生了。所以除一切見哪，當然煩惱也應當除的，但是這裏就是……。

所以就是說你在念「南無阿彌陀佛」，心中還存在一個佛字，也存在一個佛見。昨天那個《恆河大手印》，你修這些生起次第、圓滿次第、氣脈明點，有的時候不但無益，你要執著反而又成為障礙。這些話都是很深刻的話。所以我們現在就是要學，要學得這

很深入很正確的，不要一步一步的、一步一步的，三大阿僧祇劫，你數不清的劫，我到這一步又換過來改，去掉這個毛病，直捷就叫它……，就像我們播種的時候，就給它防止病蟲害。播了之後它裏頭就不會長蟲生病，不會有蟲害。這就好一點，所以現在我們就直接是頓，就從這個下手，預防這些個，不是一步一步換，你到這一步再換，到了這一步再換，那麼就好像爬梯子似的，爬一步換一步、爬一步換一步。是個方式，但不是唯一的方式。所以那個時候就這個想法，就是說咒會更好一些。

那麼有了這個之後嘛，後來梅妖（註：梅光羲之子，黃老的表弟。）他就問我說：「聽說你看《金剛經》很有心得，你的心得是什麼呀？」我說：「若有所得，即非所得。」他眨巴眨巴眼，說：「你真絕！」哈哈……。他想難我一下，（如果）我說了心得就

被他笑了。他很聰明：「你有什麼心得？」我說：「若有所得，即非所得。」那就不是所得，但是我也沒說我什麼……我還是回答你兩句。你問我所得是什麼所得，就這兩句「若有所得，即非所得。」

也就這麼一個基礎，畢業了，就分配到開灤礦務局，唐山。唉呀好苦啊，家裏頭在北京，生活都跟家人在一起，沒有離開過家。跑去一個煤礦礦上，那時候唐山還是很什麼，住著一個房子出門就是墳地，要經過幾十個墳地，很思家。夜裏作夢，不過那有一個特點是什麼呢，我那兒就在一個跑馬場，英國人喜歡跑馬，有個跑馬場，很大的一個跑馬場。跑馬場那邊有個小山叫鐵菩薩山，不高，就好像景山這麼高，好比景山或者還低一點，那兒有個小廟。有時候我吃了晚飯之後，我就繞這個跑馬場，有時月亮很好，一個人就圍著跑馬場走，有時候上鐵菩薩山，登山遠望，所以這個心境接觸

這些塵緣就比較少，比較簡單。思家是一個情況，夜裏頭就總是這麼一個人散步，而且不近呢，是個跑馬圍著跑圈的一個山，然後就爬到山上去，經常是這樣。

晚上作夢就回家，思母親。我母親住這間房子，我進了門之後，這間屋子裏頭到處都是人，都是我同學，都是熟人，我就撥開這些人找，一邊找我就問，我說：「我母親呢？媽媽呢？媽媽在哪兒？媽媽呢？」這個時候虛空說話了，也看不見人，但是它說話：「你媽媽到你家裏去看你去了。」誨！我說就怪了，我回到家裏頭看媽媽，我媽媽到我家裏看我去了，這到底哪兒是我的家？虛空馬上盯一句：「我問你，到底哪兒是你的家？」這一下子就言語道斷了，所以禪宗的我都能懂，為什麼一句話能開悟？這一句話就是大地平沉啊，一切都沒有了。你是說空、說有、說眾生、說佛，這一

切都說不上，但是無比的清淨安樂。所以到這兒就說是一切皆空，確實你要找這些東西，一點找不到，但絕對不是斷滅啊。這一種清淨，這一種安樂沒法宣說。

漸漸漸漸的，體會到這個特別的殊勝美妙，這種它就是本來是存在的東西，但是就是對於這個有一點感覺，從這兒就出生了問題了。這有了「所」了，能所就分了，能所就分就是二了。那麼這很不錯嘛，這很殊勝的境界。這是在哪裏？我還在床上，我在唐山，在房子裏頭，所以這個世界又現前了。就經過這麼一場，這個就是我開始的「本錢」，可以說是。

等到準備出國，後來沒出成，就打仗了，日本人打來，我媽媽帶著我妹妹她們到教堂去躲避，叫我去，我說我們男子守土有責，我不逃避。我就是一再說不肯，叫我走我不走，後來就找個和尚陪

我。這個和尚還是很不錯的一個和尚，他很用功很老實，我逼著他，就給逼說出來了。他在山上打坐的時候，他放紅光遍滿全山，他先不知道，他就覺得有光，後來一天起坐的時候，他發現這個光都收到他自己身體裏頭，所以他才知道這個光是他放出來的。但是後來也普通了，也沒有怎麼樣。他就是到了城市裏頭，維持一個廟，就開門七件事：柴米油鹽醬醋茶。

所以用不著出家啊，我小時候想過這個問題，出家都是枷鎖，你換了一個這個形式的枷，扛上那個形式的枷，所以不是身出家的問題，是心出家。心出家那你就好辦，你哪兒不出家？他跟我辯論，他喫我不消，哈哈……，我就這麼一點本錢。後來他告訴我媽媽說：「你這個公子般若好深哪。」呵呵呵……其實我就是看了一遍那個《金剛經》註解，做了一個夢。這也很自負，別人的毛病好

像一看就看出來了。就在佛法裏你談，我就說「你執著」，他叫我應該好好正式修持，他說不破我。

後來到了重慶做了工作，後來發現了，這不行啊，我說我不執著，可是現在這個事情的發展，因為好些同學和另外學校一些同學就成了兩個派，大家鬧很多意見，我也捲到這裏頭來了。我說我自己沒有執著，怎麼會捲到這個是非渦裏頭來了？也漸漸好像這一派它拿我當領袖哪，我們北京大學工學院和東北大學鬧。這才想要正式皈依學，正好虛雲老法師來了，皈依虛老，看禪宗的書。皈依王上師，這個學密也相當……，王上師嘛，後來就求《彌陀大法》，求了一年，最後傳了《長壽佛》。

見到虛老也有一個很特殊的事，他接見我們，我們幾個人去的，先是戴季陶在那兒，戴季陶就是那時的考試院長，跟他在談

話，我們等了一等，一直到送了戴季陶就接見我們這幾個人。他就叫我們念《楞嚴經》，說看不懂再看、看不懂再看。那我們四、五個人，我在他背後，大家就是合掌作禮而去。我在他的背後，忽然間生一念很清淨的心，他就跟觸電一樣，他正在跟前頭人打招呼，我在他背後，我心中剛生出這樣一念，他跟觸電一樣，馬上回頭看我，就他已經知道了。

禪宗是不講神通的，虛老他確實有神通，不但是開悟，確有神通。他曾經在北京，就在廣化寺，因為我岳母問他個問題，問他念白衣咒有沒有功德？後來我把虛老的回答告訴夏老師，老師說，這回答是最好的回答。他講這個之後，就提到說有些是不見經傳的。他說陝西有一個廟裏頭有一個觀音的肉身，這個不見經傳，而且確實是觀音的肉身在那兒，他去看見過。他就學那個觀音肉身的樣

子，那個樣子就是什麼呢？就是咱們紅教的綠度母的樣子。所以綠度母就是觀音。那個是觀音肉身，所以這都是反復證明。

我看見一尊印度的綠度母像，這麼高，黑的，它因為什麼？有些人他想要得一點金呀，他把那金要洗去，他用硫酸什麼東西去鎔解它，鎔解完了之後就是漆黑，一點也不莊嚴。我看像很莊嚴，但是它漆黑，要的錢超過我一個月的工資。我那時候工資很高，我是二級工資，第一級就是全廣播處的頭了，我拿二級工資，但是還不夠請那尊像，所以就沒請。後來告訴王上師，王上師說：「應該傾家蕩產都要請來。」趕緊去請，再問，沒有了。哈哈哈哈哈。所以就是我們《蓮華精舍》這許多傳的東西，那應該寶貴，跟別的人不一樣，你翻別處誰的儀軌，沒有這樣的。

所以大家就是一個《無量壽經》，一個這個《蓮華精舍》的

這些密法，那應當是稀有、正確、寶貴的，這都是證明。這虛老看見的觀音肉身就是這樣，我看見的印度的、古的度母像就是這樣，王上師說你就應該傾家蕩產去請，我現在也很後悔，那個像確實莊嚴。它身上的那些個莊嚴東西不是很多，可是我現在說虛老嘛，虛老這一比啊，一百多歲的一個老頭，穿著一身破布的衣裳，他這一比，這個莊嚴就不可形容了，簡直就是度母現前哪。他這也是無意，他就回想他那時見的樣子，就比那個樣子，無心之中，這個時候這個莊嚴沒法說了。

二、佛教的根本與修持

一九八五年十月二日於北京蓮舍

根本的問題，也就是說，對於我們來講是一個非常切身的問題，也等於替大家對於過去聽到的這些個道理，看到的這些個典籍，縷出一個總結來，作為從今天起行動的張本和指南。有時候我說，所講的東西不是讓大家就立刻去做的，有許多是應當去以此為方向，是一時你做不到的，像「無住生心」，這個凡夫做不到。那麼今天所要說的呢，就是要求大家從現在起就應該去做的，不是僅僅聽了就算了，而要從今天起就做，就永遠去做，一直到成佛為止。

這個內容呢，簡單說，就是「根本與修持」。我們幹什麼，你要得知道什麼是根本。因為你現在不是佛了，你「背覺合塵」了，

你是凡夫了，你要恢復你的本來，你就必須要有所修持。「修德有功，性德方顯」，得到了根本之後，你還要繼續的修持；修德不斷的有功，性德才是一步一步的全顯。四十二品無明，破一品證一分法身、破一品證一分法身。等覺菩薩破了四十一品了，他還有一品未破，他看佛性還像霧裏看花，還隔著一層霧。所以這都是要靠修德，所以我們不能說不修持，但是再說一步，性修也不二，這個我們以後再說了。現在就是說目前我們怎麼開始，以什麼為根本，以什麼來進修。

「根本」，從密教來說，我是總結了，提出三個內容，一個叫「出離心」，出世間的「出」，「離」是離開了，厭離的「離」，「出離心」；第二個叫做「菩提心」；第三個叫做「正見」，要把這三個作為根本。過去我們對於「菩提心」和「正見」談的很多，

但是「出離心」談的不夠。「出離心」是淺一些，但是它很具體，你要是因為它淺而忽略它，也就有許多人就是因為「出離心」不夠，而一生的修持不見功效，所以「出離心」還是很重要的。

「出離心」是什麼呢？就是要出世間，要出世。對於世間的這一切，眾生所愛戀的這些東西，你都能放得下，這叫出離。這種享受、食欲、色欲、功名富貴呀，這個家庭的幸福，種種種的，名譽地位如何如何這一套，眾生所喜歡的，對於這些東西要出離。這是我們要學佛，要覺悟的人，最開始的一個出發點。

很多人就是好高騖遠，把這個就輕視了。輕視了之後，最後還是由於它沒有解決問題。所以跟這個「出離心」相反的是什麼呢？就是所謂「愛染」。我喜歡這些東西，我被這些東西所染，所以離不開嘛，是不是？你「愛染」哪！憨山大師對於這個地方說的最沉

痛啊：眾生你這個修行，你要去掉這個「愛染」的心，你要不去掉這個「愛染」的心，你去修行，「愛染」的那個東西，它也跟著你長啊。這個他沒有打比方，現在我們就可以給打個比方，就如人身上有正常細胞，也有癌細胞一樣，這個「愛染」它是癌細胞，你吃了營養，你癌細胞多了，這癌細胞長得就比那些正常細胞還快，因此到了最後，你那些個功德，那些個覺悟都不起作用。因為什麼呢？因為你這「愛染」長得比那個還快，最後就隨著你，當然你做了很多功德，念了很多經，你也懂得很多道理，甚至你能說，你能寫書，但是你實際思想中那個「愛染」，那是個主要的，佔的比重比較重，所以你在臨終之後，你往下掉的時候，你什麼地方著地呢？就是沉的地方先著地。踢毬兒咱們很明白，你踢上去的時候，你可以錢兒向上，踢下來的時候，那就是錢兒在底下，重處先落，

地心吸力嘛。那麼人的最後決定你下輩子到哪兒去，也是很自然的。看你所重的是在哪兒。不在乎你說的怎麼怎麼熱鬧，什麼什麼東西，那些東西都是不能解決問題的，你真正的那個根兒，那是你所重的，隨著那個來決定你的未來，因此這個就重要了。

所以我們第一個心就是要「出離心」。按憨山大師的話就是要「降伏」，要「降伏其心」，降伏這個愛染之心。所以，咱們這個去淨土，也是發願，就是要有「厭離心」，不是對於這個世間的貪戀，你一貪戀，你再念佛也不中用了。它「三資糧」嘛，「三資糧」是照相架子，三角架的三條腿，那個兩條腿的照相架你就不能用了，把照相機給你摔壞了。你這個缺了，沒有這「厭離心」，你願就不夠，你念的再好，你也只是個兩條腿的照相機架，不能使，這個很關鍵。所以首先一句話是六祖的話：「佛法出世間」，要

以這個為基礎，要把這真正世間一切別人所留戀的東西，我們能不留戀。釋迦牟尼佛就給我們作了最好的榜樣，王位也不要，眷屬也不要，一切都不要。他出家，出家到了山上之後苦行，一天只拔一棵植物吃，瘦的只有皮包骨，成了佛之後還是去挨門要飯，這就是捨掉世間的這一切。

很多人，現在廟裏的香火也盛，錢收入的很多，現在有些在美國的和尚，美國的汽車都不坐了，要坐從德國進口到美國的汽車，這麼來，根據羨慕這個你要去出家，那你到驢年也不能成功。那天聽到一個人介紹釋迦牟尼佛，《大寶積經》裏頭，藏文本，藏文本裏頭比我們說的還詳細，釋迦牟尼佛沿門要飯不是那麼順利呀，有的人就把釋迦牟尼佛轟出來了；有的人看見釋迦牟尼佛就給釋迦牟尼佛潑水；甚至往身上倒髒土趕他走；還有的人在飯裏頭埋一些極髒的

東西，比如屎呀什麼的擱在裏頭，你吃到底下屎出來了；還有在佛的飯裏頭放毒藥。你看看釋迦牟尼佛這個偉大也就在這，不是求得一種名譽、地位、享受，他照樣是大悲心相應，這一切以大悲心相應，我還是來教化你。後來他覺悟了，他懺悔了，他就不這麼做了。

還是在這個藏文本裏，釋迦牟尼佛跟彌勒同時修行的，彌勒發願就是要在最好的時候成佛，釋迦牟尼佛發願就是要在鬥爭最牢固的時候成佛。這個鬥爭牢固不僅僅說是兩派意見不同有鬥爭，就是家裏頭，父親和兒子要鬥爭，母親跟女兒也要鬥爭，在這樣的世界上成佛。

為什麼？因為這種世界上人最苦啊，所以這都是「出離心」，沒有一點點是為自己的。這個世界上有什麼好處啊？所以我們這個「出離心」，要克服「愛染」，這個是在根本中的第一件事情。所

以有的時候說，你登堂說法，也還和你求名的心有聯繫，這裏就是要很警惕，不然悟達國師為什麼一陞座，一念驕傲就長人面瘡。所以這個「出離心」我們是不可忽視的，而（愛染）這是個癌細胞。

光是「出離心」不夠啊，因為這個就很容易形成什麼呢？形成了只是都出離了，我自己這一切都不留戀了，我去修行了，這就很可能形成為所謂的小乘。小乘是真正證到了「人無我」。我們這個留戀，我們的愛染實際就是一個「我」，就是因為我喜歡這個，我要這個，我要怎麼怎麼樣，我要好，我要長壽，我要有名，我要有威信，我要怎麼怎麼樣，我要有所成功，實際上就是從一個「我」這兒出發。這個「我」字就是萬惡之源，所以「出離心」就是能解決這個「我」字。阿羅漢就解決了這個「我」字，他真正證到了「人無我」。他的見惑、思惑都斷了，「貪瞋癡慢」這四樣東西，

不光是咱們欲界的「貪瞋癡慢」，一直到色界的「貪瞋癡慢」，無色界的「貪瞋癡慢」全都斷完了，才證阿羅漢。真正證到「人無我」，證到有餘涅槃，他確實是涅槃了。

但是就是這樣，釋迦牟尼佛不贊許呀，不但不贊許，是呵叱啊！說這是焦芽敗種。你都是自己，都把它看淡了，自己覺悟了，這對於眾生，你沒有發起大心來，對眾生有什麼好處？所以稱為自了漢，是焦芽敗種。是剛發了的芽兒就焦了，那個種子已經腐爛了，你再用極好的土、極好的水、極好的陽光，它也不出東西了，所以我們就還要發大心，所謂菩提心就是大乘心。有一本書叫《大乘起信論》，馬鳴菩薩的，這是必讀之書。《大乘起信論》，你們誰要讀我這兒有。你們誰要願意可以從我這兒請，我可以送給你們。要生起大乘的信心，大乘的心也就是發菩提心，要信大乘法。

現在世界上的佛教，一個是北傳，一個是南傳，南傳那就是小乘教，斯里蘭卡，泰國都是小乘教。有的小乘教不大相信大乘教，說大乘不是佛說的。世親菩薩就是最典型的例子，他先也是反對大乘，後來他知道要懺悔，他說：「把我舌頭刺了，我要懺悔。」他哥哥說：「你刺一個舌頭不夠，你這個罪太大了。」後來怎麼辦呢？「你就拿你毀謗大乘的這個舌頭來讚歎大乘。」所以造了五百多部論，世親菩薩，《往生論》也是他作的。現在還有些人，對於大乘還是不能信，他這就沒有很好的學習世親菩薩。這佛就說是焦芽敗種，所以我們就要發菩提心，這才是大乘心。

「菩提心」可以粗淺的說，就是三個內容，它不是跟「出離心」相另外的一件事情，它是在這個基礎上的發展。這是一個，你自己都解脫了之後，眾生雖然是虛妄的，但是他還是在這個虛妄之

中，他的這些苦痛……，人生如「夢幻泡影」，咱們這個人生就是夢呀，可是我們在這個夢中沒醒的時候，大家覺得它還是很真。所以從佛菩薩出來，就是夢中這一種恐怖、顛倒、痛苦也不要叫他受，所以稱為大願。

「佛視眾生等同一子」，大家現在好多都有了孩子，你們要體會體會，佛之愛護我們，就比你愛護你懷裏的小寶貝兒還要深、還要大，他愛護一切眾生。我們那只是所謂的「有緣慈」，小慈，是對於你自個兒寶貝，你寶貝得很，跟你有緣哪。你要能推廣，那你這個心就廣大了。不是為自己，這是頭一個，這是基礎，不是為個人打算，不是為我打算，不是「我」字當頭。把我都犧牲了，這就出離了。這還要利他，你看，這不是發展了嘛，不光是我不留戀這一切，而且我要使別人同樣的也不留戀，不但我這個夢醒了，別

人夢也要醒，所以就從這個大悲心出了大願，而同時它是大智慧。

阿羅漢他要有他的智慧，不然怎麼能破見思惑？他知道「我空」，但他還不是大智慧，到了大智慧的話，那就是一切都平等了。所以阿羅漢這個修法，他就要知道，我們都顛倒了，我們都錯誤了，這個世界是苦，沒有可樂，我們把它當作可樂，實際上要出脫呀。

苦是「苦苦」，好是「壞苦」，我這個好事一天沒有了就痛苦了，是不是？有的人存了錢，一下子他那個錢，日本人來的時候要兌換，他不知道，他的錢沒兌換，後來一宣佈全作廢了。這一千塊錢一輩子攢的，一下子作廢了，就痛哭，痛不欲生，這叫壞苦。你有這一千塊錢的時候你很高興，這一千塊錢日本人說要兌換你沒兌換，一下子全部是白紙了，他就苦了。一樣啊，像我的一個親戚，他跟愛人感情好極了，他結婚，結婚之後，五月節結的婚，沒到八

月節愛人死了，就痛不欲生，「壞苦」！都有這個事兒，所以他苦惱極了，簡直整個人都傻了，最後得了肺病。

所以世間的事情都是這樣，你所謂樂，樂之後它就是「壞苦」，會壞，沒有一個不壞的，甚至你再愛的人也有一個死別嘛，怎麼能不壞呢？你的身體是最愛的，但它必須得死，它必須是「壞苦」啊。你越生活好你越留戀，你壞苦越深，所以皇帝要死的時候他比誰都痛苦，他可不想死，所以求不死藥，到處求人家找神仙，想不死。他求不得嘛，它「壞苦」。還有「行苦」，就念念遷流。所以阿羅漢他就知道沒有樂，是苦。

而世界上髒極了，沒有個乾淨的。這個事兒是他們成心噁心我，在幹校的時候，宰豬叫我參加小組，就是噁心我，你信佛叫你參加宰豬。可是我這得到了很大的好處，一方面宰豬的時候給牠

念，再有這一刀子下去，把這個豬皮一扒開，不扒開皮，那豬是豬、人是人哪；扒開皮之後，那豬跟人的內臟是一模一樣的。那就再美的人，你扒開就是這樣，一層皮！就被這一層皮所迷惑，沒一樣東西乾淨的。從前我沒吃素之前很喜歡吃豬蹄兒，那個豬蹄兒怎麼能吃啊，那個豬蹄兒，豬是成天兩隻腳插在泥裏頭、糞裏頭，屎尿裏頭泡著的，常年在那裏面泡著的東西，那怎麼能吃，那髒極了。一個人就是行走的廁所，哪裏有什麼乾淨？人喝的水，我們在那喝的水，一檢測裏面好多尿素，那個水就是人家洗尿布的水。南方也是，那邊就刷馬桶，這邊就喝水、就煮飯。現在我們也要吃河水了，北京也要吃河水了。那河水多髒啊，什麼東西都在裏頭，有什麼乾淨啊？不淨！不淨咱們以為是淨。不知無常，以為常，這個世界就是這樣，念念都在生滅。

實際上有智慧的人可以看出，我們這個跟電影一樣，剎那剎那生滅。電影何嘗有個連續的東西？都是一片又一片，靠人的思維把它聯繫住了，你就看見整個是一個故事，實際你在看的都是一個一個斷片。人也是剎那生剎那滅，剎那生剎那滅，你的意識跟那兒維持住這些東西，一切都是無常，哪裡有常？

那麼再有呢，一切都是「無我」嘛，總覺得有個我，阿羅漢就徹底解決證到了無我，不光是理論上知道了「無我」，是證到了「無我」，所以他涅槃。

那光這個怎麼樣呢？那比我們是覺悟了，但是他也是四個顛倒。所以為什麼我們要發菩提心，就這四個顛倒還要扭過來呀。阿羅漢說「無我」；「有我」！阿羅漢說是「不淨」；「淨」！阿羅漢說是「無常」；「常」！是不是？這就是變成「常樂我淨」了。

「無常」、「無我」、「不淨」、「無樂」，但是到了佛菩薩，「常樂我淨」。

所以我們這個法是螺旋上升的。光有一個「出離心」，就在前半截還不夠，你再要發大乘心才能成佛，你要廣度一切眾生，你要有大慈大悲的心。光這個還不夠，你沒有平等啊，你沒有真正知道這個實際，實際上這個「我」是沒有的，這個「妄我」是沒有的，有個「真我」呀。人人有個佛性，有「我」啊。這個佛性從來不生不滅，它「常」；它清淨極了，從來不染污，它怎麼「不淨」啊？它是「寂滅為樂」，不是咱們這個樂。咱們這兒跳搖擺舞，那兒喝酒，那兒吃螃蟹，以此為樂，其實真是苦。現在我對於這，我就看到這個是苦，我不覺得這個是樂。在別人樂的時候，我就覺得這很苦，我自個兒也不想，我就覺得這很苦。在過去社會上，那時候一

些個酒宴、宴會，不要等席散人空的時候覺得可悲，就在那個最熱鬧的時候，我就覺得它是很可悲的事，無可樂者。

現在這個樂是什麼呢？它是「寂滅為樂」，所以（阿羅漢）這又倒了嘛，那個「無我」、「不淨」、「苦」等等，這些叫做阿羅漢的四倒。我們先要破凡夫的四倒，我們這個不要跳（過去），對凡夫的四倒就是要「出離心」。有的人就混了，混了之後就變成亂了套了。我們是先要出離，要把這個凡夫所執著的東西，我們不能執著，在這個基礎上去發展，而「常樂我淨」這是佛菩薩的境界。所以我們有時候不能把一句話「死於句下」，因為它這個道理是圓的，你抓住一句話「死於句下」，那就變成個死東西了，佛法不能是個死東西。

所以要發菩提心，發菩提心才是覺悟的心，覺悟的心就是佛的

心。你要成佛，你必須都是有因果律嘛，你有這個因才有這個果，你沒有這個因怎麼會出這個果呢？所以必須有菩提的因，你才有菩提的果，你必須有佛的因才会有佛的果，所以必須以發「菩提心」為佛的因。所以是大智慧，一切平等，一切「常樂我淨」。

《楞嚴經》也說了：「一切事究竟堅固」，到了這個時候，就沒有什麼叫取，也沒有什麼叫捨了，那也沒有什麼叫出離了，但是你是出離之後，再來說沒有什麼叫出離，這才是一條正確的路。你根本不出離，你根本留戀，你根本留戀世間上這些繁華富貴，這些個紅紅綠綠，你說我不需要出離，那你就是自欺欺人，這裏有好多人都就搞混了。

所以要在出離心為基礎之上發起菩提心：大悲、大願、大智慧。所以《心經》（《金剛經》）說我要度一切眾生，這就是大

悲、大願。我要度一切眾生，什麼眾生我都要度，度他要成佛，入無餘涅槃，這就是大願、大悲，而他的智慧就也同時在那了，那實際上說沒有眾生我度了，這樣的心叫「菩提心」。所以「初發心時便成正覺」，發「菩提心」不是容易發的，真正有了這個心了，你就在這個時候就成正覺了。

還有一句話就是說：「初心畢竟二無別」，「初發心」，「初發菩提心」就是剛開始，所以稱為「初發心菩薩」，一直到成佛就「畢竟」了，「初發心」跟「畢竟」這兩個沒有分別。因為在一圓上，起點就是終點，初步就是到家。所以我們老是一種有次第有什麼有什麼，這還都是咱們眾生的情見。「如是二心先心難」，這個「畢竟」不是難，而在凡夫的這種情況下，你發起了「菩提心」，這個是極難啊！所以《無量壽經》中要往生的人，就都是要「發菩

提心，一向專念」。所以這個發心是一件大事，這是根本中的、中間的事，發菩提心。

「出離心」、「菩提心」，第三個就是我們老說的「正見」。

《阿彌陀經》裏頭，那鳥都說三十七助道品，「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聖道」，這是三十七助道品，前頭四個沒說。「四念處、四正勤、四如意足」，這是十二個，「五根、五力」加到一塊就是二十二個，加上「七菩提分」就是二十九個，再加上「八正道」就是三十七，就稱為三十七助道品。「八正道」也稱為「八聖道」，是入聖的道路，這個道路以「正見」為首。那密宗更強調見了，是決定見宗，一切以見作為決定，先不看你別的，先看你的見！這跟禪宗是一味的。六祖就是見可用，六祖所掌握的東西那遠不如神秀，（但）就是他的見可用，所以密宗稱為「決定見宗」，

這個見很重要。

咱們就從「八聖道」來說吧，「三十七助道品」最後是「八聖道」，「八聖道」以什麼為首？以「正見」為首。有了「正見」你才能有「正思」。沒有「正見」，你思什麼？你是邪思，你思維什麼？邪思！「八聖道」就是正見、正思、正語（語言的語）、正命（你靠什麼生活），正業、正精進、正念、正定，這稱為「八聖道」，以「正見」為開首。從這個才能有其餘這些東西，你才有正的思維，不是胡思亂想，不是邪思；你才有正的語言；你才有正的事業，業；你才有正的立命，你的命是個什麼命，邪命就靠這些個不正當的手段，種種的來謀生，邪命就是邪的了；邪精進，不正的精進，精進是好的，你正精進才是好的。所以盲修瞎練那有什麼好？盲修瞎練你越練越壞。你走路跑錯了，你跑的越遠，將來你要

退回來的路就越多，這底下才有「正念」、「正定」。

「正定」就跟這個「不定」、「邪定」和「有漏禪定」是分開的。你真要得到「正定」，就不是……，當然一般凡夫都是「不定」，還有很多是「邪定」，現在外頭修……（註：此處換音帶）。跑到黃鼠狼廟裏頭去求保佑，哈哈，很可笑。他們是有這個本領，他們的這叫邪定。大家有時候就想兌現，一兌現就以為都對了，你不知道他是從什麼兌的現。妖通、術通、鬼通，鬼都有通，報通，這種種的，這都是從這邪定裏出來的。還有有漏的禪定，所以修第五度的禪定，打坐怎麼怎麼的，這是有漏的，你可以升天，升色界天，升無色界天，但是你福盡就還得墮落。「正定」就不是一樣了，這個定就能生慧了，戒定慧那就成佛了，所以要得這個「正定」呢，那你就從這個「正見」做開始。

什麼叫「正見」呢？你「慧眼明了，見理正確」，你智慧的眼很明白、很清楚，了了然，能見這個理體，很正確的能看見理體，這個也就是夏老師說的「理明信深」的開始。「理明」你才有「深信」，「深信」你才有「切願」，才有「專念」。

所謂「正見」者，它所以擱在第三，擱在「發菩提心」之後，（因為）他要已經有一定的智慧。由於你有智慧，才能正確的，能夠比較分明的，看到第一義諦的本體。從這兒底下才有那一套其餘的七個正道。所以很多法門，都是「先悟後修」，圓教的法，先悟後修。不悟，你沒有正見，你修什麼呀？唯獨淨土是特殊又特殊，所以這是阿彌陀佛最大的慈悲。你先念起來再說，你念之後，你真正要是肯那麼老老實實念，不知不覺你把這些東西都放下了，你就是正念分明，就暗合道妙。

所以後來我集了一副對子，都是蕩益大師的話：「從事持達理持」，你就從事持開始吧，你可以達到理持。達到理持還有什麼話說呀，什麼發菩提心，你已經整個是菩提心了，都理持了。「從事持達理持」，這是蕩益大師《要解》裏有這麼一句，另外我給它湊上一句，成了一副對子，「即凡心是佛心。」就你這個凡心就成了佛心了。要沒有這樣的方法，咱們這個世界的眾生沒有法子出離生死苦海。

所以這個「正見」，你要真是能夠相信，咱們現在這麼說吧，像「正見」這個定義就很難，我要能夠悟，起碼是有一個解悟，沒有個解悟，你怎麼能夠說「慧眼明了，見理正確」呢？但是在淨土法門來說，你真正能夠相信，「信願持名」，以這個為綱宗，就這樣解決問題，你「信願持名」了，你這個本身就是大智慧。所以信和

智慧是一致的，你能這樣，難信之法，一切世間難信之法你能信，也就是你的智慧很超越，所以淨土法門這一點很重要。現在大家不能夠去參究，不能大開圓解，不能夠參禪，破參，那你就是很難達到這兩句話，「慧眼明了，見理正確」，但你能真正把「信願持名」這個淨土宗的綱宗，能夠信得下來，信得很踏實，也是「正見」！

這就是說，我們要有這三個根本。這個知見，一部佛法就是把眾生的知見換成佛的知見。佛以大事因緣出現於世，什麼大事因緣呢？就是「開佛知見，示佛知見，悟佛知見，入佛知見」。佛給我們開了，給我們示了，我們就要怎麼樣呢？我們就要以種種的修持，來悟佛的知見、入佛的知見。入了佛的知見、悟了佛的知見，我們就可以給別人再開佛知見、示佛知見，就是這麼一件事。

所以要斷惑，先要斷見惑、斷思惑，才能斷塵沙惑，才能破無

明惑。斷惑就要以斷見惑為始，「八正道」就以「正見」為始。所以關鍵，破惑你要破見，破這些不正確的見。要入正道你先得要有一「正見」，而最後就是把眾生知見變成佛的知見。這個「正見」，我們老談這個見。見解的那個「見」字是最這一頭，悟是那一頭，真正到了佛的知見就是證的那一頭了。見字包括的很廣，就是你的觀點，你決定性的觀點，你怎麼看這個問題，你怎麼理解這個最中心的東西，這叫做你的見。

我們現在要修行主要就在這三個上頭，你不能出離的，慢慢也能出離，慢慢淡；「菩提心」叫它長；「正見」叫它慢慢能夠弄清楚，把邪的，剝筍皮兒，沒有一個什麼東西叫「正見」，「但盡凡情」啊，但盡凡情就是聖解，你剝筍皮兒去，把你的邪見剝掉。「須知聖解亦凡情」嘛，不是給你添出個什麼東西叫聖解、佛知

見，就是把你種種的知見能夠拋掉。所以「捨身容易捨見難」，這個捨見很不容易。每個人到現在都固定有一個見，就看你怎麼去破它，是不是？好難哪。大家回想想咱們這幾年的經驗，誰要破掉，去掉一點見，要多少努力、多少祈禱、多少的時間，它才能換一點兒。從對方也就了解自己，自己同樣存在這樣的問題。

所以現在我們就是三個根本，我們這個根本就是從這出發，從這個根本就要長出枝葉來。枝葉長大之後怎麼樣呢？根怎麼樣？根隨著長啊，所以說葉落歸根，樹到了秋天都落葉子了，葉子落都落到根上，葉子所到的地方根就長到那。我們修持中枝葉就長了，枝葉長了，那根本同時也是長的。所以就從根本長出枝葉，枝葉長了之後，又同陽光這些化合，又把營養送回根本，這就互相促進。

那麼底下就是從這個根本產生修持，而修持不斷之中，根本也

是在那兒長。只有根本在那兒長，才能表示你這修持是得了力，不在乎見佛、見光、出神通。老想在功夫上找一點成績，就是邪見。最大的功夫就在你的三個根本上長，你另外求什麼？「心外求法」就是邪見！這個見就得捨！你不管念得怎麼樣，你好好去念，你把「出離心」長一長，「菩提心」長一長，「正見」再分明一點兒，這是根本，你不要去務外。所以今天我們談這話很具體。

那麼修持怎麼修呢？也是八個字，「顯密雙修，行解相資」。那袁某就得了這八個字，他這一輩子在家裡就這麼去做了。我們為什麼不單說你專一門深入呢？因為實際上一門深入的人，就是印光法師他這個和尚廟裏頭，也沒有不念《往生咒》的。你念什麼法本，你念完《阿彌陀經》之後念佛號，念《往生咒》，念《大悲咒》，是不是。居士林每天還念《大悲咒》嘛，這和尚每天有十小

咒，天天要念的。真正和尚守戒，他洗鉢、吃飯、喝水都有咒，他一生沒有一樣事情是沒有咒的，走路有走路的咒，別踩著蟲子、蟻子。蟲子踩著他也超度，他不離咒。所以沒有一個是單純的，那個放焰口整個是密法。

那麼專修密行不行呢？反正別的我不敢說，咱們蓮花生大士，咱們這一支，這個特點，那就跟淨土是結合的。蓮花生大士就是彌陀化身，蓮花生大士的報身是觀世音菩薩，他的法身就是阿彌陀佛。你修蓮花生大士就是修阿彌陀佛。這一點很多人不清楚，很多人就好像說密法我高，你這個淨土就低。我碰到的這幾位大德，沒有不贊成咱們漢地這個念佛法門的，沒有不贊成咱們漢地的般若的。「你們漢地般若是好的」，貢師說過，「漢地般若是好的，念佛是好的。」所以你修蓮師，你報身的本尊就是觀世音，你法身

的本尊就是阿彌陀，那這個跟淨土有什麼分別？是不是？「阿彌達」，「阿彌陀」嘛。

那個《往生咒》：「那謨阿彌達巴雅」，咱們翻成「南無阿彌陀婆夜」。南方讀「夜」就讀「雅」。你們這兒有南方人嗎？南方人就是「日日雅雅」，「夜」就念「雅」，「阿彌達巴雅」。阿彌達（的「達」）大家都念成「陀」了，《往生咒》成了「阿彌陀婆夜」。

《往生咒》第一句就是「那謨阿彌陀佛」，這聖號跟咒就不分。

而且這個密教，它是無所不包的一個大教。它的最精華之處，就跟淨土宗跟禪宗完全是一味的。所以學密的人也修《頗瓦》什麼的，但是它有一些就很強調來幾生，幾生成佛，不談即生就走。但是像王上師，他目前已經往生極樂世界。所以我們要想真正解決問題，也就是要（求生淨土）。

蓮師就是彌陀觀音的化現，蓮花生大士的國土也在西方。而且這個法裏頭，像《彌陀大法》這一部法，這是諾那祖師所謂是一個心傳的法，這都是淨土法門。所以諾那祖師說：「你們要成佛，最快最穩那就是明心見性」，那就是禪；「再有就是《彌陀大法》」，那就是淨土。所以我們要想解決問題，你要去修密，密是很殊勝，密也很應機，但是你就必須還要跟淨土很好的結合。因為這個密不是任何人都能學的，你要弘揚，要利他，完全還是要靠淨土。而且自己要想一生解決問題，從目前的情況來說，那現在咱們在座的諸位，還只有靠求生淨土，只有靠求生淨土。咱們這話好像是把大家貶值了，連我也在內，只有靠求生淨土。

因為第一個是根器不大夠，密宗要大根器，再有基礎很不夠。真正修密是從小就出家，從小就閉關。都是在家人，從小也沒有出

家，那個基礎都沒打。十二年顯教，誰打了？那是脫產十二年，不是這麼混日子十二年，然後是「四加行」。現在國外紅教的這些活佛都強調：你們先修「四加行」。「四加行」一修，你脫產修就得幾年，咱們一個十萬《金剛薩埵》大家念了還覺得很長，還有沒念完的，你沒有加行不行。要四個加行，然後修法，修法之後修大法，大法之後閉關，一個關十二年，那麼你才有希望說即生成就。那即生成就哪那麼容易？除非你的根器太特殊了，跟六祖似的。那《金剛經》聽了這麼一半兒，不到一半兒他就開悟了，再聽一次那就是天人師了，就得衣鉢了。這樣的人也有啊，但是稀少，咱們在座的還不像有這樣的人。

所以我們就是怎麼樣呢，我們要想即生了生死，那這個就是……在這裏頭可是有千別萬差，這個比例也各個不一樣。各個都

要來選定，自己以什麼為主，以什麼為輔，逐漸逐漸自己要將這些事情明確一下。現在大家已經都是兼修了，那麼這個兼修，就是我們所謂在家人必須要「必有事焉」，必須要修一個法，要有一個基本修持。這個基本修持，我們就在八萬四千法門之中，選定了密和淨兩個相結合修持的這樣一個方法。這也可以以密為主，兼修點淨；也可以以淨為主，兼修點密，也可以種種的情況。

再另外一個情況呢，就是要行解相資。過去多少年來，大家都回想一下。從前就是要大家「你們就念這一句咒，什麼都不說，什麼都不行，先念起來。」這個事情是對的，是對的。最近在佛學院我考試，我從來都是開卷考試，他們可以翻很多參考書。有一個學生引了一段印光法師的話，印光法師就跟他們說：「你們不要忙著看大乘經典，你們先念佛，因為你現在看也看不懂。你們好好念了點

佛之後，你們去了些無明，去了些業障，你再看才可能懂。」這個話就是我過去讓大家先念起來再說，不但先念起來再說，而且一直要念到最後。但是在這裏頭，我們是先拿這個來突破，不是先叫你去研究很多東西，你信了之後再突破，所以這一點就跟印光大師的這個開示是相同的。

那麼跟夏老師這十六個字呢，有點兒不同。夏老師是「理明信深，願切行專」，先明理，明理了你才能有信，信了之後你才能有懇切的願，才能夠念，才能夠專。「願切行專」，行才能專一。所以這個也不是死的，要真正產生了信，所謂產生正信，總得在你明了理，有一點兒明理之後。

所以咱們現在怎麼樣？我們就得互相地交錯，修一點兒，明白一點兒；明白一點兒，再修一點兒。循環，就這麼螺旋上升，所

謂相資。那麼要讓大家先明理，在過去就還有這個可能性，它（那時大家）水平比較高，現在大家不是，都很忙忙亂亂。在現在這種情況的社會之下，你先念起來再說，所以這跟印光大師的一樣。念一句，你怎麼樣也功不唐捐，而且你念了之後，無明薄了一點兒，你再去研究才可能懂。有好多人根本不懂，怎麼著都是成了他的邪見，他看什麼都不中用，他那個瓶子太髒了，裝什麼之後都成了他那個味兒。

所以大乘經典怎麼不好？怎麼能不讀誦大乘呢？那個《無量壽經》、《觀經》都提倡「出世三福」，裏頭提倡了讀誦大乘，咱們怎麼能說不讀誦大乘呢？「出世三福」，過去、未來、現在這三世諸佛，都是這種淨因，孝順父母，敬事師長；再有就是持戒；再有就是讀誦大乘，發菩提心，這是「出世三福」，三世諸佛都是靠這

個為淨業的正因。

所以在這個之後幾年，就陸陸續續給你們提出要發菩提心，要讀書，也就是發展，因為大家已經修了一陣子了，只有「行解相資」。我們好多學者，像梁任公，他就說《大乘起信論》是假的，所以他這只是研究，研究出來之後產生這種邪見，《大乘起信論》他要是假的。現在外國很多學者，就袁某他聽過外國的學者，說《阿彌陀經》是假的。我就告訴他，那個鳩摩羅什跟玄奘他們都是飯桶啊？現在這個外國學者難道他們能超過鳩摩羅什跟玄奘？他們那時候不知道是假的？假的還翻譯幹什麼？我說《阿彌陀經》是假的不要緊，那淨土還有三經，還有《觀經》、還有《無量壽經》，《無量壽經》不止一次說，而且是千經萬論共指啊，千經萬論都是假的？

所以說，你就看這個梁任公，康梁變法，梁任公多麼大的大

學者，他就會說《大乘起信論》是假的。外國這些學者他也跟佛教無怨無仇，他就是「解而不行」，他就說《阿彌陀經》是假的。所以「解而不行，增長邪見」，古人給你說透了，只是去理解，不去行，你長的是邪見，現在這個話還好多人聽不進。目前很多人還是「解而不行」，現在外頭，「解而不行，增長邪見」。

「行而不解」同樣的不行，「行而不解」是「增長無明」。剛才我們說，你念之後，你的無明會薄，這是一種情況，有的人他就是無明厚了。這無明厚了很可以舉一點兒例子，就是一位老太婆，修行了一輩子，那虔誠極了，家裏非常富有，她也非常虔誠。解放以後第一次成立中國佛協，廣濟寺開放，她那麼大歲數了，每一個阿羅漢（像前）沒有擺拜墊，什麼佛像，只要有個像她都磕頭。到了臨終她不信，她開葷，她罵佛。國清寺一個和尚，他就念佛，念

得就是聽見什麼風聲、雨聲、水聲，一切都是佛號，他找根繩兒上吊了。所以「行而不解」。

他這個是為什麼呢？它不是要叫你懂得很多學問，懂得很多理論，就是剛才我說的，你行了之後，你那個根本的三樣事怎麼樣？你的「出離心」怎麼樣？你的「菩提心」怎麼樣？你的「正見」怎麼樣？你修了半天之後，你這三樣一點兒不動，就像憨山大師說的，倒是你愛染的心長了，癌細胞長了。你吃了營養，營養誰吃了都是營養品，但是你營養下去之後，單獨就讓這個癌細胞都吸收了，反而變得有害了。

所以我們必須要「行解相資」，只有如此。因為大家都已經是知識份子，不可能像那種純的人，腦子那麼簡單，什麼他都沒有，他自然而然就沒有什麼愛染，他的道心很純潔，一信就信得那麼

專。那又是一個類型，那個類型也是萬個千個難得有一個。不是這個類型，那你就除了修行之外還要求解。

所以我們就是這三根本要時常來注意，具體的做法呢，就是修持，就是顯密兼修。這個（密）比例可以很少，你念一念佛，你已經開過頂，也已經有了密了，也就算兼修了，所以一樣嘛，你反正不要再毀謗密法。你願意學密，你再念一點佛號，看看《無量壽經》什麼的這些東西，都是兼了淨土嘛，這密淨雙修，兼了淨土了，你求生西方極樂世界，你這就是兼了淨嘛，這很重要的。這裏頭可以千差萬別，可以各種的搭配，修行就是這樣。

但是底下呢，就提出要「行解相資」，不斷地不斷地要注意，要去讀誦大乘，而這種讀誦不是好像要成為學者，成為什麼，就是鞏固，就是這十六個字裏頭。這個可以倒回去，我們現在就在前八

個字裏頭，就是在前八個字裏頭，「理明、信深、願切、行專」，後八個字不要問，用不著問，你現在問也不行。大家都是很快要問後頭，就要問我的功夫怎麼不純呢？那是後八個字的話，你功夫純不純，你前頭四個字沒解決，你後頭功夫純，只有壞處沒好處，那是後頭的事兒。你現在就問你理明不明、信深不深、願切不切、行專不專？這前頭不要說有八個字，前頭那四個字，你能夠佔到一定的分量，後頭的問題都解決了。那麼前頭這四個字就要靠什麼？靠「行解相資」啊。

當然話又說回來了，我們大家現在都是非常忙，每天能念念都容易了，還讓大家研究嗎？現在就是說，這些事情都要做，家庭的事、社會上的事，我們都應當去做。但是自個兒應當把這個事，把我們這種修持的事看重，自己要為這個去創造一些條件。我們不

提倡從工作時間去揩油，或者什麼什麼東西來修持，但是你總是自個兒要能去創造一些條件，至少不要去攬一些事來，攬一些事來把自個兒的修持擠得一點時間都沒有了。所以世間的事情就要減一減緣，把這個修持的事情放一放重。

人生太快了！你看看今天我們這個街坊，他辦喜事。這個老太爺第一次到我們院子來就這麼高，現在他兒子要結婚了，馬上他要當老太爺，他要生孫子，一轉眼的事情。郝老太太呢，重孫子今兒要結婚，哈哈……。所以一個一個年輕的都長起來了，你們的小孩都長起來了。大家當然很高興看到他們長，小孩長啊，好啊，但是要知道在小孩長的過程之中，自個兒也就在老，自個兒在老啊。他長一歲你就老一歲，就是我們這個最有精力的時間就快沒了，人最有精力的時間不是很長的。你要沒有些修持，你到老了之後，你

無能為力，你連照顧自個兒的生活都困難，無能為力，還有時候有病痛。

今天我們跟大家這麼談一談，就是把這個事，我們把它總結一下，就這三個做為根本，我們隨時去注意，這種就不一定花時間。今天你寫一篇論文，大家都不贊成，你就要不高興，你這個「出離心」就不夠，要人家贊成幹什麼？這就是修持！不一定說你必須得一天我要幾個鐘頭不睡覺，我要念多少佛號。所以那天某人從這兒出去，說碰見個誰，什麼什麼有個人啐了口唾沫，倆人變成絆嘴了。我說某人他在這兒談的那個（佛法），他怎麼在這個時候不用上？哈哈哈哈哈，就在這個實際裏頭！什麼叫「出離心」啊？

你排隊，排到那兒就你沒了，或者就一個最壞的東西給你，你要買就這個，你買了以後很不合心，你就不高興，你這個不高興是

什麼思想？所以正果法師說買東西，人家給他一個壞的，「好，我就要這壞的，我不買這壞的，賣給別人，別人就得這個壞的。」這就高一點兒。你想我必須要買這好的，我要沒得到這好的，我就不高興，就這麼點小事，你是迷還是覺？

所以我們要修行，隨時隨地都是修行，都是道場，不一定說是必須上了座，點了香，這時候我念佛念得清淨不清淨？清淨了才是，不清淨就不是。就在這些問題上，來一件不如意的事你怎麼對待，你怎麼考慮，你發了火了，你不高興了，你那個「我見」怎麼那麼重啊，這不是夢幻泡影嗎？那個肥皂泡它滅了，你怎麼不著急呢，為什麼這個你就著急了？你看它不是肥皂泡了嘛，這你「出離心」一點也沒有了。那三根本……（註：錄音結束）

三、講授密宗十住心

一九八六年五月一日於北京蓮舍

丁福保《佛學大辭典》

【十住心】

（名數）此真言宗之教相判釋也。其名目雖本於《大日經·十心品》並《大日經疏》（亦本於《菩提心論》，《釋摩伽衍論》），至其本質，實可稱為日本弘法大師之獨創。故其本據在弘法之《十住心論》及《秘藏寶鑰》：

一、異生羝羊心，異生為凡夫，六趣，四生等各異之生，即如所謂群生也。羝羊為牡羊，其性下劣，除求水草念姪欲外，他非所知，以譬凡夫愚痴闇昧不解世理，醉生夢死，非道惡人，無

信，無德者。屬於此部者。本不可列於教判之內，以皆為可進第二心之階段，故列於此處也。

二、愚童持齋心，愚童者，愚昧之童子也。持齋者，持八關齋也。惡者非始終為惡，為內薰與外緣所誘，亦修五戒十戒等作善，忠孝仁義禮智等德者是也。人乘之教，如儒教等皆攝於其中。

三、嬰童無畏心，嬰童為母所抱則安，願生於天得神佛擁護則滿足。如弘法註：「外道生天，暫得蘇息。」（秘藏寶鑰）乃修四禪六行之生天教也。以上為世間三個之住心，攝於胎藏界曼荼羅第二大院外金剛部之衆，以下為出世間。

四、唯蘊無我心，入佛之法門最初之住心也。畏生死，厭苦，願寂滅後涅槃者，觀四諦之理。執二世實有法體恒有，得唯我空者，即聲聞乘之佛法也。如小乘二十部，俱舍，成實是也。

五、拔業因種心，較前者更進。處於無佛世界，修無言等業，見飛華落葉，觀十二因緣之法者，即煩惱所作之因雖拔而其習氣未薰在者，如緣覺乘是也。

以上二乘小乘教之類攝於胎曼釋迦院之眷屬。

六、他緣大乘心，他緣與無緣同，住於自他怨親平等之觀，悟真如平等，度衆生界使歸入佛界也。正與法相宗所教相當。彌勒菩薩之內證法門也。

七、覺心不生心，從前心之賴耶緣起進一步，入於心境俱空之證，覺悟心性之不生不滅。說三論宗所謂八不中道，起信論所說當之。此文殊菩薩之內證也。

以上二心為三乘教，以下三心為一乘教。

八、一道無為心，又名如實一道心。如實知自心，空性無性心。法

華所說，以心即境無為無相為極意，大日經謂為「如實知自心」配於天台宗。觀音菩薩之內證也。

九、極無自性心，有淺深之二釋。淺釋者，華嚴法界諸法即真如實相，真如無自性，隨變不守自性，染淨真妄交轍，事事無礙重重無盡之義也。深釋者，是由毘盧遮那之教覺而無自性。華嚴之法門當之，以為普賢菩薩之內證。

以上九心是為顯教之攝也。

十、秘密莊嚴心，秘密者金胎兩部六大三密五相五智等之無盡法門也。等覺十地亦不能見聞，其法門之德謂之莊嚴。即真言宗教之心地也。

此十住心有橫豎二者，橫十住心者於一十住心又有十住心，委如十住論。橫十住心為胎藏界之十住心，豎十住心為金剛界之

十住心，胎金不二之處謂為不二之十住心。出決義鈔直牒十。

淨土宗的殊勝，在於什麼呢，就是蕩益大師所說的：你念佛，「全攝佛功德成自功德」。你在念佛的時候，你就完全把佛一切的功德攝到你這兒，成為你自己的功德。這句話很深刻，很殊勝，我們應該記得，要生起這個信心。它不是一個敲門的磚，你看我拿這個磚敲門，我目的是為了去敲開這個門；這磚沒有什麼用，等門要打開了之後，這個磚我就扔了。有好些法門它是這樣的，這只是一個手段。這個念佛法門它不是，你念佛的時候，你就全攝佛功德成自功德，佛的功德全部就成為你自己的了。而你不念呢，就不存在這個問題；你只要什麼時候一念，那就把佛的功德，全部攝成自己的功德。

那麼淨土宗它為什麼這樣殊勝？夏老師就說過：「這個淨土是密教顯說」，是密宗的教化，我們把它明顯的說出來了，所以是密教顯說。密教是十分殊勝，賢劫千佛只有少數的佛傳密教，不是每個佛都傳密教的，釋迦牟尼佛是其中的一位，而我們能夠遇到，非常的殊勝。因此在這個《無量壽經》，這個大經註解我剛剛搞完，底下有個人來學密，而且正好某某他們從香港來了一本畫冊，都是密宗的這些個佛像。這裏頭大部份是金剛像，極其威猛，而且絕大多數都是雙身像，所以這個就是很難理解啊。為什麼說密教要不公開，也就是因為這些個法太特別了，你承擔不起來了。連善財童子，當年尤其是善知識中有很特別的，他都不敢再去問，說「這樣是叫善知識嗎？」後來虛空中告訴他：「你去吧，就是善知識。」堅定他，他才能去。所以《華嚴》是顯教和密宗共同的。密宗裏頭對

於密教很多咱們不能理解的東西，在《華嚴經》裏都提到，也就可
以說在《華嚴經》能找到依據。

那麼大家都知道，我這一直是學密，我沒有動。曾經在我剛剛
從南方回來，會著慈舟老法師，慈舟老法師是華北三大高僧之一。
這三位高僧，我都跟他們有機緣談過話，而且還都有得到很大的一
些益處。比方就慈老這個事，他就是不扯什麼閒話，他就問：「你怎
麼修？」開門見山就是問這個。我說：「我是修密，可是我弘揚淨
土。」他馬上就問：「你弘揚淨土，為什麼自己不修淨土？」這話也
很尖銳。這些大德沒有什麼客氣客套，說些個沒有用的話，要問就
是很尖銳，就這一句話就逼上來了，「你弘揚淨土，為什麼自己不
修淨土？」我當時也就老老實實說我剛開始學佛的那個意見，那意
見還是很幼稚的意見，但當時確實是這麼想的。我說我這都是聽說

密宗成就快，這密宗成就快，而其中說的最容易成就的是什麼呢？還是指著一個是降服的，就是金剛法，這個修了成就快；再一個是雙身修，成就快。這裏頭密宗的成就快，這大家都承認，而在密宗裏頭的快之中，這兩種是等圓。都說密宗成就快，一直在中國這兒沒有來過，到底怎麼樣？我說我願意像神農嚐百草一樣。神農他知道什麼是藥，什麼不是藥，他都自個兒嚐一嚐，這個藥能夠治病，這藥就能給大伙兒吃；這藥是毒草，中毒了，就用別的藥把他救過來。這是毒藥，就不能吃。我說：「我也願意像神農嚐百草，我自個兒先去嚐嚐。如果我吃了中毒了，就告訴大家都別吃了；如果真是成就快，那麼不但我自個兒修，我也要勸別人修，但是現在要弘揚，首先要弘揚淨土。」他聽了之後，答覆我一句話：「你可以修密。」這句話答的很有分量。這密也不是人人可以修的，他聽見我

說這句話之後，就回答說：「你可以修密。」而不是說任何人都可以修密。所以今天咱們就談談密，也就是嚐百草以後，把這個嚐的結果跟大家說說。

一個是從理論上，就是密法中所有咱們所不能夠理解的這一些事情，就剛剛我說的威猛、雙身種種的，都可以從《華嚴》之類的大乘經典找著根據，所以在理論上就得到了可以放心的（根據），是一致的。再有從實踐上，實修上，我也得到證明。因此今天就向大家來做一些，對於密法的一些，進一步的介紹。但是第二部份就不說了，關於我實際地怎麼證明啊，這不說了。就這些個難思的、不好懂的、奇怪的法，修的時候也都是功德極殊勝的。今天要證明，並不是希望大家都學密，它是很難哪，所以同時要說明這兩點，今天嚐百草之後的經驗，就是這很難哪！一個是師父難遇啊，

這裏頭因為它太殊勝了，所以魔它就要破壞，這裏頭就有好些冒牌的。這是一個很難的事情，所以能遇見一個師父是極難啊；這個師父要遇到徒弟也很難，這個根器不是十分好找。如果真正是自己根器又好，真實發心，能遇見真正的上師來修行密法，這確實是很殊勝、很殊勝。但是就這個因緣很難，所以我們今天既要向大家介紹它殊勝的一面，也指出它是很難的事情。

為什麼現在要跟大家說一說呢，一種就是說，基本上都是兼修的，我們沒有誰學佛都不持持咒的，都兼修。這裏頭還有很多位還一直堅持在修，修什麼修什麼，都在那兒堅持。這還很不少，都繼續在修，所以這也就需要跟大家說說，對於密法增加一些瞭解。這也就是今天跟大家談一談的原因，向大家說一說密法的殊勝，以及我們應當對它有正確的理解。我們兼的多一點的，那就是需要進一

步的瞭解；兼的少一點的人呢，你既然兼的要念咒，那就是對它還有一定的信，但是我們也需要瞭解，才不致於對這些奇怪的事去毀謗它怎麼怎麼樣。

總的說來，它一個精神是什麼呢？它跟顯教的方法有不同之處。顯教的方法就是把這個問題都給你刨開，你很清淨，你就可以專心修持去了。它就是說給你弄得很清淨，你可以在裏頭都是音聲、佛號、香燈這種種，你心自個兒（就安靜），所以就環境所使，一條路就這麼修下去。這密法就是有不同之處，它就把這些個難的問題給搬到你面前來。那個（顯教）是把問題給你清除，你現在沒這些問題了，因此你好好修，但是你遇見問題怎麼樣呢？遇見問題怎麼樣還不知道！但它也有好處，你好下手啊。它把問題都給你（清除），你這沒有困難，沒有問題了，沒有這些事了，你就安

安心心，該幹麼幹麼。密法就是給你把這些問題擺在你面前，你過得去過不去？這就是一個分別之處。你看見這個像這麼威猛，你到底是磕頭還是不磕頭？哈哈……這問題就來了，它就把這些問題擺在你這兒，所以這兩個的特點是不一樣的，總之都是方便，都是為了大家，都是為大家成就。

至於密法的殊勝，殊勝到什麼程度呢？在中國的書裏頭，一部書叫《顯密圓通》，這本書很不錯，將來大家都要看一看。它顯教裏頭講的是《華嚴》的道理，密教裏頭講的是準提菩薩的功德，準提咒的功德，準提的修法。它那個判教，他說《華嚴》是顯教的圓，《準提法》是密教的圓。他把密教也分成了……，裏頭以《準提法》做為密教的圓，即是十分的殊勝，所以這個圓教，就是我們判教中是最高峰了。這個教，釋迦牟尼佛遺傳下來的教化、教導，

我們要把它分別，來判定，叫做判教。因為佛當初的弟子程度不同，也就從小學到中學，到大學，到研究院，所以判教就是把它分一分，你這是小學課程，這是中學課程，這是大學課程，這是研究院課程，這叫判教。天台宗判教就判成四種，有藏、通、別、圓。藏就等於是小學；通教是中學；別教是大學；圓教是研究院，判成四種。華嚴宗呢，就分成五個，就是小、始、終、頓、圓，判成五個等級，總之都是把圓教做為最高的。那麼這個《顯密圓通》的判教呢，他就說《華嚴》是顯教中的圓，最高的了；《準提法》是密教的圓，圓圓果海。就是一句準提咒，它就是圓圓的果海，最圓滿的佛的果海，就在這幾個字裏頭了，所以這講的很好，這就是叫《顯密圓通》。

至於日本的一位大德呢，他的判教就更突出了，他基本上是並

列的，你一個是顯教的圓，我一個是密教的圓，當然密教比顯教是
高一些，但他沒有明顯的說，一個密圓，一個顯圓。至於日本那個
弘法大師（註：日本遣唐使空海，是唐密八祖，在日本建立密宗），他
的判教就判了十住心，分十個等級，回頭我要談一下十住心。這十
個等級，《法華》排第八，《華嚴》排第九，密宗就在第十，最高。
當他那個判定以後，日本佛教界是大為震動，一切都反對，他說：
「我們稱《華嚴》是最高，從來沒有人懷疑過，今天怎麼出來這麼
個人（他這相當於我國唐代），他把密宗排在《華嚴》之上，這是
邪說！」於是乎就到天皇那兒去告狀，天皇也解決不了，就把他兩
邊都請來，他說：「你說你這個密宗排在《華嚴》之上，這個人家都
有意見，怎麼解決？」這弘法大師就說：「是，我從中國把這些法學
了之後，我就修法，就達到這麼一個情況。」他就放光，這放光就

把整個日本天皇的皇宮全部都照亮了，就從他身上放光，放大光明出來。這時候就是連反對他的人都對他頂禮了，皇后給他獻袈裟。在日本曾經就是有過這麼一次，所以這個就沒有人反對了。反對的人都磕頭了嘛，所以那個「十住心」就流傳到現在。

【一、異生羝羊心，異生為凡夫，六趣，四生等各異之生，即如所謂群生也。羝羊為牡羊，其性下劣，除求水草念姪欲外，他非所知，以譬凡夫愚痴闇昧不解世理，醉生夢死，非道惡人，無信，無德者。屬於此部者。本不可列於教判之內，以皆為可進第二心之階段，故列於此處也。】

他這個分成十，我們分成五個就是多了，他怎麼分成十呢？他這裏頭把最開始的一個心擱在裏頭了，就還沒有修道人的心，

它叫做什麼呢？叫「異生羝羊心」。「異生」就是異類眾生，有種種的眾生。他是一種什麼心呢？像一個羝羊一樣，羝羊就是一個羊，一個雄性的羊。羊這種動物，它很愚昧無知，就知道找水找吃的，就知道淫慾傳後代，而且這個羊有時候頂啊，頂在泥巴上，頂牛哪。這個相當於什麼呢？相當於在這些眾生裏頭，有的就是很愚昧，他不懂得什麼道理，除了要吃、要淫慾之外，腦子裏頭沒什麼東西，所以是這一類的眾生。這一類的眾生醉生夢死，糊里糊塗的，就是混吃等死，你混什麼？就混吃；吃，在等什麼？等著死亡，那「醉生夢死」。「非道」，不知道修習正道，作惡。就是不作惡，他也是不知道，他也沒有信心，也沒有什麼道德，就這一類的人。所以在社會上，世界上，這種人最多了。他雖然沒有受教化，但是受教化的人，就往往從這裏頭的人出來的，那就把他也列

成第一個，所謂第一個叫「異生羝羊心」。就跟那個動物一樣，醉生夢死，不知道禮義，不知道為善，不知道這一切，醉生夢死。

【一、愚童持齋心，愚童者，愚昧之童子也。持齋者，持八關齋也。惡者非始終為惡，為內薰與外緣所誘，亦修五戒十戒等作善，忠孝仁義禮智等德者是也。人乘之教，如儒教等皆攝於其中。】

第二種呢，就好一點了。第二種就叫做「愚童持齋心」，這像一個愚蠢的小孩，小孩子多半是無知的，所以稱為愚童。他沒有多少知識，可是他持齋，他持八關齋，「齋」就是八關齋，過午不食了。一個是愚蠢的孩子，他持八關齋，這個譬喻什麼呢？愚昧的童子，就是說明許多的眾生雖然一貫作惡，可是有一些善的因緣去影響他，受到感染，使佛教化（讓他）受到薰習，他一樣可以向善。

在佛法上說，你來受五戒，受十戒，做這些好事。在佛法以外，在世間法說，就儒家來說，仁義禮智信，這五常，他要講究仁義，講究禮，講究智，講究信，這不就相當於是在那兒持齋了嗎。但他是個愚蠢的小孩，他那個樣雖然是在持齋，頭腦並不清楚。所以有許多人雖然在那兒受戒，持五戒，持十戒，或者儒家來講究仁義禮智信等等的，在整個佛的教眼看來，相當於像一個什麼呢？像一個愚蠢的孩子持八關齋。持齋是好事，但是他還是很愚昧無知。所以這個就包括了儒家的道理，孔子的道理，因為他並沒有要出生死，他雖然肯做點好，他僅僅就是小孩我要做點好事，他持齋。這樣子呢，比那頭一種就好多了。這個就相當於人乘。

這個幾乘法，幾乘法，這「乘」當車子講了，聲聞乘、緣覺乘、菩薩乘、佛乘，在聲聞乘之前還有人天乘。來生要變人也不容

易，你來生要變人，你也得要像愚童持齋這樣才行，這不是容易的，要生天就更難了，所以這是人天乘。這個愚童持齋相當於人乘，人的道理。你要做個人，要懂這些道理，要講仁義，要講禮智信這一些，不能殺，不能盜，不能胡搞。現在簡直不得了了，人吃人哪，把婦女強姦，還要殺死，慘無人道，這簡直是比羝羊還不如啊，豺狼了，豺狼的心，蛇蠍，毒了，所以現在這些事情很可怕，這種心很毒啊。這愚童持齋現在是第二種心。

【三、嬰童無畏心，嬰童為母所抱則安，願生於天得神佛擁護則滿足。如弘法註：「外道生天，暫得蘇息。」（秘藏寶鑰）乃修四禪六行之生天教也。以上為世間二個之住心，攝於胎藏界曼荼羅第三大院外金剛部之衆，以下為出世間。】

第三種呢，又高一層了，就是所謂「嬰童無畏心」，小不點兒小孩，他一點兒也沒有害怕。一個小孩啊，你這媽媽一抱著他，他就什麼都不害怕了，「來啊，害怕呀，來抱啦！」媽媽抱著，就不害怕，好了，這「嬰童無畏心」。這個說的什麼呢？就說的是外道。外道他修持上了天之後，天有佛力的加被，因為天界都是善的，壽命很長，享種種樂，所以他就沒有什麼要恐怖了，這就類似小孩得到媽媽的保護一樣。

這個說的是外道他要修法，他修法希望什麼呢？希望生天。所以修這個四禪是佛教和外道共同的修法，就是打坐調息。打坐調息之後，他將來要生天，生的就比較高，估計可以超過欲界天，生到色界天。色界天就有禪天，初禪天、二禪天、三禪天、四禪天，四禪八定，這是一種修行方法。這個是佛教和外道共同的，佛教徒也

這麼修，外道也這麼修。

這個裏頭是一個修行的根本，也就是我們的第五度，禪定度。這六度中間有一度是禪定度，這一度裏頭確實使你得到實際證明，你修持續之後，你會發現一些變化。不過這裏頭呢，一個就是這路很高很長，這有初禪、二禪、三禪、四禪。還有就是說，你很容易錯認，你得到一點好處，你以為你已經很不錯了，你甚至要跟人家說我是如何如何了，這就壞了，變了大妄語。你說我如何如何了，我證什麼了，我得了什麼了，這是大妄語，這一下犯大妄語戒是要入地獄的。所以這也難就難在這兒。

比方你調息，調了之後，慢慢這個心就妄想不生了，心就安定了，這叫粗的住。然後再進一步之後就很細微了，心裏非常清淨了，細的住。再有之後就是什麼都空了，就看見自己像個煙似的，

就不存在什麼了，這是欲界定。再一步呢，就是連床鋪衣裳，自個兒的身相，什麼都空了，這是初禪的未到定。所謂「未到」，當然就是沒有到，但是一般的修行，他到了這一步，他就說：「你看看吧，我什麼都無，我證到空了。我就坐在這兒，一切都發空。」他對於自己就有很錯誤的估計，這才剛初禪。初禪，那這個天還是很低，要到三禪之上，到四禪天，你才避免三災。所以這裏修的是生天，天道。道教等等的，這是共同的法門，印度的婆羅門就通過這個四禪這麼修，佛教也是一樣，也有這個四禪。

那麼這是一種修持的方法，再一種呢，外道還帶有單獨的一種，他們有六種修行方法，這種修行方法，一種就是自餓，不吃東西。現在也有很多書提倡餓，有很多人也在修，他們餓了多少天之後，就根本不想吃了，就不吃飯了，人反而精神非常好。我就見過

這樣的人，也看過這樣的書，說他餓的經過，這是一印度的外道，所謂自餓。還有從崖上跳下去的，往火裏頭蹦，還有自個兒坐著那兒，還有寂默，就是不說話，還有一種叫豬狗外道，就是裸形外道，也不穿衣服，跟動物一樣，跟動物過一樣的苦行，這個成外道的修法。而這種修法將來都得到什麼結果呢？生他外道的天。他生了天之後，他得道，也就無所畏懼了，像小孩一樣。這就是像小孩的無所畏，有母親保護，我安了。在天界就受到天的這種福報的加持，他很安穩，就無所畏了。這就是嬰童無畏心，像小孩似的，媽媽抱著，他就不怕了。他修這些法，就得到一些證明，慢慢最後他生了天，屬於這一類。

【四、唯蘊無我心，入佛之法門最初之住心也。畏生死，厭苦，願寂

滅後涅槃者，觀四諦之理。執二世實有法體恒有，得唯我空者，即聲聞乘之佛法也。如小乘二十部，俱舍，成實是也。】

第四種叫做「唯蘊無我心」，他只是有五蘊，沒有我。五蘊嘛，色受想行識，他並沒有我，這是什麼呢？是阿羅漢，聲聞，聲聞道。他就是看見這些煩惱，覺得很苦，就想消除這些煩惱。要消除煩惱，你就要找它的因是什麼，它的因是集，就是去匯聚、去執著，就是集。所以我要除這個苦，我就是知苦，知這個苦不好，我就要斷這個集，不要叫它集，集滅了就好了，我就不受這些生死輪迴了。我就羨慕這個集滅，我就要幹麼呢？就修道，所以就苦集滅道，這叫四諦法。這四諦法就是說，這一切修持之中，沒有一個我，這個是出世法了，所以世間法和出世法，這就分得見，分了限。不管你是「愚童持齋」，愚童那當然更是有我了；或「嬰童無

畏」，他也想到自個兒就是很安，都不是「無我」，所以到了這個出世法最低的心，聲聞這個心，他就是「無我」啊。這個「無我」是個根本，是修出世法的根本，所謂通達無我法者，就是名為菩薩，所以佛教最根本最重要的，就叫無我。

那個多少年前不是說了，有許多人聽了法如聾如盲，為什麼如聾如盲？這不是某某她回答，其中她說了，她說：「就是我字當頭嘛。」所以我們破這個「我」，是學佛的一個根本。我們不能破這個我，那在這第四（住心）以上，就有困難哪，所以這個根本就是破我。

阿羅漢破我，破了什麼「無我」呢？他覺得這個煩惱也是實有，是有這個煩惱的；這個涅槃要證，也是有涅槃可證的，這個法並不空，但是裏頭怎麼就沒有有一個「我」，我是不可得的？什麼叫

「我」呢？「我」也不過就是色受想行識，這個形體跟思想的會合。這些東西它們是存在，但並沒有一個有「我」，我是不可得的。什麼時候是我呀？這一剎那哪兒是我啊？這個「我」自個兒也做不了主，也當不了家，也沒有一個真實的我，所以這就證實了沒有我。所以他也就無所求，一切放下，斷了這個煩惱。要斷見惑、思惑，這就是很不簡單了，把這個見惑斷了之後，才是初果。初果還要到人間來七回，才能證阿羅漢，所以這都是修持起來……，所以我們這個淨土法門，它殊勝！這要比就比出來了。你看那個修禪定的，剛才說那個初禪的，到那個程度，初禪的未到定，還有二禪、三禪、四禪，到了四禪你還沒出生死，你還是個小孩，媽媽抱著，你什麼也不是，是吧，你並沒有了脫生死。

所以你要出世法，你要修四諦法，你要修苦集滅道。知苦就斷

集，斷除煩惱這個集的因，從因上解決，慕寂滅就要修道，最後證到了人無我。這個「無我」不是理解，是真正證到了「無我」，這就見惑、思惑，就是粗的細的都斷乾淨了，這個時候就貪嗔痴慢一點兒也沒有了！不但咱們人間的貪嗔痴慢沒有了，他就連高度的，天界的這種貪嗔痴慢都沒有了。這就是證阿羅漢，就是說的這第四心。

【五、拔業因種心，較前者更進。處於無佛世界，修無言等業，見飛華落葉，觀十二因緣之法者，即煩惱所作之因雖拔而其習氣未薰在者，如緣覺乘是也。】

第五心呢？是「拔業因種心」。拔業因的種的那個心，就是緣覺乘。聲聞跟緣覺稍有不同，不同之處有兩個。一個就是聲聞他是聽佛所說，或者是見佛的教化，看見經典，這麼去修道，這個叫做

聲聞。這個緣覺叫獨覺，緣覺可以生在無佛世，不從佛的遺教，他自己能明白這些道理，所以稱為獨覺。他就是看見花飛花落種種，悟這一切都是因緣所生，都是因緣生的法，他這看破了，這麼來悟道的，證到無我，斷見思惑。緣覺就高一點，緣覺有時候稱為辟支佛，這不是佛，辟支佛就是緣覺，這一種。他是比聲聞高一些，拔這業因的種心，他知道這十二因緣是因為什麼呢？這根是在無明上頭的，你有了無明，無明就繼續了這個行，行就出了識，出了咱們這個阿賴耶識，他們還不懂得阿賴耶識，只懂得意識，就出了意識，於是就有名色、六入，就有觸、受，就有所愛、取，就種種，有、生、老死憂悲苦惱，這十二因緣就從這兒出生。如果無明滅了，你就沒有什麼叫行，叫識，叫名的，這一套也就都滅了；都滅了你也沒有什麼叫取，也沒有什麼叫有，這老死憂悲也就完了。他

是從十二個因緣，看你是怎麼怎麼著，你是順著它，還是逆著它？你從無明這麼著往下發展，那麼你就是順著這無明的道，就有老死憂悲苦惱。要反過來呢？我就不要這無明，是吧，那也就沒有取，沒有愛，沒有這些，都消滅了，所以他這就是拔業因的種心。

【以上二乘小乘教之類攝於胎曼釋迦院之眷屬。】

但這兩個大家都看出來了，他們都是要自己的覺悟，自個兒的覺悟是什麼呢？就是要證到無我，斷見思惑，無我，他沒有這種要救度無量無邊眾生的心，所以稱為小乘，所以到了第五心還是小乘。

【六、他緣大乘心，他緣與無緣同，住於自他怨親平等之觀，悟真如平等，度衆生界使歸入佛界也。正與法相宗所教相當。彌勒菩薩之

內證法門也。】

到了第六個心呢？就是叫做「無緣大乘心」，也稱「他緣大乘心」。這一種大乘就是要廣度眾生，而那個廣度的不是靠因緣而度，（靠因緣而度）就誰跟我有緣，誰跟我是同志這種種的，靠這個緣才度他。他這冤和親都是平等的，恩跟怨是平等的，他這真實要悟到一個大平等的精神，要悟到一個大乘的心，要有一個大的車子，要裝一切人，救一切人，這樣的一個心，所以這個心就是第六種心。這個相當於咱們法相宗，相當於彌勒菩薩所教化的。這是第六心。

【七、覺心不生心，從前心之賴耶緣起進一步，入於心境俱空之證，覺悟心性之不生不滅。說三論宗所謂八不中道，起信論所說當之。

此文殊菩薩之內證也。」

第七呢，就是「覺心不生心」。他這個就比剛才那個心，在那之上。這就等到法相後，就要講唯識，講阿賴耶識。我們這個覺悟的心叫「覺心不生心」，這第七。覺心是不生不滅的，因為它無生，所以就無滅。我們不講常住，我們只講無生，所以要證，證無生法忍。我們不說常存，而說無生，無生就無滅，離開了生滅。你要想常存，你就有了個「我」見，所以這個「我」就要把它極細緻的，都不叫它存在。有一點個人打算，那行什麼善裏頭，都有點兒……，就你什麼好吃東西裏頭，都有一顆老鼠屎。最好的奶油蛋糕裏頭，你打開一看，裏頭兩點老鼠屎。你那個「我」的打算，「我」的那些東西就是等於那個老鼠屎了。

他說到了這「覺心不生心」，就無生無滅了。這裏頭講的就

是八不，是無生無滅、無去無來、不增不減、不垢不淨，這是《心經》上的話，實際就是這樣，叫八不，這都不是，都不是的。是你自個兒本來的，本有的這個佛性，所以這就出來本有佛性了嘛。因為本有佛性是不生不滅的，沒什麼叫出生，沒什麼出生就沒什麼叫滅。它也沒有什麼叫來，也沒有什麼叫去，就無所從來，也無所去。它從來也不增不減，你做惡，你愚痴，你入地獄，在油鍋裏頭，也沒有把你炸掉一點，去掉一點佛性；你成了佛，也不長一點你的佛性，不增不減。不垢不淨，你沒什麼叫髒、叫做乾淨。那穢跡金剛他就不怕髒嘛，穢跡金剛拿杵現這個金剛相，你拿什麼髒東西，「佛喜歡清淨，那麼我弄些髒東西，佛就怕了？」佛現穢跡金剛相，你的髒東西就越來越大光明。本來就不垢不淨，沒這些分別嘛。所以這個「覺心不生心」就相當於《大乘起信論》裏頭的教

義，這是文殊菩薩的所證，這「覺心不生心」。這就是講到第七了。

【以上二心為三乘教，以下三心為一乘教。】

這都是大乘心了，可是這個法呢都是三乘法，裏頭有人修了成為聲聞乘；有的修了成為緣覺乘；有的成為菩薩乘，講三乘法。再往下呢，底下八九十，那就都是一乘法了，也就是《法華經》，沒有什麼叫三乘法。

三乘法是為了哄孩子的，大火燒起來了，孩子在裏頭不肯出來，裏頭又是毒蛇，又是什麼，危險萬分，小孩在那裏頭貪玩不肯出來。自個兒的兒子不出來，老爸爸在外頭就說了：「你們快出來，我在外頭給你們預備了有羊車、有鹿車，有牛車，都好玩極了，你

們快出來吧。」孩子們聽說外頭有三種車（這是譬喻三種乘，有聲聞乘、緣覺乘、菩薩乘），就都跑出來了。那麼從火宅跑出來了，火宅也燒光了，孩子也沒燒死，佛就很高興，一人給一個大白牛車。所謂羊車、鹿車、牛車，說的那三個車子本來是沒有的，但是叫他們出來了。《法華經》就是講這個道理，只有一乘法，沒有什麼叫聲聞乘、緣覺乘。因此說這個法的時候，有五千人他們是過去一直修聲聞乘、緣覺乘的，他們就不能聽了，「你說了半天，你自己個兒把它們否定了。」不能聽了，五千人退席了。所以這個大法難聞啊，佛說：「退下了，走吧，走也好。我這兒就純正了，都是一乘法。」佛並沒有冤人嘛，但他主要就是要叫他們出來。佛這麼說，他們出來了嘛，出來之後佛給他們個更好的嘛，大白牛車，其極方廣平正，其疾如風。

所以佛的教化，隨著你的水平，不同的教化，你只要肯信，皆得真實之利。「真實」這兩個字很有深刻意義，在《無量壽經解》裏頭，我從夏老師會集的《無量壽經》找了三個真實。一上來就說開化顯示真實之際，這《無量壽經》就是講的真實嘛，開真實之際。這釋迦牟尼佛放光，阿難就問：佛為什麼今天這麼放光？佛就答覆：佛這出現於世是幹什麼，就是要給眾生真實之利。等到阿彌陀佛的大願結成功之後，法藏比丘要去修這個淨土的時候，他是住真實慧，在真實的智慧裏頭來莊嚴淨土。這有三個真實。所以「真實」兩個字雖然是很簡短，但意義很深，所以佛法就都是真實。除了前三種以外，就是從聲聞乘以上，都是真實法，皆得真實之利，但是越到後面，越殊勝，這個利益就越顯著。

【八、一道無為心，又名如實一道心。如實知自心，空性無性心。法華所說，以心即境無為無相為極意，大日經謂為「如實知自心」配於天台宗。觀音菩薩之內證也。】

到第八呢？就叫做「如實一道心」（「一道無為心」），相當於《法華》的道理，也就講到密宗所謂「如實知自心」，也是禪宗的道理。如那個真實的，如那個實際的，知道自我的心。因為自我的心，剛剛說過，就是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不來不去，但自己不知道，你不知，告訴你也不肯相信。所以第八以什麼為主？就叫你如那個實際知道你自個兒的心。知道誰的心？就你自己的心！所以這個地方如果你能夠通一點氣兒，這個事情就十分的殊勝了。

這是觀音的內證，這是圓教，這第八以後都是圓教。也就跟那

個藏通別圓一樣，那個藏教就以《法華》為最高了，把《華嚴》立得比它還為低一點，它是狀元，《華嚴》是榜眼。都是最高的，但是他這個《法華》是第一。但是別人來判教呢？華嚴宗判教呢？密宗判教呢？把它排在第八，但都是圓教。這個位次沒有分別，我們也不要強分。不過他就是從它這個教義，所謂細微之間，都是極殊勝，但是《法華》跟《華嚴》本來是一致的，也是「如實知自心」，為什麼《華嚴》要把它擱在第九，要（比《法華》）高一點點呢？就是因為《華嚴》裏頭講了「事事無礙」，「事事無礙法界」。

這個「事事無礙法界」，大家將來可以在《資糧》裏頭去翻一翻。一般經典只講到事理無礙，這個事相跟這個本體沒有衝突，沒有抵礙。這個理就是平等，就是寂默，這個理體；事，就種種的事情、事相。這兩個就好像一個是「有」，一個是「空」。事情當然

是有，「相」當然是有，有相有事，那不都是這「有」的東西嗎。說本體不可得，《心經》講「不可得」，不可得不就空了嗎。不可得，但你現在認為什麼都有，那不就矛盾了嗎？這是眾生的見解呀。大乘經典就講「理事無礙」，就是不可得而不妨萬象森羅，而萬象森羅而沒有東西可得。所以「理事無礙」，理本體是空寂的，而事相妙用可以無窮。所以是這樣的一個辯證。

所以辯證法就是出於佛教，這是極端的辯證。本來是一個極矛盾的東西，空和有是一對矛盾，這空和有是不二了！現在那本書《近代物理學和東方神祕主義》裏頭不是講嗎，現在西方的這些科學家又走到一元論，走到一段精神和物質又是一元了（的階段），空和有也叫一元了。所以現在最好的一個現象，就是科學界這些發展，來給咱們增添論據。我要有一個論點，我就要有一些論據，這

給我們添了很多論據。這「理事無礙」。所以「如實知自心」，一切事相都是自心所生，沒有一樣出於我們自心之外，連佛都是我自心所生，所以佛經佛教語深，語深哪。

前兩天就把幾十年前夏老師問的一個問題（答出來），當年問了我之後，我答不出，答不出就沒有再答，夏老師也沒有再說。前兩天躺在床上，一下答出來了。那就是大家都念《普門品》嘛，後來說完之後，無盡意菩薩把瓔珞獻給觀世音菩薩，觀世音菩薩他不肯受，釋迦牟尼佛說你受，你應該受。受了之後，觀世音菩薩就把那瓔珞一半獻給釋迦牟尼佛，一半供養多寶塔。那天在夏家，好一些人跟（在）那兒。夏老師問我：「你說為什麼供養寶塔？」當時夏老師問的這個話的意思，也沒有十分領會準，因為自個兒就覺得這寶塔裡頭是多寶佛，多寶如來，那麼這個就是供養多寶如來。

那麼這個話既然問我，當然有個深刻的意思，一時也想不出來，也不能用普通的話來回答，所以也就沒有答，就把這個事情擱置了。擱置了之後，前兩天就把這個問題弄清楚了。為什麼供養多寶佛塔呢？就可以用這句話來答，「如實知自心」。這句話大家聽了還是不明白，不明白大家不妨就悶一悶，你們悶個幾十年，自個兒悶出來就很好。不要以為什麼聽了之後我馬上就能明白，或者不久就會明白。那有時候不是真明白，你有時候要悶了之後，多久才出來之後，你才明白這東西，要真能從裏頭……。

【九、極無自性心，有淺深之二釋。淺釋者，華嚴法界諸法即真如實相，真如無自性，隨變不守自性，染淨真妄交轍，事事無礙重重無盡之義也。深釋者，是由毘盧遮那之教覺而無自性。華嚴之法門當

之，以為普賢菩薩之內證。」

第九他就是說這個「事事無礙」，事跟事都無礙。空跟有無礙，事跟事無礙，那事跟事無礙，你說我這一個瓶子裝滿了豆，這誰都懂，如果一顆豆裝無量的瓶子，你不能懂。豆子這麼小，怎麼擱得下那麼些瓶子？這你事跟事就有礙。你剛才說既然是不可得，就不應該有東西，有東西就不是不可得，你這是理跟事有礙。實際是無礙的，現在不光理跟事無礙，事跟事也沒有礙，什麼叫大，什麼叫小？小的也包括大的，這就無礙了；小的不能包括大的，就是有礙了。你長時間，一年包括多少多少天；一秒鐘包括一萬年，你就不通了。你怎麼一秒鐘包括幾萬年，你有礙了，是不是？多裏頭有一，一百個裏頭包含十個手指頭，十包含每一個手指頭，我說我每一個手指頭包括十個手指頭，一裏有多。這《華嚴》「事事無

礙」它十個玄，就是一跟多是相即的，小大是相容的，長時間跟短時間是同時的，重重無盡的……。

最近我這《大經解》之後寫了一個後記，就把時間空間物質這些東西，咱們所認為的，用最新的科學的結論說，都是人的錯覺。現在不用一點佛經，完全用科學的語言，科學裡的論斷，他們已經到這一步，我不老早說過，現在外國人從科學那邊接受佛教，所以我們千萬不要認為咱們是迷信。那天我在廣化寺就說，那賽跑，好像人家一看說這些人跑到後頭了，因為那前頭跑得呼呼的好幾個人在一塊，我說他沒數圈兒，數圈就知道我們比別人多跑一圈了。看著我們是在別人後頭，然而我們比別人多跑一圈了，是我們領先。這些科學家的證明，所以將來這個事就是「事事無礙」。

「事事無礙」在《資糧》裏頭，稍微做了一點解釋，這確實是

很難懂。因為事裏頭它就有理，理就無所不包，那不就把問題解決了嗎？你說這一片紙，這一片紙你撕成一點，這不就是事嗎？事它裏頭不就是理？理是無所不包的，所以這片紙它就包括了。既然包括了，等於書它也包括，既然包括書，咱們所有人跟房子什麼，它都包括。事就是理之所成，理就是沒有東西它不涉，它不出乎咱們的心。正因為這樣，所以咱們那個全息照相，就是你把那個水洗照相底片，翻洗之後，拿出一小渣兒，你再用那個激光通過，出來還是這個人，就那一小渣兒它跟那整個的底片是一樣的。這個事實也就是如此嘛，就這（小渣底片投放出來的）人小一點，所以這些個思想就要大破咱們腦子的這些東西，我們就是要大大的破除我們這些東西。這第九是《華嚴》。

【以上九心是為顯教之攝也。

十、秘密莊嚴心，秘密者金胎兩部六大三密五相五智等之無盡法門也。等覺十地亦不能見聞，其法門之德謂之莊嚴。即真言宗教之心地也。】

這第十才是密教，叫「秘密莊嚴心」。當年《華嚴》不服，「怎麼到了「事事無礙」，你還有東西加在我上頭？」這個密宗的道理，完全要靠《法華》和《華嚴》，「如實知自心」、「事事無礙」等等。他的所有一切修行方法，都是以這個為基礎，都是以這個為本體的。為什麼叫「秘密莊嚴心」呢？「秘密」兩個字不是保密的意思，就這個心不但是像說《華嚴》、說《法華》，阿羅漢如聾如盲，這個心哪，十地菩薩，初地菩薩、二地菩薩，一直到十地菩薩，一直到等覺菩薩，都不見不聞，也就是說如聾如盲哪，所以

叫「秘密」。不只是普通菩薩不能知，十地菩薩都不能知，等覺的菩薩都不能知、不能見，所以說不見不聞。咱們這不一說「秘密莊嚴心」，大家也都聽見了，你們不是聞了嗎？不是這樣的聽，這種的見。在佛說《華嚴》的時候，那些阿羅漢真正都聾了，一點兒也聽不見？他聽了之後，一點兒沒有了解，所以後來這些阿羅漢在《法華》，他們不是都痛哭流涕嗎？他說：「我們都聽見佛說，我們都是不走心嘛。」他說：「我這修的就是阿羅漢，你那些大乘佛法與我無關。」「云何一法中，而不知此事」，佛法就你一個法，他說我不知道啊。他這就是「如聾如盲」，不是說真瞎真聾，真瞎真聾當然聽不見，他是聽了之後，無動於衷，像是瞎子、像是聾子一樣。你聽了跟沒聽一樣，看見跟沒看見一樣。既然跟沒看見一樣，就是瞎；跟沒聽見一樣，就是聾，這叫如聾如盲，不是真聾真盲。

所以十地菩薩和等覺菩薩對於這叫不能見，不能聞，也就是說如聾如盲，不是他在底下聽不著，看不見，就是說他不得領會，所以這才叫「秘密」，所以這就深了。不就是《華嚴》阿羅漢不能理解，這比佛稍微低一點，佛是最高了，所以講十地，一般的說法，等覺就緊挨著佛了，但是最高的密宗說，就稍微還差一點，是探花了。佛是最高了，再底下是妙覺，再底下是等覺，那很多經妙覺就是佛。但是第十三地，是在妙覺之上再加一地，這地方再加一地，那麼等覺他也是第三位了。最圓滿的是如來，然後是妙覺，妙覺底下是等覺。等覺菩薩在十地之上，不知不見。

所以當年像我天津回來，夏老師說（我）是開悟了。夏老師告訴我：「你這還大有事在，大有理在。」聽了心裏頭很……，「大有事在」，自個兒就覺得當然大有事在，這修的路還很多事的嘛。那

麼「還有理在」，既然所謂開悟，那就是知自心，怎麼還有什麼理在？後來才明白，那這樣看也是如此嘛，地上菩薩都是知自心，怎麼對於秘密莊嚴心，他就不能知，不能見？所以佛教是極深，極深哪。所以夏老師是稀有的大德，不是一般的一個居士，大家有的也是如盲！說老實話，很多人見到跟沒見一樣，如盲！

這是「秘密」的意思，是「秘密莊嚴心」。這個「秘密莊嚴心」，「莊嚴」是什麼意思呢？就說明這個心它的德，「莊嚴」來表示它的德。這個心秘密，非十地菩薩、等覺菩薩所能見、所能知，所以叫做「秘密」，然而具有殊勝之德，所以稱為「秘密莊嚴」。這個「秘密莊嚴心」跟《華嚴》不同的是什麼呢？當然「事事無礙」都是……，所以後頭的就都是攝前頭的，這「如實知自心」、「事事無礙」都是密教的基礎。在這裏它多了個什麼呢？多

了這個六大、三密、五相、五智等等的無盡的法門。

六大，一般我們說四大，說今天身體不好了，四大不調了。地水火風，有的再加上一個空，地水火風空，稱為五大。就拿人來說吧，骨頭這些硬的，屬於地大；血液，水大；你溫度，有體溫，是火大；出氣兒，呼吸，是風大。這不稱為四大嗎，你得有骨頭，堅硬的，這是地，堅硬啊；流動的就是水；有呼吸是氣；有溫度，這火嘛，這就是四大所成，那麼再加上空，這地水火風空，稱為五大。這個密宗說六大呢，就是加上識，加上咱們這個阿賴耶識、末那識、這個意識、眼耳鼻舌身，就八識了，所以地水火風空識稱為六大。

這個六大，本來一般就是說這些地水火風都屬於色的，就認為這是虛妄的。在《楞嚴》裏頭後來就講了，《楞嚴》先是破這一

切，後來它就要講，所謂地水火風空識（《楞嚴》還講七大，還加上一個見），都不可思議。它都是本性，性空真火，性火是真空，遍一切處，循業發現。所以地水火風空識，這六大都是本性中真實的東西，它都遍一切處，各處它都存在，沒有一處不存在的，就是循業就出現了。「業」就是這種因緣條件，隨著這個條件就出現。那個洋火一劃，火就出來了；你一個太陽鏡，聚焦的鏡，擱在太陽底下，就能點東西，所以地水火風都是一樣，都是遍一切處。「循業發現」，隨著業力就發現，這就是把這一切都承認是真，地也是真，水也是真，火也是真，風也是真，空也是真，識也是真。所以到了密教之後就一真一切真，一切法無非佛法，一切無非法身。那個《四臂觀音法》：「所見一切皆法身」，這句話好深的份量，你要知道，好深的份量，沒有一樣不是法身！你看一個始覺它是法身，

一切皆是法身啊！誰跟你這麼些分別哪，所以講這六大都遍一切處，一真一切真，皆真！

所以「當相即道，即事而真」，這個心很難很難理解，一般離相也就是到這一切一切都無相，必須離相才是道，它這個當相就是道。所以密宗的種種像，種種供養，種種的這種，相就是道。「即事而真」，事就是真，一切事相就是真如。《楞嚴經》叫做《首楞嚴經》，這個「首楞嚴」是什麼意思？是「一切事究竟堅固」。任何一個事，它都究竟是堅固的，這就是一切皆真。而這個告訴你什麼意思？因為這你才知道，你念的這句佛號，不是念的字，念的是聲，皆真實，所以「聲字皆實相」。有人懷疑說我念了半天，我念的這跟真如實相沒有關係呀。這不是音聲嗎，它就是全到這裏頭了，這個眾生你要不假，不以這個具體的內容，你怎麼去修哪？

都是抽象的，沒有下手處。所以善導大師說「指方立相，即事而真」，指面向西方，給你供上阿彌陀佛的像，這不是事嗎，事就真！所以善導大師是了不起的大師，是彌陀的化身。

密宗的三密，就是身密、語密、意密。咱們人就是三業，一業是身體，身就是要吃飯，要穿衣，要有許多行動，身要造好多好多業，身業。口業，口要說話，說法裏頭也是造多少多少的業，造許許多多的罪。佛法說人人可以行善，善也是業，身也是如此。意，起心動念，嚴格說起來，那就都是屬於罪業，所以起心動念無不是罪。你這心念一起一動，沒有一樣不是罪的，這是古人說的，不是我說的，所以稱為意業。這三樣是業，身語意是業，但是密法之殊勝呢，就是把那三業變成三密。但如來他就不造業了，如來就身是身密；說語言是語密；心中所思念是意密，使得凡夫的三業，頓然

同於佛的三密。

密法以方便為究竟。怎麼叫做究竟？最高的成就，就是我要度眾生，不是喊口號，不是一個普通的願望「我要度眾生，我要度眾生」，而是真正實際上有辦法，要看效果！你就空空洞洞有一個願望，當然是好啊，比要害人強多了，這不還是空的嗎？所以咱們現在說密法，你們不要說「我又不曾去學密，我是淨土宗」，淨土宗剛才不是說了，淨土就是密教顯說嗎，跟這是一回事。它就在以方便為究竟裏頭，有一個最特殊的、具體的、最省事的、人人都可行的，讓大家得度、得救，享受永遠的安樂的大法，這個才是值得我們去做，去學，去努力的事，那就是這。

這個三密是很難懂，這個就是很難懂。一切咒都屬於語密；結手印是身密，結各種的印；意密呢，一種就是你觀想也算是意密，

再有就是說你安住於般若，是意密。所以怎麼即身成佛？就是佛的三密，頓然跟你凡夫的三業成一片了，這是密法所獨有的，不是像那個說是要斷見惑思惑一層一層，初禪天，二禪天，三禪天，這樣一步一步的，都不是這樣的。這個就是說，這一乘法都成佛，而且是最頓的。這六大、三密。

再有就是他舉了這些具體的五相、五智。顯教裡頭只知道四智，所以轉八識成四智，四智：大圓境智、平等性智、妙觀察智、成所作智，咱們密宗還有法界體性智，這就是五智。

這個五相呢，是五相成道，就五相成佛，經過五種相成佛。從這個五種相，我們也可以知道密法的一些方便。這又叫五相成身，就是通過這五相，你都能夠具備了，你就成就了本尊的身，所以密宗講即身成就！

事實上淨土法門是「即生成就」，那個生命的生，你這一生就成就了，不等下一輩子了。因為很多修行了一輩子又一輩子，不知道哪一輩子他種了因了，緣完因了以後再成就。淨土法門是個即生成就的法門。密宗更進一步，不但是即生，而且即身，就這個色身，不等你臨終捨掉它的時候成就，就帶著它就成就了，所以這是密宗最特殊的地方，也就是方便中最登峰造極的地方。

《佛學大辭典》：

【五相成身

（術語）五相具備，成就本尊身之觀行也。又作五相成身觀，五轉成身，五法成身。一通達菩提心，二修菩提心，三成金剛心，四證金剛身，五佛身圓滿。成此五相之觀而顯得金剛界之佛身也。金剛

頂大教王經一說一切義成就菩薩（悉多太子），蒙諸佛警覺開示而修證五相之軌則。十八會指歸曰：「毘盧遮那佛受用身，以五相現成等正覺。五相者，所謂通達本心、修菩提心、成金剛心、證金剛身、佛身圓滿，此則五智通達。」菩提心論曰：「一是通達心、二是菩提心、三金剛心、四金剛身、五是證得無上菩提獲金剛堅固身也。然此五相具備方成本尊身也。」一、通達菩提心者，初心行者，蒙阿闍梨之開示，始觀吾質多心（第六識之緣慮心），為圓明之月輪，其徑僅一肘量。月輪之圓明者，表本有之菩提心自性清淨也。是始通入性德之菩提心，故名通達菩提心。行者依此觀，漸拂無明妄想之念。金剛界儀軌說通達菩提心之文曰：「諸佛同音言：汝當觀自心，久住諦觀察，不見自心相。禮佛足白言：最勝尊，我不見自心，此心為何相？諸佛咸告言：心相難測量，授與心真言，

即誦徹心明，觀心如月輪，若在輕霧中。如是諦觀察。」二、修菩提心者，更觀菩提心之月輪之位也。是於性德之菩提心發修法之菩提心，故名修菩提心。此有廣歛二觀：廣者，漸廣月輪，使之周遍無邊；歛者，漸歛之而為一肘量。如是數數廣歛也。三、成金剛心者，欲加持此菩提心，使能堅固，猶如金剛，而於心月輪觀五股金剛之位也。四、證金剛身者，其觀全成就而為自身三昧耶身之位也。五、佛心圓滿者，自己五股金剛之三昧耶身變而為大日如來，其眷屬圍繞，而坐於其中央之位也。此五相成身雲者，謂五相之觀成，即成就佛身之義也。】

這個五相呢，就是根據《金剛頂經》，毘盧遮那的受用的身，毘盧遮那佛就代表法身佛了。是依這個五相，以這個五相的出現而成佛的。五相是什麼呢？第一個是通達本心，你對你的本心要通

達，所以都是從這兒開始的。這個跟禪宗都是一味的，你得「明自本心」，你把自心要能明白了，是通達本心哪。第二是修菩提心，菩提心就是大智慧，你通達本心就是大智慧了，你還有大慈悲、大願力，所以這還有修菩提心，這是第二步。第三就你成金剛心，你成就了金剛心了。一般就是到這兒就作為止點了，這密法還不一樣，要證金剛身，你證實達到，不但是心，而且是身，就是我這個人身是金剛身，這才第四步。還有第五步，佛身圓滿。這個五相。所以通達本心，菩提心、金剛心、金剛身，證得無上菩提，這個就是金剛堅固身，這個五相都具備了，你才真是成就了本尊了。

那麼這個就跟顯教的道理是一致的了，我們所謂以明這個心開始，（第二步）你修菩提心，所以菩提心是諸善中王，然後成就金剛心，《楞嚴》也最後證了金剛心了。所以密法它這個方便就是難

懂，也就在這些地方。我們不是說大家要這麼修，從這裏頭我們可以了解，了解所謂種種難信難懂的這些裏頭，都跟這個是一類的。

你怎麼去通達本心？這密宗它就給你變成了你觀想心中一個月輪，這一點就是密宗最特別的地方。不是參禪，不是看教，所以密宗它重實修，你通過實修來解決問題，也就通過這個秘密菩提心裏頭，也不是隨意的什麼去這個，而是說這個菩提心，你就看心中一個月輪，一個圓滿的，清淨的，放光的月輪，這就是菩提心，也就是你本心，這是第一步。第一步通達菩提心，你了解這是你的本心，所以它這個就是「當相即道，即事而真」。這個相它就是道，這個相就是你的本心，這個事，這個觀月輪它就是真如，就是真實。

然後怎麼修呢？就可以觀這個心，它可以放大放大大放大放大……，遍滿虛空，然後又收回，回來就一肘量，咱們胳膊肘，就

這麼大一個月輪在心裏頭，平著的，然後又放大，又回來。那麼這是第二步。

第三步呢，要修這個金剛心，就要堅固哪，不但要成就，還要堅固，這月輪上正立了一根金剛杵。所以在有些密宗的書上，你們看見蓮花上畫著一個月輪，月輪上立了一個金剛杵，都是表示這個殊勝的法。

怎麼證？也就是證金剛身了，這個觀想成就，觀想成就就是你不想的時候，心中這個金剛杵明明朗朗老有，這是第四步。

第五步呢，那個毘盧遮那，他就跟他那個眷屬都在這個金剛杵，毘盧遮那就在金剛杵中央，他的眷屬就在周圍，從心中出現，這會兒就成就了。

所以你看看這個就是簡單不簡單？所以密法為什麼叫方便為究

竟，它就是這麼簡單。它是把一個很殊勝的，如何通達本心，如何修菩提心，如何種種種種的，就在這樣的一些個觀月輪，觀金剛杵這一些，這都所謂印契。

所以結印，手結成一個什麼什麼形狀；口誦咒；這個呢，屬於意，在那兒觀想，這都是屬於三密的部份。我們要三密相應，三密齊修，這是最典型的修法，但是這種根器很難，所以在一個密相應了，也成功，就是你從一個密下手，專修一個密。當你成佛的時候，你雖然只修一個密，但是和三密一齊相應，可是你可以從一個密下手。

淨土法門就是從語密下手的，就念「南無阿彌陀佛」，「阿彌陀佛」在真正印度文就是「阿彌達巴雅」，這個「南無阿彌陀佛」就是「南謨阿彌達巴雅」。這就是《往生咒》的頭一句，也是

《大悲咒》的頭一句，但是現在把它的音翻譯得走了，「南無哦彌多婆夜」，這音就不準了。事實上你看這佛號跟咒是一體的，這個咒的頭一句就是佛號，南方念「夜」就是念「雅」，念「夜晚」就是「雅晚」，「多婆夜」那就是「達巴雅」，「阿彌達巴雅」。你寫成「哦」字了，其實是念「阿」。古時候都念「阿」，你看劉備的兒子叫什麼？叫阿斗，絕不能念「哦斗」，你念不出來，不是。南方管上海那個印度巡補叫「胡同阿三」，你不能念「胡同哦三」。所以那個字根本是念「阿」，但是現在大家都念「哦」的人多了，就以為是「哦彌陀佛」了。是「阿彌陀佛」，「阿彌達巴雅」，但不是「達巴夜」。

現在為什麼我們說有些經典裡頭有一些咒，不主張大家去學那很長的咒，去念那些咒，為什麼？它字的音變了，這不舉的很清楚。

楚一個例子嗎，變多少了？我念的《往生咒》，跟大夥兒念的《往生咒》聲音差得就不是一個咒了，大家聽不出來了，有好些變化很大，但是它念還是有功德。

這就是從語密入手，所以你念「南無阿彌陀佛」就是語密，從這一個語密下手，剛才我說三密相應，你哪一密都可以。現在舉的這個例子，這個五相，如同我們剛才說的三密。那麼舉這個例子，五相成佛，這就是說你從意密，這裏頭既然沒有語密，也沒有身密，就是心裏想，觀想嘛，意密，這一密成就，成佛。而咱們念佛號是從語密而成功，因此一方面我們讚歎密法，我們也知道就是讚歎淨土，這個淨土就是密教顯說。

我們這一個密，這個「阿彌達巴雅」、「阿彌陀佛」，這是「秘密莊嚴心」裏頭所流現出來的，這是十地菩薩、等覺菩薩都不

能理解的，你一個凡夫怎麼能夠測啊？但是你只要這麼念去，就跟那個觀想一樣，這不成就了？但你不能著急，你老老實實去觀，當然現在我們不一定希望大家用這個方法。這是個秘密莊嚴，最高的一個心，超乎第八心、第九心。「如實知自心」、「事事無礙」，這都是地上菩薩所能知，所能見的，而這樣的一個秘密，其中的深意、真實意，非這些菩薩所能見。然而我們現在能信、能知、去做。

淨土法門的特點，念佛持名就是從語密下手，我現在修持，修密法的時候也是偏重語密。這又是一個方便，就是老念這一句，老念這一句……，一句佛號也好，一句咒也好。這樣你念是什麼意思？就是你和如來的秘密莊嚴心調諧。咱們收音機、電視機、接收機跟那個發射台頻率一致，你就接收了，這就叫調諧。你一直轉，

轉它幹麼？就是調（頻率）跟它一致，叫調諧。我們正念的時候，就是我們這個心和毘盧遮那、和阿達爾麻如來的秘密莊嚴心諧振，調諧，因此那個臺所有的一切東西都到我這兒來了。你今天晚上收電視，那賽足球，它電臺播的那個，整個東西不都到你這兒來了嗎？所以說全攝佛功德成自功德，你就有時不能信，我這個比方你信不信？還有什麼沒來？是不是，它那個音聲，那個語言不都來了麼？你怎麼攝的？你不要蓋一個臺，你不要蓋一個發射臺嘛，你只需要有一個接收機，你接收機簡單太多了嘛。你這一放，只要跟它一調諧，它就全來了。這密法就是如此，所有的東西是在電臺那邊，你這一調諧，它那東西就在你這兒出現了，當下就出現，全成了你的了。你可以看，可以欣賞，可以聽，不是就是你的嗎？所以這是一個極殊勝的意思。

現在我們希望大家盡可能的多利用廢時，我們就是要利用廢時，利用零碎時間，有一句是一句。現在還不提倡大家，或者工作上擠出一點兒，或者是睡眠中找出路，那太緊張，不是長遠之計。一個就是要發大心，發起一種殊勝的心，慶幸的心，「哎呀，我是何等的幸運，這十億人口有幾個人知道，而我能知道了」，要發這種慶幸的心。慶幸的心就要發成報恩的心，佛對我這麼有恩，我如何報答呀。再有，我得了這麼大的好處，我怎麼樣讓別人能分享一點。所以我們要有這些心，那一個人這就變了，就不會為了工作上……（註：錄音結束）。

四、講授諾那祖師離港前夕開示

一九八六年八月十七日於北京蓮舍

註：諾那呼圖克圖於一九三四年三月間，應廣東息災法會之請，前往傳法。順道赴香港設壇灌頂，並於四月二十四日離港前夕，對信眾開示佛法大義。

一九八六年八月十七日，黃老依據諾那祖師的這篇開示，在北京蓮舍對在京弟子們講授。此文稿是根據當時的錄音整理而成的。

諾那祖師離港前夕開示

佛曆二九六一年四月廿四夕

諾那上師為香港修息災護摩既畢。群弟子咸來請益。上師普示

曰。我往還過港。皆承爾等踴躍接待。恭敬信仰。至甚嘉尚。不及久留。固未滿衆願。然所求諸法。業已灌頂竟。所有修法儀軌。容俟赴莫干山。再行譯出寄示。此番在港與粵。所傳法甚多。受學者亦衆。第因時間，語言，氣候以及事牽。諸多關係。未能令學法者。明晰無疑。殊深歉仄。容俟冬季再來與諸位重加討論。茲於臨別之前。略說大義。

學佛之法。自非外道。即應皈依三寶。初入顯教如是。次入密乘。則有四皈依。以皈依上師為本。蓋由人而及法。世代相承。身口心綿延不替故。

複次修行。有四定義。(一)人身難得。今幸能得。不可輕視。經所謂一失人身。萬劫難複也。(二)人命無常。命在呼吸彈指頃。當勤精進。如救頭燃。蓮華生大師。乃從蓮花化身。非常人

生滅身。當流通向所譯略傳。俾學者瞭解大師事蹟。知所信仰。並解即身成就要門。(三)吾人舉止動念。無不是業。無不是罪。當深信因果。止惡修善。(四)衆生處纏。莫知出要。應常觀三惡趣之苦。乃至八苦五苦。三界皆苦。深慮墮落。而起悲心。此顯教入門之要義也。

複次衆生與佛。原本不二。其修證有殊。由於發軔之初。發心大小不等。故機有大小。教有淺深。果有高下。譬如發自度心。未計其他。此小聲聞發心。我先成佛後來度生。此大聲聞發心。我法教如舟。我及衆生。同舟共濟。此小菩薩發心。我誓拔濟無餘界。一切有情諸苦難。三世所作諸福利。皆悉施予諸衆生。令彼速疾成佛。彼所作罪障。應墮三途者。我皆代受無餘。如是發心。乃為上乘。可謂之大菩薩發心。若夫無上乘金剛乘之教義。儼同華嚴一乘

實相。即心佛衆生。三無差別。實相現前。如如不動。數語為本。唐譯金剛經八句。最堪玩索（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應得見我。彼如來妙體。即法身真性。法性不可見。法體不可知。）諸位看經甚久者。當能體念。勿俟贅述。

複次修法本尊。無論何人何機。不待考察。必以金剛薩埵與阿彌陀佛二尊。為必經之階級。蓋金薩為消除業障最為有力之尊。又釋迦佛與藥師彌陀為一代時機最為有緣之尊。此外則觀世音菩薩。與蓮華生大師宜常念誦。蓋大師為紅教初祖。紅教為最古密教。至於今未墜。常念大師真言。可消災除障。及長壽往生。何以故，大師非人生。乃以彌陀為法身。觀音為報身。本身為化身。法報化不過表體相用之教理。實則三身一如。乃至一亦不可得。多亦至無盡。乃為正論。彌陀經所載一心不亂一語。是義甚深。最堪揣摩。

容下年再來詳說。

複次諸位若瞭解一心之旨。則自己一切煩惱。即究竟覺。何以故？五方佛如何成佛。即一切行者本有煩惱。復性妙用。即是自己真如五身。如東方阿閼鞞佛因地轉嗔心為大圓鏡智。成法身。南方寶生佛轉慢心為平等性智。西方彌陀佛轉貪心為妙觀察智。二者成報身。北方成就佛轉妬心為成所作智。成化身。中台毘盧佛轉癡心為法界體性智。成真如身。五智具足。即成究竟身。滿足一切佛法。無有時方。備具時方。無有來去。恒示來去云云。

諸位修行。必以三密相應為本之要旨。即是把自己真如自性。平等擴充。差別流現。即是舉手投足。皆手印之身密。出辭吐氣。皆真言之口密。起心動念。皆觀想之意密。法爾如是。不假思維。如人問我貴姓。充口隨應。絕不錯亂。廣東人說廣東語。信口而

譚。如是熟練。便得自在。

既如實知五煩惱即五真如佛。即三身與五身。則以信得極者為最上乘。並不論宿世根機淺深大小也。若深信不疑。則自性即佛。念彌陀者。臨終觀佛在頂。信心不疑。遂忘自身。而契彌陀法身。何況彌陀發願甚強。無論修證如何。只臨終憶念。決定接引。修他方佛必三密具足乃度。此尊一律平等普引。生西後。機在何方佛者。則歸納何部修行。最為簡捷。並不須即身修證有得。乃能往生。但期深信不疑。則安養在此。若稍存疑慮。則須蓮花化生。花開見佛云云。

複次漢人常謂彌陀福智太高。我不配往生其國。西藏俚諺。謂六字大明。乃苦惱子所念。是語皆不可信。又黃教人常斥紅教人為不守戒。我教守戒精嚴。方堪成佛。此語更謬。蓋密教為顯教之結

果。顯教乃密教之進階。相需而成。何可偏廢。守戒以五戒為根本。乃至五方佛成就。即五戒成就。此為粗淺義。若論密乘三昧耶戒之細密條律。乃有一千萬零壹佰萬之多。其多者雖微細難明。其原旨仍不外乎一心不亂一語。蓋至極之地。無行非戒。無戒非覺。其三思之。且五戒之旨。以殺為主。港粵之地。多因貪口腹而恣殺生。願諸位常宣傳戚友。嚴禁恣殺。是為最要。漢地比丘。常鄙棄西藏喇嘛肉食。以為犯戒。殊不解肉食與恣殺有別。乃至肉食亦有至理存焉。凡喇嘛肉食。皆沽市上已殺之肉。一牛可飽卅人。命小食多。性緣亦強。食時必觀想我即大日如來，彌陀，觀音，蓮師等吞噉彼肉。即供養於佛。噉盡其無始三毒五欲。使彼即成佛果。觀肉體中吽字放光。契合佛心。所有三世業障。皆悉消滅。佛之三世功德。皆悉加被。必如是觀而後肉食。乃為有功。否則為貪著故而

食也。且並非決需肉食。乃稱密宗。蔬食肉食。皆從串習。但不可謂蔬食有莫大功德。要知蔬食亦有罪過。亦常殺多生。如蔬菜中蟲卵。水中微生物。稻稈中食稻漿蟲。皆因烹調割刈而死。比丘法師。口中講經。手斃蚊蟲。以及捫虱捏蚤。莫不立斃其命。或行步任意。踏殺蟲蟻。在在皆有殺生之事實。而又譏訶喇嘛肉食之罪。羨己素食之功。未免背謬。願諸位慎重牢記。

語畢又曰。祝諸位不忘阿彌陀佛。常存一心不亂。人生無常。下年只要我未逝。當可重聚一堂云。

諾那祖師到過香港、到過澳門，在香港澳門傳了很多法，那時候弟子都很恭敬。很多法都傳圓滿了，上師要回到內地來，弟子都要求師父再說些開示，所以這是一個臨別，最後法會圓滿，跟大家

說的一個開示，也就等於是一個總結。所以底下就說「願於臨別之前，略說大義。」簡略的說一說佛法的大義。這「大義」兩個字很深，廣大、深入，這是佛的真實義。

【學佛之法。自非外道。即應皈依三寶。初入顯教如是。】

一上來他就說「學佛之法」，真要學佛成為佛教徒，「自非外道」，不應該是外道，所以首先需要受皈依。咱們都受皈依了，是不是？要受皈依。要皈依三寶：皈依佛，佛是一寶；皈依法，佛法這些經論；皈依僧，僧是眾，出家的僧眾。「初入顯教」就是這樣。

【次入密乘。則有四皈依。以皈依上師為本。蓋由人而及法。世代相承。身口心綿延不替故。】

其次入密乘，諾那祖師說如果入了密乘的話，就有四皈依。這是學密的一個特點。四皈依就是在皈依佛之前加上一個皈依上師，把這個師的地位很突出。不但是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底下加上皈依上師，那麼就是一般了。他現在是把它倒過來，把皈依上師擱在前頭：皈依上師、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而且你要供像的話，你可以把上師的像供在佛像的上頭，但是不一定，你擱在底下也可以，但是可以供在上頭，不錯的。

這是為什麼呢？就是說他是「以皈依上師做為根本」。你怎麼知道有佛、怎麼知道佛的教化、怎麼知道佛的法種種？都是靠上師嘛，而且上師就是僧裏頭的具體代表，所以上師他就攝集了佛法僧。

再有一個意思呢，諾那祖師說得很好，「世代相承，身口心綿

延不替故。」「替」就是代替的那個替，就是衰落的意思，它是不衰落的。它是世世代代從蓮華生大士起一直就傳，傳到第二代，第二代傳第三代，現在傳到第三十幾代了。有人把我排成第三十四，排到第三十幾。這個身口心是綿延不替，這兒「身口心」翻譯的不大好，應該說「身口意」，大家習慣喜歡說身口意，其實意就是代表著心。這個蓮華生大士也就是阿彌陀佛、觀世音菩薩，底下就要說。他的身、他的口、他的心一直都是這麼一代一代的祖師傳下來了，所以是綿延不替，是沒有改變、沒有衰落、沒有減少。師父（在）傳承中就是這麼個作用，就是從蓮華生祖師，也就是阿彌陀佛，也就是阿達爾嘛如來，這麼一代一代的相傳，也就是把阿達爾嘛如來、蓮華生大士、觀世音菩薩、阿彌陀佛，他們的身、他們的口、他們的意，通過上師一直給你傳傳傳，傳到你現在所遇到的這

個上師這兒，因此你這個上師就重要了，所以列為根本就是這個意思，所謂密宗重上師就在這兒。

【複次修行。有四定義。（一）人身難得。今幸能得。不可輕視。經所謂一失人身。萬劫難復也。】

再說修行，它有四定義。這個「定義」也是翻譯的不大好，我們就跟那個化學什麼什麼定義混了。這不是那個含意，不是說要下個定義，它是決定的意思。這修佛，你決定的意思是什麼？不是我們作個定義、定理那樣一個名詞來解釋，不是個專用名詞，它就是說決定義。

第一是「人身難得」，我們學佛要知道得這個人身是非常的難。從前有人問佛：「人身難得到什麼程度？」佛就把手在地下掘

了一下，手指甲不就沾了一些土嗎，說：「你看看是我手指甲上的土多，還是大地的土多？」「當然是大地的土多啦。」釋迦牟尼說：「得人身者如爪上土」，一切有生命的能得到人身體的，就像指甲上這點土這麼一點；「失掉人身的」，得不到人身的，「如大地土」。所以人身是非常非常難得的。我們總還覺得好像活的不耐煩，不高興，而不知道這個人身是非常難得。人難得在哪兒呢？天不是比咱們舒服嗎？天不好修道。天上太舒服了，什麼都滿足了，一滿足了……，剛才我還跟某人說，我說人就是賤骨頭，我要能像病中最厲害的時候那麼念佛，不要說早成佛了，至少早得念佛三昧了。他就是懈怠了。所以要知道人身是非常難得的。

失人身很容易，現在幸而能得到人身了，怎麼辦呢？就「不可輕視」，不要輕視這個人身了，但人身就是痛苦也很多，是吧。

天道，就剛剛打的比方，他一舒服就放逸了。明明白白知道要照那麼念的話，很快就得念佛三昧，但是他就是不能維持。要知道天生到了天界，而且人能夠克制情欲比天還容易，天往往還不行，所以一切修道的菩薩教化眾生，他就到這個世界上來，因為眾生還可以修道。他苦，因為病重了，他就急了，真沒轍了，病到最苦了，真是苦惱。我也經常跟大家說在病中你能念的人，一百個、一萬個沒一個，你念不了了！這都是經驗之談，我這麼跟你說，你念不了，而我念下去了，我說真要那麼念的話，我很快就可以得念佛三昧了，但是一好他就……，非得逼不可！我跟你說。所以天不如人哪，佛菩薩也不常到天界去，也去，但不是像到人世這麼多。佛菩薩不離開咱們，就是有時你不認識。像老兄你不就是過去這些大德你都看成是普通人嗎，你不認識呀，哈哈。

「一失人身，萬劫難復。」要重視這個人身。這是第一點。這些話我們好像都知道，今天不就是總結嗎？都總一總，都總一總。今天有好些小菩薩，你們聽了正合適。人身很難得，你們得到了這個人身，怎麼利用這個人身呢？可是不容易啊，這麼點兒才是得到的，其餘的是像大地那麼些個土，都是得不到人身的。得到之後怎麼利用？這是第一點。

【（二）人命無常。命在呼吸彈指頃。當勤精進。如救頭燃。蓮華生大師。乃從蓮花化身。非常人生滅身。當流通向所譯略傳。俾學者瞭解大師事蹟。知所信仰。並解即身成就要門。】

第二點大家要知道，這個人身很容易丟掉。人命無常，人命就在這麼一會兒功夫就沒有了。這個我們能體會，一轉眼我就七十四

了，很快，我再沒有第二個七十四了，現在就算我壽長，頂多再活一陣子，這一陣子，連一個彈指的時間都沒有了。七十四一彈指，一轉眼就都過去了。所以說得到人身這麼難得，可是你不是老能這樣，一病你就覺得很困難了。那天某人來問我問題，我說：「我在病的時候你問我問題，我解答不了，我沒這氣力。」因為健康什麼都不是你自己的，一說不行就不行了。所以就是要知道，人命在呼吸間。要勤進，「如救頭燃」，就好像頭上著了火一樣，你就要趕緊救了嘛，你還能玩啊！所以我們應該知道人身很難得，容易失，而且很保不住，很快就要完了，如救頭燃。那麼我簡略一點兒了。

【(三) 吾人舉止動念。無不是業。無不是罪。當深信因果。止惡修善。】

第三就是要知道，吾人的舉止動念，常說就是起心動念，它這翻譯的人有好些就直譯了。人的心一起，念頭一動，「無不是業，無不是罪」，就沒有一樣不是罪業的。這麼說好一點，反正是你起的好念頭，你就是善業，善業也是業。這業力不可思議嘛，你之所（生死輪迴）出不去，就是因為這些業力。你起了個惡念是惡業，那要受罪報；你起一個善念，它也是一個善業，要受到好報。這個總之是束縛你的。

所以你一起心什麼的，這把它分成兩說，再說的嚴格一點，就是起心動念，無不是罪。怎麼說它是罪呢？你稍微多看一步，它都是罪。你就是起了好念，來世就要受好報，就要吃好的穿好的，那你這就造罪了。不要說做壞事了，就說吃好的穿好的，你天天吃一盤蝦仁，你就多少罪？咱們頂多買一點肉吃，多少人吃一個動

物，你這一盤蝦仁就不得了啦。你有錢就是這麼吃，要享受嘛，享受就要造罪，所以不管什麼，你造了業就有罪，多少多少的罪。

所以應當「深信因果」，相信有什麼因，就有什麼果，就好像咱們種什麼似的，你種黃瓜就結黃瓜，種豆就得豆。要「止惡修善」，把惡的事情要停止，要做善的事情。

這是第三點。第一點是人身難得，第二點是無常，在這個無常之中，人的起心動念都是有罪的，都是有業的。

【（四）衆生處纏。莫知出要。應當觀三惡趣之苦。乃至八苦五苦。三界皆苦。深慮墮落。而起悲心。此顯教入門之要義也。】

第四點，眾生在纏縛之中，不知道怎麼出去。你怎麼辦，你開始怎麼辦呢？你先看這三惡道的苦，地獄、餓鬼、畜生。地獄、餓

鬼你看不見，可以按經上的話去想一想，念一念《地藏經》就很好嘛。有種種的地獄，這個地獄可憐哪，凍得人都是……把你肉都翻到外頭。那個地獄叫做「阿陀陀地獄」，什麼什麼地獄，就是用那個人叫喚的聲音做這名字。人疼的時候就「阿陀陀，阿陀陀」，就用這個聲音叫這個地獄。人以為那個下油鍋是很普通的地獄，以為下油鍋死了就完了。不是！你下了油鍋之後，好不容易把你炸死了受了罪，一出油鍋你又活了，再炸，老炸呀！

這個三惡道的苦看不見，那個畜生的苦你就看見了。你看那個槐樹蟲子讓螞蟻咬，多少隻螞蟻圍著咬著這個蟲子，到處都是螞蟻在吃它，它苦不苦啊？殺雞，殺魚，這三惡趣畜生的苦，都是常常容易看見的。咱們這麼還嫌熱，你看那個貓還穿著皮衣裳，渾身都是跳蚤，牠畜生苦極了。那個豬，不但牠是被殺，而且牠的世世代

代子子孫孫都是被殺給人吃，你說牠苦不苦。人生個孩子都希望他長成了，健康，你說你的孩子將來註定要殺了給人吃，你說你苦不苦？而且是沒有一個例外。豬跟雞就最可憐，沒有例外，都要受這一刀，別的動物可以免。有的牛耕種了一年了，一輩子了，最後說不殺牠了，牠也老了，但豬跟雞沒有例外，所以這個就是三惡道的苦，現實就看見的三惡道的苦。

那麼看這個三惡道的苦幹什麼呢？我們就知道世界上人類有「八苦」，八苦交煎。生、老、病、死這是四苦；還有求不得苦，你求什麼經常沒有什麼；這個愛別離苦、怨憎會苦、五陰熾盛苦，這是八苦。還有「五苦」，五苦就是開合，有的把生老病死合成一苦，剩下那四樣，加上就是五苦。再有一種，就是五苦有一個《五苦經》，裏頭是這麼說的：生是一苦、老是一苦、病是一苦、

死是一苦，再加上一苦，犯罪枷鎖苦。你犯了罪了，給你扛枷帶鎖，這就成了五苦，反正就說是分類（開合的不同），總之是很苦，人生裏頭就有這些苦。

這個「求不得」，他總有一件事情求不得，至少有一件事，就是他想活著活不成。那個成吉思汗多英雄啊，全世界都讓他統一了，他就是想不死，後來道教給他總結了：你不死辦不到。他求不得，你總有一樣是求不得的。怨憎會，你所討厭的人偏偏常常見面，你（喜）好的人偏偏就要分別。五陰熾盛，就色、受、想、行、識這幾樣東西，讓你糊塗顛倒。所以這八苦交煎。

這三界皆苦，咱們這個欲界當然是苦，你到了天上之後就是色界，高的天了，就不是欲界天，是色界天了。色界天他還是苦，到了無色界那也沒有出苦。無色界的情形，他為什麼能活八萬劫，

他真就是跟那個凍魚的情況一樣，生到無色界裏頭，五百小劫入這個非想非非想定。入了定了，就好像那個凍的魚，凍住了，不動換了，所以他就老活著。等到八萬劫最後的五百小劫又出定，出了定就好像水又化了，魚又活了。所以他是什麼境界？他是不動念了，就好像魚在水裏頭凍死了一樣，凍住了，凍在那個冰裏頭，看著不能動，他還是活的，但是他一點也不能動換。這就說明咱們這個心，這個非想非非想天八萬劫的情況，這個我看也是挺苦，並不自在。

「三界皆苦」，而且說三界無安，猶如火宅。八萬劫還是很快，這個是要深深的，要「深慮墮落」。就是上了三界，三界無安，就好像著了火的房子一樣，你要很深的去想到有墮落的危險，就是說你又墮落到三惡道裏頭去了怎麼辦呢？「要引起悲心」，不

只是想到自己的苦，要想度眾生，這麼多眾生就在這兒轉。「此顯教入門之要義也。」你要修顯教入門，這個就是它的要義。這是講第一段，這就是一個基礎，而且顯教必須是這樣一個基礎。

【複次眾生與佛。原本不二。其修證有殊。由於發軔之初。發心大小不等。故機有大小。教有淺深。果有高下。】

底下就說到眾生跟佛本來是不二的，但是我們可以看到，大家的修行也不一樣。本來是一樣，為什麼修行不一樣、成就不一樣？就是由於他最初開始的時候，他的發心有大有小。這講到發心了，所以這個差別就差別在發心上，關鍵在這兒，不是在乎你那個怎麼著怎麼著，那一些個閉關多少天什麼什麼，不是在那個行動上，不在那個形式上。因為發心有大有小不同，所以這個機，他的機緣也

就有大小不一樣，所遇見的教，有淺有深，所成的果就有高有下了，都是從最初發心這個地方的差別。這底下就說了，分別的來說了。

【譬如發自度心。未計其他。此小聲聞發心。我先成佛後來度生。此大聲聞發心。我法教如舟。我及衆生。同舟共濟。此小菩薩發心。我誓拔濟無餘界。一切有情諸苦難。三世所作諸福利。皆悉施予諸衆生。令彼速疾成佛。彼所作罪障。應墮三途者。我皆代受無餘。如是發心。乃為上乘。可謂之大菩薩發心。】

你發了一個「自度」的心，這個三界是苦，我要出離生死，我不要再入這三惡道了，不要再像豬那樣，被宰了讓人吃，不要到地獄裏頭當油餅去了。我只想自度，沒有考慮別人，這是「小聲聞」。在聲聞裏頭這是小聲聞的發心，就是只想自度。

那麼好一點的，就是我先成佛，成了佛就來度眾生，這就是「大聲聞」。他有個自己要成佛了，但是他要我先成了佛再度眾生。大聲聞比那個好一點。

再進一步呢，就是我這個法像一個船似的，我跟眾生同舟共濟，都在這一個船上，大家一塊兒得度。這是「小菩薩」的發心。

大菩薩呢，就是我誓願救度一切無量無邊的眾生，一切有情的種種苦難，我給他們解除。我這三世：過去、未來、現在，所種的一切福德，我都布施給一切眾生。這些福德都讓他們得，讓他們很快成佛。他們所受的罪，應該入三惡道的，都由我替受。我們那個《彌陀大法》裏頭，就天天得發這個願，而且還要觀想，眾生的罪都集中到我一個人身上，由我代受。「如是發心，乃為上乘」，這是「可謂之大菩薩發心」。

【若夫無上乘金剛乘之教義。儼同華嚴一乘實相。即心佛衆生。三無差別。實相現前。如如不動。數語為本。】

那麼這還不是密教的發心，所以底下就要談密教的發心，這一點也是很多人忽略的，因為大家以為到這兒就是最高了。「若夫無上乘金剛乘的教義」，所以貢師就金剛乘學會嘛，什麼乘啊？菩薩乘、聲聞乘、緣覺乘？這是金剛乘。這個教義是怎麼著呢？就跟華嚴的道理一樣，就是「心佛眾生，三無差別」，我們的心跟佛，跟一切眾生，這三個沒有差別。「實相現前，如如不動。數語為本。」所以大密宗金剛乘就以這四句作根本。我再念一遍，「心佛眾生，三無差別，實相現前，如如不動。」

心佛眾生三無差別，所以在天津我那個偈子就說：「我即是佛，佛即我」，我跟佛是平等的，無有差別，佛就是我，我就是佛。

「二而不二」你說這是二，他又不是二；你要說是一，他又多。「生佛兩泯即是佛」，生跟佛兩個都「泯」，「泯」是三點水，一個人民的「泯」字。這個念頭不起了，你就是佛。「才相對便成魔。」你有一個佛跟眾生在那兒作對，這兩個有不同，你已經成了魔了。我這話也很尖銳，當時就是這麼看的，而且永遠我也是這麼看的，不過跟大家說，我不能這麼說，這麼說大家受不了。「才相對便成魔」。所以大家老實說早成魔了，都在對待之中，要大大的改呀，大大的打一棒子。它本來是平等的，無有差別的，心哪、佛呀、眾生啊，這三個，三無差別。你的那個心就是兩個，這兒都可以解釋，你是妄心也行，真心也行，它跟眾生也沒差別嘛，跟佛也沒差別嘛，真心和妄心也沒差別嘛。這個大家就有點兒吃不消了，先不管它，就先說到這兒。

光這個還不行，「實相現前」，所以這個發心很不容易，實相就是在眼前哪，也就是說我現在安住於實相，而「如如不動」。這個就是密宗境界很深，所以密宗他為什麼可以即身成佛？一開始就不一樣哪，這就為什麼大家說是密宗根器難得呢！

【唐譯金剛經八句。最堪玩索（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應得見我。彼如來妙體。即法身真性。法性不可見。法體不可知。）諸位看經甚久者。當能體念。勿俟贅述。】

底下他又引了玄奘大師譯的《金剛經》裏頭的八句。那《金剛經》大家都知道，「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現在許多人都在色見聲求之中，就是大師兄也在這兒「這個佛像莊嚴，那個佛像不莊嚴」，都是「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

音聲念得好不好，莊嚴不莊嚴，都在色聲之中求，「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釋迦牟尼佛給你授記了，這是鳩摩羅什翻譯的。

玄奘大師翻譯的呢，就稍微有一點不同。「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應得見我」，（這後頭）還有四句，鳩摩羅什大師沒有翻譯。現在諾那祖師特別強調就是玄奘大師翻譯的八句最好，完整了。後頭還有四句是什麼呢？「彼如來妙體」，這是不能夠用色跟聲去求的，那個如來的妙體是怎麼回事呢？如來的妙體是什麼呢？離開色、離開音聲是什麼呢？「彼如來妙體，即法身真性」，是法身佛陀的真實本性。如來的身體是這個，是法身的真性，法身的真性就是法性了，法性就不可見，所以這不是斷滅。若離開色聲什麼都沒有了，又大錯特錯了，它是有，但是不可見。法體不但不可見，「法體不可知」！所以見、聞、覺、知全都是在

妄裏頭。開悟是什麼？離開了見、聞、覺、知，朗然！明明白白、清清楚楚。所以大家都「我還覺得什麼」，你有個覺就完了，還在見、聞、覺、知裏頭。又怎麼殊勝了，我怎麼怎麼了，我哪兒又怎麼怎麼了，都在覺知裏頭。

這個就是密宗的發心，所以我們知道這個大密宗是非常殊勝的。這是說明他發心的不同，這個大的平等。這個平等跟差別，大家看一段《資糧》去。所以那個正果法師（看了）拍案叫絕啊，他在那兒拍桌子，好啊！哈哈，就是差別與無差別同時成立，這個大家還可以去。你看見金盤、金碗，就是盤、碗、塔、佛像，這都有差別，差別不就成立了嗎？那怎麼又說無差別呢？這個什麼盤、碗、金子塔，統統是金子，沒差別，成立不成立？成立。對不對，所以有差別和無差別同時成立。這個心佛眾生三無差別是從平

等上看，而哪有這些差別啊？統統是金子，是不是。

剛才某人剛要問到這兒，我給打回去了，因為你一要問，要求知解，我給打回去了，哈哈哈哈哈，要說那個指和月那哪有差別去啊，是不是。但是你一求知解就不值錢了，就入魔途了。這一段比較難懂，就是這個大密宗的發心，這個在外頭咱們聽不到的。底下回頭可以有幫助，咱們回頭來再研究這個。

【複次修法本尊。無論何人何機。不待考察。必以金剛薩埵與阿彌陀佛二尊。為必經之階級。蓋金薩為消除業障最為有力之尊。又釋迦佛與藥師彌陀為一代時機最為有緣之尊。】

底下就是說咱們修法本尊。咱們這個可以放心了，諾那祖師說不論什麼人，不論他是什麼根基，不要等你去研究，他要來學密，

你就是一定把金剛薩埵和阿彌陀佛這兩尊叫他修。咱們正是這樣，這個是必經的階段，所以現在大家都在修金剛薩埵，像你們這些個小朋友，也就可以……。

為什麼都要以金剛薩埵和阿彌陀佛作為必經的階段，就是因為金剛薩埵是消除業障最為有利的本尊，因為人都有許多的業障，而金剛薩埵是消除咱們業障最有力量的一個本尊。所以每個人要想研究想進修，就是要多念一點金剛薩埵，他把你的業障消除一下。你的業障太重了之後，它障礙你學習，你剛要一進步，它就拉你。

這個業障啊，它這個是很特殊的，比方說戒律，在家人不許看，在家人看了怎麼樣？那一天跟通願法師談這個問題。戒律我也沒去看，但是在故宮那兒當做唐朝人寫的經，展覽出一段，我在那兒看，研究書法，我把那段看了。他說看了怎麼樣？看了就是將來

你要受戒，你看的那一段戒你持不好，這叫業障。所以今生有許多事情，你到那兒你就上不去，你就困難，都是業障，不由你自主的，不是由於你今生做的，你前生誰叫你看戒律了。不過我這個不是我自己找著看的，還可以原諒一點，是看展覽。我就通過這跟大家說一下業障。業障表現在什麼？就像這種事情，就是說你要想從這兒去修行，它就出現阻力。金剛薩埵是消除業障最有力量之尊，所以現在我們大家很多人還在念金剛薩埵。這個咱們就做對了，做對了。

另外為什麼都要念阿彌陀佛，就是因為釋迦牟尼佛、藥師佛跟阿彌陀佛，是咱們這一代時教最有緣的本尊，就這三個本尊。釋迦牟尼佛，不然怎麼稱我們的老師，咱們的導師，所以有的佛殿裏頭，就是中間是釋迦牟尼佛，東方是藥師佛，西方是阿彌陀佛，因

為這三尊就和咱們這個世界上的眾生最有緣。

【此外則觀世音菩薩。與蓮華生大師宜常念誦。蓋大師為紅教初祖。紅教為最古密教。至於今未墜。常念大師真言。可消災除障。及長壽往生。何以故，大師非人身。乃以彌陀為法身。觀音為報身。本身為化身。法報化不過表體相用之教理。實則三身一如。乃至一亦不可得。多亦至無盡。乃為正論。彌陀經所載一心不亂一語。是義甚深。最堪揣摩。容下年再來詳說。】

此外，除了金剛薩埵和阿彌陀佛、藥師佛、釋迦牟尼佛之外，再有就是觀世音菩薩、蓮華生大士。這個都應該多念。這個大士是紅教的初祖，紅教是最古的密教，之後有白教，黃教在明朝才開始，那很近很近了。那麼蓮華生大士是什麼時候的人呢，是釋迦牟尼

尼佛涅槃後八年，在海中蓮花中化生的。蓮華生大士永為紅教的初祖，最古的密教，而且這個法到現在還是……現在還要成立專研究紅教的研究會，而且是國防科委主持的。

念這些法，念蓮華生大士的法可以消災、除障礙、長壽、往生。因為什麼？因為蓮華生大士他就是以彌陀作為他的法身，阿彌陀佛是法身，觀世音菩薩是報身，本身是化身，所以法身、報身、化身，這個是一致的。說到法、報、化身，這不過就表示體、相、用，法身代表體；報身代表相；化身代表用。要度眾生，你就得要起作用，那就變化現種種的化身。現報身咱們看不見，眾生見不了，你看他那個多少萬丈，咱們只能看到三四十里地，所以他一根汗毛你也看不到頭，報身咱們見不著，而且他那個微細我們也見不著。你看《觀經》去吧，你看佛身多少多少多少萬由旬，一個由旬

四十里，就一個由旬就夠咱們看的了。所以上了白塔你就看見一個圓圈，空間哪是圓的呢？就因為你這以你的視力為半徑，你就是看見一個圓圈，所以你要看佛，報身佛出來之後，你只看見半根汗毛，或者是十分之一的汗毛，你什麼也不知道。

看得見的是化身，化身就是給我們示現，讓我們看的，隨著你的不同，就有種種的不同，有的人看見的就是一個普通人，而且化身很特殊、很難懂。佛的化身跟菩薩的化身就有很大的區別，這只有佛能夠做得到，菩薩做不到的。菩薩的化身就是菩薩的化身，他沒有他眾生這心，就化身，你看他是觀世音菩薩的化身，就是觀世音；佛的化身可以讓每一個化身有心，就是凡夫那個心，你就是跟他，你一點兒也不能知道他是佛菩薩化身，他完全跟凡夫一樣。只有佛有這個力量，現多少化身，就有多少個眾生的心。

那麼實在說起來三身是一如，法身、報身、化身也是平等，你一也不可得，多也不是三，多可以到無盡。底下又提出「一心不亂」，《阿彌陀經》裏頭。所以這個意思很深，再三提「一心不亂」，這個回頭我們再說。

【複次諸位若瞭解一心之旨。則自己一切煩惱。即究竟覺。】

他底下就說，這就深入了。「諸位若瞭解一心之旨」，「一心不亂」的上面兩個字，什麼是「一心」呢，大家如果能夠瞭解這個「一心」是什麼意思的話，那麼自己的一切煩惱就是究竟覺，這個話大家再仔細琢磨琢磨。大家「諸位若瞭解一心之旨」，「一心」的含意是什麼呢，你諸位若瞭解了，瞭解了怎麼樣？你自己的一切煩惱就是究竟覺。

這句話就是這樣，中國話吧，大家都聽明白了，意思很難懂，大家再琢磨琢磨。「諸位若瞭解一心之旨，則自己一切煩惱即究竟覺。」這是非常圓頓的話。咱們可以先把這個話的意思給解釋一下，大家要是明白了什麼是一心的這個含意，那麼你們每一位的煩惱就是佛果。這就把它翻成普通話了，而話是翻譯出來了，道理呢？大家能吃下去多少？它這為什麼吃不下去呢？還是對於「一心之旨」沒有瞭解。所以這是最直截的話，因為最直截的話就是這麼簡單。所以劉某某常常說夏老師說話就好像是說半句，事實上他那個半句才真是直指，再多說就越說越淺了。

所以孔子就告訴曾子「吾道一以貫之」。孔子的道是什麼？我「一」，就是「一以貫之」，以「一」來貫穿始終的。曾子曰：「唯。」是。「吾道一以貫之」就是「一」。是。這就是孔門傳

心，就是這，等於拈花微笑一樣。「吾道一以貫之」，那個說「是」。別人不明白，就問曾子怎麼回事，曾子就說：「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夫子之道就是忠跟恕，這就解釋了，這就落二落三了，所以「一以貫之」。

所以若了解一心之旨，那麼你的煩惱就是菩提啊！倒過來就好懂，既然是一心就不是二，不是二，哪來有煩惱，哪來有菩提？有煩惱、有菩提，你就是二了嘛，所以就是說這是最直截的話。底下就要作解釋了，這一解釋就淺一點了，這一句話是最直截的了。你要是知道一心之旨，你的煩惱就是菩提，就是究竟成功的佛的佛果。所以這個其實還是「心佛眾生三無差別」那個話的繼續。眾生多點兒什麼？就是多點兒煩惱，煩惱就是佛果，你這才真是無差別，不然你怎麼會無差別呢？它這個咱們也做點解釋吧。反正

是……，不然大伙兒也納悶。

眾生跟佛差在哪兒？不就眾生多了個無明嘛。不然你要沒有無明，你不就是佛了嗎？因為眾生一念妄動，起了無明，他就成了眾生了，多了點無明。他根本沒有無明嘛。他天天念《心經》，《心經》不是告訴你無無明嗎，「無無明，亦無無明盡」，根本沒有無明，有什麼叫「無明盡」？沒有無明就沒有眾生，沒有「無明盡」就沒有佛，只是一心！哈哈哈哈哈，你哪來……？所以「生佛兩泯即是佛」。「無無明」就沒有眾生了，沒有無明哪兒來眾生呢？有無明才有眾生，無無明。「無明盡」就成就了，也「無無明盡」就沒有佛了。所以禪宗說這十法界都是自心所流出啊，佛法界也是我的心流出來的，也是你的心流出來的，這才……，哈哈哈哈哈。

【何以故？五方佛如何成佛。即一切行者本有煩惱。復性妙用。即是自己真如五身。】

底下就說五方佛怎麼成佛的，五方佛就是把本有的煩惱的「復性妙用」，這四個字用的很好，這個咱們能懂。你最高的不懂不要緊，最高的不懂你就是……悶，剛才大家都悶了一會兒，這悶一會兒是最好的時候，先發發愣。這個時候妄想很少，這個跟道很近，你越懂得多越壞，你有時候悶悶不能有妄想了，全斷了，就有可能要開悟了。

這個「復性妙用」，這個煩惱，這就是講淺了，那就還是有差別了，這就是給降一點兒，因為上頭的話大家實在是難懂，所以就淺一點說，根機不一樣，也就是給補充一點，輔助一點。一切行者本有的煩惱，復性的妙用。煩惱它是從本性迷了，成了煩惱了，你

恢復他的本性，就是佛嘛。那個水，它煩惱是水上的波，那個波是什麼？波不全體是水嘛，水一有波，呼隆呼隆，月亮就出不來了。你恢復了，恢復了它就沒有別的，它就是水啊；不是要我去把水裏頭弄出幾墩的東西出去之後，這才能夠發現月亮。沒有風了，水安靜了，水安靜了之後，恢復了它的本性，月亮就出來了。「復性妙用」這四個字用的非常好，這五方佛就是這麼成功的，就是因為復性的妙用，恢復了本性，煩惱就成了自己真如的五身。

【如東方阿閼鞞佛因地轉嗔心為大圓鏡智。成法身。南方寶生佛轉慢心為平等性智。西方彌陀佛轉貪心為妙觀察智。二者成報身。北方成就佛轉妬心為成所作智。成化身。中台毘盧佛轉癡心為法界體性智。成真如身。】

東方的阿毘鞞佛，在因地上把嗔恨心轉成了大圓鏡智，就轉識成智了。本來識就是智，這是最高的話，轉識成智就是照顧一點兒，因為這樣大家還容易懂，但也是事實，所以各種根機各種途徑。就把這個轉成大圓鏡智，成就法身了。南方的寶生佛把這個慢，貢高我慢的心就變成了平等，平等性智了，不我慢了，不比別人高了，大夥兒都一樣了。西方的阿彌陀佛把他的貪心變為妙觀察智了。這兩位成就了報身。北方的成就佛，轉妒忌的心成為成所作智，成了化身。中央的毘盧遮那佛，把這個痴心變為法界體性智，就成為真如身。

【五智具足。即成究竟身。滿足一切佛法。無有時方。備具時方。無有來去。恒示來去云云。】

所以五智具足，成了究竟身。所以五智具足的究竟身，也就是五煩惱復性之後的妙用，因此說煩惱即是菩提。這個就是大家如同轉一轉，復性就是，這上頭就說了，就那一句話，你如果了解了，你真的，真了解自心的人，那那句話就是這樣：你的煩惱就是佛果。你不能了解，了知自心的，你就是用後頭的這句話說：五方佛轉了，就把這個轉成了智慧。轉成智慧怎麼轉呢？也就是恢復他的本性。就是那個波，波在那兒亂動，波不動了，成了水了，就恢復了它的本性，這是打了個譬喻。所以就這麼幾行字，大家要是很粗粗的一看，就完全忽略了，就完全忽略了。

那麼究竟身是怎麼樣呢？是沒有時方，沒有時間和空間，可是備具時方。這諾那祖師是大智慧。沒有時間、沒有空間，可是具足一切時間、一切空間。沒有去來，「如來無所從來，亦無所去」，

可是「恒示來去」，常常示現有來有去。這就是究竟的果。這一段是說明什麼呢？這個開示呀，這個諾那祖師不是一個平常的祖師，不是一般的活佛，大家要認真知道。

【諸位修行。必以三密相應為本之要旨。即是把自己真如自性。平等擴充。差別流現。即是舉手投足。皆手印之身密。出辭吐氣。皆真言之口密。起心動念。皆觀想之意密。】

那麼底下又說，諸位修行就是要以三密相應為本。所以密宗就是把凡夫的三業：身業、口業、意業，這個三業它本來是無時無地不在造罪的，可是由於你修密法，你就能把你這個三業，頓然之間，讓你跟佛的三密相同了。你身結印，口誦咒，意在觀想，一下子就變過來了。一相應，咱們這一些就等於開了咱們的機子，都開

了，你還沒調好，電視機沒調好，可是機器是開了。你在這兒接收；一調好了之後，什麼莫斯科，什麼紐約、東京，什麼節目就都來了嘛，這個就叫三密相應。

也就是把自己的「真如自性，平等擴充，差別顯現。」這個三密相應是什麼呢？怎麼得到相應？得到相應之後，就是把自己的「真如自性，平等擴充，差別流現。」擴充，這個自性擴充了。三密相應，你本來是有自性，自性擴充了，而且平等的擴充。心佛眾生三無差別，這是本體；差別流現，而且流現出來的話，可以有種種差別。所以你看這平等和差別它總是結合的，平等中不是說一味的什麼都沒有，有種種的森羅萬象，但是一味平等；一味平等中而森羅萬象。那麼這個差別流現指的是什麼？就是要知道，你舉手投足，我這一舉手，一抬腳都是身密；我這兒說話，甚至嘆一口氣，都是

語密；起心動念都是觀想的意密。就無時無刻不在三密之中了嘛。

這一點也是好多人在這兒吃不消，所以它是個見的問題。你總隔，因此就把你局限，局限在你的修持就在上座那一點兒。這個呢，就無時無刻無地不在大修持之中。為什麼說圓人修一天，等於普通人修一劫？現在我也說，我為什麼和師兄弟之中，也看不出我什麼來，我為什麼比別人多掌握一些？它這個是見的問題，這是一個見的問題。你要有這樣的見，你這個知道了，就是一個頓時驟成三密。聯繫到生活中，你隨便一舉手一……，那世尊就是把一朵花一拈嘛，那我今兒個把扇子一舉，跟世尊拈花有什麼分別呀？你說那是佛拈的，你這是黃念祖拈的不算，哈哈哈哈哈，黃念祖跟佛有什麼分別呀？哈哈哈哈哈……。你還有分別，只好吃棒子，哈哈哈哈哈……。是不是，這舉手投足都是，你說打人，一樣嘛，那罵人

也一樣嘛。那慈明老法師就是罵，徒弟就說「你怎麼……，你怎麼……，法師你怎麼老罵人呢？」「你當做罵體會呀？」這人開悟了！他哪兒罵人呢？我說法呢！你說你不應該罵人，那是你的錯，你起心動念。剛才你說又是昏沉又是掉舉，都是如來真實智慧。省掉九十劫，我跟你說這一句話，給你（省掉九十劫），哈哈哈哈哈。所以我們密宗講究要開大圓滿見，這一點當時貢師在韓家，（說）「你有了大圓滿見，所以你念咒就是大圓滿。」這一句話我非常得力。

【法爾如是。不假思維。如人問我貴姓。充口隨應。絕不錯亂。廣東人說廣東語。信口而譚。如是熟練。便得自在。】

「法爾如是，不假思索。」對於這些道理，就是自然的，就

是這樣，不是想出來的。你一想，一琢磨，就不是了。就是如人問你貴姓，張嘴就答，不用想，這一些就是自然，所以「自然中自然相，自然之有根本」。所以大家要在一個自然上，不要老造作。大家有時候喜歡……有修行人喜歡造作，要多自然，如那個乳足嬰兒，吃飽了奶的小孩兒。吃飽了奶的小孩兒他有什麼事？你們都有經驗了，都有了小孩，他就是抓撓，高興就什麼事兒也沒有了。像這個就都有心思，「我要考大學了，我要什麼什麼了，哪個同學跟我好，哪個同學跟我不好了」，他們都有心思了。嬰兒連話還不會說呢，他就是一吃飽了奶就……，不吃奶不行，在那兒哭；吃飽了奶，就抓撓，就玩，就笑。這是我們的好老師，所以是「嬰兒行」嘛，孟子也講「赤子之心」。所以就是越老越大，越學越壞，就在這些事兒，你越學越壞，添了好些世故，人情世故，會計較，會盤

算，經驗越來越多。經驗越來越多，就是賊心越來越熾盛，自個兒的那個妄心。自個兒那個真如本性，就越來越不顯現了。

【既如實知五煩惱即五真如佛。即三身與五身。則以信得極者為最上乘。並不論宿世根機淺深大小也。若深信不疑。則自性即佛。】

底下，「既如實知五煩惱即五真如佛」，既然能夠如實的知道你的五煩惱：貪、嗔、痴、慢、嫉，就是五方佛，就是法、報、化三身，就是五身的佛，「則以信得極者為最上乘。」那麼就以你能信得，他「極」字用的是「登峰造極」的「極」字，你對於這個信能達到登峰造極了，這樣的人是最上乘，是最上乘中的上乘。所以說這些法難信哪，真難信，要真能信的話，你就是最上乘。「並不論宿世根器深淺大小」，所以某人老推你的根器不夠什麼，不就現

在你的見搗亂？你對於這，明白這道理，你真要能信到極點的話，就不管你是什麼根器。「若深信不疑，則自性即佛。」對於這個深信不疑，你自性就是佛。你說我是佛有什麼可謙虛的？這沒什麼可謙虛的。

【念彌陀者。臨終觀佛在頂。信心不疑。遂忘自身。而契彌陀法身。何況彌陀發願甚強。無論修證如何。只臨終憶念。決定接引。】

底下講到淨土宗了。這都說的是密宗的大圓滿、大手印的道理。「念彌陀者」，念阿彌陀佛的人，臨終的時候觀佛在頂，觀彌陀在自個兒頂上。「信心不疑」，你對這個相信，沒有懷疑，你就「契彌陀法身。」你就證彌陀的法身。就是你平常念佛，你在臨終的時候信心不疑，信心不疑的話，你就忘了自個兒這個身。所以必

須把自個兒丟掉，你忘了自己，你還有這一念，你就跟彌陀的法身相契，你就是證這個法身。所以這就是密宗的即身成佛，不過就是在臨終就是了。臨終還是屬於這輩子，中陰身就差點了。中陰身是已經死了，這輩子已經結束了，是個過度，所以中陰身成就的是第二等成就。第一等成就是即身，就這一輩子就成就。所以從前夏老師反對有人提中陰身，說：「你提中陰身幹啥，你這輩子解決問題嘛！」所以這都不談中陰身。將來你這個念彌陀的，你只要臨終時候還想著彌陀，深信不疑，把自己忘了，你就契法身，就成佛。這是高。

低的呢？他底下就說：「何況彌陀發願甚強」，彌陀稱為大願之王，這個發願是特殊又特殊了。佛都是成佛了，而彌陀是在佛裏頭的願中之王位，沒再有誰超過彌陀的，這一點咱們都要依靠彌陀，

這個是必須的。「無論修證如何」，所以大家老在功夫上找，走錯了路。不論你的修證怎麼樣，你修的怎麼樣，證的怎麼樣，不管你那個！只要臨終你是想著念著，「臨終憶念，決定接引。」不管你修證得怎麼樣，這跟蕩益大師的話是一模一樣。念的風吹不入，雨打不透，你不見得能往生，你沒有信願。你要真深信切願，你到了時候，佛就接引你，你念的雖然是差了點，你還是往生。所以不要老在那兒擔心，唉呀我功夫怎麼樣了，我怎麼怎麼樣了，不在這裏頭去糾纏了。

【修他方佛必三密具足乃度。此尊一律平等普引。生西後。機在何方佛者。則歸納何部修行。最為簡捷。並不須即身修證有得。乃能往生。但期深信不疑。則安養在此。若稍存疑慮。則須蓮花化生。花

【開見佛三云。】

那麼「修他方佛，必三密具足乃度。」這就分別了，你要修藥師佛你看那《藥師經》裏頭，你不能去藥師國吧，他要派多少菩薩送你到極樂世界，你要往生藥師國不那麼容易。那你怎麼才能去？你得三密相應才能去。你念佛，你得念藥師佛，念那麼些經，最後感應了，派菩薩送你到阿彌陀佛世界。別的佛土一樣，很難進去。它這地方就是阿彌陀佛的大願，這個此尊一律平等救度，不管你什麼修證，你只要臨終憶佛念佛，都接引。

生西後，你跟哪方佛有緣，你跟藥師佛有緣，再送你到藥師國土去。所以這個「最為簡捷」，這個方法最簡單、最直捷、最快。就是說修阿彌陀佛，「並不須即身修證有得」，不需要你這一輩子修法上、證上，有什麼成就，有什麼得。這個給大家大大的，讓大

家放一下心。

還有就是別做那些謗法的事，別隨便亂說一些什麼什麼東西，給人扯後腿兒，淨散布一些不相干的東西。「乃能往生」，並不需耍你有得。「但期深信不疑」，只希望你深信，不要懷疑，而且深信不疑就怎麼樣……（「則安養在此。若稍存疑慮。則須蓮花化生。花開見佛云云。」）

五、講授角虎集一則、永覺元賢禪師之念佛要旨

一九八八年一月三日於北京廣濟寺

……受皈依、受五戒、受菩薩戒，那是自己的本師啊，還有人可能是受比丘戒，這是我們的本師啊。佛法最主張、最注重師承，「師承教導」，所謂傳燈。釋迦牟尼佛的法，這個智慧的光明、這個智慧的燈要一代一代的傳下去。我們的師，就是把釋迦牟尼佛智慧的光，傳到我們的心裡面來，所以在佛法上，這個師的恩，勝過於父母的恩。父母所生的是我們的肉身，而我們的師呢，他是給我們慧命，使我們得到慧命，所以我們要尊師。

居士林當然有很多位不是這個情況，沒有直接從老法師那兒得戒、得皈依，但是他是我們居士林的導師。凡是在居士林有聽過法

的人，（老法師）都是（他的）師啊。聽過人說一句偈，說過、講過一個的也都是師，都應當尊重，都應當飲水思源，都應當感恩、報恩。我們這一個呢，就是尊師，知恩、感恩、報恩，所以出現七個七的道場。大家發自內心的，顯教的、密宗的，大家都踴躍參加，這個應當讚歎。再有，我們的因緣很巧，也不是人為的，自然的安排，圓滿的這一天就是阿彌陀佛誕日。我們這個以念佛的一七來作為圓滿，而且是念佛的道場，而圓滿的日子就是阿彌陀佛的聖誕，這也是大家的願力、老法師的善根福德，皆不可思議，所以這個事是很殊勝，應當讚歎。

那麼姚居士來相約，讓我再（來講），不過這兩天，巴居士知道的，他怕我不能來，正是心臟有些不舒服，這個業力嘛，有些感冒等等。但是，我總是佛恩加被吧，我說怎麼我也得來一次。今

天，還就是來了。

最近雖然是有些不好，可是我是這麼一個人，我就是個亡命徒啊。最近得了一些書，從各方面來的。這一本書在文化大革命之前讀過，還讀過不止一次。現今又來了，讀了幾部書。所以佛法就是不可思議。孔子也說：「溫故而知新」，不要說這我看過了就算了，你再看一遍，所謂「一番拾起一番新」，所以這一次讀了讀之後，收穫還是很多的。

那麼，今天我要用這本書裡頭的內容來向大家供養，意義也很深。這部書，北京話叫作《角虎集》或者《角（音覺）虎集》，長了犄角的老虎。這是根據永明大師的偈子：「有禪有淨土，猶如帶角虎，現在為人師，將來作佛祖。」「有禪有淨土」，在禪宗你是開悟的，念佛能念到一心，這「有禪有淨」，這就是帶角之虎啊。虎

就很稀少，勇猛啊，是獸中之王，而且是帶角之虎。

這裡頭的集子呢，就是咱們平常講的淨土宗的這些書籍，（但）這個說法的人就不一樣了，都是帶角的老虎啊，都是禪宗的大德。所以今天我就從這裡選一篇，對咱們合適的。那麼這裡有什麼好處呢？我們淨土宗的書不夠嗎？為什麼我們要找禪宗人說的話呢？因為我們有很多人還不免有這種想法，尤其知識份子，總覺得我要是根器好，我就參禪了，禪嘛，上根利智啊；這個念佛總是有點看不起，這是愚夫愚婦啊。就是勉強能夠念，也覺得我這是不不得已，我沒有辦法啊。對於這個情況，那這部書就有好處了。

這都是禪宗開悟的大德，他開悟了之後，他要學淨土，而且他要弘揚淨土。所以這就說明，不是上根利智去修禪，中根下根只好學淨土。那上根利智不但是學禪，禪開悟了，大開悟了之後，經

過幾十年的修持之後，他還要修淨土，還要弘揚淨土。所以我用這裡頭的材料，就說明什麼呢？就說明這是「千經萬論共指，十方諸佛同讚」的法。不管你哪一宗，禪宗的大德最後他還是要再依止淨土、弘揚淨土。所以這裡面，就可以更增加我們的信心。

這裡頭有很多說淨土宗殊勝的話。這一類的話我就沒有選了，因為大家都已經參加念佛道場，打念佛七了，當然對於這個法門的殊勝，對於它，都有一定的一些了解了，所以這一方面，我們就沒有需要了。我單選了一篇，一位禪宗臨濟宗的大德，開悟的人。他談念佛、修行的要領，怎麼得到成功，這就是替我們總結了，一個參禪開悟的人。但是我們看的時候，可以感覺很深，就跟蕩益大師的《彌陀要解》不謀而合，所以沒有這些宗的分別。在印度根本不分宗，馬鳴大師所以稱為八宗的祖師。在印度不分宗，本來是圓融

的，是一個整個的。那密教的大手印、大圓滿，都是禪宗的見解。所以這是有這種大見解，開悟成就之後，他們說的話。所以今天從這裡頭選一篇。

【永覺元賢禪師：金雞啄破碧琉璃，萬歇千休祇自知；

穩臥片帆天正朗，前山無復雨鳩啼。】

這是鼓山的住持，臨濟宗的祖師，叫做永覺元賢禪師。他很年輕，聽見了和尚的偈子就想出家，後來遇見了善知識，一步一步的深入，後來大徹大悟。

他最後的偈子是：「金雞啄破碧琉璃」，金雞把這個碧琉璃一下給鷓破了，這說明我們的智光發現，一下子把無明殼打破了，「啄破碧琉璃」。「萬歇千休祇自知」，萬般也歇了，千般也休止了，

只有自己知道。所以到了禪宗他證的境界，那不是沒悟的人所能夠體會、所能猜測的！所以，虎禪師說：「神秀對於六祖，他就是摸不著邊，他對於六祖只能迷信。他說：『我師父把衣鉢給他了，他一定比我強。』到底六祖是什麼境界，神秀是國師，他不知呀。」所以是「萬歇千休祇自知」。「穩臥片帆天正朗」，我在片帆之上，我這穩穩的睡覺，天正開朗啊，萬里無雲哪。這說明他的心境。「前山無復雨鳩啼。」斑鳩，下雨它要啼哭；天朗了，前山那個斑鳩不那兒叫喚了。所以是這個境界。

這樣一位大悟的祖師，他最後就特別信六字彌陀為末法津梁。念這六個字「南無阿彌陀佛」，是末法的津梁，就是我們得度的，唯一靠這個。他就作了一個《念佛要旨》開示大眾。這裡頭的內容很好，所以我就覺得，我們可以從另一個角度看，廬山嘛，「橫看

成嶺，側看成峰」，我們淨土大德說了，我們來看看禪宗大德怎麼說。它這裡一共是六條。

【一、淨土教源：昔佛為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說種種法，普逗群機，不過去其習氣之穢，以還我本來之淨而已。】

第一條叫做「淨土教源」，淨土這個教，它的根源是什麼呢？佛都是為了一個大事因緣出現於世。《法華經》就講，一切十方如來為什麼在世間出現呢？因為一個大事因緣哪！這個因緣不是個小因緣，是個大事情、大因緣哪，所以才出現於世。

這個大因緣是什麼呢？就是開示悟入佛的知見。一個大事因緣出現於世，就「說種種法，普逗群機」，都是要開示悟入佛的知見，去除掉這些習氣的污穢，恢復本人的本來光明。所以佛的開

示，就是叫大家明白自己的本妙明心，大事因緣就是這樣一件事。說種種的法，觀機逗教，就是為的什麼呢？就是你現在有習氣，習氣也就是習慣，因為很多是多劫以來不好的習慣，這個很髒啊，把這個去掉，恢復本來的清淨光明而已，就是為了這麼一件事。

【但機既不一，教亦千殊。求其修持最易，入道最穩，收功最速者，則莫如淨土一門也。】

「但機既不一，教亦千殊。」這根基是不一樣，人是千差萬別的，咱們在座這麼些人，我就敢說，絕對沒有兩個人是完全一樣的。「人之不同，各如其面」，長相沒有一個是絕對一樣的。都是一樣的，那就糟糕了，都認不清了。長相沒有一個一樣的，根機也沒有一個是彼此相同的，所以「教亦千殊」。因為根機不一樣，所

以如來的設教也就有千差萬別，不同！

在這裡頭「求其修持最易」，大家看啊，這是禪宗人說，不是我們淨土人自己說的，不是我們老王賣瓜，就說我的瓜甜哪。禪宗跟淨土宗，大家都知道，是相當對立的。這是禪宗大德的話，在一切法中，種種根基不同，但在種種法之中求其最易，挑一個最容易的。

「入道最穩」，現在有好些不穩哪。你打坐，打到了不倒單，這個是有功夫了，但是他還要出毛病啊。這是眼前的事，這個不穩當啊！現在密宗是很殊勝，但是正因為密宗殊勝，所以魔王的眷屬，他紛紛就冒充密宗，到處設壇，到處招徒弟，到處傳邪法。你這一下子鑽進去了之後，你就萬劫不復了，不平安哪。尤其你初機，你怎麼知道誰真正是善知識？誰是惡知識？所以它好是好，它

就不像淨土宗。淨土宗哪還有什麼？一個人說：「我就叫你什麼都不幹，你就專念佛。」不管他是什麼人，這個話咱們就可以聽，對不對？你發菩提心去念佛嘛，這「入道最穩」。

不光是容易，不光是穩，而且「收功最速」，得到功效最快。三個「最」字，最容易、最穩、最快；「則莫如淨土一門也」。這是禪宗人讚歎我們的話。這一點我們要特別什麼，這別人在讚歎咱們，而且真實是如此，是不是？不然為什麼他的禪宗道場，而他不說「我禪好，你們不要去念佛」。佛就是這麼公開的，釋迦牟尼佛叫咱們念阿彌陀佛，去極樂世界，沒有說「你們就在我這國土裡待著，別走」。佛就是最慈悲了嘛，所以願意以最好的法子來度眾生。所以佛教他父親念佛，教他七萬個本家，都是念佛的；而且釋迦牟尼佛的父親也是現生開悟的，現生得無生法忍，跟韋提希夫人

一樣。人最要報恩的就是父親，他救度父親也是這個法子。底下就是把淨土宗的特點：最容易、最穩、最快，（說明一下）。

【淨土者何謂？太虛空中，國土森列，有淨有穢。衆生心淨則生淨土，心濁則生濁土。生濁土則障累日深，善法難成；生淨土則障累日蠲，善法易就。】

「淨土者」是什麼呢？就是太虛空中，在整個的法界裡頭，有種種的國土。現在天文學已經發現了無窮的世界，這裡有的是淨的，有的是穢的。種種的世界，有的是淨的，有的是穢的。「淨」的就是清淨的，都是善的；「穢」的就是刀山劍樹，種種的地獄、種種的惡，互相吃，互相殺，互相殘害。那麼，什麼人去什麼地方呢？眾生要是心淨，就生淨土；心裡頭穢，就生濁土，自然之理。

「生濁土則障累日深」，你的障礙、你的累贅一天比一天深，善法就難以成就。「生淨土則障累日蠲」，（障累）一天比一天少，它沒有退緣，一切都是念佛、念法、念僧，處處都使你增進菩提心。你吃點水也增長你的善根，喝點八功德水，是吧？聞法、聞聲，看見菩提樹的影子，將來都證果。你一切障礙都消了，善法容易成就。

【故學道之士，必須揀其淨穢。即淨土之中，亦有種種差別，其最為殊勝者，則西方極樂世界也。此世界乃阿彌陀佛無量願力，無量功德之所成就。故其功德莊嚴，大非諸方之所能擬。】

「故學道之士，必須揀其淨穢。」我們學道人就要知道如何去選擇淨的，去掉穢的。淨土之中也有種種差別，這更深一層了。

許多佛國是淨土，許多佛國也還有的是穢土，像釋迦牟尼佛這個土就是穢土。但是許多淨土之中，「其最為殊勝者，則西方極樂世界也。」無量的佛國、無量的世界，當初世自在王如來（時），阿彌陀佛的前身（法藏比丘），他就請佛給他看一切世界。看了種種世界，他總結，把一切好的、精華的都收到一塊，他發願建立一個佛國，所以這個佛國是最為殊勝的。

這個世界就是「阿彌陀佛無量願力，無量功德之所成就」，所以為什麼它好。所以我們老念彌陀偈子，「阿彌陀大願王」，咱們佛法是講真實，不講什麼宣傳、虛假；真語者、實語者，是真實不虛。稱彌陀為「大願王」，就是因為他確實在一切佛中、大願之中居王，沒有人再超過王的了。極樂世界就是大願王這個大願之所成就，大功德之所成就。「故其功德莊嚴，大非諸方之所能擬。」所

以極樂世界阿彌陀佛的最尊、最高，就是這了。

【其中有事有理，修者不應偏廢。何謂事？經中所列淨土，一切事相是也。何謂理？了知一切事相，不出一心是也。】

底下就說了，先說明這極樂世界了，說明這個容易，說明這個極樂世界的殊勝。但是我們要知道，這裡頭有事有理。理是本體，事是事相。一切種種都有一個現象，但是我們見到現象，進一步就要問它的本體是什麼呀？本體就是理體，事就是事相，不能夠偏廢。不能夠只知道本體，就不去分別它的事相了。你說，都是錄音機，錄音機的本體就是一樣的。但是你看看它種種不同，大的、小的、紅的、綠的，各種品質不一樣，這個的使用方法跟那個的使用方法不一樣。你要不弄清楚，就會把機器弄壞了，對不對。事相跟

本體都得知道。這是舉一個很粗的例子了。

什麼叫做事？就是經中所列淨土的一切事相，淨土黃金為地、七寶莊嚴、寶殿樓閣，這一切寶香之所合成，一切功德殊勝那就不可說了；而且寶網彌覆，寶珠照耀，寶香普熏，這一切都是事相。

何謂理呢？這一點就是咱們學淨土的人，往往在這個地方上，有時候顯得不夠。凡是今天能來的人，對於極樂世界是真有，對於它的事相，這些我們都是知道的。但是說，極樂世界的本體是什麼呢？什麼叫做理呢？這「一切事相不出一心」哪。

既然說「一心」，頭一句我們還容易懂，這就是阿彌陀佛的心，是阿彌陀佛的心所顯現。既然叫做「一心」，阿彌陀佛的心就是在座每位每位您自個兒的心哪，那不然就是多心了。「一心」嘛，「心、佛、眾生」三無差別，也就是每一位行人你的自心之所

顯現。所以心淨土淨，你心淨就生淨土，你心穢就生穢土。

實在說，心跟土就不是兩件事，說到徹底。這連科學家都懂得了。咱們總是把那個物質的東西才看成是真實的，不知道現在愛因斯坦他們都認識到，這所謂物質是人類的錯覺，沒有什麼叫物質啊。所以現在科學家在那說「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了。所以就是「一心」，一切事相皆是「一心」之所顯現。既然是「一心」之所顯現，這裡頭，我們「事」跟「理」就要圓融起來。

【雖曰唯心淨土，而不妨有極樂世界，以世界即一心之所現也。雖曰本性彌陀，而不妨有極樂教主，以教主即本性之所成也。】

雖然說「本性彌陀」，彌陀就是你的本性，就是我們每個人的當人自性。但是，你也還得相信。雖然它只是本性彌陀，你要相信

十萬億佛土之外「有」一個國土叫做極樂世界，其中「有」佛號阿彌陀。雖然是「一心」，這裡有兩個「有」字，「有」一個世界叫極樂世界，其中「有」佛號阿彌陀，這兩個沒有矛盾，沒有妨礙。為什麼呢？因為這個世界就是這一心所現哪。

【雖寂然無生，而不妨熾然往生，以往生而本自無生也。】

雖然在理體上，常寂光中，一切都無生；自性無生，無生法忍，但是你「不妨熾然往生」。所謂往生者，你這個自心實在是遍一切處，你本來就沒有來去，這是在事相上現的這種情況；在本體上，這一切都在自心之內。都在自心之內，從娑婆世界到極樂世界，就是從自心到自心，有什麼叫來去啊？但是不等於說，這就沒有往生了，所以「事」和「理」我們要圓融。這一切事相都是

由心，沒有心外之法，皆是心所現。這一點，當然很深，我們慢慢的、慢慢的讀經念佛，逐漸逐漸地對於這些地方，自然而然，自然而然而然你就會很明朗，一天比一天會明白的。

【高明之士多樂於談理，而詆笑事行；中下之流多執於事行，而迷昧實理。】

「高明之士」，自負為高明的人，都講究談理、談心、談性，而笑話人家念佛，笑話人家求生淨土，這當然不行啊，他就失掉這個機會。「中下之流」，中下的根器，就知道成天磕頭、拿功德、寫牌位，這些事情很注意，但是，沒有知道這一切皆不出於自心哪，這個事跟理就隔裂了。有的是只明白事，在事上做，而不懂得理，信雖然是很信，道理不是很明白的信，這在理解上就不夠了；

有的人雖然是能夠明白自心之理，參禪等等，但是他又不修持、不念佛、不發願。這兩個都是有所缺欠的。

【全不知理無事外之理，事乃理中之事。】

因此要知道事跟理是一體的。理，沒有事外的理，理就在事裡頭。因為你的水成了波了，水在哪呢？水不就在波裡頭嘛，那波浪不就是水嘛。所以這個水是理，理就在事裡頭，就在波裡頭。事也是理中之事，波長在哪兒啦？波就是水生出來的。所以波跟水，那就是一體的嘛，所以，事相和本心是一體的。

這樣的話，你知道了這個，有什麼好處？你就真正相信「十萬億程去此不遠」，不然我怎麼能去得了啊！那你用什麼速度也去不了啊。你要知道，這都是在你自心之內呀，那麼對於這個往生，你

就敢信了。所以我們念佛感應道交，念佛就是念自心佛。所以它必然哪，自己叫自個兒，還有不叫醒的？這就是增加咱們這個信，不致於有的時候……。有的人修著修著，他臨終有的時候……，這一點是很大的一個關。念佛有四個關，其中一個關，就是他不知道修行人有的時候，就你這一生要把你的業障都了了，所以在最後給你示現一些病苦，你有好些業障沒有消完，讓你受一受苦。連玄奘大師都是這樣，玄奘大師最後有點病苦。有一個拿白幡的，一丈多高（的護法神顯現）告訴他的弟子，他就把這話告訴他們：「你們不要懷疑你們的師父。」

咱們念佛的人往往如此，念了有病有什麼，自個兒就覺得好像「我這個就是不行了，我這兒還有業，我這念佛不見功效」，自個兒就退心了。這個要堅決，這就是自心哪，彌陀就是我的本心，我

這個念佛功德，佛一定接引。所以事理要圓融，這是上根了。

【執理而廢事，反有落空之禍；執事而迷理，猶有往生之益。豈可慕空談，而受實禍哉。】

你要是「執理而廢事」，就落空了。只是相信這些道理，你不修行，你就落空了。你就是知道這麼做功德、上供等等這一些，而不明白本體，也就把佛看成跟神差不多了。

我在美國就碰見好些人，他又供佛、又供大仙，反正我這佛也有，大神也有，我求他，他就給我好處。你這樣來對待佛，那把佛就庸俗化了，把佛拉成了一個普通的神仙。那就跟那個正信的人的功德差太遠了，差太遠了。這種人連三皈依都沒有了，就不算佛教徒了。你既然皈依了佛法僧，你怎麼還供大仙呢？不能再皈依外

道邪魔了。你連三皈依都沒有，你不是佛教徒了。他這個修行，我們就說他不行哪。所以這一點，還有的人這個關係必須要劃得很清楚。

所以這個教源就指示，這是最高的一個佛法，就把《阿彌陀經》的這個事情肯定下來，確實十萬億佛土之外，「有世界名曰極樂世界，其中有佛號阿彌陀」。而說到它的本體，這個極樂世界和阿彌陀就是我們自心，這無二無別。

有人一說到自心，那個有佛有土，他就覺得好像是不可信，不真實了。一切都沒有心最真實，所以布袋和尚的話：「祇這心心是佛」，三個「心」字，「一切無如心真實。」因為這是自心所現，所以是最真實了。

這一段話是上根利智，上根念佛，要是能夠事理圓融，這就

可以上品生啊。上品生，大家要知道，上品生那當下你就是大菩薩了，你一往生就是大菩薩了，那遠遠超過凡聖同居，等於密宗的即身成佛，我問過貢噶上師的這個事。所以淨土宗，大家不要看它低呀，不要看它低，這都是上品生。這是頭一個問題。

【二、念佛正信：修此法門首要正信。三世諸佛，諸大菩薩，以及歷代祖師，並由此信而後能入。】

第二個問題，就是念佛要有正信，「修此法門首要正信」。上次這個《資糧》裡頭也特別提出來《勸發真信文》，我老提這個正信。信心都有了，我們這個正信和不正的信，功德懸殊得不能比了。我們要正信，這是首要的。三世諸佛、諸大菩薩、歷代祖師，都是由於這個正信才能進入這個法門。形式上咱們到了這兒來拜，

真正進沒有進佛真的那個門呢？是吧，咱們進了廣濟寺的門了，那就要看你是不是有正信了，正信哪。

【若無此信，則遲疑而不決定，虛浮而不真實。】

若沒有這個信，怎麼樣呢？就「遲疑而不決定」，我到底修什麼好啊？我到底往生得了，往生不了啊？事情一來、一生病，哎喲！仙方又用上了，那就麻煩了。你到底信什麼？不決定，這個虛浮之心，你就不真實了。

【毋論其不肯修習，即肯修習，而若有若無，或作或輟，無斬釘截鐵之能，無射石沒羽之意，豈能成就此希有功德哉。】

不要說那不肯修的人，就是肯修習的人，你要沒有正信，你的

信心若有若無，你修一會兒又停一會兒，你就沒有斬釘截鐵的那個能力。所以這個修行須是鐵漢，要咬碎鐵秤砣，只有這樣的決心。不是順了我就修，一不順了我就放棄了，要斬釘截鐵。

「無射石沒羽之意」，李廣看見一個老虎，一箭射過去，結果是塊石頭，後來一看，那個箭射到石頭裡頭去了。所以心的力量大呀，他認為不是石頭，所以箭就射進去了。我們修法也是這樣子，就這一句佛號如倚天長劍，一切業障一切什麼，都可以斬除。要是這樣猶猶豫豫、若有若無的話，那怎麼能夠成就這稀有功德呢？

【蓋緣我等凡夫心暗識劣，束於近習，不能知遠大之域，幽微之境，纔見非常之事，便疑而不敢信，所以凡夫祇當確遵佛言。】

因為我們凡夫的「心暗識劣」，心很不明白，暗哪；我們的

識很劣、很低劣；「束於近習」，就為這近一生、近幾生的習氣束縛住了，對於這些東西一來，人家罵你一句，你馬上就動火了。剛講完《金剛經》，回頭人家罵你一句，你馬上就會動火了，這就是咱們的習氣。以為他不懂「無我相、無人相」嗎？「無我相、無人相」，他罵你了，誰罵你呀？哪有個人罵你呀？他罵的是誰呀？罵黃念祖？沒有黃念祖，他罵誰呀？那不就解決了嘛！可是這個一般說來，你「無我相、無人相」講得很利索，但是人家一罵，你馬上蹦一下，火氣就來了，無明三千丈。所以他就是這個習氣呀，這個習氣呀。

不知道這個心之遠大，這個自心之心量、自心之智慧與十方諸佛相等啊。我們這一念，這個功德之殊勝，你就不可思啊，不是其他的功德所能比的。所以，他有一點點的不如意，就不信了。那

麼，怎麼辦呢？所以我們凡夫就應當聽佛的話，我們凡夫「只當確遵佛言」，確確實實聽佛的話。《阿彌陀經》告訴我們，「有世界名為極樂，其中有佛號阿彌陀」，叫我們信、叫我們念、叫我們發願，咱們就照佛說的做啊！

【佛以大慈悲心，大智慧心，說誠實語，絕無虛誑。佛言不信，何言可信乎。】

因為佛是大慈悲心哪，捨身飼虎、割肉餵鷹，這種慈悲，多劫是這麼修行的；而且是大智慧，九十五種外道都學遍了，超過一切，佛的智慧是大智慧。而且說的是誠實語啊，「佛是真語者、實語者、如語者、不異語者、不妄語者」，真實不虛的話，沒有一點虛妄。佛的話要不信，你還信什麼呢？所以我們有時候道理雖然不

能懂，我就說咱們仰信哪。上頭說的話，有的道理很深，我們慢慢的可以懂。有的能懂就好極了，那麼我們現在先要信哪。

【所信佛言，凡有二門：一信其理。二信其事。信其理者，信我心便是淨土，我性便是彌陀也。信其事者，信西方果有淨土，西方有彌陀也。】

所信佛的話可以分成兩類：一個是信他的「理」，第二是信他的「事」，所以還是理、事。我們這一切問題就是，它有理、有事。信的「理」，信什麼呢？信我心就是淨土，我性就是彌陀。所以密法，它一修法自己就證本尊了。在座上，比方我修觀音，我個兒就是觀音在修法。這就是把這個理跟事結合起來了。當然我們也應該這麼信，我心就是淨土，我的本性就是彌陀，這叫信理。

信「事」呢？信西方真有淨土，西方真有阿彌陀佛。這兩個一塊信，這個就跟蕩益大師一樣了嘛。蕩益大師不是告訴咱們六信嗎，要信事、信理，是不是？蕩益大師是從咱們淨土宗這麼說過來，咱們《資糧》裡頭有，現在大家又都得到《資糧》了。這個是禪宗人說的，他是一樣的話嘛。

【亦一亦二，非一非二，如是信解，名為正信。如信理而不信事，信事而不信理，是謂偏信，非正信也。】

這樣的信解，事跟理也是可以分成兩個，然而它也不是一個和兩個，這是很圓融絕待，不可思議的。這樣的信解叫做正信。只信一邊，信得不圓滿。如果信理而不信事，信事而不信理，叫做偏信，這不是正信。

【行人若未得如是正信，必須博問先知，廣考經論。則群疑自然冰釋，正信自然現前。方能發起大願，策起大行，直取菩提，不在身後矣。】

行人若果沒有得到正信，就必須要「博問先知，廣考經論。」要向善知識去請教，要看書。「群疑自然冰釋，正信自然現前。」正信現前之後，才能發得起大願，才能引得起大行，直接去取菩提。不要等下一輩子、再下一輩子、再下一輩子再來了。

【有等天資高妙，纔看經論，便謂渠得正信，卻被習累牽倒，不能轉動一步。不知此但浮解，非為正信也。】

有等人天才很高，一看經論，就說我已經得了正信了。可是不知道他這個太……，等到習氣業障一出來，就被束縛了。這個就還

是一種浮解，不是正信，要真正信得及。

【如信虎能噬人，豈敢輕撻；如信鳩能毒人，豈敢輕嘗。今甘遭噬毒之禍而不之悔，則不信孰甚焉。】

就像相信虎能夠吃人，你就不敢去找老虎去了，這是正信。你要對於信淨土也是如此。這個就是要有正信。

【三、念佛正行：淨業行人既具正信，當修正行。依真歇云：「將這句佛號當個話頭，二六時中直下提撕。不以有心念，不以無心念，不以亦有亦無心念，不以非有非無心念。前後際斷，一念不生；不涉階梯，超登佛地。」此理持也。】

第三、就是「念佛正行」。怎麼修行？要有正修行。念佛才

是正修行，所以他就說：「淨業行人既具正信，當修正行。」「真歇了」是個大禪師，他的法號叫「真歇了」，我這可真歇下來了，真歇了。念佛正行也分好幾種，各種根器有各種不同念法。你把這個佛號就看成跟參話頭，當個話頭一樣，一切時間就直接提起來，不是用「有」心來念，也不是「無」心來念，也不是拿「也有、也無」的心來念，也不是拿「又不是有、又不是無」的心來念。這個咱們一上來做不到，這個叫做理念，這個做不到，但是我們要知道這個。

那麼念到什麼呢？「前後際斷」。這「前後際斷」是很重要的事，我們就是一個妄想緊跟著一個，一個妄想緊跟著一個，從來沒有停止過。就是我們的修持不管你修什麼，其最終的目的，就是要使你的妄想前際跟後際中間有個斷。前念過去了，下念沒生，中

間，斷！這叫「前後際斷」，妄想斷一斷。有的人一斷，他也就悟道了，有的人斷了不再起了，你就證道了，就是這麼一件事。那麼真正「前後際斷，一念不生」，你就不涉階梯，不要經過這個次第了。

所以這種念佛是圓頓法，是圓教；它不講次第，一超直入。密宗的大圓滿、禪宗、淨土宗都是圓頓教，一超直入，不是要一個臺坡一個臺坡地那麼爬的。你念到這個程度的話，直接你就超登佛地，這就是理持。所以密宗的即身成佛，跟這個道理是一個道理。

【若事持者，專其志，一其慮，祇將一句彌陀佛靠著，如一座須彌山相似，搖撼不動。朝也如是念，暮也如是念，行也如是念，坐也如是念。應緣接物也如是念，縱遇順逆境界也如是念。淨念相繼，自得心開，與前理持者，未嘗少異。若未得心開，臨命終時定生彼

【國，亦非中下之品矣。】

「事持者，專其志，一其慮」，這個大家可以做，是吧？理持不容易了。我的心很專，我就不去搞別的了，不去想別的了，我「一其慮」，我什麼都不想，我的思想就是一個心眼了。就把這一句「阿彌陀佛」靠著，像靠著一座須彌山似的。啊，說什麼你也動換我不得，我就是靠定了這句佛號了。你苦也罷、樂也罷、順也罷、逆也罷，「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

「朝也如是念，暮也如是念，行也如是念，坐也如是念。」
「應緣接物」，有人來談話，有客人來訪，家裡有事，小孩跟你要錢等等，你都不要忘記這一句，而「縱遇順逆境」也這麼念。這一個清淨的念能夠相繼，就大勢至菩薩的「自得心開」。這個跟那個理持的，「未嘗少異」。這個很好，這個地方很要緊。那個理持

咱們做不到，照這麼念的話，那大勢至菩薩的話就出來了，「不假方便，自得心開」。你這個心開，跟那個理持的心開，沒有兩樣。

所以佛法它很特殊，它很平等。你只要專心致志，能夠這麼念的話，念到你心開的時候，你跟那個理持（一樣）。孔子也說，有的生而知之，有的學而知之，有的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等你知道之後，那是一樣的。所以就是說，這也是一個道理。

如果沒有得心開，你只念到這個清淨，沒有得開悟，「臨命終時定生彼國」，決定了生死，也不是中下之品，也給你保證，這就給你授記，品位還是很高。能念到這一步，你縱然今生沒有開悟，你也「定生彼國」。這大祖師給咱們就下了決定，給我們保證，而且品位不低，不是中下品哪，所以這個事是人人可做嘛。

古時候有一個人叫葛繼芝，他的老婆是織布的。古時候就男

耕女織嘛，男人念書，女的就織布。後來人家教她念佛。她這個念佛，她梭子一來一去，過去這個梭子是用手撥，不像現在是用機動的。她就撥一下梭子念一句阿彌陀佛，撥一下念一句阿彌陀佛，成天就這麼念。那時得很勤勞，整天得勞動、得織布。她丈夫是信外道的、修仙的，就說：「妳幹這個沒有意思，妳跟我學吧，我們修仙道去吧。」她不為之所動，就這麼念念念，一天念到阿彌陀佛現前了，現身了，光明照耀。她下來頂禮，也叫她丈夫頂禮。他丈夫「啊！」這個丈夫沒看見全身，看見半身。他也頂禮了，他也相信，「敢情念佛真能見佛，既然這樣的話，那臨終接引都是事實。」他就把那些仙書都燒了。你看人家就把這些書都燒了，他們這倆夫婦後來都生淨土了。就是在這個日常勞動之中。

黃打鐵又是一個例子了，所以是最容易、最穩，不出一點毛

病，是吧？也不著魔。他這裡沒說，我給你補充一句；著魔的事情很多，所以禪堂都要把《楞嚴咒》掛上。所以《楞嚴經》上說，你不用咒加持，你要靠坐禪，你不著魔是不可能啊！念佛的人，阿彌陀佛派二十五個菩薩隨時隨地保護你，這最穩哪。

【如或力量不及，工夫未純，必須隨力修習。或晨昏禮念，或清晨十念，積功累德，漸培善果。要在信願堅固，臨終必獲往生，但品位稍低，見佛稍遲矣。然似榜末登第，要亦不惡也。】

再往下，「如或力量不及，工夫未純」，所以這個是大慈悲。過去（提到）兩種了，一種就頓超佛地了，第二個也跟它一樣。底下第三個，「如或力量不及，工夫未純」，沒有做到這麼綿密；「必須隨力修習」，隨你的力量，你有多大力量，你使出多大力量

來。你身體不好，你有病，你不能念那麼些，你盡你最大可能性去念，這叫隨力，不是主動放棄。這兒來了本小小說，我就看小說要緊，我把佛就忘了；就這個電視節目好，那我就看電視要緊，這叫主動放棄。沒誰拉著你必須看電視不可，非看小說不可，可是你喜歡電視、你喜歡小說，你把你的功課耽誤了，這種主動放棄就不原諒了，要「隨力」。

「或者晨昏禮念，或者清晨十念」，都可以。像明真法師他是禪宗，他每天早晨就修十念。「積功累德，漸培善果。要在信願堅固」，這跟蕩益大師完全是一致。要點在哪兒？要在你的信心、願力是堅固。信願只要堅固，就「臨終必獲往生」！事情很多、事情很忙，沒有那麼多功夫，沒有念那麼多，一天念不了十萬，三萬也念不了，你就盡你的力量去念，連十念都可以，這是彌陀大願嘛。

你看這個話，「要在信願堅固，臨終必獲往生。」所以這個祖師大德，都是一個鼻孔通氣。你這麼看來，這麼看去，只有增加我們的信心。它是一回事、一個道理、一個主張，不是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各執一詞，吵鬧不休。這不就是非常一致嗎？但是品位低一點，見佛晚一點。

這就好像你考試，你考了個第末名，你中舉人，第末名舉人，但還是管你叫舉人。我姓黃就叫黃舉人，也沒人給你加副形容詞，說你是第末名某人嘛，舉人的一切，你都可以享受。像你考大學，你備取，備取就是說有人他不來，那麼你補上了，那不跟考取一樣嗎？你備取，把你錄上了，也比考不上強得多了，所以就品位低一點，（但）還是不低。這就是說，把種種都可以收進去，這就要正念，要念，要修持。我們再推廣一點，當然這個淨土宗正宗，那你

就是念「阿彌陀佛」啦。但這裡頭我們還有修密的，還有修什麼的，你能把一句咒語也這麼念，也是一樣的。這一點，我敢給大家保證這個事。你真是一句咒也就這麼念，所得的果（也是一樣的），但是你這個咒是蓮花部的咒。你就是念其他部的咒，如果你的信心純一也可以。有人就念「穢跡金剛咒」，這穢跡金剛啊，往生的有啊！所以就是這個事。當然，最好大家是，淨土宗嘛，以念佛為最主！其他的，你念觀音聖號，只要念到是這樣的程度（也可以）。

【四、兼修眾福：淨業行人，專念阿彌陀佛名號，必須廣修諸福，以為之助。《觀無量壽經》云：「欲生彼國者當修三福：一者孝養父母，奉事師長，慈心不殺，修十善業。二者受持三皈，具足眾戒，不犯威儀。三者發菩提心，深信因果，讀誦大乘，勸進行者。」此

三種業，三世諸佛淨業正因。」

第四、得「兼修眾福」。我們淨業行人要專念阿彌陀佛者，也要「廣修諸福」，其他事情也要做，但是以這個「為之助」。《觀經》講：「欲生彼國者，當修三福」，這是出世三福。正果老法師過去他講經，他跟我說：「我講淨土宗，我只講兩個：一個講出世三福，一個講阿彌陀佛的第十八願。」他是抓住要點了。大家要修出世三福，而彌陀的第十八大願就是：願生我國，至心願來，乃至十念，不生者不取正覺。你念十句都可以嘛。

「三福」，「一者孝養父母」，所以這個孝道很重要。「奉事師長」，我們應該尊師，很重要嘛。今天，師父活著的時候，我們可以奉侍；師父往生了，師父離開了人間了，那麼我們今天就做得很對，大家修法超薦，拿這個法回向，這都可以修出世福。剛才我

讚歎大家就這個意思。「慈心不殺」，不要去殺生。眾生都愛惜它的生命，你叫它死啊？中國有句老話：「天有好生之德」，所以我們既然信了佛，就要慈心不殺。「修十善業」，修十善，五戒、十善。

「二者受持三皈，具足眾戒，不犯威儀。」要持戒。我們大家受戒都很踴躍。受了戒之後，我們必須要很好的把這戒能念、研究清楚。受了戒就不可以犯哪，這個破戒之罪是嚴重極了。不管你 是知道不知道，你既然受了戒，你破戒你就要受報。因此，我們既然受了戒，就要好好研究清楚哪些是破戒的。這個戒啊，菩薩戒要求很高、很深哪，我們不受則已，受了之後必須發心要持。萬一有犯，趕緊懺悔，它允許懺悔。但是你破了戒，你也不懺悔，你也不知道，就這麼成天在破戒之中，那這個就……，你就是再做很多很多功德，你抵不回來呀。所以出世三福的第二個，就是持戒。

第三、就更重要。「發菩提心。深信因果，讀誦大乘，勸進行者。」要弘法了。這出世三福，正果法師講了很多，他老講這個，所以我這就念一念。所以今天我們念到這兒，我們就還要更追思我們這位導師好的教導，這個很重要。

這三種業是三世諸佛的淨業正因。他們成就淨業都以這個為正因。

【肇法師云：「有為雖偽，棄之則佛道難成；無為雖真，執之則慧性不朗。」】

肇法師說：「有為雖偽，棄之則佛道難成」，這些法好像都還是有為法，有為法雖然不真實，可是你扔了它，你佛道就難成。比方孝順父母，這不是有為法嘛？有為法雖然不真實、不究竟，可是你

把這個扔了，你佛道難成啊。

「無為雖真」，你一念不生，「執之則慧性不朗」。你執著了這個無為法，有為法我都不要，我就是無為，那你不知道你已經是有為了。你就是要無為，你這個「要無為」不就是有為嘛？執著無為，你智慧的性就不朗了。

【汝今欲修念佛三昧，求生淨土，速成佛果菩提者，須是專以念佛為正行，更以福德為兼修。晨夕常勤供養三寶，禮拜、懺悔、布施、持戒，潔白三業，增修淨緣。所修一切善根，悉皆回向淨土，成就念佛功德。可謂順水行船，更加艣棹矣。】

「欲修念佛三昧，求生淨土，速成佛果者」，就必須以念佛為正行，更拿福德作兼修。「晨夕常勤供養三寶」，早上下午要好

好的供佛、禮拜、懺悔、布施、持戒，這一些都是眾善。「潔白三業」，身口意三業上都讓它潔白。「增修淨緣」，所修的一切善根，都回向淨土。這就是順水行舟，又加上搖櫓，就很好了。

【五、念佛正願：慈照導師云：「有行無願，其行必孤；有願無行，其願必虛；行願雙資，方登寶地。」】

第五、「念佛正願」。念佛的正願，所以說來說去，這就跟蕩益大師所談的信願行三資糧（一致）。

頭一條勸我們，講這個原理、講這個理、講這個事。第二條叫我們正信，就是勸我們信。第三就是行，你要念佛，這不有信有行嘛。第四，兼修眾福是助行，還是行啊。這第五就是願。所以「信願行」是三個資糧，缺一不可。這個次序雖然有不同，實質是

一樣，我們就融會了，這禪宗大德所說的，跟咱們淨土宗大德所說的，一回事，就是要有信、要有願、要有行。

現在底下談願，念佛的正願。慈照導師說，「有行無願，其行必孤」，你雖然在修，你沒有願，你這個行就不豐富啊。「有願無行，其願必虛」，我只是發願，我要生淨土，我就是沒有去做，你這個願就成了個虛願了。「行願雙資，方登寶地」，又有行又有願，你才能登到極樂世界的寶地。

【故凡念佛者，必發正願。正願者，非願人天福報也，非願權乘小果也，非願我一人得生淨土，得證菩提也。乃是願一切衆生，同生淨土，同證菩提也。】

「故凡念佛者，就必發正願。」就勸咱們發正願了，《阿彌

《陀經》處處叫咱們發願，要求生淨土。這個正願是什麼呢？「非願人天福報」，不是求人天福報。現在我們往往還是求人天的事多，求這個求那個，求他如意。也不是「願權乘小果」，要求證阿羅漢什麼什麼呀。還有，不是願我一個人得生淨土，都不是這樣的願，「我要到極樂世界去，生死可怕，我可出去了」，這都不是正願。

正願是什麼呢？「乃是願一切眾生，同生淨土，同證菩提也。」你看，咱們念的那個回向偈，「同生極樂國」，處處都在啟發咱們，不是為我自己。那個「見聞者」同生極樂國，這個「見聞者」，大家不要以為咱們這兒念佛，就是咱們在座這些人是「見聞者」，你知道虛空之中，眼所看不見的，有多少見聞者呀！而且我們這個音聲都遍一切處，說老實話，所以這「見聞者」是很多很多的，同生極樂國啊。

【此願一發，即能具無量功德，能消無量業垢，能破無量魔網，永為成佛真種。即所謂菩提心也。】

「此願一發」，這個話很重要，大家聽一聽。一發這樣的願，就能夠具無量功德。你看見沒有？「具」是什麼？就是具有、具足。這個願一發，就能夠具足無量的功德；能夠消無量的業障和垢習，「無量業垢」；能夠破無量的魔網。魔網重重啊，實際真是如此，實在可怕呀。「名」是一面魔網，「利」是一面魔網，這個「財色名食」，這種種種種，到處是網，你不知道哪兒被網上。有的人就被色網上了，有的人就被什麼什麼網上了，被利被什麼，這魔網太多了。但是，你這樣的願一發，就能夠破魔網。

「永為成佛真種」，真的種！是佛種。你發了這個願，永遠成為成佛的真的種。你就要有這樣廣大的願：願自己的修行，願共一

切眾生同生極樂世界，這個就是所謂的「菩提心」。所以菩提心是諸善中王，你才發菩提心就好像迦陵頻伽一樣，這個鳥在蛋裡頭，還沒出蛋殼，它就會叫喚，它那叫喚的聲音就超過一切鳥。這比喻我們凡夫，你發了菩提心，你就好像那個鳥還沒出蛋殼，你還是凡夫，可是你已經超過許多許多其他的鳥了。

所以這個大願不可不發，菩提心不可不發。將來有機緣我們再抓一個機會，我們專談菩提心，這是很深入的問題，不十分好懂的問題。那麼，簡單的說，就是信願，信願就是菩提心，但是信字要很深，願字也要很深。這留著以後談。

【故行人宜日日如是發，時時如是發。願力堅固無有變異，則一切萬善，悉成淨土正因，菩提妙行矣。又何慮其不往生乎。】

所以「行人」，我們修行人應該「日日如是發，時時如是發。」老是這樣一條心哪，而從這樣的心來修行，來行一切善。

「願力堅固無有變異」，你的願力很堅固，不會變了、不會退了。就說那廣濟寺有一個人念佛，念了佛來接他，這一想「這麼快！沒想到佛這麼快就……」，他一想還有很多事情沒辦完，「阿彌陀佛，我跟你請假，你再給我幾年假。」他這就變了嘛。要無有變異，那麼一切萬善都成了「淨土正因，菩提妙行」；「又何慮其不往生乎」，你還怕什麼往生不了啊。這第五個。

【六、臨終正念：淨業之功雖積於平日，而臨終最後一念，最為緊要。】

第六個，「臨終正念」，還是「行」，就是要堅持到最後。所

以我們一切貴是貴在堅持。這麼殊勝的一個法，一個凡夫，咱們就念，就能往生，就能超生死，就能到了極樂世界。它那個神通，那遠超一切阿羅漢。那去了之後，你承佛的威力，在極樂世界，到娑婆世界，一頓飯功夫就打來回呀。所以到了極樂世界，你要到兜率天去拜彌勒，那就是一頓飯功夫就來回了。它神通到這種程度啊，那都是超過本來你所能得的。彌陀的願力，超勝一切。

所以它這個就要堅持。往往念佛的人，沒有看到有多少人見佛的，一生他沒有見佛、沒有得什麼瑞相。因此這就是個考驗，雖然沒有得到什麼，你還能堅持念，念到最後，信心堅固、願力堅固。信心堅固，你必定往生！但臨終之前，你最後功敗垂成，功敗垂成就是功虧一簣。都快要成了，到了最後一下，你不念了，可惜呀！所以這個臨終一念十分重要，我們就要堅持，不管你是生什麼，不

管是什麼困難，就這句佛號，你就是堅持到你最後，只要你能念，就把它念下去。

「淨業之功雖積於平日，而臨終最後一念，最為緊要。」所以，五逆十惡在臨終的十念，地獄就消除了，就往生極樂世界了，這最後的關鍵啊。你平常只有十念，那就不行了，那就在最後的這個關頭，所以這很要緊啊。

【蓋以生淨生穢，入聖入凡，唯此一念為之轉移也。】

「蓋以生淨生穢，入聖入凡，唯此一念為之轉移也。」你是生淨土生穢土，你是入聖入凡，你還是牛胎馬腹，這一切一切，甚至於刀床劍樹，都是憑你最後這一念。所以最後這一念是十分的重要啊。最後一念瞋恨心，有的很好的人，因最後瞋恨心，他就變成

蛇，變成什麼了。所以最後這一念很重要啊。

【每見念佛之人，尋常俱說求生淨土，及臨命終時，多無正念。或貪生怕死，戀此皮囊；或曰顧妻兒，難忍分別；或繫綴家財，放捨不下；或因境界不順，抱恨而終；或因病苦逼迫，飲痛而去。既失正念，甘從淪墮。】

「每見念佛之人，尋常俱說求生淨土」，老說要求生淨土，「及臨命終時，多無正念。」很多人為什麼會往生不了呢？一輩子努力，到了臨終的時候，他不行了，沒有正念。這還是古人說的呢，古人的情況，現在恐怕就更嚴重了。

「或者貪生怕死，戀此皮囊」，或是貪生怕死，就留戀這個肉體。在活著的時候，儘量想辦法保護、愛護它，將養（註：北方的俗

語，營養的意思）它。這種情況，到臨死的時候，哎呦！你這麼愛護的東西，還是得扔，還是捨不得。還捨不得，那就不行了，正念就維持不住了。或者，臨終看看愛人，看看孩子，眼睛流著眼淚，難捨難分，愛別離苦。也是啊，這種情感哪，到了這時候。上火車、上飛機還有人哭呢，在那兒哭。你這麼樣的清楚，到這個時候，這一別不知何日才能相見？這種世慮不消除，你看不淡，這個時候他出現了，你這個佛號念不成了，又不行。或者是繫念家財，我哪兒哪兒還有多少多少錢，什麼地方還有什麼錢，還沒來得及跟家裡人說，怎麼可以告訴他們；還有這些家底應該怎麼處理、怎麼分哪，這些事。

「或因境界不順」，遇見很不如意的事情，受了冤枉，受了什麼而抱恨，心裡頭很恨、很牢騷、很委屈。「或因病苦逼迫」，這

兒疼，那兒苦，身上插了多少管子，那就痛苦得簡直是，那就念不成了，這就不容易維持正念了。在這種時候，就是咬緊牙關，真正就是憑這一句。

底下也說了，不要太怕。這他還是禪宗的觀點，我們來補充，從淨土宗的這個殊勝之處。確實有這些考驗，但是我們要知道，咱們真正平常修持是如法的修持，真正是正信、正願，很堅固，平常還修，你在臨終的時候，佛就如他的願來接引你。佛就「慈悲加佑，令心不亂」，這就是咱們往生最大的屏障。可是你得符合彌陀的這個願力，你真正是願生彼國，不是兩條心，真是一心一意的，信念不虧，每天還有修持，臨終你還沒有放棄，願意往生，這個時候佛就加被你，而且用三昧力使你也得到一種三昧力，你就能夠正念分明。如果是得不到佛的加持，靠自己，到這個時候你又失掉了

正念……，還有，就你最後能夠這麼念的話，也能感佛的（慈悲加佑），你本來還不夠（佛）來接引你，這個時候你能夠這麼堅苦，佛就慈悲加佑，來接引你。

【我今勸行人，到此祇要諦信經文，堅凝正念，百般放下，念佛待盡。嗚呼！死門事大，頃刻來生，一念差錯，歷劫受苦。可不慎哉。】

所以「我今勸行人，到此」，這個時候，「祇要諦信經文」，相信經上的話，佛是臨終來接引、來加持。所謂「慈悲加佑，令心不亂」，這個話，在玄奘大師翻譯的經文裡頭有，咱們念的《阿彌陀經》裡，秦譯沒有。這就特別顯出這個他力來了，阿彌陀佛來慈悲加佑你。咱們只是叫「一心不亂」，當然能念到一心不亂，那臨

終沒問題了。念不到這那怎麼辦？念不到這的話，玄奘翻譯的還多八個字，佛跟大眾來接引，佛的慈悲來加持你，讓你不亂！所以稱為他力門，所以不可思議就在這。這一點咱們補充他的這一點。

如果（臨終）真是失掉正念了，得不到佛的接引，那就要沉淪了。你就是要相信這個經文，百般都放下，就一口佛號念到底。關鍵就是這樣。

這位大禪師、禪宗大德，他從禪宗開悟，是個大祖師，他自己念佛，研究經典。對於淨土法門，這個要領是什麼，這是他的一篇文章。

十一點一刻過了，我就結束了。大家很多老修行，我們不過就是說，又從一個角度來理解這件事。關鍵呢，他這是五條嘛，這臨終一念還是「行」啊，還是修行，修行到最後。

說到這五條，歸納起來還就是「信願行」，要有信願、要有行；而信願是關鍵，他也說了。只要有信願的關鍵，我們不能夠念得很多、念得很好（也能往生）。所以蕩益大師說，你信願堅固，「往生與否，全憑信願之有無」，到底能不能往生，就全靠你有沒有信跟願。信要正信。你有沒有真實的願力？真是願生極樂，就別再留戀娑婆了！你留戀娑婆，又說我願生極樂，你腳踩兩隻船，這個願就不堅了，臨終怎麼樣就難說了，你的腳到底在哪個船上就難說了。真是深信切願，你一定往生，不管你念的好壞，念到什麼情況。「品位高低，憑你念佛的高下」，念到理一心，那當時就是大菩薩；念到事一心，就是羅漢。你不到這個程度，慢慢花開、見佛，那是憑你念佛的情況。

所以我們既然是修淨土的，大家都是居士，量力隨份，各人

就有各人的情況，努力去念。但是我們所要緊的，要培養正信，真正發起大願。像他說的很好：你起了大願，你就具足無量的功德，你就消無量的業障，你就破無窮的業網。這跟蕩益大師說的都是一致的。所以我們依蕩益大師的，再把他這個地方補充一下，咱們這個路就很清楚，就是操之在我了。我自個兒下定這個決心，人人都行，將來都到極樂世界見面。

所以我的先師夏老師，聽到這淨土法門，他回來在屋子裡就這麼樂，就這麼笑，笑了好幾天，喜歡了。他說：「我這回可有辦法出去了。」除了這個法門，要出六道，那是難哪！要斷盡了見思惑才出得去。見思惑，咱們最後的那個貪瞋癡慢，不光是咱們人世的貪瞋癡慢，還要把欲界天的、色界天的、無色界天的貪瞋癡慢都去掉了，你才能去哪。要出（六道）是這麼難哪！咱們這就憑這

一句，有信有願，還不管你念多念少，念好念壞，只要你信願是真的，就決定是往生。

因此咱們出娑婆，咱們往生極樂，人人都有份。所以我們也希望大家跟夏老師一樣，歡喜啊。咱們結一個將來在極樂世界再相會的因，我的供養就到這，謝謝大家！

六、講授顯密不二 九乘次第

一九八九年七月二十七日於北京蓮舍

註：黃老於1989年7月27日依蓮華精舍的祖師——蓮華正覺上師於1950年在上海開示的《顯密不二，九乘次第》，於北京蓮舍為來自美東華府及洛杉磯的弟子講授其法義。此文稿是根據當時的錄音整理而成的。

顯密不二，九乘次第

蓮華正覺金剛上師開示

弟子蔡楚昂筆錄

今日承壽李兩先生之約，來與諸上善人得此研究精深佛法之機會，至為榮幸。爰略為供養數語。

佛法是整個，本無顯密之分。世尊當年最初說《華嚴經》，其中含有最高無上境界。在顯說方面，如十信十住十回向等等次第分析甚細，即密部之大手印，與東密所謂最高深部份，也均包容在此經內。可云一乘法已度盡一切衆生，初無顯密可判。後見衆生根器不一，領會之程度，各有淺深，斯覺最高法門難以普攝群機，譬之一味藥品，不能統治萬病。於是由一法而演成種種法，開若干方便之門，從小乘《阿含經》起，而《方等》、《般若》、《法華》等大乘經，先後開演，所謂顯教是也。

其後又說《毘遮盧遮那大日如來金剛頂》等經，所謂密部。此皆各應衆生根機，從大悲流露種種方便，乃不得已之意，初未嘗分別何顯何密。《金剛經》所謂是法平等，無有高下。蓋大悲心絕對平等，故不論何經，皆稱嘆其本經為最高無上。若以凡夫情見測

量，豈非世尊妄語。要知佛以大悲心出發，為念衆生機緣有差別，總以令其一門深入，勿懷第二念，是以總言法法皆是無上，俾其信受奉行，直至成就而後已。於是對大根人說大法，對小根人說小法，無非望其終於成佛，并不在顯密上分高分低，要以當機即是最高。

吾人須識佛愛衆生如子，大悲平等普度，不能言其某法高某法低也。但是佛法既然整個，無所謂顯密之分，何以後世各祖師分宗弘揚，或以顯教，或用密法。吾人應於分別中識其無分別之妙旨，更於無分別中識其差別之妙用，所謂善能分別諸法相，於第一義而不動。然以時節因緣論，以密法為現世所最當機。蓋結手印持真言心作觀想，身口意皆入於不可思議境界。茲以真言來說，真言原音陀羅尼，義即總持。其音能作種種音，攝無量義。行者依法持真言

結手印作觀想，則功德遍滿虛空法界，非因地菩薩所能測知其究竟。彼十地菩薩，尚須藉真言以為護持，而免魔障，實無法讚嘆者也。佛說末法時代，衆生業重，必仗真言清除業障。今於風雲動盪中，合衆修此不可思議密法，祈禱和平，其功德說不能盡。不過顯密究竟不二，不可因說密法偉大，而使生門戶之見。要知同是法寶僧寶，總應以平等心而明其差別之用，斯得矣。

茲再以蓮華生大士所判顯密不二之修持，由底到頂，共分九乘次第，為諸位略言之。中土分大中小三乘，印土分五乘，再加入人天兩乘。但我國因有孔子講世法，做人之五道已詳，老子談空說天乘，較孔略高，故中土去此二乘而成三乘。又以我土文化水準高，小乘法不多應機，至大乘法，相宗太繁細，亦不甚普遍化，獨有禪宗為頓教，境界最高，為大乘之特別門，但祇應大機耳。

九乘次第，為：

(一) 羅漢乘，以苦集滅道四諦法而證入。

(二) 緣覺乘，依十二因緣法而證入辟支佛果。

(三) 菩薩乘，依六波羅密門而證入。

以上為外密，係第一階段。

至第二階段：

(一) 事業密，如護摩法等之種種利益。

(二) 行持密，初步觀想行持等屬之。

(三) 瑜伽密即相應密，如結印持真言。照法修持即相應。

第三階段：

(一) 嘛哈約嘎。義為大相應。法界一切一切皆本尊莊嚴依正。以真言加持，入妙明境界。修證之細為顯教所不能知。此為無上密。

(二) 阿洛約嘎。為圓滿義。自身曼陀羅，氣脈明點等屬之。以行者本身即妙明法界。

(三) 阿底約嘎。義為無上大圓滿，又為無上心中心。全講心地，法界全是一心，一心以外無佛。包羅萬法，一切圓滿，歸於無得，以此本是家寶，不從外得，故云無得，《心經》所謂無智亦無得也。禪宗初祖以至六祖皆傳此一心。

昔諾師當年曾謂禪即大密宗。有人驚訝以為密法重壇城供養等，何以禪即是無上密宗。不知阿底約嘎內二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名策卻，義即立斷。即禪宗之放下一切妄想，斷生死流，觀照一切皆空，依之行持，直至成佛。學顯宗必須到此地步，方為究竟。故禪通無相大密宗。淨土十六觀通有相密宗。禪既為無上密，故歷代禪宗大德皆係成就之人，六祖真身不化，即心地證到真空妙有也。

歸根來說，心外無佛，心外無法。若以為心外有佛有法，非了義說。三世如來密意，我心具足，要非明心見性，不能證知。但禪宗太高，非上根利智不能學，正法像法時代，尚易當機。至現當末法，魔障業垢重，以時節因緣論，密宗法門為最當機。謹就所知，用為供養諸位仁者，並敬迴向，祝李子方大居士所領導之息災法會功德圓滿，正法住世。

庚寅小春十七日在上海印心精舍息災道場講

壬辰十月初五日在粉嶺蓮華精舍敬錄多哲尼

九乘次第，這雖然是密宗，可是整個佛教的情況也包括在裏頭。今天來談這個問題呢，這是王上師在解放以後，在上海做的演講。所以說這個具有一定可以公開的性質，而且大家都在進入密宗

的法門，所以我們要知道一個整個的情況，是很有必要，也很重要
的。

這個大家都複寫得很好，帶到台灣一份，可以讓（精舍）所有
的人都各手裏有一份。因為我看，有些想法可能跟他們腦子裏的想
法是不一致的，那麼就是需要他把他腦子的想法換成這個想法。在
美國嘛，我們現在還是人不多嘛，希望在台灣大家要共同……。

而且密法講這九乘次第，也都是如此這麼說的。因為現在密宗
裏，它一種輕視中國舊有的佛教，這其實在密法裏頭，在十四條根
本戒裏頭，也是破戒的。就是你老去比較顯教密宗，你說密宗好，
輕視顯教，這也破戒的。也是由於誤解，他不理解了，事實上顯跟
密就好像一個拳頭似的，這就是一個手，不是兩件事。都是釋迦牟
尼佛傳下來的法，怎麼是兩件事呢，這不可能是兩件事啊。

但是為什麼又分顯跟密呢？我這一個手，有手心、有手背，這手背老是不藏起來，老是露在外面的，是不是。這手背老是露在外，所以這就是顯；那個手心你就看不見了，那個手心就是密。離開了手背，沒有手心，也沒有一個沒有手心的手。這是一體的，不可缺的。只是這樣，一個全部，明顯於外，所以是顯。這個呢，只有這樣才顯，這樣你就看不見了，所以叫做密，只有這個分別。這一點是我們要知道的。

【今日承壽李兩先生之約，來與諸上善人得此研究精深佛法之機會，至為榮幸。爰略為供養數語。佛法是整個，本無顯密之分。世尊當年最初說《華嚴經》，其中含有最高無上境界。】

所以一上來也就說，（這有兩個人請上師來開示），他也就是

這個意思：佛法是整個的，就剛才我所說的，比方這個拳頭一樣。尤其在印度古代，不像中國分宗，它本來沒有什麼叫做密教、顯教，像我們大學似的，分了學院，分了系。你看這個龍樹，是密宗的教主，是禪宗傳心印的祖師，是淨土宗的祖師，是八宗的祖師。在印度當時不是這麼分宗，這個宗是中國來分的。像馬鳴菩薩，禪宗、教下、密宗也都是祖師，都是如此，所以就是說本來沒有顯密之分。

底下就說到《華嚴經》，上師當年也說過這個話，說《華嚴經》是顯教和密教共同的，上師的原話是說「《華嚴經》是顯密共的」，就是說顯教密宗共有的、共同的。那麼在這裏就說「《華嚴經》，其中含有最高無上境界。」這個最高無上境界，就是說的無上密的境界，所以這個最高境界就在《華嚴經》。

諾那祖師，人家問：「什麼是你們大密宗的境界？」諾那祖師說：「大密宗境界，不可說不可說。」實際就都是這樣，到了最高，完全是不可說了，但是未嘗不可指示啊。諾那祖師接著（說）：「不可說，不可說，『金剛般若波羅密經』是大密宗境界。」所以不是兩件事。現在很多人都搞錯了，以為非要搞出一點奇異功能或者什麼什麼，就是這氣功界的情況，以為那些個道路，我所以修得沒有什麼得力，沒有什麼感應，就是我還沒出現什麼奇異功能，沒有自個兒放光，也沒有什麼什麼、能夠一看人一眼，他病就沒有了，因此我沒有什麼進步。不是這個事兒啊，最高的境界就是『金剛經』的境界。你能對一切，先從無住，你也就有了進步了；你能發菩提心，你也能生心了。你難的就是不能既無住又生心，又生心又無住，你明顯就做不到，但是你如果持咒和念佛，你暗就與這個合。

所以整個是一個這個境界，這個地方就是多聯繫一點嘛。

【在顯說方面，如十信十住十回向等等次第分析甚細，即密部之大手印，與東密所謂最高深部份，也均包容在此經內。可云一乘法已度盡一切衆生，初無顯密可判。】

那麼《華嚴》裏頭在於顯說的，就是公開說的，就譬如像十信、十住、十回向等，這個是三賢的情況。先是十信，在這個信位上有十個位次，初信到十信，然後進入十住，還有十行、十回向。一般說來，要是別教來說，這些都屬於賢，還不是聖，是賢人的位次。等到登地，到了初地以上就是聖人的位次了，那就高了。

在登地以前，賢人的這個位次之中，在《華嚴》裏頭這個次第講得很細。這是顯教的主要部份，在前頭一點的，在登地以前的。

不但是這個，就是密宗的大手印，所以今天我又談談大手印，跟這個連起來了；東密所說的最高深的部份，也都包含在此經內。

所以《華嚴》稱為經中之海，經中之王。這是龍樹菩薩在龍宮中取出來的，現在有人就不相信這種不可思議的境界，哪裏會有龍宮啊？怎麼能從龍宮中取出來呢？認為是胡說。慢慢的大家可能就懂得了，這將來不同的空間、不同的情形，這些許許多的，佛教是不妄語啊。可能有時候記錄中輾轉抄，輾轉的會出現一些筆誤，你說我故意……當然有不法的佛教徒，造假的也有，說我的師父燒出多少舍利啦，所以顯了什麼什麼瑞相啦，這裏有真有假。我就看見那個誰給我的一張觀音顯聖的照片，假的，所以好多是造假的，我們不能看見什麼都信。

「盡信書，不如無書。」你書裏什麼都相信，你還不如沒有書

呢。我們不能說佛教徒拿個東西什麼給你一看，就都是真的，就是佛經裏頭也有假的。還有許多講女人有罪，《血盆經》，假的經！這個女人生理現象，這有什麼罪啊？它說這有罪，要懺悔什麼什麼的，這《血盆經》，假經！所以你盡信經，就不如無經。信這些個，變成邪教了。什麼都有假的。

《華嚴》在這些事情，就是住龍宮，它由於高深，大家不能夠相信，就認為這個不可能，也就根據常識出發，所以現在氣功的好處，就是破一破常識。剛才我們說某人那個名片的還原，就是把那個常識可以破一破。你說這個撕破了，怎麼它又出來了？是吧，就破一破這個常識，常識中沒有的，還是可以有。但是就是說，往往他們的後台是有妖有鬼，所以跟著他們走是向下，就是這樣。

所以就是說，這是一乘法啊，這個法已經度盡一切眾生，

就《華嚴》這個一乘法已經（度盡一切眾生），「一乘法一切成佛」，而上師這句話也是很頓。

【後見衆生根器不一，領會之程度，各有淺深，斯覺最高法門難以普攝群機，譬之一味藥品，不能統治萬病。於是由一法而演成種種法，開若干方便之門，從小乘《阿含經》起，而《方等》、《般若》、《法華》等大乘經，先後開演，所謂顯教是也。】

因為《華嚴》這眾生已經度盡了，本無眾生嘛，《華嚴》是如此，所以我們原來也沒有顯密可以分，可以判教。由於後來眾生根器不一樣了，領會的程度也有深有淺，於是覺得最高的法門就不容易來普攝群機。就好像藥鋪裏頭，不能專賣一種藥，大家有種種病，那就是八萬四千種病，要有八萬四千種藥，所以一切法都是應

病予藥。就你有病，所以給你藥，所謂對症，藥最要緊是對症。我們不能說某個藥是最好的，某個藥是沒用的，砒霜也是藥，砒霜就有用；人參是好的，你現在正在上火，發高燒，你吃了，那就是毒藥。你已經熱了，你再吃熱藥；你已經受寒了，你吃寒藥，那就都是加病。所以這一切就是對症，這對症很要緊，要對藥啊。

而且永明大師說病瘥就藥除，病好了就不用藥了。你病好了還繼續吃藥，這藥就給你帶來了病，它又成了病了，所以這個病已經好了，就是按一種維護期的情形減輕，這維護期也穩固了之後，這個藥就不再吃了。法也如此啊，是不是，就是應付群機，種種藥品來治種種病，於是乎由一個法而演成種種的法，開種種的方便。

最初佛講《華嚴》，最後講了《法華》，這兩個都是最高的。如這個日初，太陽一出來，什麼地方先看見，日光（先）照到？高

山的頂上。低的地方沒法看，太陽還沒出。你要住在大樓底下，你還看不見日出，得樓頂上最高一層，光先照到它最高一層了，所以日出先照高山。太陽要下山了，黃昏了，又照高山；這兒都沒太陽光了，樓頂上還有，高山頂上還有。這就說佛一出世先說《華嚴》，如日出先照高山，而最後說《法華》，也如日沒，還是照高山。

那麼說了《華嚴》之後，很快在三七天裏說完了，那麼大部經啊，這完全是大菩薩、佛如來的境界，在天宮中說的。而這些小乘弟子就不知道，許多的神變，許多人就在這兒成佛了，大家都不知道，所以就如聾如盲。佛說《華嚴》的時候，不要說是普通的凡人了，就是這些羅漢弟子，很多都跟瞎子、跟聾子一樣，不見不聞。後來等到說《法華》的時候，這些阿羅漢痛哭流涕，說我們

跟了佛這麼多年，佛就不斷說這些，可是「云何一法中，而不知此事」，我就不知道，到這才明白啊。這些都痛哭流涕啊，所以他這個是不當機啊。佛就說我涅槃吧，沒用了，那麼天王請佛說法，佛就權巧說法，說三乘法，所以小乘法、大乘法，一部一部說起來。

所以就說小乘法，說《阿含部》，現在像斯里蘭卡、泰國什麼什麼的，這些國家的佛教都是小乘教。我們必須要知道，他們是小乘教，是佛所說的，確實也是親傳。這是因為說了《華嚴》之後，大家不能懂，那麼就說小乘教，大家很多人修，跟著也很多人證阿羅漢。

這不是佛的目的啊，佛不只希望大家自覺而已，佛是願意大家發這個心，要去普度無量無邊眾生，要發大乘心。這個極樂世界，純粹是發大心的人，你只想自己解脫出生死的人，是不能生的，所

以「二乘種不生」。你固定的二乘的種性，只是想自利自覺，而這樣的一個發心，你不能生極樂世界。所以我們不是說到極樂世界，我就貪慕它那兒水鳥樹林，黃金為地，永遠不死了，永遠也不入三惡道了，「啊，這個好，又保險、又舒服，我去。」你去不了！哈哈……，都是發大乘心的人才能往生。

這個小乘不是佛的目的，所以他就說《方等》。《方等》這時說的法呢，很多像法相、唯識，還有許許多多經都是在這個時候說的。這裏有一個特點是什麼呢？就是叫大家從小乘要進一步，要發大乘。所以在這裏就呵斥小乘，彈偏斥小，對於這個偏和小，就批評。佛說的話很尖銳，說你們這些個固定性質的聲聞，是焦芽敗種，是腐敗了的種子，敗種；是焦芽，一出芽就晒焦了，不能生長了。他們現在就是說，它是佛法，也好，但是確確實實佛當年是這

麼呵斥的，後來這阿羅漢哭聲震天哪。而現在有一些小乘，堅持他的小乘，毀謗大乘，他不承認大乘是佛說的，這個不妥當。你就說我只能信小乘，我就堅決去證阿羅漢，也好，這確實是對的，但不要說大乘不是佛法，只承認小乘，那這個就不妥當了。

這是《方等》，後來就說《般若》。《般若》說的時間很長，因為沒有般若，你不能理解最後講《法華》啊。這日要沒了（註：太陽要下山了），等佛要說《法華》的時候，還有五千大弟子退席，不能聽。你想一個法會上五千人退席，是個什麼場面？佛說「退亦佳矣」，你們退也好，沒有挽留，而且沒有覺得震動。我們這就所謂純了，純的是大家是一乘法，沒有這些人參雜在裏頭，因為他們沒有發這個心。這裏頭佛就說，你們阿羅漢是化城，你這裏頭是待不住的，你必須要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

這樣一些內容，甚至於連提婆達多都授記作佛，唯一的都要成佛，是一乘法，最後祇是通通成佛，就是這樣。所以有的人就不能接受了，不能接受，那麼大家就安安心心地就（修）他的小乘，那他就自覺，將來等到時節因緣（成熟），最後還要轉過來的，因為阿羅漢究竟是化城。將來都通通總是要（轉過來）的，但是這時間還不成熟。就退，那麼退了也好嘛，佛並沒有說你們還考慮考慮吧，機緣難得，我就要涅槃了，再不聽沒有了，哈哈……。

有的法，我常這麼說，不貪多，所以我給他們台灣寫信，道場我們是貴精不貴多。我們要真實，我們貴覺悟不貴神通，不是這些境界，而是內心的覺悟。人是貴精不貴多，不是要有很大一個隊伍，像辦政黨似的，有多少人、多少號召、我有多少萬張選票，你要拉了我多少選票，將來我們聯合組閣，哈哈……，這可以當

政。佛教不是這樣的，真正是貴精不貴多，所以退亦佳矣。

一般所謂顯教，佛也說了很多經典了，更切確一點來說，顯教大家這兒也沒有定義。有種種的看法，有的人說在中國的都是顯教，那麼在禪宗，那就不是教，是宗，有很多人是在這個看法。真正在西藏的含義，就是「中論」以下的這些教叫顯教，比中論高的，不稱為顯教，這個是西藏那邊的定義，不過這沒有一個固定的定義。我們一般說，比方在西藏的著作裏頭談到顯教比較低，它那個顯教是指的中論以下的，小乘什麼什麼的，比如法相、唯識，比中論再低一點的。中論它就既不是空，又不是有了，空有就不二了。這個顯教是什麼呢？這個顯教是對密宗說的。

【其後又說《毘盧遮那大日如來金剛頂》等經，所謂密部。此皆各應

衆生根機，從大悲流露種種方便，乃不得已之意，初未嘗分別何顯何密。《金剛經》所謂是法平等，無有高下。】

後來佛又說《毘盧遮那經》什麼等等這些經，就密部的了，所以在過去的經典裏頭，密部的經典也有很多。我家從前全部都有，楞伽藏的，全部的密部的，總的經典很不少。東密還有些書，以前我這裏也有不少，就所謂是密部。

然而這些所謂分顯分密，都是應眾生的根基，因為眾生有種種的根基，於是從佛的悲心要救度，就流露出種種的方便。這一切所謂顯教密宗，是來救度眾生的一種方便。「方便」最粗淺的解釋，「方」就是方法，「便」是便利，這是一個便利的方法。佛要救度眾生，要給他一個方法，他得到的這個方法，必須是他能夠做得到的，他很便利地就可以做得到的，這才能有效，這就稱為方便，這

就是法門。我們常常看見「方便」，方便兩個字就是這樣。有的時候說你這很嚴格，別人說你方便方便，這含意又稍微有一點不同，就是說你圓融一點啊，方便方便，實際的意思就是最初的那個意思。就是說你為了針對他的根基，因此你就有些是權說，而不是實說。這個地方，一個權和實跟說妄語是不一樣的。

但這「方便」又說權說不是實，那不是妄語嗎？權不是說妄語，就是為了救度他，在他那個水平，我只好先說到這裏。也就好像現在學生，你要念歐姆定律，那就是一個常數，電壓被電阻一除，就等於電流。真正說起來，這個事實上沒有的，那這應該是一個微分公式，是 du 被 dr 除，這微分的量，然後是 du ，都是變化的。但是一個初中學生，你弄這個公式給他，他能懂嗎？所以只好用那個簡化的，簡化又簡化，典型又典型的常數來表示。所以這個就不

叫做妄語啊，佛法也是如此。

所以權說呢，說有阿羅漢有什麼什麼，這都是權說，權巧之說。比如方便，就方便之說，這些種種方便是不得已，所以我們為什麼說，佛說《無量壽經》的時候，是佛大暢本懷啊。看那個序文裏頭，佛就大暢本懷，這本懷就是非常暢快了。為什麼？因為他不是權說了，他不是不得已來給你這麼說，就是把我本來所有的，我這所要、所想對你說的，我就和盤托出了。這心裏非常暢快，所以說大暢本懷啊！

所以佛說《無量壽經》，釋迦牟尼佛也就放特殊的光。阿難從來沒有看見過，所以才請問，「唉呀，為什麼今天佛放這樣的光啊？」因為說別的是不得已說的，因為你只有這個水平，你不能懂，而且對於佛來說是很委曲啊。這個時候把佛自己這個水平裏頭

的這些東西，來傳授給大家，救度大家，佛高興啊。雖說是不得已之說，當初佛說法的時候，也沒來分辨什麼是顯、是密這些界限，所以《金剛經》說「是法平等，無有高下」，這話很對。

這個顯教看不起密宗，因為有一些密宗確確實實有很多人不懂得什麼教理，不是很嚴格，而且所行的，也看的又好像只是一些事相。求這個求那個、又燒火供、又是求財、求什麼什麼，又有一些顯現除魔。就這一類聚集了這一些，那就覺得很低，看不起密宗，而且密宗又是那個金剛像，又是雙身像。某某人他就肯定密宗那就是魔，這個話就生了分別，這個話都很不好啊！

而密教就很多人看不起淨土，說這是小乘，也都是錯誤，都是很不全面；本身是錯的，都是錯的。說到究竟的話，就是《金剛經》的話：「是法平等，無有高下。」佛的法都是佛所說，都好，就

是最初小乘等等，最後也都把你引導到無上菩提，所以這個法是平等的，沒有高下。

四諦法是小乘法，小乘就修「苦集滅道」，知苦我就要斷集，要羨慕寂滅我就修道。事實上大乘也同時可以用這四諦法，但是他這個瞭解就超過小乘，還是四諦。那「煩惱無邊誓願斷」不就是斷集嗎？「佛道無上誓願證」那不就是證道嗎，是不是？還是一樣。那麼說四諦法到了大乘，就變成四弘誓願了，是不是？所以全在當人，這法是平等的，完全是看你本人哪。大海對於誰都是平等的，但是你拿一個小杯杯去舀，你就舀一小杯杯，你拿一個大的船多少萬噸的，你要去取水，你就能裝多少萬噸的水。你都能滿，但是你這個容器太小，你也還是只能裝一點點，這都是在當人哪，你當人的情況。

為什麼現在要平等沒有高下呢？因為大悲心是絕對的平等。佛是平等悲，是同體大悲心，所以是無緣慈，同體悲。咱們是有緣，對於我自個兒的孩子我就特別喜歡，我喜歡別人的孩子不如喜歡自個兒的孩子，是不是？這個很自然，這就叫有緣慈。

但是你這個緣為什麼對他特別慈呢？因為你這是母子、父子之情。另外一個小孩可能比你的孩子又聰明又好玩，可是因為你沒有這個因緣，你就喜歡他不如喜歡自己的孩子。這是有緣的慈，你不是沒有慈心，你是靠緣。有的人也是對自個兒的愛人忠心什麼的，對於普通一般人泛泛的，鄰居有個老太婆或者有個老頭，那就不能像對於愛人那樣關心了。這都是有緣慈，因為（發心）小；佛是同體之悲，一切眾生跟我是同體，是一樣的，所以這發心就廣大了。

所以說我們學佛，不只是說佛給我們一個法，我們依照這個法

去修，這就是一個方便，你不照著這個就沒有這個梯子；而且我們學佛不要忘記，佛的悲心、佛的行持種種的，是我們學習的榜樣。我們應該確確實實要趨向，雖不能至，心嚮往焉。雖然我做不到他的地位，可是我心中常常羨慕，常常想要做到這樣，我對於釋迦牟尼佛也是如此，要同體之悲，要同體對待。

【蓋大悲心絕對平等，故不論何經，皆稱嘆其本經為最高無上。若以凡夫情見測量，豈非世尊妄語。要知佛以大悲心出發，為念衆生機緣有差別，總以令其一門深入，勿懷第二念，是以總言法法皆是無上，俾其信受奉行，直至成就而後已。】

（大悲心）是絕對平等的，這裏頭講了一個很有意思的事情。大家讀經就看見了，什麼經也都讚歎說我這個經功德超出其他，而

另一本經又讚歎這個經超出其他。最顯見的一個例子，是讚歎觀音的時候，那普賢菩薩入了觀音菩薩一個毛孔，十多年都找不著邊；念多少多少億法王子的這個功德，那念觀音一句就都是，《法華》是這麼讚歎觀音的。可是《地藏經》呢，你念觀音就不如念地藏。所以大夥兒就在那兒挑，我到底念哪個最好，哪個才是第一呢？哈哈……，所以底下這個上來解釋很多。

這都是平等的，你有緣遇到這個經，你跟這個經很當機，就鞏固你。既然如此，那這個經就功德不可思議，就超出一切，而實際也正是如此。你換另一部經，你沒有這麼當機，你生不起這種恭敬心，你去修，當然不如修這個。那麼既然別的不如這個，那不就這個成最唯一的，最突出的嗎？

所以一切問題不是拋開了實際的，脫離了對象，脫離了眾生，

因為脫離了眾生就根本沒有語言了，用不著說了，什麼都不要說了，是吧。所以要針對這些眾生情況，你遇見什麼，你跟什麼什麼有緣，就鞏固你，就叫你一門深入。所以你什麼都來，就「廣學原為深入，一門即是普門」，《淨修捷要》裏頭有許多話都非常精彩。為什麼要廣學？我們現在也提倡相當的廣學，廣學就正是為了要深入。我們研究淨土的人，我們就別的東西也學一學，什麼什麼也是一樣，要廣學。廣學為了什麼？你就知道了，你全明白了，原來都是如此，因此我們就很放心，我這個法門，我就堅決學下去。

夏老師說：「釋迦牟尼佛現前告訴我，我還有個更好的法叫你去修，比念佛強，我也不換了。」這個事情用這個例子，這當然是夏老師說的，但是一個實際的例子考驗，這是我經手的。貢噶上師對我說，他說：「現在只有夏老居士根器最好，只要他肯來皈依，我就

可以把全部的法傳給他，他就完全可以繼承我，來弘法。」這是南梅（註：梅光義居士）求，求不可得的，可是我跟夏老師說，夏老師說：「我已經信了淨土了，如果我現在有什麼法改變了，這很多跟我學的人，他們就無所適從了。」沒有來接受這個。沒接受，我回去跟貢噶上師作報告，貢噶上師微笑，沒有不願意。而且證明，「你現在就是可以當活佛，當這個……」，夏老師說：「我不換了。」他很堅定啊。所以我們就是在廣學的基礎上，認定之後，就是要深入，一門深入，我們廣學是好的。

「一門深入則大可」，這是夏老師說的，你一門深入是太可以了；「是一非餘則不可」，就承認我這個對，其餘都不對，這個不行，這些都是很……。我們往往就跑到一邊去，以為我不能一門深入，什麼都好，今天看看這個，那個又……，這個道場我也轉轉，

那個道場我也轉轉，以致於一無所成。

「一門深入則大可」，它就是很好很好；「是一非餘」就我這門是是，別的都非，「非餘」，其餘都非。「是一非餘」，就這一個，就我這個是，其餘都非。這個不可，絕對不可。因為你這樣做，非餘的時候，你就謗法了。你謗法之罪，你的功德往往抵不過來啊，一切法都是很讚歎哪。還有很多啊，我們對於各個方面，所以就很不容易，說老實話。大家比方說佛教，剛才我們談的，你怎麼能夠滿大家之願，在各個方面，各個團體之間，都做得恰到好處，這不是容易的事情，所以我們自己要很發心，自己也要時常求佛加被。

有一句話很好，夏老師說的，我現在也常常這麼求：「求諸佛示我行處。」諸佛來開示，我應當如何走啊？常常這麼祈禱，有的時

候你自己就會，並不是要佛來告訴你，你自己就走上了正路。你常常祈禱，就會這樣。

所以這就沒有矛盾，不是說假話。你要是說人家說假話，那到底是觀音好，還是地藏好？那麼就只能講說，你要只能有一個對，那有一個不對，那就佛要說妄語了。不是這樣的，都是一種方便，為了眾生得利益，都是鞏固。

所以總體來說，「法法皆是無上」，這個開示很高。都是無上，就是叫你信受奉行，所以經後頭都有「信受奉行」。「信受奉行」其實這四個字，大家都輕輕就念過去了，實際這四個字很深入啊。頭一個要「信」，你對於佛之所說，你都能信，這個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受」，就都接受了，比信又深一層，成為是自己的了，我接受了，接受不就成為我自己的了。你給我，我接受，就變

成我的了。「奉行」，照著做，如說修行，所以「信受奉行」這是很重要的事情。

佛也就是要大家……，到了法法無上，所以講「都好」，只要去做，你對於這個法門，你能夠信受奉行，一直到成就，這個也就是說避免見異思遷。眾生尤其是學到老了，好多人是這樣子，「我還沒什麼，另外一個人，不久他就這樣那樣了。」他就放棄自個兒的，去搞那個。換了那個又沒有成功，又換一個。換來換去，這一生就完了，所以不能見異思遷，要堅決。

【於是對大根人說大法，對小根人說小法，無非望其終於成佛，并不在顯密上分高低，要以當機即是最高。】

而且這個說法的時候，佛是對大根人說大法，對小根人說小

法，因此佛的經教，就有各種的不同。我們不是說有好多矛盾嗎，小始終頓圓。「小」只是告訴你證阿羅漢，沒有說你成佛；「始」教就告訴你可以成佛，闡提不能成佛；「終」教進了一步了，闡提也可以成佛，人人都可以成佛，但是需要三大阿僧祇劫；到了「圓頓」教，剎那可以成佛。你說這個是……？都對啊！就是對大根人說大法，對小根人說小法。像斯里蘭卡、泰國那些人，他就信他這個教，他很好的，國家也很治理，佛教也很興旺。他這根器就是如此，所以他就按他這些法修下去，他很合適。但是大根的人，覺得這個小法，往往去了之後就「我不來了」，他就不來了。所以對大根人就說的是大法，對小根人說的是小法，這都是希望他最終成佛。

《法華》就做個譬喻很好。佛為什麼說三乘法呢？有個火宅

喻，《法華》看起來不難懂，實際是很難懂，它儘講的是故事。因為大家懂得，看了這故事，那跟聽故事一樣，就明白它文字的意思了，對於涵義不大容易懂。這個《楞嚴》呢，那就是連文字都不好懂，《楞嚴》難讀就在這兒。《法華》之不好懂，就是看來誰都還可以明白它這些故事，但故事中深的涵義，就往往不大明白。

這個火宅喻，佛就是說以一個大富長者來譬喻是佛，他的兒子就譬喻是眾生。（兒子們）在一個大的房子裏頭玩，裏頭有好多玩意兒，但這房子裏頭有好多毒蛇猛獸，有好多好多都是不好的東西，還有毒氣。著火了，佛要把這些孩子們叫出來，他們不肯出來。他們在玩，不理父親這個話。他父親就想出個辦法，他父親告訴說著火了，裏頭又有蛇啊，又有老虎啊什麼，又有狼。可是孩子們不聽、不理他，所以他就跟大家說：「你們快出來，外頭有羊車

（牛羊的羊），羊拉的車、鹿拉的車、牛的車，好玩得很，你們出來玩吧。」大夥兒一聽見外面有車，就跑出來了。這「三車喻」是什麼呢？就是聲聞乘、緣覺乘、菩薩乘。所以三乘法就有聲聞法、緣覺法、菩薩法。所以就跑出來，出來之後，佛就很高興，他們從火宅裡出來了，沒有燒死。

沒有燒死之後，佛並沒有給他們失信，每個人給一個大白牛車，遠遠超過他說的那個羊車、鹿車。每個人給一個大白牛車，平正廣大，其疾如風。這都是要大家成佛，所以跟你講三乘法，講這一切就是讓你從火宅出來，你出來之後，最後都是成佛，大白牛車，都是一乘法。你能說佛說這羊車、牛車沒兌現嗎？非得給羊車不可，才是兌現嗎？不是嘛，這不是對的嗎，你出來之後，你得的是牛車，超過佛最初給你的許諾。所以佛的這個智慧什麼的，就都

是如此。

所以佛都是希望一切一切人得到成就，本來就不是在顯密上分高分低，「你當機即是最高」，就是我剛才說的話。什麼適合於你，這個對於你就是最佳方案。我不是老打買鞋的譬喻嗎，你絕不可以因為它是價廉或者是物美，你就選，要完全跟你適合才可以。送你你也得對號，你不對號，大兩號或小兩號，樣子再好、再便宜、再結實、再講究，於你無用。你先要對號，你都對了號，你能穿，你其中再選擇，我喜歡哪個樣子，和喜歡什麼顏色，喜歡什麼質料，價錢如何，是不是？滿你的願嘛。所以現在你要去挑選，對你的號是首要的條件，這個對號就是當機，就是這個意思，所以大家也慢慢地就摸出來了我這個「機」是什麼。

【吾人須識佛愛衆生如子，大悲平等普度，不能言其某法高某法低也。】

我們需要認識佛愛衆生如子，所以經上說「佛愛衆生，等同一子」，愛一切衆生，就像他一個獨生的兒子一樣，所以稱為大悲慈父，佛的恩德是無窮盡的。釋迦牟尼佛多生來救度我們，我們是今天才能信。還有我們今天能夠信淨土法門，是多生跟阿彌陀佛結了緣，阿彌陀佛在成佛之前，就一直在教育我們，在攝受我們，不然今生不可能這樣。這個都不是隨便說的，事實就確實是這樣。

是大悲心，平等的普度，所以我們不能說，佛的法是某某法高，某某法低，這個就是很破除許多人的這一種，一定要分出來什麼高、什麼低、什麼什麼。所以淨土宗最突出的，稱讚它的，是從它對於衆生的利益而說。是法都平等，佛法都平等，所以《阿彌陀

《經》和《金剛經》也平等，和禪宗也平等，那麼和密宗也平等，和《阿含》也平等，還爭什麼？它這最特殊的問題，就是說它能夠讓眾生真實得到利益。

那麼這個圓頓教當然就高了，可以剎那成佛，這不是好嗎，但是《法華》、《華嚴》講了這個剎那成佛、即一生成佛，而沒有很多的眾生，就能夠因為《華嚴》、《法華》中所說的這個教義，而能夠實踐，做到了即生出生死，差別就在這兒。可是念佛往生的，就層出不窮了。所以在這個角度上，我們說《無量壽經》超過那些經，連日本的古德也這麼說，就是從這個角度出發的。本來是平等，為什麼？就說它這個號頭大家都能穿，是不是？所以大家就是只要這個號頭就對了。

【但是佛法既然整個，無所謂顯密之分，何以後世各祖師分宗弘揚，或以顯教，或用密法。吾人應於分別中識其無分別之妙旨，更於無分別中識其差別之妙用，所謂善能分別諸法相，於第一義而不動。】

底下又設問，既然是整個的，沒有這些分別，為什麼後世祖師有分宗分派呢？我一見到上師，就聽到上師說這兩句話，這兩句話我就印象很深，但也沒寫筆記，一直就是幾十年來，這兩句話裏頭，得很大的受用。我耳聞就是「於差別中解無差別義，於無差別中解差別義。」在咱們種種差別之不同，今天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我可能理解平等，人人本來是佛，這就是「於差別中解無差別義」。「於無差別中解差別義」呢，人人本來是佛，今天有人、有畜牲、有什麼什麼種種差別。我說故宮那個珍寶館也很可以體會這

個，各種金的器皿它無差別，都是金，無差別。都是金是無差別，但是它有種種不同的形像，種種不同的用。當年那是佛像，那西太后要對它磕頭，而那個盆她可以在裏頭洗腳；那當然一定是這樣嘛，它是盆嘛，在裏頭洗腳不是很自然嘛。都是金，那個佛像要受她禮拜，而那個盆她拿來洗腳，這就不同了。所以平等中有差別，差別中有平等，這一切都是如此。

底下又引了兩句經文。「應於分別中識其無分別之妙旨，更於無分別中識其差別之妙用」，底下就是兩句經文：「善能分別諸法相，於第一義而不動。」這就是解差別，我善能分別一切法相，什麼法是圓頓法，什麼法是次第法，什麼法是大法，什麼是小法，什麼是頓法，什麼是漸法，什麼是善法，什麼是惡法，什麼是邪法，什麼是正法。「善能分別諸法相」，雖然我都能分別得很清楚，

「於第一義而不動」，於第一義諦，我了然這一切本來無分別。在這時候，一切生佛、邪正、是非、人我，這些分別都沒有，所以才無所住啊！平等一味。

你那個「一切皆成佛」，這句話就是一味了，沒有一個不是佛的，還有什麼差別？你也是佛，我也是佛，茶碗也是佛，太陽光也是佛，電燈也是佛，你找不著第二樣東西，都是佛。雖然我也知道這是燈，這是太陽，但是於第一義我並沒有動，這個境界很好的。到了這個境界，「但自無心於萬物，何妨萬物常圍繞。」對於萬物不起我們這種分別心了，所以萬物圍繞有什麼關係啊，萬物圍繞那也就……萬物即是佛啊，是吧！

【然以時節因緣論，以密法為現世所最當機。】

底下就是說，從這個時節因緣來說，結合到當代，這個時代的情況，目前這個因緣，上師說：「密法為現世所最當機」。這也是從《蓮花生大士應化因緣經》裏頭出來的。在這個時候密法當機，密法要弘揚於全世界。現在各國都紛紛有好多轉世，還有一個是在歐美國家裏頭的，一個婦女已經快四十歲了，最近被認出來了，是活佛。有的孩子（時就被認出）是活佛了，有的是已經……，這個最特殊了，已經四十歲才被認出來。大概是她前生時候的道友碰見了，把她認出來了，她也就承認了。所以在各地都有各地的活佛，都有密教的，這也就看出一點這個苗頭。

總之，將來這個法，就是弘的面會很廣，現在各地都有了。過去不但是各地沒有，連咱們中國大陸都沒有。它因為明朝禁止了，明朝不許信密宗，因為元朝發生了很大的流弊，就是因為修雙

身法，元朝亡了國，皇帝修雙身法。換句話說，明朝的兵隊進了城，他還沒有戒備啊。元順帝就逃跑了，倉皇逃跑了，所以明朝就禁止了。清朝是貴族可以修，平民還是不能修，皇帝自個兒修。它這個就是說，都沒有，尤其是紅白教一直沒來，元朝那時候是「薩迦」，清朝是黃教，所以紅白教到這兒來是從諾那祖師開始的。

達賴是親英，那時俄國是親蒙古，他要中國的蒙古，英國人要西藏，一直在西藏有很多很多聯繫。達賴是親英的，他想就歸附到英國，英國這個 United Kingdom，它就想各地方都有（殖民地），西藏也成它一個的聯邦也未嘗不可，他就這種思想。

但是諾那祖師親華，所以政見不和，達賴就把諾那祖師俘虜了，關在地牢裏頭，而且是關了多少年哪，很深長的一個年代，十來年，幾次毒藥給他吃。後來諾那祖師到北京了，那看守的人被達

賴殺了，因為他報告說諾那祖師死了，所以當時就把報告的那個人處死了，就說：「當時你驗過屍，說是死了。」後來人家問諾那祖師怎麼出來的，當時諾那祖師說：「我用手刨坑刨出來的。」出來之後，那個頭髮長得到腳上，只帶了一個護身佛。

王上師在講這個（《顯密不二九乘次第》）的時候，就在這個時候，說把這個佛像再裝裝藏吧，打開底板，嘩嘩嘩流出來都是舍利，這全部是舍利。後來再裝進去，裝裝裝，再往回頭裝就裝不下了，裝舍利那個地方它空間不夠了。為什麼呢？因為舍利又多了、又大了，原來的空間不夠用了。留下有千把顆，差不多有幾百顆。所以這很不可思議，諾那祖師這個密法。

至於現在就是，這些是有些變化，諾那祖師然後介紹了貢噶上師，貢噶上師是諾那祖師介紹的。諾那祖師特別去拜訪貢噶，拜託

說你要發心到漢地來，貢噶在貢噶山。

【蓋結手印持真言心作觀想，身口意皆入於不可思議境界。】

密法要結手印，持真言，心中要作觀想，就是說身要結印，口中誦真言，心裡頭要觀想，身口意都入於不可思議的境界，也就是說我們這個三業，就同於佛的三密了。佛的三密是不可思議的，所以我們這三樣事情也都不可思議了。本來這身口意是造業的，身就造殺盜淫的。這個口說的是妄語，不是真實的；很多黃色的種種；或者不一，兩舌，跟這個說一樣，跟那個說一樣；惡口，很狠毒、咒罵，這都是口犯的業。心就是貪瞋痴，動念，有時候是造業。身三、口四、意三，都是十惡。那麼現在結印、念咒、觀想，這就換了，成了三密了。

這底下就單提真言，因為這三密之中，我剛才說了，三密中一密成就也可以成佛。

【茲以真言來說，真言原音陀羅尼，義即總持。其音能作種種音，攝無量義。行者依法持真言結手印作觀想，則功德遍滿虛空法界，非因地菩薩所能測知其究竟。】

首先從真言來說，就是語密。真言原來叫陀羅尼，陀羅尼有好幾個含意，這個真言是陀羅尼的含意之一。陀羅尼是印度的名詞，翻譯它的音就是這個音，翻譯它的含意就是總持。證到陀羅尼，就超過三昧，《大經解》裏頭有。三昧，你必須入這個三昧，你才能夠顯現三昧的這些境界。比方說我現在正在生氣，這三昧的境界就不來了。得了陀羅尼就不一樣，你生氣，它還照樣；你在煩惱之

中，它還是照樣，這就是陀羅尼超過三昧的地方。還有，有的得三昧，你來生就沒有了。陀羅尼，你得了陀羅尼之後，你不管再怎麼怎麼輾轉，你還都有，所以叫陀羅尼。

這個陀羅尼它不是有音聲嗎，這咒有音聲嗎，這一個音聲之中就包含了無量的音聲，所以說做種種的音，包含無量的意思，因此這個咒就不要翻。有一些人就是弄聰明，知道一點藏文，查字典，這個字是什麼，我就把它註出來，這失掉了密意。再有，你掛一漏萬，它有無量義，你給指出一個義，它有一萬個，你只撿了一個，其餘都扔掉了。你就是不懂，這不懂還近一點。宗門也是，宗門這些個公案，反而不懂的情形之下比較近。「哎呦！原來是這麼回事。」怎麼怎麼解釋，說得天花亂墜，遠去了，愈說得多，愈遠哪，哈哈……。

所以《心經》前頭都是有理路可尋的，都跟你講道理的，到後頭就是「揭諦揭諦。波羅揭諦。波羅僧揭諦。菩提薩婆訶。」有什麼講啊？它就是連顯密這有言說的、離言說的都在內了，所以就是說它攝無量義，這個咒攝無量義，那麼其他也是如此，手印、觀想。這個東密非常重手印。

這個功德就遍滿虛空法界，所以昨天我說，念佛有四十里光明，這都是初步的說，實際說你持咒、結印這些功德，是遍滿虛空，遍滿法界，是不可窮盡的。不是在因地的菩薩所能夠推測，所能猜得到，所能夠了解的。這些功德是「唯佛與佛乃能究竟」，只有佛跟佛才能徹底了解。不要說我們凡夫不能，就是在因地的菩薩，還沒成佛嘛，所以稱為因地，因地的菩薩也不能徹知，也不能徹底。

【彼十地菩薩，尚須藉真言以為護持，而免魔障，實無法讚嘆者也。佛說末法時代，衆生業重，必仗真言清除業障。】

十地菩薩尚且須要用咒來保護，十地菩薩不離念佛，所以淨土宗是密教顯說，都是一樣。所以十地菩薩不離念咒，十地菩薩也不離念佛，這都說明這些功德。憨山大師說，禪宗開悟了，都持咒。他說為什麼不說呢，怕別人執著，所以不講。那麼講了有俱胝，俱胝只念三行咒，他是念三行咒，不是念個長咒，只有三行，古大木板字，三行那很短哪，「便能功超一切人」，就超過一切。俱胝是開悟的祖師，他就念三行咒。這是公開的人知道，實際憨山大師說，都是這樣，都持咒，所以悟後你要不就持咒，要不就念佛是最好的了，可以免魔障。

這個魔，大家讀《楞嚴》就知道，有種種的魔，尤其是你破五

蘊，在每破一蘊，它這裏頭都有好多好多魔障，當然我們都在五蘊之中，還談不到破蘊，所以有時進步之後，常常還遭遇魔。有人修得好好的，後來著了魔，他覺得是很進步很什麼的，實際有的是入魔了。所以這些地方就是說，有許多法門很險哪。

淨土法門也是這樣子，跟密宗念真言免得魔擾一樣，念佛也是如此。你要念佛的話，阿彌陀佛派二十五個菩薩，極樂世界的二十五個菩薩，隨時隨地來護持你，你們要記住這個事。

所以那些看風水什麼的，不理他，這不是他們所能了解的，他們做夢也想不到，要請他們看，他們所看的那個境界，比那個實際的情形要低得不知多少，他看不到。

有個氣功的，我一個學生，郵電學院的，現在是教授。他是家傳的，是從強盜那兒學的氣功，他的祖父在兒孫中就只傳他一個

人，這個人現在也做教授了。這個人前兩天來找我，他說他知道我有點病，他說：「黃老師我給你看看病好不好？」我說：「用不著了。」後來就談，談了之後他跟我說，我雖然沒有約請他，他還是要試一試，他說我剛才試了試。他們試著用他們的光、他們的氣到我的身體來，替我排除什麼東西這樣子，他說：「我沒辦法，我們的進不來。」哈哈哈哈哈……。他的能進來之後，他就把你的氣趕出來，有時候會覺得兩條腿都是冷的。所以我們不依靠這。我是很明顯的，從氣功入門的概不接待，你就不是一張白紙了。北京有個很著名的氣功師，兩個女孩子，報紙上都介紹，很有名。他的姊姊比他們還強，託了兩個人，都是我的朋友，來介紹想學密，我不同意。結果這兩個人很不高興，他說我們兩個人的面子都不給，我說這不是講面子的事，因為這些人他們都有後臺。他的後臺是死了的

一個德國鬼，所以就不跟這些人扯，哈哈哈哈哈……。

所以十地菩薩要靠真言來護持，免除魔障，這個是我們沒有法子讚歎的，讚歎不及啊。佛說過這個話：末法時代，眾生業重，必須要靠真言清除業障。實際上是如此，和尚他幹什麼都有咒，你們可以翻一翻《禪門日誦》。《禪門日誦》就過去是禪門，禪門就是和尚，和尚他們都是禪，都是臨濟的兒孫，每天要：漱口是漱口的咒，吃飯是吃飯的咒，搭衣是搭衣的咒，睡覺是睡覺、洗澡是洗澡、上廁所是上廁所的咒。他要真正是好和尚的話，他就每一件事情上都有咒，都要咒。他們上殿就念大悲十小咒，目前的和尚還是這樣，他們前頭是念大悲十小咒，一個大悲咒和十個小一點的咒，這叫大悲十小咒。

他們有的時候，自己慢慢就說，他們這個是中國古傳的，或是

在經典裏頭的，對於西藏來的密宗，他們也有了一些排斥。所以到了現在，這個眾生就是鬥爭牢固。佛在初的時候是解脫牢固；後來就是禪定牢固，大家很容易得到禪定；再以後禪定大家就不很能夠入定，多聞牢固，懂得很多；多聞再牢固以後，塔廟牢固，到的地方有很多塔、有很多廟；再過，塔廟也不牢固了，就鬥爭牢固，你就說我不好，我說你不好，互相攻擊，這一派說那一派不好，這一宗說那一宗不好，這個和尚說那個和尚不好。

這個靠真言，實際上是都在靠啊，大家就是在那兒生分別，那個淨土宗後頭就是往生咒啊，所以不要什麼……。

【於風雲動盪中，合衆修此不可思議密法，祈禱和平，其功德說不能盡。不過顯密究竟不二，不可因說密法偉大，而使生門戶之見。要

知同是法寶僧寶，總應以平等心而明其差別之用，斯得矣。」

現在是風雲動盪之中，目前還是在這個情況，所以有許許多多的問題是一觸即發，並沒有絕對保證說世界上就是可以徹底避免戰火，避免變動。如果我們把大家都合起來，來同修這個不可思議的密法，來祈禱和平，這個功德說不能盡。這是對於當時他們有一個祈禱和平法會，讚歎他們。

不過他們雖然如此，也要知道顯密究竟是不二，不要因為聽到說密法偉大，就生起門戶之見，所以你看上師，他說：「不是這樣！」告誡大家，你們不要因為聽我說大家都障重，必須得修密法，你聽了之後，你就生起門戶之見，覺得我們的密法比別人都高，而看不起別人。「要知同是法寶僧寶」，依這個法，同樣是法寶，出家人、和尚和喇嘛都同樣是僧寶。「應以平等心而明其差別

之用」，我們要知道這是平等，我們自己也是要以平等的心，總之這一切也本來平等，不過就是顯示這個差別的用。

就觀音菩薩，應以什麼身得度者，即現什麼身而為說法。應以和尚身得度者，即現和尚身而為說法；應以喇嘛身得度者，即現喇嘛身而為說法。這是以平等心而明其差別之用，因為你應該以現這個身而得度，我就現這個身來跟你說法。所以他現這個身就是當機，是不是？你不能說喇嘛跟和尚是哪個高哪個低。那麼這樣就對了，「斯得矣。」「斯」，就這樣，就對了。

【再以蓮華生大士所判顯密不二之修持，由底到頂，共分九乘次第，為諸位略言之。中土分大中小三乘，印土分五乘，再加入人天兩乘。但我國因有孔子講世法，做人之五道已詳，老子談空說天乘，

較孔略高，故中土去此二乘而成三乘。】

現在根據蓮華生大士所分判的顯密不二的修持，可以把它分成為九乘次第。所謂小乘、大乘，有分三乘分幾乘，這個分了九乘。現在就是略言之，上師說簡單的說一說。中國分三乘：大乘、中乘、小乘，阿羅漢是小乘；緣覺是中乘；菩薩是大乘。印度分成五乘，就是在這三乘之外加上人乘、天乘。中國的孔子之教就是人乘，就是人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這個人道，孔子之教，很高了。老子是天乘，講無為清淨，這個比孔子高。所以佛教說，孔子本人的水平，相當於七地菩薩，老子相當於八地菩薩。他們所說的教，按著他們的教去做，那只能達到人天之果。耶穌，初地菩薩，他能夠把自己釘在十字架上，犧牲自己為眾生消罪，這利他，很突出，所以修耶穌教也可以生天，但不能到初地菩薩。耶穌他自

已是初地菩薩水平。

因為中國有孔子、有老子，人天乘已經很有基礎了，所以在中國就不提人乘、天乘了，而稱三乘。事實上《無量壽經》這個人天乘也攝在裏頭，講了俗世業苦，這種種苦，犯種種罪，我們不應該這麼做，這都是一般的，所以《無量壽經》它很全！有很多人他看了很多經，他就把做人的這個……，因為中國已經解決了，所以佛教對於程度高的水平的人，就沒包括這個內容。

《無量壽經》高到最高的，是圓中之圓，頓中之頓；它低的時候，就連人乘的許多問題，這兒也都講了。這個妻子不和，女人不貞良，什麼小孩不聽話，兒女不孝順，種種欺詐，種種不好，種種罪惡。那麼五惡，五惡就感五痛之果；五痛之果，現生受的報，來生還要受報，就是五燒，所以五惡、五痛、五燒。所以《無量壽

《經》還包括了人乘在裏頭，所以它很廣大。我們現在學佛，還是要包括做人哪。

【以我土文化水準高，小乘法不多應機，至大乘法，相宗太繁細，亦不甚普遍化，獨有禪宗為頓教，境界最高，為大乘之特別門，但祇應大機耳。】

我們中國因為有老子孔子，我們按照這個去做，做人、生天這些法大家都知道。而且文化水準很高，這是中國人的特點，他智慧比較高，這個是世界公認的；這個中國人最聰明，也是世界公認的。

那個淨空法師跟我聊天，他這個人很有辯才，說有一個美國人跟他談話，他說都這麼說，說要是全世界的人，一個人跟一個人

比，中國人第一，都無敵，因為中國人最聰明。兩個人兩個人一齊來比，德國人第一，因為德國人最苦幹最實幹。三個人做一個單位，你是三個人，我是三個人，這麼來比，日本人第一，日本人最團結。這是公論。

他提一個問題問淨空法師，說：「你們中國人既然最聰明，你們為什麼不團結呢？」中國人確實不怎麼團結，哈哈……，一直不怎麼團結好像是。這很不好答，你既然最聰明，應該懂得這個道理，應該團結，你們為什麼不團結？他答得很巧妙：「唉，這是上帝安排的。」他們信上帝，他們傳話都說是上帝安排的，他就愣了。「你想想看，中國人又最聰明、又最團結，你們哪兒去吃飯？」你們還有吃飯的地方嗎？哈哈……。所以這很幽默，這是幽默，你不然就不好說，這話不好說。所以中國人的聰明，這是大家公認

的，確實是很聰明的。

中國所以文化水準高，其實還是在於中國人很聰明，所以小乘法就不很應機。中國喜歡大乘，喜歡禪宗什麼這麼樣的。大乘裏頭的法相宗就太繁瑣，所以玄奘傳到窺基之後，就沒有傳人了，也不甚應機。禪宗呢，是頓教，境界最高，是大乘的特別法門，但是只接大的根基。確實如此，所以也可以說禪宗是直趨大圓滿的密法，淨土宗是密教顯說。因為直趨大圓滿，前頭沒有台坡了，他就構不上，他爬不上來了，所以能夠從禪入的人，現在是大機才可以，不是沒有，但是就是難了，難了。

這裏頭也很讚禪宗，禪宗是頓教，境界也最高，但是應大機，這就是不能很普遍。那麼底下就講九乘次第了。

【九乘次第，為：

(一) 羅漢乘，以苦集滅道四諦法而證入。

(二) 緣覺乘，依十二因緣法而證入辟支佛果。

(三) 菩薩乘，依六波羅密門而證入。

以上為外密，係第一階段。】

這個密乘的九乘次第講的，第一是羅漢乘，苦集滅道這四諦法。我們怎麼修行，有人就去問佛。有人問這個問題：「沒有佛的時候，大家怎麼開始修啊？」怎麼開始會有佛，怎麼修？他又說：「以什麼為師啊？一直沒有佛，以什麼為師？」佛說：「以苦為師。」你看見種種苦，你就要想「唉呀，這個很苦，怎麼辦呢？」苦是老師，你知苦，所以四諦法第一個是知苦。

知苦，你要知道這個不好，你要去掉這個苦，你就要找這個

苦的因。苦為什麼有這個因？就是集。集就是集合了，這些東西都相對、相遇，根啊、塵啊，底下因緣相遇，那麼這個之後，你這裡就要起惑造業，就造成有了苦因，就有了苦果。既然如此，這個因是集，我就斷集。我見這一切，不隨著它跑，我見著煩惱，不隨煩惱，不讓它相合。那麼希望寂滅，希望寂滅你就得修道，慕滅就修道。苦集滅道這四諦法，就是這樣。那麼修這個，就證阿羅漢。

緣覺法是十二因緣，因為有無明，你就愚痴了，這個一念之妄就出現種種，然後最後就出現生死憂悲苦惱，而且今生又造了因，來生又開始入，成了果，這是十二因緣。這十二因緣法你悟了，你不隨這個因緣轉了，那就成辟支佛。

菩薩法呢，就是六度，六波羅蜜就是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般若，來證入。

密。
這三種稱為外密，是第一個階段，九乘法中這是前三乘，外

【至第二階段：

(一) 事業密，如護摩法等之種種利益。

(二) 行持密，初步觀想行持等屬之。

(三) 瑜伽密即相應密，如結印持真言。照法修持即相應。】

第二個階段呢，就是內密了。這個內密中也有三個：

頭一個是事業密，燒火供等等的，做一些事業。比方說修一些
消災什麼的，這都是一些事業。

第二是行持密，初步的一些觀想、一些修行，屬於這一類。

第三部叫做瑜伽密，深了，第六部了，結手印，誦真言，這樣

的一些修持屬於這第六部。這就是唐密傳來的，日本的東密就是以這三種密為主體。

【第三階段：

(一) 嘛哈約嘎。義為大相應。法界一切一切皆本尊莊嚴依正。以真言加持，入妙明境界。修證之細為顯教所不能知。此為無上密。】

第三階段就是無上密了。

第一個是「嘛哈約嘎」，這就是生起次第，這個嘛哈約嘎稱為大相應，那個瑜伽密稱為相應。現在我們修的這個密是無上密，大家要知道，這是無上密。東密什麼、唐密，他們是到第六，我們現在是到第七，現在是第七這兒開始的。「法界一切一切皆本尊莊嚴依正」，就剛才說的「一切皆成佛」，這密宗開始，就從這個地方

開始觀，所以往往一般他就是不大容易體會。

一般的修持嘛，前頭有佛、有菩薩，我是凡夫，我求佛菩薩加被。到了這個無上密，那就一修，我就是本尊，本尊就是我，而且都是本尊哪。那並不是我慢，那蒼蠅螞蟻都是本尊哪。修的時候，觀想就應該這樣，一切相都是本尊的身；一切的音聲，那兒搖滾音樂、那兒罵人，都是佛的語；一切眾生的起心動念，你這要殺人，要害人，那兒要做修橋補路，不管你是善是惡，都是如來的意。那這一句話你要是很奇怪，其實你的「一切皆成佛」就這意思，一切不光是有情成佛，無情都成佛，那不都是成佛？什麼都是佛身。都是佛身，那麼一切音聲都是佛語，一切心之動都是佛的意，不然你說這個還不是，那就是那一塊還沒成佛。

所以我們觀想是從這兒開始的，不是想那兒有一尊佛，我衝他

禮拜，他放光加持我，這是前頭的。那也很有感應，我們這個法裏頭，就加行法裏頭是如此，所以這個法只是廣一些，這個深度並不超過咱們那個，甚至還有地方有不如。

這之後他要觀一切眾生都得到了甘露的灌頂，都最後成了金剛薩埵，就有這個涵義在裏頭。是這樣觀想，而且用真言加持。它不是空想，你就念咒，因為你念咒這個事也就是無住生心了。你這個念咒你就入了妙明的境界，不但是光明，而且是微妙的光明，殊勝妙境。而這所修所證，這樣的這種微妙，超乎顯教修行的情況。這一點是特點，超乎這個情況，所以我們要有這樣的體會來念佛的話，也可以更加不可思議。這個就是第一個，無上密的殊勝。

【(一) 阿洛約嘎。為圓滿義。自身曼陀羅，氣脈明點等屬之。以行

者本身即妙明法界。」

第二呢，叫做「阿洛約嘎」，阿洛約嘎就是圓滿次第。圓滿次第主要是修氣脈明點，所以氣功就是密宗這個氣脈明點裏頭的頭一個字，氣，得修氣。修氣的，一般外道都修得粗，我們這個是佛風，接這個佛風，氣入中脈。這個中脈是科學界、任何宗教，任何什麼什麼都不知道的。道教講任脈、督脈。阿洛約嘎就是氣脈明點，它包括氣，包括脈。這個法就是從自身來修了。

這些個脈，我在咱們中國藏經裏頭，早就翻譯的，佛的密部的經典來說，有的人就問我說，這個脈不是血脈之象嗎？是人的肉身長的這些東西嘛，為什麼佛說這些呢？佛說，什麼脈是哪個佛，什麼脈是什麼佛，什麼脈是什麼什麼佛。我說它這個是解釋不可思議。那麼再要說，你要是把剛才那個「一切皆成佛」體會了，就都

好。你總不能說我身體內的這一塊沒成佛，那就是這個佛身上有個漏洞。他都成佛，都是佛嘛，那就剛才你說哪個脈什麼佛，有什麼奇怪？一就是一切，一就是多，一切都平等。所以一圓融起來，它這個就容易了。

而且這種修持，就是把這很殊勝的意思，貫穿到你每一天的修行裏頭。所以密它的特點就在這兒，不然你就只是看看道理，就是理論；它這個是你天天修持，就是這些。所以它就是通過這樣的，就好像像練兵似的操練，用一個最高的，日日夜夜都在這裏面了，這麼來用功的。

那麼這個阿洛約嘎，就是修氣脈明點，就行者本身，你的本身就是妙明法界了，所以密宗不大主張你去要燃指，要燒身，要燒臂如何如何。不是說我把我這個血肉之軀不要，拿來供佛，你這個就

是佛，他就是佛的妙明法界。而且你要是修氣脈明點，你這裏頭損失之後，這個脈它有的地方就不是完全了。它應該是完全貫通的，流得出去，流得回來的。你這個去掉一些，就不圓滿了，所以是不主張這些。

【(三) 阿底約嘎。義為無上大圓滿，又為無上心中心。全講心地，法界全是一心，一心以外無佛。包羅萬法，一切圓滿，歸於無得，以此本是家寶，不從外得，故云無得，《心經》所謂無智亦無得也。禪宗初祖以至八祖皆傳此一心。】

最要緊的是「阿底約嘎」。這就是無上大圓滿，又稱為無上的心中心，全講自心的心地。這個法界不是別的，就是一心。全是一心，一心以外沒有佛。所以他們禪宗罵淨土宗說，你們這個心外求

佛。這個禪宗就祇是自心，凡是從心外求法，那就是魔外，就是外道和魔境。一切都是自心，你現在要從心外去找東西，那不就違反了嗎？

現在這些人沒有深入淨土宗，而他不知，這個彌陀西方極樂世界正是自心哪，不是心外求法。密宗這一切一切，全是自心哪！自心以外沒有佛，包羅萬法，自心是包羅一切，一切都圓滿。因為它本來一切圓滿，你還有什麼得啊！就好像《楞嚴》說的，他覺得是丟了腦袋了，他後來開悟明白了，不狂了。不狂了他是得了個腦袋嗎？他無得啊。要得了腦袋，就是這個話叫「頭上安頭」，所以有的人說你這個修法是頭上安頭，就有這種批評。你本來有頭，你再安上一個頭做什麼？多事！所以本來無得嘛，「無智亦無得」，《心經》啊，所以《心經》還是很好啊。

「以此本是家寶」，這個本來是我自家的寶藏，不是從外得，所以「從門入者，不是家珍」，所以說無得，都是本有的。正好上師引了這一句話，《心經》的「無智亦無得」，從禪宗的初祖一直到六祖都是傳這個一心。你看，講到我們密宗的最高的，又是到了禪宗，所以我平常說，但還有人不信哪，不大能相信。我不敢有一點兒隨便說。

從文化大革命這多少年，我們書都沒有了，所以有些東西不是那麼熟。有時碰見人問問題，一時想不起來是哪部經、哪部論，有什麼說法，只能根據原則來回答。碰見這種問題，我就十分的小心，記著這個事，「是不是回答地正確？」後來往往看見書了，哦，是，是合的。所以回答問題不是一個很輕鬆的事，大家要知道。

所以受人家東西，大家要知道，不是一個好玩的事。一般的無所謂了，現在它跟佛法有關哪，出家人要受人家一粒米一滴水，你的功德不夠，是披毛戴角還，要變成畜牲，你的身上戴著牛皮或者狗皮，你要長著犄角來還這個債的。現在有很多人在美國，還要坐德國進口車，嫌美國車不夠好，他不知道施主的這個施捨，有的人家很辛苦苦的一點拿來供養，把這輕易的就……，這都不是好事。說到這個地方，我們就是說都很慎重，不敢隨便。所以這些地方，上師這個地方說的這一些，我們都是，而且還幸好我在這個地方，還是合乎上師這個開示的。

【昔諾師當年曾謂禪即大密宗。有人驚訝以為密法重壇城供養等，何以禪即是無上密宗。不知阿底約嘎內二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名策

卻，義即立斷。即禪宗之放下一切妄想，斷生死流，觀照一切皆空，依之行持，直至成佛。學顯宗必須到此地步，方為究竟。故禪通無相大密宗。淨土十六觀通有相密宗。」

諾那祖師當年說「禪即大密宗」。諾那祖師是個大祖師，他一個就是身後遺體縮到只有一尺多高，這是一個大成就的象徵，就是身體縮小；再一個身體根本化空，沒有了。解放以後西藏還有這事，這是貢噶上師親自對我說的。這解放以後只有一兩年，我又見了一次貢噶上師，貢噶上師當時在民族學院當教授，不用上課了。他的藏文、西藏文學造詣極深，所以那些個西藏來的學生，還有那些教師一些問題都向貢噶上師請教。我是這時見到貢噶上師，他跟我說的。就問，他就說，解放以後，沒有多長時間，沒有幾年貢噶上師回貢噶山圓寂了，所以這個時間很短，就解放以後很短的時間

還有人化光。

化光以後，大家才知道。他這個人是第二種成就，第一種就什麼都不剩，第二種成就只剩下指甲，二十個指甲，頭髮留下，這個沒化，因為它跟自己不是那麼密切，指甲我們可以隨便剪，頭髮可以隨便鉸嘛。他這種水平就是這些東西不是一塊化光走了，留下來。他一個人睡在屋裏頭，人家一看沒有了，只剩下頭髮跟指甲，那就只有是化光走的，沒有別的，不是謀殺，謀殺應該有屍體。哈哈哈哈哈……。

這就是證明，證明之後大家非常後悔，因為他活著的時候，沒有誰發現他，沒有誰重視他，所以往往真正有修持的人不大顯露。昨天你們來找我時，有兩個人，他說是台灣的，他要寫一個來走訪我的報導，要刊登出來。我說算了，不搞這些。他這個沒有誰知

名，但是回想有什麼特別呢？只有一個特別，就是他說話很怪。他是個開悟之後的人，他那都是開悟的人，證了「策卻」。他那個說話跟普通人說話就不大一樣了，常常有時跟你說話，你覺得這是怪話。其實他不是故意說怪話，他就是這麼看的，所以這個確實是策卻的成就。

諾那祖師呢，這是剛才說到諾那祖師，諾那祖師有人說他一個就是，他沒有到化光，但是身體縮小，縮到很小，這也是這一類的，這是大圓滿、大手印的成就；第二個特色心臟不壞，火化以後。一個是火化之前身體縮小，一個是火化之後心臟燒不壞。

這個照片我親眼見過，可能我家裡還有。我東西太多，東西太多了之後就跟沒有一樣，哈哈……，所以我不想再有什麼東西，實際上跟沒有一樣。我聽你說《金剛經破空論》，我知道我有，我

就為你找一找，我找了也找不著，跟沒有一樣，以後碰到再找出來。

我就只看見照片，我一個很好的朋友他親眼見，他是諾那祖師弟子，陳師父他們都知道。陳師父皈依過諾那祖師，他很謙虛。他本來跟王師父是師兄弟，但是他又皈依王師，他對於王師的頂禮恭敬是很虔誠的，這很謙虛，不然一般人不大肯哪。本來師兄弟，我頂多叫你老師兄就是了，但他執持弟子禮。還有我這個同學，他本來是國防最高委員會的秘書，他是諾那上師的弟子。看見諾那上師那個心臟，心臟有個吽字。

我這個學長還有一件事，今天時間少，說不了了，我可能在那兒（註：維州蓮華精舍）說過，他生病，是綠度母陪了他七天。今天他是綠度母薈供。所以這些菩薩大慈大悲啊！他修綠度母法，他帶

著很多鰥寡、沒有人能夠招呼的老人、殘廢人，帶著一起逃難，這也很難得。那時候日本人打來，他自個兒到了宜昌，大病，後來只有讓大家同時都念佛念咒，結果綠度母就現身，陪了他一個禮拜，天天照顧他，給他按摩。說話就是他媽媽的聲音，但是顏色都是綠的，是綠度母。所以他那個法本，綠度母法本：「現慈母身，度一切。」他每次修法念到這一句就落淚。他親身的經歷，所以佛菩薩大慈大悲。

所以現世，我說我要把我所知、所聞的這些個事情，要寫些什麼靈感錄，或者寫一點什麼什麼掌故，那有時可以超過現在有的這個……。不過現在沒有時間，將來大家慢慢再來聽聽什麼的，記一記，都是真實，絕對真實的事情我們才說。這是他本人跟我說的，還不只說一次，他看見諾那祖師的心臟有卍字。王上師說，有很多

人看見這個是整個的壇城，你眼睛的水平不一樣，諾那祖師的情況。

王上師說諾那祖師說：「禪宗就是大密宗」，有人就驚訝，他說你們這個密法又是壇城、又是這個那個，這麼多事相，種種法器，又是燒護摩，這一些怎麼說是跟禪宗……，好像是沒有共同之處啊。這一點呢，就是說因為密法重壇城、重事相，它是前頭那一段的，就是剛才我說的，不是這個第九部了。在前頭重視燒護摩，那是第四部。那些修持、那些個事相，第五、第六。因為他不知道還有第八，上頭還有第九，最上頭還有第九啊。

這個第九，最高的這個，有兩個階段，一個就是叫策卻，策卻就是立斷。這個立斷就是禪宗放下一切妄想，斷這個生死之流，需要觀照一切皆空。實際這一點，這個王師給他們說，還沒有和盤托

出。王師曾跟我說，這策卻就全部是達摩的禪；放下一切妄想，觀照，這麼在修持，沒有別的修持。

那麼學顯教的人，也必須到這一步，那就學顯教，禪宗嘛，到達一步。這策卻（註：又譯為「且卻」，見於《谷響集》）也就是禪宗的放下一切，一切皆空，照見五蘊皆空。那麼依止這個行持，無智無得，那就是究竟涅槃了，「依般若波羅密多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所以禪宗是如此，就通於無相的大密宗。禪宗不是完全有事相，但它也同時是無相。那淨土有十六觀，觀佛如何如何，這個通於有相的密宗。

所以密宗它本來圓融，它可以顯現無相之義，也可以顯現有相之義，可以讓人從不同的方面來入門。所以入門是「歸元無二路」，歸元就是歸元嘛，「方便有多門」，但你進來達到這個元，

進的這個門有好多門，你從哪個進啊？所以密宗它很廣大，實際它很廣大，它包括好多好多東西。你願意從有相入，那就從有相部份入，有相這些觀想跟《十六觀經》相通；也有從無相入，這就和禪宗的相通。

【禪既為無上密，故歷代禪宗大德皆係成就之人，六祖真身不化，即心地證到真空妙有也。歸根來說，心外無佛，心外無法。若以為心外有佛有法，非了義說。】

那麼他又證明，就是歷代的禪宗大德都是成就的人。六祖的肉身不壞，六祖不但肉身不壞，六祖的骨頭都是黃金色。這我怎麼知道呢？這是很意思的事情，虛老的一個弟子，這個弟子非常好，現在是雲門的方丈。我就是要找這個人，找了半天找不著。我

在佛學院講課，那個方丈他也來聽課，他說這是剛剛從南方來的。我就跟他打聽，我說：「有一位真空法師你認識嗎？」他說：「就是我。」他來聽講來了。他後來跟我說，因為他忠實於虛老，他入獄十多年哪，所以這兒的佛教徒，這個修行是很艱難哪，大家要知道。他就因為忠實於虛老，他入獄十多年。

在文化大革命的時候，大家打六祖的像，打六祖的像就打破外頭，裏頭把骨頭都打出來了。他們走了，他就把這骨頭都撿起來，埋起來了，藏起來了。所以他看見骨頭，說骨頭都是黃金色。所以成就的人，這一切都變了。那麼後來他碰見趙樸初，告訴趙樸初，趙樸初說：「趕緊把它找出來，裝起來。」他又跑到廣東，跑到廣東就把它弄好，裝好了，現在六祖的像又很莊嚴了，全部金碧輝煌。他現在本人病得很厲害，在雲門。這是一個很忠心耿耿，沒有背叛

師父的一個好和尚，他跟我說的。

六祖真身不化，而且是黃金骨。這是什麼原理呢？就是因為他心地證到了真空妙有，六祖他的心真正是真空而妙有。所以這個不是說必須是一切都空無所有。它是真空，真空跟妙有是不二的。真空就是有，有就是空。歸根來說，就是心外無佛，心外無法。如果認為心以外有佛有法，這個不了義。認為心外有佛有法，你要去修持，還是得到很大的利益，但是所謂了義者，就是徹底，你這個沒有徹底。

所以佛說法，剛才我們說小始終頓圓各個都不同，這彼此之間不同那就是矛盾，那怎麼辦呢？佛就告訴大家，發現這個矛盾，你依了義教，不依不了義教。這本經這個教化是了義的，就按照這個辦，另一本不了義，和這個有衝突的，不理它。那怎麼叫了義？怎

麼叫不了義？你談實相的是了義，我們這個自心也就是實相的另外一個名字。所以到這個地方，才可以避免一切執著。以為在自心之外，另外有一個佛、有一個什麼法，不是了義之說。

【三世如來密意，我心具足，要非明心見性，不能證知。但禪宗太高，非上根利智不能學，正法像法時代，尚易當機。至現當末法，魔障業垢重，以時節因緣論，密宗法門為最當機。謹就所知，用為供養諸位仁者，並敬迴向，祝李子方大居士所領導之息災法會功德圓滿，正法住世。

庚寅小春十七日在上海印心精舍息災道場講

壬辰十月初五日在粉嶺蓮華精舍敬錄多哲尼】

如來的密意，我心具足，就是六祖開悟的「何其自性能生萬

法」，我哪裏想到我的自性能夠生萬法，那是我們自個兒的心具足啊。孟子說的「萬物皆備於我」也有這個意思，但它是淺一些。所以中國的學問很深，這句話就很深，這是我們中國的。「萬物皆備於我」，都具備了，我具備了萬物，所以這就稱為大我。我們千萬不要以為就這個是我啊，這個是小我，這個我也是「妄我」，我們這個心也是「妄心」。

我們所謂的心，還有個「真心」，這個真心是具足一切的。你如果不明心見性，你不能證到這個，這個就不是說什麼搞學問，什麼打坐，什麼什麼，一定你就必須是（明心見性）。讀經也可以，打坐也可以，這只是一個過程，你必須從這裏得到明心見性才能夠知道。那麼禪宗跟策卻不是一樣了嗎？雖是一樣了，但是禪宗太高，它直趨大手印，直趨「阿底約嘎」最高的一步，這個眾生很難。

所以打個比方，我常說用梯子上房，那就不是禪宗的觀點了。禪宗的觀點就沒有這個過程，這一跳就上房了，就這樣。你只有眾生跟佛的分別，迷就是眾生，悟就是佛。所以不立階梯，不經過階梯，不立文字，教外別傳，這是禪宗，是十分的殊勝。但現在就是根機難得，在當時應機的時候，大的廟裏頭，上千人的廟裏頭，幾乎天天有人開悟；全國很多老太婆小孩都開悟啊。在中國那個時候，所以達摩為什麼來，印度他不待了，跑到中國來？他說看見東土有大乘氣象，所以來了。來了之後在中國是大弘，所以現在世界上把禪宗劃分在屬於中國這個名內。這個道教、禪宗是中國的，婆羅門、佛教是印度的，這麼劃分的。實際在中國，當然還是達摩帶來的，但是在中國大放光明。那些根機是很……，我是說，如果有參禪那樣的信心、那種毅力，要念佛也會得念佛三昧啊。就是現在

沒有人肯那麼修了，可以這麼說，所以說根機不夠是在這兒，他發不起這個心了。那真是什麼都放下了，人就像個傻瓜了，所以江西罵人，你這個人是個「神頭」，就罵你是個傻瓜。「神頭」這兩個字的音從哪來？就是禪頭，參禪的頭。參禪的頭就是你什麼也不知道，罵你你也不知什麼什麼，甚至於你到洗手間出來之後，衣服都不會整齊，就這麼就出來了。他沒有這些相，沒什麼叫儀表，什麼什麼我還要弄衣服，什麼這不能見人，什麼禮貌禮節，全沒有了！他就是現在參話頭，就是那一個話頭，「父母未生前，什麼是我本來面目？」什麼是我本來面目？本來面目？就這麼一問，這一切一切都不管了。所以要拿這樣的你來念佛，你不得念佛三昧才怪，哈哈哈哈哈……。

咱們念佛的好處，就是你什麼世間法還可以幹，同時還可以證

佛法，所以說我們讚歎念佛也就是如此。真正達到那個高度，密宗也是，那這個是一味的嘛，是一味的，不可妄比高下，禪宗就是直接。

在正法、像法時代，這種根機還可以多一點，現在已經到了末法了，魔障業障，這個業這個垢，這個罪垢都很深重，是這樣的時節因緣，所以說密宗法門為最當機。憨山大師也有這樣一說，憨山大師是禪宗，也是淨土宗大德，他曾經提倡念咒。所以參禪確實不是……，他這不生疑啊，你說萬法應當歸一，你一歸何處？這不就是問題嗎，萬法都歸一了，一歸到哪兒去了？你說這一歸何處？他就有人說：「愛歸那兒歸哪兒，我管它。」那你就完了。

還有人問趙州，說：「那狗有沒有佛性？」他說「無」。所以後來這參「無」字開悟的人很多，那他就是有責任感，他起疑。所

以參禪不難，難於起疑，要是一切都有佛性，怎麼狗沒有啊？他說這就是這麼個「無」啊！有一天，一下把鎖打開，開悟了。這個「無」字裏頭沒有什麼東西給你的，實際一切法也是如此。但是你碰對了，一下……，就好像那個對號的鎖似的，你不知道什麼號，你轉轉轉，一下子對了那號，那鎖就開了嘛。你用這個「無」字在那兒轉，轉了一下碰對就開了。但是有的人說：「我對這幹嘛，你給我個『無』？愛有沒有。」他不去管這個事，那就完了！所以對於這個狗子無佛性，就這麼死心踏地，什麼都不碰，單參這個「無」字，他就有開悟的機會，就是這樣子。

所以現在我們告訴你念佛。還有說，我參了半天沒參好，我什麼都沒有，我也更不幹了。念佛就不一樣了，你念一句是一句功德，大家肯念了。實際也真是如此，念一句是一句功德，可是不大

容易開悟啊，你要等往生之後才開悟。但是開悟的人不見得了生死，你要是念佛呢，雖然還沒有開悟，生死了了。到了極樂世界，必定開悟。所以王師這兒說，當前當機就是密宗。

底下我們補充一句夏老師的話，「淨土宗就是密宗的顯說」，這就都一致了。因為現在當機的就是密宗，而淨土宗就是密宗，公開的密宗，比密宗少了一個要挑師父的問題，這是個最大的事情。師父很難找，所以我也不很願意跟人家常談，也不願意和大家說什麼。他要來寫一個什麼訪問報導登的，一個是我不願意出名，一個是我也不願意發言。談什麼呢？不好說話啊，現在密宗師父你不好找啊，因此大家很難實際去理解一個人的實際情況。名望很大，就很容易去錯投了，而且這個密宗跟別的不一樣，密宗完全靠你依止師父，唯一依止師父而得成就。

所以現在密和淨土都是要靠信心，淨土是叫你依止這個法門，密宗叫你依止師父。因為咱們這個頭腦想不到這裏，比方我今天說的話，大家要是聽了，有的就覺得很怪，是這樣嗎？怎麼覺得聽了很驚訝，這就是自個兒的境界。這個境界，和他自己平常的不是那麼順，接受起來不是很容易的。所以這樣的話，你這必定要靠師父，不管你懂不懂，你按照師父的話去辦。這一切都是師父替你考慮了，你沒有擇法眼，不知道什麼對不對，你就按照師父做，絕對相信師父就是佛，堅決根據這個師父的，絕對不能背叛，不能違反，一切要聽師父的，一切向師父做報告，你什麼情形都跟師父說。

你做了個夢，不許先跟別人說，是否好夢，只有先跟師父說，先跟師父說過了，才許跟別人說。對於師父是這樣的話，那他這

個……，密宗是這樣，師父要成佛，弟子都成佛；師父要入地獄，弟子跟著入地獄。弟子入地獄，師父成了佛，師父可以把弟子從地獄中拉出來；而師父也得因為弟子入地獄，弟子的業力很重，把師父拉下去！別的沒有這個關係，這是密宗所獨有的，因為關係在於他的行持都是我給指導的，所以我要負責任。他要是垮了，我要去救他，我要救不了他，我被他拽下去。

所以這徒弟也不能隨便收，有時候很多人貪，就隨便收徒弟。師父你要拜錯了更糟，你本來想解脫，就跟著師父入地獄。《楞嚴》講了很多，師及弟子具陷王難，死後入無間獄。不是現在才有，……也是這麼翻的，他有神通有什麼什麼，很多你就跟著去了，現在那些密宗，他們也都標榜我有些什麼神通。所以你沒有般若，你又喜歡神通，那很容易上當。還有人就從一種男女的這種

什麼出發，聽說有這個雙身法，就感覺興趣，那這樣去學，那就是……，而且師父也強調這個，這就大家都湊在一塊兒了。湊在一塊兒嘛，所以就「一盲引眾盲，相將入火坑」。

所以它這個是要靠師父，這樣也是一個捷徑，完全靠依止師父而得成就，而得度脫。它就叫你堅決信個師父，你總不能是信自己，這是不行的。《四十二章經》「慎勿信汝意」，你要慎重，不要信自個兒的意思，「汝意不可信」。因為你是眾生，都是一些常情，一些世間的見解，對於無上的智慧，你現在自己有時候就揣測不到。所以只有逐漸依止聖言量，讀經讀經，轉變轉變，看我們這個（見解與聖言量）合不合，合的我們就把它肯定下來。一步一步的，所謂剝筍皮似的，把原來東西剝一層，再剝一層，剝一層再剝一層，最後筍心出來了。

淨土宗就沒有這個問題，它千經萬論共指，都告訴你相信這個。現在有許多人往生，你就知道這個法門絕定是對的。淨土宗不需要你拜師父，也不需要你靠師父，你有個師父或沒有個師父，你只要肯念佛都一樣。你在佛前可以受三皈、受五戒，這就行了，你就是這麼去念就行了，所以它穩就是穩在這個地方。我們這個地方就是說，因為他這裏當然都對學密的人講的，就到這裏為止了。

本來都是平等的，結合到具體情況，這個時節因緣，不然將來為什麼到最後一百年，什麼都沒有了，只剩下《無量壽經》呢？這也時節因緣的關係嘛。所以現在我們說密宗當機，這個密宗應該也包括這個密教顯說的淨土宗，最為當機。這兩個做為比較就是，一個是靠上師，一個是靠法門。靠上師，你如果真遇個好的上師，這些好的上師確實是得了成就的，真的密宗所謂的成就，那還是要明

心見性嘛，你如果能依止明心見性的人，他所指你的就是明路了，他不是瞎子了，明心見性了嘛。再有神通的人，他沒有明心見性，他還是瞎子。

大目鍵連在佛弟子中，神通第一，他把佛的眷屬都送到天上去，別的敵人打過來，佛不管。「這釋種，怎麼佛不救？」就把他們都送到天上去。等人家退兵了拿下來，都化成血水了。業力他逃不過就非死不可，所以佛不救。他的神通多大，他把這麼些人裝到鉢裏頭，托到天上去，但是在華嚴會上，他就跟瞎子一樣，跟聾子一樣，所以這不是神通的事。所以真正遇見這樣的師父，那就確實得很大的便利了。你完全依靠，那等於你也知道路了嘛，是不是，少走彎路錯路，但是就是難遇。

淨土宗這個法門就是這麼殊勝，所以可以廣弘大弘。淨空法

師提專弘，我是主張主弘，主要是弘，大弘，大弘這個淨土宗。它確實這個殊勝就在此，大家確實能得利益，而且確實最穩，而且你再高的根器，你不屈才啊。有的人是「這別人淺的小根學的法」，他這個上智利根不感興趣。文殊普賢都發願求生，你再高也高不過文殊普賢，文殊是大智第一啊。所以這上根可以上到文殊普賢，那就是最高了，那第一個的了。普賢已經是位後的普賢，這個普賢王如來，阿達爾嘛，也就是金剛薩埵，普賢都往生。低，低到什麼程度？（弟子答：是不是地獄？）對了，低到這個程度。不但人的五逆十惡可以往生，動物也可以往生。

夏老師那個老鼠，他這個屋子供著佛，脫了鞋下來就繞佛，回來之後把鞋脫了就盤腿。他說這兩個腳之間有個老鼠，兩隻鞋擺著，穿著像和尚那種鞋，挺大的鞋，鞋裏坐著老鼠。他一起來，這

個老鼠跟著後頭走，他一坐下來，老鼠就坐在這兒。他就知道這個老鼠是跟我修行的。一天起來的時候，他看見老鼠不動，他就腳動牠，驚動驚動牠，就告訴牠你該跟我繞佛了，牠還不動，再一看，過去了。

還有那個雞跟著人後頭繞佛，繞著繞著佛，忽然間一飛飛到廟裏頭去了；這不是第一手材料了，這是書上看的，最近才看的。牠提起一隻爪，金雞獨立嘛，提起一個爪子來，沖著西，抬著頭，嘎嘎一叫，站著化了。牠這一個金雞獨立等於單合掌嘛，牠正在跟著大家繞佛哪。書上記載著楊玉環（楊貴妃）的鸚鵡，她教牠念《心經》，這也是很特殊的智慧，她的鸚鵡能念《心經》，死了之後埋了，埋了之後從舌頭長出一枝蓮花來。所以這個動物也能往生。

要緊的是地獄，在地獄中的人如果堅持念佛，他的業滿了之

後，他一出地獄，就稱為清涼花菩薩。別的法門在地獄中那麼苦，你用不了了。稍為能容忍就是念佛號了，這麼堅持去念，一出獄就是菩薩了。所以下能下到這個程度。所以這個法門大家要善為護持弘揚。

我們提倡大家讀大乘，確實很重要。這跟《華嚴》同等的，《無量壽經》就是中本的《華嚴經》，這個重要性也就看出來了。我們弘揚《無量壽經》，這個就是密宗也在裏頭了，《無量壽經》這是共同的，這是一個很要緊的意思。第二個意思，最高的密法跟禪宗是一致的，你還看不起咱們大陸原有的佛教幹什麼？有很多人這種見解，就好像一定都要從我們西藏，完全搬西藏的，這樣才是最好的，至於你原有的都無所謂了，好像都看不起。就是中國以外的人，恐怕也難免有這個見解，因為他對於中國的這個不了解。

像貢噶上師這樣子就了解，他說你們漢地這個念佛法門是好的，你們這個般若是好的，不是說你們漢地的都低，他沒有這個看法，他就是讚歎哪，這個念佛、這個般若。所以王上師這一點就做很多工作，如法保存。都現成，古時候翻譯，你看看那文字多好，現在也有翻譯，它那個文字你念了就很費解。就是說現成的這麼一些寶貝，要加以利用，我們要消化繼承。這裏頭有很大的功勞。比方說禪宗，禪宗就是很深，密宗有很多很多就是這種方便，要通過許多實修來轉換。你這許多的分別執著，通過這許多修持，就已經給你淘汰，洗乾淨。希望他們在台灣，多多的對於這個留留心，那麼麼這個就到這兒了。

七、講授蓮華生大士應化因緣經

——即身取證簡要之法

一九八八年八月九日於北京蓮舍

註：一九八八年八月初，台灣蓮華精舍蔡居士赴北京拜見黃老，並請求黃老開示《蓮華生大士應化因緣經》中大士告藏王太妃即身取證簡要之法。此文是根據當時的錄音所整理而成的。

《蓮華生大士應化因緣經》：大士告太妃言：

因果業報，須信非虛。生死事大，無常迅速，應求解脫。先尋擇金剛喇嘛，以為依止。虔誦四歸依，誓心不退。發大菩提心，廣

度有情。嚴持淨戒，以立根基。常觀十二支因緣，明生死本。次習禪定，內觀自心，本來清淨。修深般若波羅蜜，了知諸法，猶如夢幻。心不執著，身隨所安。妄念起時，勿隨勿制。緣境違順，塵影好醜，不起愛憎。惟常覺照，而忘覺照。佛心自心，本自如如。我見破盡。心一境性，即是成佛。

這個很快，七月初十，這是蓮華生大士的聖誕，所以這個因緣也很好。蓮華生大士的名號甚難得聞哪，不容易聽到。我舉個例，那個佛學大辭典裏頭，這麼高一摞，你查蓮華生大士，它沒有啊，所以證明是甚難得聞。我們只知道密宗祖師是龍樹菩薩，不知道蓮華生大士。日本是從中國學去的，稱為東密，也是龍樹菩薩。那這兩位呢，是互相為師父和徒弟的。蓮華生大士是在釋迦牟尼涅槃之

後的八年降世，唐朝的時候到了西藏。釋迦牟尼佛涅槃的時候是周朝，唐朝蓮華生大士又到西藏，所以現代有些人就不相信這是一個人了。

實際蓮華生大士壽數是一仟多歲，龍樹菩薩的壽數是八百多歲，龍樹菩薩的弟子龍智七百多歲。玄奘大師唐三藏去取經的時候，還親見龍智，龍智只像二十多歲的人。所以現在這些人就不信，大家對於這些個事情，就覺得好像是有一些附會。對於龍樹菩薩入龍宮取《華嚴》這些事情，對於取出《楞嚴》，很多人就不能相信。其實這沒有什麼奇怪，大家都以常識作為真理的標準。現在有一些奇異功能，就把這個常識給破一破，所以大家這都是在情見裏面。

蓮華生大士，這個密教祖師，他的報身就是四臂觀音，法身就

是阿彌陀。所以祖師之中，蓮師和蓮華部和彌陀……，他就是彌陀的化現，這一點也是很特殊的。所以諾那祖師是紅教的法，他就和別的祖師不大一樣，特別尊重淨土法門，尊重阿彌陀佛，這一些是我們應當知道的。

唐朝時他到了西藏，藏王的太妃向蓮華生大士求開示。那麼這一段就是當年蓮華生大士，對於這個西藏領袖的太妃的一個開示。她所要請的是個什麼呢？「即身取證簡要之法」。「即身」，就在這一身，就還是在這個身體，就取得了證果，而且是簡單重要的法。她所要求的，請蓮華生大士所開示的，是這樣的一個法。所以底下所答的呢，就是這樣的法。你要即身取證，這個是簡單的，而且是重要的，而且也說，是必須的。這從淺入深，但是淺的地方呢，它恰恰是根本，所以我們一步一步談下去，到了最後我們再著

重的談一談。

【因果業報，須信非虛。生死事大，無常迅速，應求解脫。】

他頭五句是對一切凡夫說的，「因果業報，須信非虛。生死事大，無常迅速，應求解脫。」你任何人都應當有這樣的覺悟啊！相信這一切事情，因果是絕不會錯亂的，所以一絲一毫都不爽。「業報」，就是跟這個業（受報），因為你做業就要受報，不然這個世界就是一個沒有公理，混亂的、顛倒的一個世界。很多好人，像岳飛三十多歲，連兒子，女婿都被殺了。你說他為國，保護祖國、保護人民，可以冒生死跟敵人搏鬥，戰鬥，這是個好人哪，但是他死了，是不是？你曹操，很壞很壞了，他還壽終呢，是不是？

它是三世的因果，我們要知道。所以「欲知過去因，現在受

者是」，你在過去種的什麼因，你現在所受到的就是說明你過去的因；「欲知當來果，現在做者是。」你知道你以後怎麼樣，包括今生以及未來無窮的生，你要受什麼果？你現在所做的就是。大家這麼發心、這麼修，那就可以往生，可以成佛。那一般人就無窮無盡了，他都是生死的苦果。你做好事受好報，做壞事受壞報，這業報是絲毫都不爽啊。

所以連佛成佛了之後，還有白梃穿足之報，把腳扎破了，還有幾天頭疼。頭疼，這個是鄰國帶兵打進來了，就是要滅釋迦牟尼佛這個王族，釋種。釋迦牟尼佛姓釋，所以現在和尚都寫釋某某，都以佛的姓為姓；釋就是釋迦牟尼那個釋，家族的這個姓。要滅這個釋種。大目犍連他們都請佛教，佛不管，他們不忍哪。打來之後都要殺掉，琉璃國王打來了，都要把釋種殺掉，兵很多，打不過。大

目犍連就把所有的釋種擱到鉢裏面，托到三十三天，大目犍連是佛弟子中神通第一，想叫他們免這個難。等到兵退了，再從天上把這個鉢請下來，一看，都化成血水了。

這是個什麼因果呢？當年就是說，也是一個民族吧，部落，天旱水就乾了，所以就吃魚。天旱水乾了，糧食什麼別的東西就少了嘛，魚嘛，水乾了之後就好打了。就把這個魚吃光了，最後一個是魚的王，他們就把這個魚王也吃了。釋迦牟尼佛那時是個小孩兒，他沒有吃這個魚的肉，他就拿個竹竿敲了這個魚頭三下。這麼大的魚少見，他看見了，拿了竹竿敲了三下魚腦袋。那麼現在是什麼呢？這個釋種就是當年吃魚的人，來打的就是這條大魚和這一群魚，所以必須要把釋種消滅。釋迦牟尼佛當年就是因為敲了幾下魚腦袋，頭疼三天。所以這個「因果業報，須信非虛」呀！

「生死事大」，我們這生死事大還是注意的不夠。你要知道這個死呀，我們當然不要怕死，但是死如生龜脫殼，活牛剝皮，你聽說「我難過的要死」嘛，所以證明這個死是非常難過的，你好好的一個人他要死呀，死的時候那種種的，有的慘叫，有的是頭撞牆種種的。這個無病而終，很安詳，有的他內部也還有苦，當然這有輕有重，但是他不是一生的事。他這個完了之後馬上又入生，又要死，無窮無盡的死，就這麼輪迴。這個事情很大嘛，這個事情很大你怎麼去解決呢？可是無常很迅速，不要以為我們現在身體很壯。你看這就是很快、很快，我也快八十了，但我都好像一剎那，無常迅速啊，就是活一百年，也是很快很快的一件事情。

「應求解脫。」根據這個情況，生生死死無窮，現在這無常很迅速，而且因果業報，你知道你過去做了些什麼事情啊？這本賬不

知道啊，下來一篇賬你應該幹什麼，應該是給你排的。這本賬得排在你下輩子去還哪一筆債、是入哪一道？不知道啊！

這玉皇大帝，帝釋，帝釋他們都有神通，他臨快要死了，就五衰相現，頭上的花就焉了，腋下就出汗，就是快要死了，他就現這個相。他自個兒用天眼一看，他能知道人死了從哪兒到哪兒，他預知道他下輩子在一個什麼什麼地方的驢的耳朵裏頭，長了一個爛的東西，他變它裏頭一條蛆。你看玉皇大帝下一生變成一條蛆。不是說這一生我做了都是什麼什麼，我就一定……，這一生的報，有的今生就顯現，不多，那都是很特殊的，來生也不見得顯現。因為這個賬很多，都給你排上了，都給你登上記了，你這筆是排在什麼日子裡頭。最不可知的是下邊這一篇是什麼你不知道，你不可以根據今生的行動做判斷，我今生沒做過壞事，我下輩子壞不了。那玉皇

大帝做什麼壞事了？下輩子變成蛆，驢耳朵裏頭的蛆。這就求釋迦牟尼佛傳給他法，他趕緊在這幾天裏頭加緊用功，免於去變蛆。所以「應求解脫」。底下就說怎麼求解脫了，就是要去求解脫。

【先尋擇金剛喇嘛，以為依止。虔誦四歸依，誓心不退。】

「先尋擇金剛喇嘛」，因為他們都已經是密教了，先要找一個金剛喇嘛。「尋擇」就是你要去尋、去求，「擇」是挑，不是盲目的，這不容易找到嘛，所以你得尋哪。不是到處都有，而且（即使）他到處都有，就是有的幾個之中你要選擇，這一點非常重要！要學密，不是目前有很多就成為一種做生意，你交多少錢，交供養，我就傳法，這就成了買賣了，這很不如法。

在西藏，師父看徒弟三年，徒弟看師父三年哪。這三年不是

這麼著……，是完全在一塊兒的三年，就你的一舉一動我都知道。你不是這麼仔細的觀察，這個師父你就不敢（拜）哪，到底是善知識，是惡知識啊？那師父收個徒弟是同樣的，因為師徒關係最深，徒弟要是入地獄，可以把師父拉進去。淨空法師來，他說得很好，他說：「哎呀，人家都知道，徒弟求師父很難，可是師父找個徒弟更難！」所以這個地方就是說，真正的要密法昌明，就還是應該按照這個轍。不貴有好多好多人，而是貴你這個人真是個人。

就是要知道這個事情，這個事情是這麼重要，需要尋擇。所以這個喇嘛就要依止，依靠，就在這個地方待定了，不是見異思遷，又聽說一個什麼什麼人，又聽說一個什麼什麼，又聽說現在什麼……。大家就還是很容易被欺騙，所以這個很難。所以我們要選，就是要慎重的選，選了之後就要依止。

「依止」，開始是什麼呢，就是四加行的虔誦四皈依，皈依法。將來再有年輕人學密，就可以從這個四皈依法學起，要虔心的念，因為這個四皈依裏頭它一個最主要的，就是我皈依了佛，就不再皈依天魔外道了；我皈依了上師，我就不再去皈依另外的邪惡知識了；皈依了法，就不去看，去皈依外道的這些書了；皈依了僧，就不再皈依外道邪眾了。

現在大家都是亂，在美國也碰見有的人，一邊供著佛，一邊供著某大仙。某大仙也很厲害，從香港到臺灣到美國，佛堂裏就這麼供。你這麼供，你這個四皈依就不清淨了。不能再和這些天魔外道去禮拜恭敬，因為這就是說你信心不純哪。所以就要從這個四皈依開始，也就是說從加行開始修持。這個裏頭並沒有談四加行，只是提四皈依。這個四皈依裏頭就包括了這個重要的意思，你就是專

依止佛法了，專依止上師了，在這個地方不再動搖了。這個地方你要再動搖，像有很多人修了一輩子，現在他要去修氣功，他還在勸人。他就相信這些外道的方法，不能專一，這你可以得一些現世的好處，身體健康，但是解脫就難了，因為你連四皈依都不具足啊。

「誓心不退」，就是我這個皈依上師、佛、法、僧，我是堅決不再退，很多就是在退。這種例子很多，有一個老居士，最後到了晚年跑到道教裏頭去了，就是這樣。

【發大菩提心，廣度有情。嚴持淨戒，以立根基。】

底下就是「發大菩提心」，所以發菩提心是修任何一宗的 근본，而且要發大菩提心。一般人只知道我發了個慈悲心，度眾生的心，願意成佛的心，就是慈悲心了，也就以為是菩提心了。當然這

是菩提心的一部分，但這不是大菩提心，大菩提心就必須有勝義諦菩提心在裏頭，有大智慧。沒有大智慧，自己進步了也會著魔，自己修不進去了也會著魔，就會退心。我這個法子不行了，我換一個法兒吧，一山望見一山高，老心裏頭不安。修修這個，想想那個，換換這個，換換那個，沒有智慧。

咱們精舍的法本裡很多寫「勝行菩提心」，「勝行菩提心」好些人不懂，就是兩種菩提心，「行」就是行願菩提心，慈悲度眾生，讓一切眾生都成佛，這是行願菩提心；還有一個勝義諦菩提心，也就是大智慧，成佛也沒有成佛之想，度眾生沒有度眾生之想。《金剛經》：我應滅度一切眾生，而實無一眾生得滅度者。這就是大智慧，所以要發這個大菩提心。那天不是說了嘛，《華嚴經》的話，「忘失菩提心修諸善法，是名魔業」，你忘掉了菩提

心，修這個善法，是魔的事業。很多人都是自己以為在修善，實際是魔業啊，他沒有菩提心，頂多有一點行願菩提心，他不懂得勝義菩提心。所以這個大菩提心，是一切的根本。

我們現在就是說，在這個修行的過程之中，要增長我們的信心，增長我們的菩提心，這就是進步。別的不算，別的也可能有些進步，那都不是根本。所以諾那祖師就說：你們漢人跟我們西藏人不一樣，你們老是成就沒有？什麼什麼，有沒有什麼什麼境界？我們西藏人就是每年到年終，自己檢查檢查是不是更慈悲了一點，更明白了一點？所以更慈悲了一點，更明白了一點，就是信心和菩提心的增進，這才是修持的果實。你慈悲到了極點，明白到了極點，就是佛了嘛。這個大菩提心，你要「廣度有情」，一切有情，眾生無邊誓願度。

要「嚴持淨戒」，戒是根本，是寶塔第一層。受了戒，不持戒，叫做漏器。你這個杯子是漏的，你裝什麼東西一會兒就漏光了。你的修持就等於你裝上牛奶，但是你吃不著，一會兒就漏光了，它是漏的，所以缺戒就成了漏器。那麼大家有的受戒，有的還沒有受戒，受了戒就千萬不能破戒！所以我們在受戒之前也應當很珍重，要自個兒考慮，要下最大的決心，不要圖好看。「哎呀，別人都受戒了，我還沒受；別人都受五戒，我受三條？」好像我很丟人，不是，要負責任，你受這一條，你就不要犯。有很多人只是說是……現在在居士林有好多有這個情況，「人家都受菩薩戒了，我還不受？」跟著就受，到底菩薩戒是什麼內容他都不知道，你說相似般若就是破戒。相似般若，你這個說法不是真實般若，只是相似，這就是舉個例，那個境界很高啊，所以不是說我們一定要受。

像密戒也是如此，將來我們是應當受密戒，但是要做好準備，下定決心，受了之後就不能犯，犯了之後要立即懺悔，所以要持淨戒，大家即身要成就嘛。即身要成就的話，你是個漏器怎麼能成就？戒是寶塔第一層，你沒有寶塔第一層怎麼成？戒定慧啊。戒定慧正對貪嗔痴，貪嗔痴是三毒，戒定慧是三無漏學，所以勤修戒定慧，熄滅貪嗔痴。戒很重要，學密的人也應該先以五戒為基礎。你不受戒，你自己按照五戒先來約束自己，然後要受戒，然後要受密戒。密戒十四條根本戒，條數很少，但是原則性很強。違反了佛說的話就是犯戒，你這一條就夠了。你都聽佛的話，你還不成功嗎？你不聽就犯戒，所以這個密法的戒它是真嚴！應該說是，真嚴啊！所以底下就要「嚴持淨戒，以立根基」，這是基礎。

【常觀十二支因緣，明生死本。次習禪定，內觀自心，本來清淨。】

「常觀十二支因緣」，十二因緣，阿羅漢是從聽到了法，修持而成功的，叫做聲聞。不用等佛來說，他就自己能觀這個十二因緣，能夠證果的，稱為緣覺，也叫辟支佛，這都是小乘。這個十二因緣就是從無明起，底下是無明緣行，行緣識，識，名色，六入，觸，受，取，有，愛，後來就是生死憂悲苦惱了。十二支因緣，從無明開始，什麼叫無明呢？這個最初的，人人本來是佛，就是最初的一念妄動，這一念妄動就是無明。所以「不如實知真如法一故」，不能夠如那個實際，知道真如這個法，它是不二的，是一，不覺就動了這麼一念，就不是這個真如法一了，這就是無明。無明它的繼續就是行，行之後就發展成為阿賴耶識了。識底下就出來了名色，六入，就有了眼、耳、鼻、舌、身了。有了眼、耳、

鼻、舌、身、觸，就要接觸了，接觸了就有所領受，就是受。受了就有愛，中間我可能還有個缺略，大致是這樣的。有取，之後之後……，就完全是這個生啊、死啊。

再有從這個入胎說，由於無明而有了識，識就進來了，就到胎之內，慢慢地他就要生長，他就有了六入，就長出身體各部分來了，那麼他就有感觸，有領受。他生出來之後，他就要有所愛，有所取，有所有，但是這一生完了之後，他又得死，就是這。所以這個人生來轉去的，死了之後他又是阿賴耶識了，阿賴耶識又是開頭，十二因緣就是這麼循環不已。所以常觀十二支因緣是什麼呢？就明我們生死的根本，就是這樣如夢如幻啊。

而更重要的就是《心經》所說的「無無明，亦無無明盡」，所以這個《心經》「乃至無老死，亦無老死盡」，就是十二支因緣，

從無明到老死。所以破這十二支因緣，沒有無明了，那就沒有老死了，這就證道了。但他說的這個無明是淺的，還不是根本的最後的那個無明。是枝葉無明，還不是根本無明，證阿羅漢只到這一步。真正成佛當然無明就全空了，最後的，到了等覺菩薩，還有一分的無明還沒破，要破了最後一分的「生相無明」就成佛了。

但究竟說無明是什麼呢？無明，佛在《涅槃經》中，在涅槃臨示寂之前，三次告訴大家：我入了種種禪定，入了種種境界，也就是入了種種的空間吧，找這個無明是不可得呀。找一個什麼東西叫無明，是不可得。所以這是佛最慈悲的開示，根本沒有無明，就是你現在不能相信「真如法一」，這就是無明。「真如法一」，真如的法就是不二的。你老「二」，這個「二」就是無明。這就是生死的本，這就生死不已，就是入胎出胎，輪轉六道。所以常觀這個因緣

的話，明白這生死本。

次要習禪定，所以它這個戒、定、慧，整個的修持要修習禪定，我們現在修密法裏頭也是，一般就是先要澄心入定，心要像水澄下來，入定。學顯教的人，念佛的人，倒不需要你把念佛的時間騰出一部分來，來練習定。不是單花很多時間去練習定去，在這個時候你盡量的坐一坐，戒定慧同樣都是重要的。那最根本的是什麼呢？是慧，因為三無漏就是六度的精煉。六度就是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般若。你看持戒在裏頭，禪定在裏頭，般若在裏頭，六個裏頭挑出三個，就是三無漏學，那三個就攝在裏頭了。

但是這個六度裏頭，般若才是眼睛，前五度如盲，第六度才是眼睛。昨天不是說嗎，你要有般若，你這個布施、持戒、禪定才能夠稱為波羅密。你沒有般若，你就只稱為是布施、禪定而已，持戒

而已，不是波羅密，因為跟瞎子一樣。所以我現在就是比較強調什麼呢？強調大家要學習般若。因為你有了眼睛之後，你再去修禪定什麼什麼，你的方向就不會錯了。第一因為你知道方向了，還有，哪兒有坑，哪兒是危險區，你就看的很清楚嘛。所以，以智慧，以這個為主。那底下跟著就來了，禪定是不可離，但是它通篇就這四個字提到禪定。底下呢，就是「內觀自心，本來清淨。」這個也就是最殊勝的禪定，也就是很殊勝的智慧。所以從底下起，就深入了，就是反觀我們的自己本心，「本來清淨」。這四個字很好，不是因為你修了才清淨的，不是你用了什麼方法，使得它清淨的，它本來是清淨的。但是這個「觀」是不大容易呀，文字寫的雖然很輕鬆，聽起來也很輕鬆，我就問一句，你怎麼觀哪？現在只能夠是想，所以觀想觀想，那是先從想下手，目前先從想開始，還是

從思維中下手。先相信，先反觀自心，相信這個自心是本來清淨的。你要能觀得到自心，而且能了知它本來清淨，那就不是今天的水平了。總之就不是尋聲逐流，隨著許多外境去追求這些聲色，而是內觀自心，返照，返聞。這個「返」字很重要，現在先了達自心是本來清淨的，但當這樣觀的時候，你也會感覺到是要比平常清淨，相信自心本來清淨，就這麼看。

【修深般若波羅蜜，了知諸法，猶如夢幻。】

「修深般若波羅蜜」，「觀自在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照見五蘊皆空」，所以還不是用一個「般若波羅蜜」，是用了一個「深般若波羅蜜」。般若波羅蜜它有共和不共，小乘也談般若，那就是共法，但是大乘所了達的，不和小乘共同的，這才稱為深般若

波羅密。那觀自在菩薩行深般若波羅密的時候，就照見五蘊皆空了，這個時候才出現這個「照」字，「覺照」的「照」，就是這個「照」字，不是咱們普通所理解的那個觀察。你體會為觀察，觀察還是在前頭的事。這個「覺照」的「照」，就是「行深般若波羅密多時，照見五蘊皆空」的那個「照」。照字就離念，有念的，有思維的，有心的，是觀察；離開念，離開心，離開這一切的，這才是照。照見五蘊皆空，就度一切苦厄。我們老念五蘊皆空，為什麼苦厄不度呢？也懂啊，也能講啊。我要給人講「心經」我也講的頭頭是道啊，但是沒有度一切苦厄，他還是不能完全用照嘛。

要「修深般若波羅密」，深般若波羅密，非凡夫的妄想心所能夠推測的。這個佛就說了，譬如什麼呢，「太末蟲處處能緣」，「太」是極點的意思，「末」是末流，最末的，最末最末最末的那

個蟲是什麼？就是咱們現在的話，細菌。佛那個時候不需要什麼什麼顯微鏡，就知道有細菌，佛的智慧嘛，所以不需要這些科學的儀器。「太末蟲處處能緣」，它處處都能夠待，「獨不能緣於火焰之上」，它不能在火焰上頭生存。所以中國那些老醫生針灸，他針就拿那火一燒，就消毒了，不然扎過他的再扎你，那病全傳過來了。怎麼消毒呢？就是點個火一燒，這些個細菌，這個太末蟲就不生存了。「太末蟲處處能緣，獨不能緣於火焰之上。眾生的心處處能緣，獨不能緣於般若之上。」你沒有離開這個眾生之心，你不能够明白什麼是般若，所以下面的這個情形，就是所謂轉入轉深，境界比較深。我們先知道這個有什麼好處呢？這個才可以不致於錯會，錯認了，以為自己現在某種某種的體會，某種某種的境界，就是經典裏所說的某一個某一個什麼什麼情形。現在很多人都是如

此，這個地方錯會很多，我們應知啊，這個般若，這個「覺照」的「照」，是離念的，離開這個妄念的境界，但是我們怎麼樣呢？我們先學習般若。

這般若是三個般若：文字般若、觀照般若、實相般若。這實相般若確確是眾生的心沒法理解的，那還有文字般若哪，所以先是文字般若，文字般若就是這個經典，這佛說的。這個《金剛經》、《心經》，這都是般若經，現在這（註：指《蓮華生大士應化因緣經》）也就是文字般若呀。般若是有什麼？它的本體是什麼？般若是有什麼用？這三個般若，實相般若是體，觀照般若是這個作用，文字般若就是來表達這個，把這個告訴你，讓你能夠知道。所以從文字般若你就進行到能夠了達，了解這個觀照般若，去如此觀，如此照。到了觀照般若就好辦了，觀照般若那麼就一天天慢慢，慢慢

的，或者是逐漸地，或者是很頓的，契入實相般若。這是三個般若。所以就從文字般若入手。

真正學密的要學十二年的顯教，在西藏，尤其是黃教，很嚴格，十二年的顯教之後再學密。他們是脫產的，他們一家人就是這樣，有幾個兄弟，就是說我們幾個人養你一個，你去當喇嘛。當喇嘛他要自個兒花錢的，要拜師，供養，生活。這跟漢地廟裏不一樣，漢地到廟裏一受了戒，廟裏養你。它這不行，你要自己養自己，那麼就家裏頭供應，全家別人都勞動，把所有的都供給你當喇嘛。那你要成就，你要度大夥兒，他們是這樣的一個辦法，所以他們這個學習從小就是什麼事都不幹，專門學佛。我們這就不能完全模仿他們那個喇嘛的辦法，因為實際大家都是在家人，我們既是那個喇嘛，又是那個供養喇嘛的，是不是？所以這個情形就要有所靈

活，有所靈活嘛，那麼我們就是一邊修，一邊看書，有的是沒有補的（註：指補修四加行），把它補起來。「深般若波羅密」，這個深般若波羅密是什麼呢，我們怎麼去觀照？

「了知諸法猶如夢幻。」一切事、一切理，反正一切世間的，不光說是事，理、道理這種種的，都叫做法。這個法不是指的佛法，你這兒修密法，修顯教的法，或者你修道教的法的這個法。這個法是指一切事物、一切道理、一切可以有形容的，有形體的、無形體的，都稱為法。它包括的範圍最廣了。觀想一切法如夢如幻，所以《金剛經》：「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我們要把這一切一切看成如夢如幻，這樣你才不留戀啊。

我們就說拿顯教的淨土宗，你要有願。大家只是知道念，只是知道念不行啊！蕩益大師不是說得最清楚了嗎，你能不能往生，

靠你的信和願。你信願要具足了之後，當然有信有願你一定會念，不管你念的怎麼樣都往生，但信願不夠，你念的如銅牆鐵壁，風吹不入，雨打不透也不能往生。現在知道念的人倒是不少了，但在信願上很注意的人還是不多。願就是要「厭離娑婆」，對於這個世界我不是留戀，我不是想在這兒待，我不是想在這個世界裏怎麼怎麼樣，我是一心想到極樂世界見佛聞法悟入無生。因為你見佛聞法之後，你才真正能夠實現你度生的願望。

現在我們也可以做一些度生的事情，但是不徹底的，就好像你這個大夫，當然也知道點兒偏方，有人碰見個什麼病，你也可以告訴他，能把病治好了，但是你不能當大夫啊。你這只是知道這一兩個偏方，治一兩個病，你能當大夫嗎？那種種的病情是怎樣判斷？怎麼用藥？先吃什麼？後吃什麼？有什麼後遺症？那極深的學問。

你沒有很好的原理，沒有很好的臨床經驗，怎麼能當大夫？所以你想給人治病也不行，你害人哪，庸醫殺人哪！所以胡亂跟人家說，是庸醫殺人，這妄談般若是大罪啊！我那一間屋子寫的那一條，就是一個人錯答一個字兒，五百世當野狐。錯答一個轉語，五百世的野狐身，因此度眾生哪有那麼容易呀？我們是要度眾生，不是為了什麼，但是你要度眾生，只有……。

還有這個世界退緣多，進一退九，進一步就要退九步。一個人在進步，九個人在退步，所以退步是很自然的事情。大家都要有這種了解。我這兒很好很好，這是很好的，但你要知道要遇見一些事情退下來，這是很自然的事情，不要灰心，關鍵就是要堅持，它進一退九嘛，所以這個世界它難哪，而且壽數是一定的。我就快八十年了，要再給我五十年，那我這個進步要多大呀。現在好不容易把那

些個東西都能有現在這個理解，能有現在這個基礎，我再有五十年……，但是它沒有了，所以這個世界它難修。像我這一生，後來之後，我還真是抓的緊哪，轉眼就八十歲了。

所以就是說，趕緊到極樂世界之後，見佛聞法，才真正有度生的本領。而那個時候的度生還不是我們現在這個手工業的了，那就是大規模的機器生產了。你就可以分身塵刹，分身十方世界，現種種身，給眾生說法，度眾生，而且你說的就都是正確的了，你這個大夫開方子，就都是好方子了。

所以我們為什麼不在這兒留戀，要很快的去到極樂世界？這才代表你是真的願。你老是在這兒留戀，留戀，留戀……，那就是說你這個心願很迫切，也不真實。那怎麼才能夠不留戀呢？就是對這一切一切，看見皆如夢如幻，皆是在夢中，不要把它當真。我們

就是太把它當真了，所以有的就過不去，跟這個是不好，這個就真是不好，腦子就轉不過來；我要喜歡這個人，我這心裏頭就愛他，怎麼著也放不下，這就不容易解脫了，所以一切就如夢幻。一切諸法中，還不僅僅包括我們說是世間的這一些，應該也包括法執，你所修的這一切，所以大作夢中佛事，一切都不要執著。

【心不執著，身隨所安。妄念起時，勿隨勿制。】

心不要執著，不要抓住東西。從前有個人講，他說這個猴子，牠在樹上跑來跑去，但是牠跑得很快，這隻手抓住一個枝子，一下子一蹦，那個手一抓，待一會兒那個手又一抓，這兩隻手可以換，但一定要有一隻手抓住一個東西。眾生也是如此，兩個手齊放，就是開悟的境界，就是說你一點兒也不執著了。總有所執、有所著，

如果還有意的要抓一個就更不應該了。一切無所執，無所著呀！

「身隨所安。」隨遇而安，不是老想在這個身體上打算盤，愛護它，營養它，保護它。這個是如夢如幻哪，隨緣就好了，是不是。今天有好吃的給你吃，你也不說我一定要修苦行，我一定要吃那個霉的東西、壞的東西，那也不對，隨緣嘛，隨遇而安，很自在啊。

底下就要緊，「妄念起時，勿隨勿制。」這個很重要，這個妄念起來的時候，首先一個是不隨。所以古人有兩句話非常好，非常好，說是「妄想何須除」，你妄想何必去除它，「要在不隨而已。」重要在於你不跟著它就對了。所以「欲除妄想」，就「去一添兩」，不跟著它就對了。在妄念起的時候，不要再跟著它，這一念跟著一念，我一起起他，想起他，他現在幹什麼去了？他一定是幹麼去了，他幹他們這個事一定是……，這就一念跟著一念；他這

個可能對我不利，那麼我怎麼著，我得想個什麼方子對付他，這就叫做「隨」。一念跟著一念，跟著它跑了。或者想起什麼花來了，這個花哪兒有的賣啊？我就到哪兒去買去，今天下午我這兒有沒有時間？有什麼什麼……，跟著想下去了，叫做「隨」。

起了一個妄想，你只要不跟著它，它當念出生，當念滅盡。所以大家都說：「我這個妄想太多。」我說：「你這種忽然之間而來的妄想，你要想去除它，那是除不了的。」還有的說：「我平時還不知道，我一念佛就發現我的妄想非常多。」這不是退步，這是很自然。就好像說一看見光進來之後，看見空氣中有好些小塵點兒，不是現在你塵點兒多了，而是因為你看見有光來了。因為你念佛你就發現心中有這麼些妄念哪，你這個要除，你把空氣中的那些個點兒都要去掉，你怎麼去啊？你打掃，清潔衛生是行，你把空氣中太陽

光照的那個點兒，你要能去？去不了！所以大家也不用去除這個妄想，不管它，再一個，就是不隨。所以不懼念起，唯恐覺遲，你就不跟著它就完了。就看著，妄想，沒了，當處它哪兒去了？沒有，它全部這一念都滅盡，它一點兒也不存在了。所以沒有什麼可怕的，這種妄念沒有什麼可怕的，可怕的就在你隨啊！

還有，也不要製它，就剛才說的，制不了的，就不許你妄想。所以有人從前說，我這兒有幾個心管著，這個管著這個，那個管著那個，你來了我就給你一棒子，你看這就反而多事了，不隨不制啊。所以這些開示都是極殊勝的話，不落兩邊，聽其自然。到昨天咱們講的那個《華嚴》的境界，這個妄想它就是法身哪！所以這個是最好的辦法了。這「不隨不制」也充份體現了聽其自然，用不著那些做作，你既不跟著它跑，也不要製它。

那一天講完了，一個通教寺的，穿著很時髦的，可能是個比丘尼，年歲不大，她說她現在念得肚子裏頭老笑，笑得很厲害，她覺得這不對勁兒，她問我怎麼辦。我說：「你念佛。」她說：「念佛來對治？」「不是對治，你對治，就跟它作對兒，就麻煩了。」我說：「你只要自個兒去念，你自己去聽，把你的注意力集中聽你這一句佛號上，不管他笑不笑。」

還有一個，昨天坐在我旁邊兒，她是曾經著過魔。那一天我在廣化寺講完了之後，她就出來說：「黃老居士，我就是你說的這個情況，我簡直就要死了，我活不下去了。」她就告訴我說：「我是念觀世音菩薩，我就想見觀世音菩薩，我真的見到了觀世音菩薩，誰知從此就不得了了，滿眼都是什麼，這坐一屋子的人，眼睛都看見有可怕的，你沒有什麼，睜著眼睛也見，晚上也見，白天也見，晚

上也不能睡覺。」她說：「我就要死了，我沒有告訴我什麼人，只告訴一兩個法師。」她說：「有人勸我念《大悲咒》來對治。」我說：「你不要念咒去對治，那它就作對兒了。」我就給她講了一條公案。這個他看見了，那天她坐在我旁邊兒，我沒有注意的時候，我要注意我就要攔住她了，她在給我頂禮，上次她來了。我說從前有一個人，他結了一個庵，那個地方很鬧，它不歡迎他們這些和尚在這兒住，就做種種的試驗，種種的示現、種種的干擾。魔來了，鬼來了，佛來了，獅子來了，老虎來了，什麼著火了，弄得大家非常的不安，就勸這個師父說咱們搬走吧，師父不動。過了三年就不鬧了。不鬧了後來大家談起來就說：「還是師父高，你看這個事情也過來了，也不用搬了。」師父說了兩句話：「野鬼伎倆千般有盡，老僧不聞不睹無窮。」她聽了很高興，她說我記不住，那天我帶著

我的女兒，她就說你給我寫下來吧。第二次我在廣濟寺看見她，她就全變了，滿面的紅光，笑容可掬，向我致謝。她說我女兒寫的條子到達以後，她就一切現象都沒有了。昨天顯得很年輕，這都六七年了，比那時候還年輕。她後來，她磕頭。所以就是這，對於這一切不隨不制，這就包括不光是妄想，連境界也是如此。這不兩種境界？它就在裏頭笑；一個就是看見的都是可恐怖的，所以有些境界，我們學佛的人都要知道。

還有一個境界，是一個從前居士林的某某人。他的母親修法，自己見到自個兒心月輪上，觀音，後來他們告訴我他母親不能修了，很奇怪，為什麼？後來我就問他為什麼，他說裡頭原來是觀音的地方，出現一個狐狸。他說是不理牠，但不理牠不行，那個狐狸牠招你，牠衝你歪嘴搖尾巴什麼什麼東西，讓你不安，修不下去

了。她一念就一個狐狸在裏頭了，這怎麼念啊？所以這個都是修行路上，我們修行人必須知道的一些事兒，這一切皆如夢如幻。不隨不制，就不管它，不理它。好的境界，壞的境界，一切平等，狐狸也是法身！牠能擾你嗎？所以這個智慧很要緊，我們不要什麼啊，哈哈哈哈哈……。牠那兒搖尾巴，在那兒做種種怪相，轉法輪！

我自己也有這個經驗。替王上師修，修完法之後，王師就傳《彌陀大法》，要觀想彌陀，然後頂禮，觀想彌陀放光，哎呀，觀想彌陀放光，一觀就是黑的，這觀不出，後來，「黑也是光！」也就成功了。所以智慧非常重要，少有這些分別，這些情見的分別，所以勿隨勿制，很重要。不是要去壓制它，對治它，盡量看它如夢如幻，這是一種，也就是《金剛經》跟圓教的看法，這一切皆是法身哪！所以它這是有用的，所以我們要知道這些東西要拿來用，不

是說就這麼念念就完了，實際要用得上。你在日用中它要能起作用，這個才是真念了，不然就是這麼著，它就還（只）是薰一薰，對於你的心、身起的作用就不深入，就是表面的。

【緣境違順，塵影好醜，不起愛憎。惟常覺照，而忘覺照。】

那麼對於妄想如此，對於外界的境界，（不要起愛憎）。這個「緣境」就是外境，有的跟自個兒是相違反的，有的和自個兒是順心的。順心的、不稱心的，這都是塵的影，這是六塵。「緣境」是什麼？就是色、聲、香、味、觸，加上法就是六樣了，六塵哪，這是塵影的，對於所給你顯現的這些個物質世界，種種的，這都是塵的影子。對於這一切不要起愛，起憎。

所以今天念這個經，咱們就要從這裏頭，這一段開示，你要即

身就得到證，那就要照著做。我們不是說念經就這麼念一念就有功德，念一念是就有功德，但是底下你要學呀，要接受這個開示。所以密宗說你要違反了佛的話就是破戒，入金剛地獄。所以為什麼有人修了很多年不怎麼相應，這些地方注意得不夠。

「不起愛憎」，緣境的違順，塵影的好醜，不起愛憎，沒有所愛，沒有所討厭。常常說我這個事也討厭，那個事也討厭；這個我也留戀，那個我也留戀，留戀和討厭是同樣的東西，是一個性質的東西。但是它對於一個人的表現，表現得不一樣，有的人特別留戀，有的人就特別對於什麼都不喜歡，什麼都討厭；有的人就是又對於什麼都討厭，又對於一些東西特別喜歡，種種都有。總之，都不應該。

「惟常覺照，而忘覺照。」一步一步的深入，所以這一段法非

常好。惟有，「常」是時常的，念念的覺和照。「覺」就是覺悟，這個地方就是見聞覺知。見聞覺知，見是屬於眼睛，聞是屬於耳朵，覺知就屬於心，從心裏頭去覺。

「照」，也是心的事情。照見五蘊皆空，所以夏老師講的很好：六百卷的《般若經》可以歸納為一部《金剛經》，一部《金剛經》可以歸納為一部《心經》，二百多字了。一部《心經》可以歸納為前頭這幾句話，就是「觀自在菩薩，行深般若波羅密多時，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這幾句話就是六百卷般若波羅密的《大般若經》。這五句話還可以歸納，歸納為「觀自在菩薩」。這就要講了，不講大家不懂了，菩薩就是覺有情，要使有情都覺悟。菩提薩埵，簡稱為菩薩，菩提是覺，薩埵是有情，就是覺有情。那麼「觀自在菩薩」是名號，觀什麼？「觀自」，自心，

自性，「在」，所以「片刻不在，便同死人」。老觀這個自，在，那就是菩薩啊。這個「自」老「在」，就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那就是全部的《心經》了，也就是全部的《金剛經》，全部的《大般若經》。歸納成就是上來這一句，還可以歸納，歸納成一個字，就是「照」，「覺照」的這個「照」字。「覺」呢，三覺圓滿就是佛，我們人人都有本覺，現在你開始學佛，已經起了覺悟了叫做始覺，始覺合了你的本覺，到了究竟覺就三覺圓滿了，你就成佛了。「照」，就照見五蘊皆空。

「觀想」兩個字也是不同的，觀就細，想就粗。現在大家都是想，所以修法這一段是想，想是什麼什麼樣，觀就心要更細了。照就是離開了心了。觀，到了最殊勝的觀是定中的境界，所以淨土宗把觀想作為定善，持名算是散善。因為不定你不能做觀，觀想的

想你也得集中，不然你也想不成。你念的時候還可以打小差兒，拉回來，打回來，又打小差兒，又跑了，跑了再回來，所以它這叫做散善，但是容易下手。

所以時常覺照，要是真正能夠覺照的人，他就是很不容易了。覺照，那就是前頭這些，自己本來，本來自心。在覺照之中，要把覺照這個事兒也忘了，所以天台有個偈子：「境為妙假觀為空，能所兩忘即是中，忘照何曾有先後，一心融絕泯無蹤。」「境為妙假」，天台講空假中三觀：空觀、假觀、中觀。這些境像、境界，就假，假有，是妙假。我做空觀，觀之為空，這一切皆空。能所兩忘，所觀和能觀，都忘掉，就是中道，就是中觀。你沒有忘掉之前，都有能有所。

昨天講了個「所」字兒，心心離所，所以我們修持都有所。

這個外道什麼，氣功練這個、練那個，不要去理它，它都在「所」裏頭。這個能所兩個都忘了，昨天那個，為什麼那個自心它也是如夢如幻？你自心現佛像，你就有所現、能現，你這還有能所。能所都忘了，這才究竟嘛，所以「能所兩忘即是中」。「忘照何曾有先後」，照跟忘兩件事情哪裏有前有後？這個大家把它記住，事實是如此，現在先仰信。底下好像我照的時候就不是忘了，忘的時候就沒有照了，它這兩個事是沒有前後，正好就是這個話，「惟常覺照，而忘覺照」，不是覺照了，把覺照忘了，那就太低太低了，哈哈哈哈哈。這個忘跟照是同時的，所以不是凡夫的境界，不是說凡夫就不行，就是不是凡夫妄心的境界，不在你妄念不斷的時候。

從前我聽夏老師講了一個修行的過程，可惜這個全部我不記得了，但有一個問答我記得，我說：「老師您的開示，我在這個忘照以

前所有的這一些過程，我都能體會，但是從忘照同時這個以後，我還體會不了。就忘照同時，我還體會不了。」那是去天津之前，解放以後的事情。夏老師說：「你能夠體會。」我說：「我覺得我還是體會不了。」夏老師說：「你不是說，你看經看到忽然間這個心花怒放的時候，你不是什麼都忘了嗎？」這我體會了。

在夏老師那兒念，閉了一個禮拜的關。這個閉關也有很殊勝的境界，就是閉到第三天，這個心中的阿字自然現前，藍色的，阿達爾嘛佛的心印。我以前的情形，就看著看著忽然間這一下，就好像是這個千樹萬樹梨花開，這兒花也開了，那兒花也開了，這個經的話、那個經的話，這個公案種種的，一下子都聯繫起來了，都懂了，這個常有。那麼這個境界在這個閉關以後也還是有，再出了一個新的境界是什麼？就是這麼忽然間心花怒放的時候，一切知解都

沒有了。這個心花一放的時候就是照，但什麼知解都沒有了，忘，同時，沒有先後。夏老師給我這一指，我才知道，所以這個善知識難遇啊！有很多人都是白遇了，大家要知道，所謂當面錯過！什麼叫做當面錯過？就是天天瞅著你，哈哈哈哈哈，他不知他是老幾，沒有得到任何的法益，當面錯過。所以忘照同時，都是真實的。佛法都是真實的，不是一個空的理論，到了這裏才有底下呀。

【佛心自心，本自如如。我見破盡。心一境性，即是成佛。】

底下還有哪，「佛心自心，本自如如。」佛的心和你每一個人自己的心，本來就是如如的，兩個「如」字，所以《金剛經》就說「如如不動」。「如如」，都是如，你的心如佛心，佛的心就如你的心，而且彼此都是如，所以稱為如來。為什麼佛稱為如來？佛

就是從「如」來的。「如」字，就離開了一跟二，也就離開了一切多，二就代表多。昨天不是打個比方嗎，說這兩個人相像，就是兩個人才說相像，不然怎麼叫做像？「如」那就是像，所以「如」它就是不一。一，要說如幹嘛？什麼叫像？黃某某像黃某某，這不成話，本來是一就用不著說如了。既然如，一樣，那也不用兩個了。所以這一個字就把一和二就都離開了。所以佛就從如而來，佛心和自心本來都是如如的，「本自如如」就是從無始以來就是如如的。

「我見破盡」，這個「我見」就不光是人我，連法我也得破。所以在《金剛經》講的前頭是破人我，後來破法我。《圓覺經》就講的更深了，你認為你有所證、有所悟，都是四相裏頭的，就都是人相、我相這一些。這個「我見破盡」就是破人我和法我，阿羅漢破人我，阿羅漢之上破法我，這個我見要把它破盡。

「心一境性」，「心一境性」另外一個名詞叫做「境智一如」，境界和智慧。「境」就是按現在這兒這個本文來說，境就是性。一切境，就是法身，就《四臂觀音》裏頭的頭一句，所以我們就常常這麼念誦。境跟性，境和你的佛性和自性是一體，你證到這個，就是成佛。

現在咱們只是說一說，所以聽到了這個話，你慢慢能夠生信，慢慢能夠有所理解，然後根據這個話來起觀照，觀照之後，然後再契入，證道，就是成佛。但是首先要從聽到這個話開始，現在聽到了。「心一境性」也就是「境智一如」，智慧和境界是如一的，一如就是如一的，所以「青青竹葉皆是法身，鬱鬱黃花無非般若」，黃花是境，無非般若才是智，境智就一如了，那麼黃花就是般若。那個龐婆「百草頭上祖師意」，百草頭是境，祖師意那就是智慧。

文殊菩薩叫善財童子：「你給我去採一支藥來。」善財童子順手拔了棵草給文殊。文殊說：「我叫你採藥啊。」說：「我遍觀大地無不是藥者。」整個大地沒有不是藥的，哈哈哈哈哈。所以通達的人，他就圓融啊。這個開示就到這兒。

【大士教法循循善誘，簡明易入，隨衆生根，普門攝受。無論業障輕重，宿緣淺深，遇斯教者，必定成佛。】

底下這個《因緣經》中用幾句話來讚歎，說大士的教法「循循善誘」，一步一步的引導你到覺悟。「簡明易入」，從開始就很簡單，很明了，容易入。「隨衆生根，普門攝受。」普遍的都能攝受。「無論業障輕重，宿緣淺深，遇斯教者，必定成佛。」不管你業障多重，緣是深是淺，能遇見這個教的，你能夠相信，能夠

依止，能夠依教奉行，都必定成佛。當然這裏沒有說必定是即身成佛，那就是說的過份了，但是早晚早晚。

時間，實際說時間是一個錯覺，現在愛因斯坦他們都認識了，時間、空間、物質都是人類的錯覺。這就跟我們這個很接近了。咱們說都是由於妄想才有時間、有空間、有物質。咱們說妄想，這個愛因斯坦他說是錯覺，這個錯就跟妄相當，覺就跟咱們這個想相當。咱們提妄想，他提錯覺，所以今後真正在科學界有深入的人，他來接受佛法將比較容易。過去中國是因為有老子，有孔子的這種很深的學說，我們是有優秀的文化傳統。我們這固有的文化，那是放大光明的嘛，正是因為有這樣的基礎，所以佛教來，這大乘的佛法在中國就繼承下來了。當時達摩為什麼來，就是觀東土有大乘氣象。印度在咱們的西邊兒，他管我們這兒叫東土，東土有大乘氣

象。他來了之後就禪宗。禪宗，大家世界人認為是中國的，不說是印度的，因為在咱們這兒大放光明嘛，就禪宗哪。

大乘佛法，禪宗當年是極盛。這一切我們也要看因緣。密法呢，它是大圓滿，禪宗尤其和「策卻」是完全一致的。這個密法的生起次第，後來一直到種種的，和淨土宗就非常一致，尤其是紅教的密法，提倡阿彌陀佛這個法門。但是現在這個流弊很大，很多人他學密就想當上師，享受供養，這種風氣，還有其他的不好的觀念等等，等等的。所以我們就是很慎重，我這兒多少人來找我，我說我在國內還是不收徒弟，還沒有開這個例。

八、開示阿賴耶識

一九九零年三月於北京蓮舍

註：筆者家兄、家姐於1990年3月赴京拜見上師，並請教上師問題，此則答問是根據當時的錄音摘錄整理的。

丁居士問：因為在看一些佛書，裏面有一些疑問。真如本性跟阿賴耶識、靈魂，是不是同一個東西，還是不一樣？

黃老答：這問題很好。這個靈魂，基督教跟回教都說這個話，中國一般的語言也說這個話。佛教不說靈魂，所以靈魂不是佛教的語言，是一般世間的，以及別的宗教的語言。

世間兩種見解都是錯誤的，它是對立的、是矛盾的，一個是

斷見，一個是常見。斷見就是人死如燈滅，人死了還有什麼？什麼都沒有了，這就叫斷見。再一種是常見，人死有靈魂，耶穌教是靈魂要等耶穌來審判，將來要升天，升天的就老升天，入地獄的就老入地獄，這是個常見。斷見當然我們知道是錯的，常見同樣也是錯的，所以佛教是不落斷、常二見。這阿賴耶識就是不落斷、常，它不是靈魂，但它的性質，就實際相當於咱們腦子裏頭所說的那個靈魂。

它是「去後來先做主人（公）」，在人死的時候，它是最後去的。各個根都破壞了，眼耳鼻舌身這些都是識，是前五識，意是第六識，這都不存在了，都沒有思想了。最後第七識是執我，再最後就剩了個阿賴耶識。最後阿賴耶識走了，這人就完全死了，身體就全涼了。它去是最後，入胎是最先，所以你看，這相當於咱們說的

靈魂。

然而，它這一點雖是相像，但有其他深刻的涵義，這跟靈魂不一樣，所以我們要一點點講。來是最先，就它先來，它就是看到它有緣的父母，有個人問我，也是個美國信徒吧，她問的問題，說：「怎麼人跑到狗裏面去了？」這不是他挑選的狗，它這個是跟你緣的父母；這個時候跟你最有緣的是狗，或者是馬，或者是人。你就看見這兩個人，你在那個時候動了念就入胎了。所以它是最先來的，就是阿賴耶識，它動了情慾之念。那個時候就是不管多遠，以它的業力關係，它看不到別處，只是看到它這個父母兩個在交配，它就感覺興趣，就墮落進去了。

* * * * *

T居士問：就是四大分離以後，在中陰身的時候？

黃老答：對。

丁居士：一起那個慾念就……？

黃老答：先看到。這一看到就起這個意念，就進去了，就入胎，所以這來是最先。來了之後慢慢才長出各種（身體部份）。佛教說明入胎之後先長什麼，後長什麼，什麼時候多大，這跟現在科學的說明是一致的。這是跟靈魂相似的地方。

不相似是在什麼？靈魂就是一個常，而阿賴耶識不是個常，它是「相似相續」。「相似」是相像，我和你像，「似」是相似；「相續」是連續的，不是毫無關係，都突然的。一條曲線，前後連著的，它在往這邊走的時候，前頭已經有這個趨勢，繼續向下，後頭轉，它往上，繼續再往上，它也是連續的。這條線是連續的，所以它就不是斷，也不是常。因為它只是相似，不是常。常，它就是

這個東西，叫什麼「相似」啊？黃念祖就是黃念祖，茶杯就是茶杯，老就這樣了，而不是叫什麼「相似」，固定就是這個樣子。

它不是，它相似！這個相似，就像電影拍片子一樣，它每一個小段的一片，只是一個斷片，這一片和那一片不一樣。相似！手是這樣，這樣，這樣……，每一片都不同，所以它不是常啊。要是常你就看見一個死東西，那沒有足球進大門了。它的每一點每一點都在變哪，所以相似就不是常。

那麼阿賴耶識，現在我跟你們這說話，你們這個阿賴耶識已經就變了，不是跟你們剛進來的那個阿賴耶識（一樣）了。整個人也變了，死了多少細胞了，又生出多少細胞了；這個地球已經轉到哪兒去了，自轉，又公轉，時間、空間都不對了。更要緊的，你的思想中變了，你聽了好多話進去，以前沒有的，而阿賴耶識就是個檔

案，它全都收集啊。所以我再說一句，你又跟剛才不一樣了；你再說一句，也跟剛才不一樣了，只是相似，而它不是常。

然而它又相續，這一些是連續的，它不斷。所以它離開斷和離開常，一般的不是斷就是常。人死如燈滅，斷，沒有常。而死了之後你這個魂，張三死的魂永遠是張三，張三將來等耶穌來審判，審判之後，或者是升天，或者是入地獄，就永遠是這樣，那是常見。佛教不是，六道輪迴，就是變來變去，相似相續，這阿賴耶識。

阿賴耶識還有一個特殊的地方，跟靈魂不一樣。這講了一個殊勝之處了，所以我們就說是辯證的。這個辯證是貫徹在一切地方，佛法，都不是形式邏輯。你是斷就不能常，常就不能斷，而我們這離開斷常，那這就是不可思議。而且我們阿賴耶識裏頭包含了真如佛性，所以這頂好看什麼呢？看《大乘起信論》。這一部書你們將

來回去可以看，《大乘起信論》講這個講得很清楚。就是我們這個阿賴耶識，我們是講相似相續，還有一個殊勝的涵義，是生滅與不生滅相和合。這一生一滅，一生一滅，這是生滅。入胎變了人，人死了變了狗，狗死了變了螞蟻，螞蟻死了升天變神仙，都是有生有滅，還有個不生不滅的！所以佛教之深，是一切宗教所沒有，什麼學問都沒有的，這有個不生不滅的，不生不滅就是佛性，就是真如。

我們人人都有個如來藏，如來藏就是這個裏頭包含了如來，雖然你變來變去，變來變去，但是你這生滅裏頭還有個不生不滅的在啊。我剛才不是說了嘛，雖然你怎麼變，但那個佛性沒有受損失，沒有減少。它跟那個生滅的始終在一起啊，這個你很難想，這不是含蓋合，不是像茶碗茶蓋那麼合，也不是像水跟洋灰（註：水泥）

和著那麼和，世間的東西不好打比方了，佛法的事情拿世間的打比方，打不出來。就是對它這個所謂和合，我們就很難想了，它怎麼合？蓋子跟一個盒子這麼合上？當然不是了，打開就是兩個，不是。是水跟水泥？水跟牛奶？都不是。然而它就是同時的，你現在雖然是生滅，還有個不生不滅的。

* * * * *

T居士：不垢不淨，不來不去。

黃老答：嗯。不來不去，不生不滅，真常圓明，如來智慧德相，是在你的如來藏裏頭。所以在我們的生滅心中有如來藏，這就到了佛法的終教了，就是人人都有如來藏，人人都有佛性。所以真如佛性也就在我們的阿賴耶識裏頭，不生不滅的。

T居士問：是在阿賴耶識裏頭？

黃老答：這阿賴耶識你不可能看成它是一個東西啦。這一個概念裏頭，它不是有實際的一個筐筐、一個盆盆、一個什麼口袋叫阿賴耶識。

* * * * *

丁居士：在佛法裏頭，很多語言很難形容。

黃老答：就是，語言不夠用，語言不夠用啊。實際上很多都是這樣的，那個電視所送的只能送一個點，送的時候要掃描，就是你要跟它同步。跟它一同步之後，那這個點就拼成圖像了。整個圖像沒法送，這科技就不夠，但是我們很巧妙，我們可以一個是很調諧，一個是同步。所以兩個國家的行數什麼什麼不對，圖像顯不出來啊。它這是掃描嘛，它只能這麼送。所以我們用語言來說，語言也沒法表達，這個（阿賴耶識）比那電視又複雜多了，就沒辦法表

達是怎麼一個情形。

真如實相，一個「如」字就非常好啊。「如」它就是又不是
一樣，也不是不同，所以佛法有趣味就在這兒，要不是它這麼有趣
味，我不會去這麼鑽。我不是因為靈感，看見放光了，看見什麼什
麼，我就拼著腦袋……。我是從它這個深奧，而覺得絕對正確的，
它的哲理。一個「如」字就夠了，既然說如，就是兩個事了，這才
說相如嘛，不然怎麼叫相如呢？如同，如同當然就是兩個事，說個
如字就不是一個。它既然是如了，那兩一樣，就不是兩樣。又不是
一，又不是不同。

「真如」，加個「真」字，就不是虛妄的啦。這就是實相，就
是實性，就可以叫做佛性，又可以叫做妙明真心等等名稱，是一件
事。所以你這一個問，就把佛教一個很基本的東西包括在裏頭了。

總的說一說有多少問題？我看你是一個一個的說，還是把它都說出來，我們做一個考慮？你有好多問題？

* * * * *

T居士：目前就是剛剛我來以前，看到虛雲法師的年譜裏面，有一句說，真如本性，充滿虛空，不來不去、不生不滅。我以前想的那個真如本性，就是佛性，就是在心裏，心中裏面的這個佛性，但一看到這「充滿虛空」，而且又是不生不滅、不來不去，那我就聯想到阿賴耶識、八意識田、靈魂，跟真如佛性是不是一體的兩面，或是不一樣。所以我就產生這個疑問，目前最主要是這個疑問。

黃老答：先不要談真如實相，先說我們的自心，我們的自心就是遍滿虛空。凡夫為什麼說妄想執著呢？就是錯誤了。我們錯誤

了，就把這樣一個東西當成我們的身體。把這裏頭，或者腦子，或者什麼，當做自個兒能思能想的，做為是自己的主。我們這還有一個心，這個心當然不單只是就一個血液循環系統，咱們所說的心，就是你智慧的源泉，也就是你那個能夠思想，能夠判斷，能夠一切一切的這個機構，就是我們所謂的心。

這兩個都是錯誤的，就以這樣一個六尺的血肉的東西，當成是自己的身；把這個肉團心，當作是自己的心。現在就很好解釋了，移植心臟之後，給你換個塑料的，你就都不知道，什麼都不懂了？哈哈……，不對的，沒關係。把張三的心換來，不是張三又活了，還是我活著，所以與這個無關。那麼也不是能思維的這個系統，這點很難懂，而這是非常根本，非常根本的。這個是賊，我們現在錯誤就在認賊作子，把賊當作了自己的兒子，把他當作了自

己，或者是……。自己的真心靠邊站，等於把一個敵人派來的間諜，在這發號施令，當作他自己。所以佛教先說「無我」，因為無我者就是沒有這個我。你把這個就當作你的肉身，這是一件衣服嘛；就以為你這些思想是你的心了，把這個看成是我了。

這樣的話，就只有這個是我自己，不出乎這個之外了，而不知道自己的心之廣大啊。十方的虛空、一切的佛國，都在你自心之內，所以極樂世界，極樂國土去此不遠哪。它十萬億國土還不遠啊？十萬億個國土，最小說也是個銀河系，你要經過十萬個銀河系，那多多少少個光年啊？現在有說十四萬億光年的天體，這也夠大了，天文看這個。真正的世界還不只這麼大，這只是人類的科技可以看到的。皆是我們自心中的東西，但我們自己不認識，所以說我們要趕緊來恢復我們的本來，這是學佛的最……。

這個心也不是別的，也可以叫做真如實相，也可以叫做佛性，等等都可以，而且是每個人都具有的。所以我開頭第一句話就說釋迦牟尼的話：「一切眾生皆具如來智慧德相」，這一切真如、實相、法身，一切一切功德，你本來有的，是你本有的，不顯現了，而現在所顯現的是什麼呢？就是鏡子上的那個紅墨水、藍墨水這一些東西，一看就是這個，以為這就是我的心了。這個不是你的心，它遮蓋了你的心的。

《四十二章》是翻譯最早的，裏頭有兩句話：「慎勿信汝意，汝意不可信」。你要慎重，千萬不要信你的那個意思，你的思想，不要信哪！「汝意不可信」，你的思想是不可信的。所以佛教它是真正的反主觀，固執己見那絕對是錯誤啊。破我，要破我，無我呀，你才真能虛心，真能虛心之後，你才能把佛的這些道理來洗滌，洗

掉這些墨水，洗掉這些利心，洗掉這些髒東西，恢復你的光明。

這個鏡子的光明，不用說，拿咱世間來說，無所不照啊。你誰有什麼東西說鏡子照不著的？沒有吧，是不是。只要你說得出東西來，我的鏡子就能照。摸，摸不著，看了什麼東西，鏡子才能照，遠也一樣，多遠多近，鏡子同時照了，但現在就是染污了。自己的真如也罷，實相也罷，佛性也罷，在空間說是遍一切處；在時間說，時間也是個錯誤，連愛因斯坦都懂得了：空間、時間是人類的錯覺，而物質也是錯覺啊！

所以現在，將來的一個很大的寄託，就是將來歐美的這些，他們就從科學來接受佛法。中國在佛法接受得非常好，我們就是有孔子、老子這些學說，給我們做了開拓，我們接受佛法，接受過來了。東南亞許多國家他們只接受小乘，大乘佛法就是在中國。日本

人是和中國學的，他們有點走樣，日本人有點走樣了。（大乘佛法）那還是在中國，現在是無論如何你還得說是中國，就因為有老子和孔子作基礎。

現在科學上的發展，這最尖端的科學家他們認識這問題了。像愛因斯坦，他就給一個朋友寫信：「老朋友你走了，你先死，你也就是先走一步罷，我跟著也來了。」底下他又否定他這個話：「這個先後時間，還都是人類的錯覺。」沒有了時間的先後。為什麼會有時間，就因為你有妄想。這一想過去了，現在又正在想，底下還一念就又要生，這樣就有了過去、現在、未來。你心中沒有一切，什麼都沒有了，何處找過去、現在、未來呢？所以空間是錯覺，時間也是錯覺，物質也是錯覺。愛因斯坦弄出來《相對論》之後，只有場，沒有什麼叫物質。所謂物質只是空間的那個場強，特別強的那

個地方。

所以現在一定說：「好吧，你說『色即是空』，那這桌子怎麼辦呢？空不空啊？」它就空嘛！科學就很好解釋嘛，這不過就是多少種元素，每一種元素不過就是電子、中子、質子。這些子不過就是兩種性格，一個是波動性，這無限電波，抓不著、找不著，是吧；再一種是顆粒性，顆粒不是一顆一顆的東西，是能量的集中，有能量。那不就空了嗎？現在這「色即是空」是物理學家在講，不是我們在說的，他們大喊特喊。他說做試驗中，東西好好的就沒了，沒有了又出來東西了。

T居士：他們講物質能量可以交換的。

黃老答：這也是可以交換的，對。

T居士：物質可以轉變成能量，能量可以轉變成物質。

黃老答：原子能就是這一種轉換。核爆炸，就發射出這麼大的能量出來了。

* * * * *

丁居士問：那這個「空」能不能解釋成不是永遠的、不常久的？

「色即是空」，剛剛這樣講，有點是用科學的角度來解釋。那是不是就是，反正不是永遠的東西就可以叫做空，好比色受想行識這些……

黃老答：不，先別往下說，我再問你一句：「什麼叫有？」
丁居士：嗯。

黃老答：那也就你必須永遠有，這個才叫有。所以就是說還不能帶著這個概念。當然科學家所理解的是淺，就是說可以破一破這

種思想，就是你認為這實際是有，並不是有。你拿一根香點著了，晚上關了燈，你去拿這個香運動，就看見一個光圈，有這個光圈嗎？沒有。這是一根香，香的一個頭，沒有這個圈，沒有花，但是你看見的是真有這個東西。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十一月一日
佛曆二五二〇年十一月一日
上海(28)南京路一四
五一弄十二號大法師書局

見諸眾生失正道

ENLIGHTENMENT

覺有 情

香法陳人釋羅 純靈察人行發

The Maha Dharmacakra Book-store

Lane 1451, No. 12, Nanking Road, West, Shanghai, China.

引其令入解脫城

定價 全年二十四期。本外埠法幣
三萬元。香港及國外四萬五
千元。零售每份法幣三千元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一月一日

覺有情半月刊 第八卷 十一月號 總數第一九七第一九八兩期合刊 (第一版)

蓮華生大士應化因緣經

普佑法師諾那呼圖克圖不空海口授

三昧耶戒金剛阿闍黎蓮華正覺筆受

南無法身常住，三際一如，蓮華生上師。

南無報身清淨，相好無倫，蓮華生上師。

南無應身變現，羯磨無量，蓮華生上師。

蓮華生大士，是阿彌陀佛，觀世音菩薩，釋迦牟尼如來，身口意三密之金剛應化身。為度惡性闍提

魔外，令生正信，及為六道有情，現六道金剛，令

各得即身解脫故，出現於世。於釋迦牟尼世尊涅槃

後八年，應其懸記，夏曆七月初十日，在西印度達

喇郭彌海五色蓮花中化生。生而成佛，天降甘露沐

身，即傳法於海中女神。西印度國王恩漲波迭，親

往海中蓮花上抱歸，立為太子，選女文昌儻妻之為

妃。旋禪以王位，具有輪王七寶之瑞。後感金剛薩

埵空中現身告曰：汝乃教主，實非政王。乃遜位出

家，師事阿難尊者，受佛釋迦牟尼世尊預囑傳付之

法。凡顯密經軌，究竟法義，皆深得釋迦牟尼如來

師承口訣。阿難尊者為說戒時，持地佛母來獻袈裟

，十方諸佛現身加持，同讚善哉。復虛心苦行，歷

事諸師，精通五明，天文，輿地諸學。在印度，尼

泊爾，古塔婆幽靜吉祥地，勤修禪定，得三約嘎。

於秘密主金剛手，金剛佛母，阿達爾囉諸佛，受無

上密五部心傳大法，及嘎嘛契印，丹善遣法爾成佛

總持門。即身成就無量眷如來無上悉地。爾時大士

本期目錄載在第六版

請求金剛佛母傳外內密一切

法要。佛母曰：密無師承，

不得濫學，宜先灌頂。大士

乃求一切佛現身灌頂。佛母

作哈哈聲曰：甚善。乃為灌

頂。大士自見一切佛入其身

，舉體變成三字，觀音化

身成就。復為灌囉哈母札頂

，一切義理開顯，觀音報身

成就。復灌馬王佛頂，三業

清淨，慈悲現前，微細煩惱

，了不可得，觀音法身成就

。又於金剛大總持世尊，受

金剛阿闍黎灌頂。化身說法

八種外密，報身受用八種內

密，法身根本八種秘密，悉

皆成就。然此皆權巧示現，

大士早已證五智佛，究竟法

身，與阿達爾囉如來無有異

別。

大士為調伏剛強難化諸有

情故，現威猛相。一切天魔

外道聞名攝服。在印度尼泊

爾傳法度生，歷九百餘年。

智悲雙運，威德普聞，眾生

沐其法雨而頓登十地，直證佛果者，其數無量。後應西藏王赤松德真聘送，由印入藏弘法，而為藏密第一代祖師。王薨，嗣君幼，大士攝位輔政者十餘年。國中政教如日中天。康藏佛教，至今弗衰，為世崇仰，實大士弘揚加持，肇其丕基。既而嗣君年長，復以藏土緣盡，預告行將入寂。爾時藏王大臣，長者四衆，懇誠哀留。大士曰：我無來去，惟信我者，我即現其前而為說法。每月初十日，我自來視諸弟子，言畢，口誦吽聲，四天王從虛空捧一天馬下降，大士乃乘之騰空以示寂。大士國土在此界之西，名曰貝嘛洛渣。其國莊嚴，等於華藏。大士住彼，面常東向，以慈悲心攝引有情。若有禮拜憶念者，光明立至，覆護其身。深心依止，得其法要者，莫不解脫。其威神功德，度生事蹟，若增一劫滅一劫，說不能盡。

爾時藏王太妃，禮請大士開示即身取證簡要之法。大士告太妃言：因果業報，須信非虛。生死事大，無常迅速，應求解脫。先尋擇金剛喇嘛，以為依止。虔誦四皈依，誓心不退。發大菩提心，廣度有情。嚴持淨戒，以立根基。常觀十二支因緣，明生死本。次習禪定，內觀自心，本來清淨，修深般若波羅密，了知諸法，猶如夢幻。心不執著，身隨所安。妄念起時，勿隨勿制。緣境遠順，塵影好醜，不起愛憎。惟常覺照，而忘覺照。佛心自心，本自如如。我見破盡，心一境性，即是成佛。大士教法，循循善誘，簡明易入，隨衆生根，普門攝受。無論業障輕重，宿緣深淺，遇斯教者，必定成佛。

大蓮華經大士懸記正法興替住滅，略曰：南閩浮提

釋迦佛教法住世，原有五千五百年之因緣。因度女人，滅五百年。釋迦佛出世，人壽八十歲。後每過百年，滅壽一歲。至人壽五十歲時，戰爭疊起，風俗澆薄，毀壞佛說經典，塔婆制多。城地壘壘，亦多撤毀。天魔惡神，威勢熾盛。天運無常，晴雨不時。五穀不登，餓殍遍地。疾疫時作，人不自主。兄弟相訟，母女相猜。女人多不貞良，小兒不受約束。生時不執正道，死後多墮惡趣。有多佛徒，身雖出家，心不入道。當爾所時，無上密乘，乃見發達。繼後年月日時分寢變，精華漸減，糟粕僅存。人壽十歲時，法途隱滅。久經時劫，摩巴佛出現，密乘乃復出興於世。今時了末法，衆生業重，魔外熾盛，密乘正為契機。蓮華生大士為娑婆世界密乘法王，十方佛刹，無不現身。以東土衆生密機漸熟，乃應時節因緣而至。諸方縉素，若發心造像供養，修持其法，能消除一切災難魔障。得財增福，無病長壽。楞嚴三昧，甚深智慧，乃至無上菩提，速得究竟成就。

大士悲憫後世衆生，情執深重，妄想分別，於自性淨妙菩提，不能顯得。必以諸佛所證陀羅尼大總持門，示教奉持，令身口意三業，等同佛之三密。不歷僧祇，斷塵沙惑，證法性身。故為說自證總持，及傳觀世音菩薩，阿彌陀佛，六道金剛，如後諸真言。是諸總持，功德威力，不可思議。隨持其一，即等於持一切修多羅藏。若發宏深願，饒益衆生，以為念誦，則感應神速，微妙難思。世出世間，諸種悉檀，隨其所願，皆得成就。

爾時大士將欲入寂，敏達那娃佛母空中現身，讚歎

大士三十二相，八十隨好，諸多功德。復告衆曰：後世受持大士經法者，所有息增懷誅四法，皆能成就。地水火風空一切災難，皆能免除。如摩尼寶，能滿衆願。行者應知，大士名號，甚難得聞。是經尤其難遇。是經所在，即爲有佛，一切天人所應供養。若自讀誦書寫，或勸他人讀誦書寫此經，常得大士及一切諸佛所護念。速能消滅極重罪障，成就悉地，登灌頂位。現世福德智慧，以爲莊嚴。若發願往生無量壽佛極樂世界，或大士刹土，臨命終時，決得往生。十方諸佛國土，亦得隨願往生。若無諸疑猶豫，即時見佛聞法，證無生忍。諸波羅密，三昧總持，以次具足。疾得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蓮花生大士心咒
唵，貝嘛別札，吽。

觀世音菩薩心咒
唵，嘛呢，貝彌，吽，哈。

阿彌陀佛心咒
唵，阿彌，爹娃，哈。

六道金剛真言
阿，啊；夏，沙，嘛，哈。

蓮華生大士應化因緣經竟

按此經譯本，由南京玄奘武潤通華特合排印流布。用梵夾式變通，中紙線裝，文字橫列，頗便讀誦。經末四咒次序，遵照界第一，觀世音咒第二，彌陀咒第三，六道金剛咒第四。讀者注意爲要。每咒原均先列藏文，茲內奉刻不易，從略。經後附有蓮華生上師會供儀軌，金剛薩埵懺罪除障法，資糧道供曼達法三種。書面標明「法典第一輯」，可知以後當續有其他經軌以次印行，祈秘密教昌盛之好音也。覺刊編者謹誌。

新譯蓮華生大士應化因緣經序

謝无量

原夫佛教有顯有密，猶之儒書有經有緯。儒書非經無以明理體，非緯無以盡學用。佛教非顯無以詳其因，非密無以圓其果。相輔而行，不可偏缺。而密乘陀羅尼法，殆以周義河洛之文。藏體於用，攝果於因。含裹十方，盪周沙界。至因顯成解，持明得通，行者必須發大菩提心，則所謂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郭璞嘗謂：「先哲古傳，多作隱語。」西方聖記，何莫不然。凡幽明變化之故，（因果異熟，輪回苦樂，屬之。）陰陽不測之端，（諸行無常，物變幻滅，易之。）近取諸身，遠取諸物，神妙所處，莫容方礙。豈徒遠蹟異錄，安蹈石梁。猶猶示其粗迹，藉瞻廣而而已。是以佛說五藏，惟陀羅尼乘，如羅網在乳酪中，最爲殊勝。故釋尊告彌勒菩薩云：「我有摩訶三昧耶秘密法，依之修行，能令大修行者即身成佛。」或者疑勝密教，多見其不知量也。中土密教，興於巨唐。善無畏及金剛智兩師，皆捨王位，東來傳法。始出大日如來菩薩，由金剛手菩薩歷世相傳。自不空一行以來，載在傳籍。而新羅之惠日，尙掃其緒。惟是佛滅度後，異部宗輪，各地並興。天竺諸邦，所有密教，亦非一派。今西藏喇嘛密法，始於中唐紅教初祖蓮華生大士入藏。白黃二教，繼踵發揚。還願受法阿羅，勤學自悟，創宗濟世，健全衆生。雖與諸師源流或殊，而體用無別。清末士侶，游學日本，漸研東密。民國以來，藏密遞興。乃如活佛顯師，以清淨之身，班秩率誓而興政。樞密朝士，展歸求之義，胡說刺頂而誦法。此或盛極一時，古所未有也。惟諸師大師者，幼習紅教，躬臨運道場，發得密文，妙契真智。遠遊上郡，蔚爲龍象。吾友粵東王家齊居士，親炙歸師，洞開秘奧。諸師書以蓮華生大士經教儀軌，尙無譯本，口屬家齊，令其筆述。至是紅宗聖典，條貫森然。修習之士，循門易入。蓋密教以身心三密相應爲行持之本。運祖合阿彌陀之身密，千手觀音之口密，釋迦如來及一切佛之心密，一貫兼融，示大方便，溥利有情。亦猶乾元以美利弘不言之教，坤道以歸藏知多欲之民。持其一印明，而能統攝諸法。建諸曼陀羅，亦惟顯現目前。其大無外，其小無內。不可思議，不可比量。諸師懸記，密教當大行於東土。不圖以府命西行，離忍示寂。家齊備持遺訓，星瀚斯勳。對聖慈加被之嚴，真懸命付託之重。體正歸句，將廣流通。謹以弁辭，敬及鄙陋。故敘其梗概云爾。

顯密不二 九乘次第

蓮華正覺金剛上師開示

弟子蔡楚昂筆錄

在上海印心精舍息災道場講

今日承誨李兩先生之約，來與諸上善人得此研究精深佛法之機會，至為榮幸，爰略為

若方便之門，從小乘阿含經起，而方等般若法華等大乘經，先後開演，所謂顯教是也。其後又說毗盧遮那大日如來金剛頂等經，所謂密部。此皆各應眾生根機，從大悲流露種種方便，乃不得已之意，初未嘗分別何顯何



顯密。金剛經所謂是法平等，無有高下。蓋大悲心絕對平等，正故不論何經，皆稱嘆其本經為最高無上。若以凡夫情見測量，豈非世尊妄語。要知佛以大師悲心出發，為念眾生機緣有差別，總以令其一門深入，勿懷第二念，是以總言法法皆是無上，俾其信受奉行，直至成就而後已。於是對大根人說大法，對小根人說小法，無非望其

供養數語。佛法是整個，本無顯密之分。世尊當年最初說華嚴經，其中含有最高無上境界。在顯說方面，如十信十住十回向等等次第分析甚細，即密部之大手印，與東密所謂最高深部份，也均包容在此經內。可云一乘法已度盡一切眾生，初無顯密可判。後見眾生根器不一，領會之程度，各有淺深，斯覺最高法門難以普攝羣機，譬之一味藥品，不能統治萬病。於是因一法而演成種種法，開

終於成佛，并不在顯密上分高下，要以當機即是最高。吾人須識佛愛眾生如子，大悲平等普度，不能言其某法高某法低也。但是佛法既然整個，無所謂顯密之分，何以後世各祖師分宗弘揚，或以顯教，或用密法。吾人應於分別中識其無分別之妙旨，更於無分別中識其差別之妙用，所謂善能分別諸法相，於第一義而不可動。然以時節因緣論，以密法為現世所長養機。蓋結手印持真言心作觀

想，身口意皆入於不思議境界。茲以真言來說，真言原音陀羅尼，義即總持。其音能作種種音，攝無量義。行者依法持真言結手印作觀想，則功德遍滿虛空法界，非因地菩薩所能測知其究竟。彼十地菩薩，尚須藉真言以為護持，而免魔障，實無法讚嘆者也。佛說末法時代，眾生業重，必仗真言消除業障。今於風雲動盪中，合眾修此不思議密法，祈禱和平，其功德說不能盡。不過顯密究竟不二，不可因說密法偉大，而使生門戶之見。要知同是法寶僧寶，總應以平等心而明其差別之用，斯得矣。茲再以蓮華正覺大士所判顯密不二之修持，由底到頂，共分九乘次第，為諸位略言之。中士分大中小三乘，印土分五乘，再加入人天二乘。但我國因有孔子講世法，故中士去此二乘而成三乘。又以我土文化水準高，小乘法不多應機，至大乘為頓教，境界最高，為大乘之特別門，但祇應大機耳。九乘次第，為(一)羅漢乘，以苦集滅道四諦法而證入。(二)緣覺乘，依十二因緣法而證入辟支佛果。(三)菩薩乘，依六波羅密門而證入。以上為外密，係第一階段。至第二段(一)事業密，如護摩法等之種種利益。(二)行持密，初步觀修行持等屬之。(三)瑜伽密即相應密，如結印持真言。照法修持即相應。第三段(一)麻哈約囉。義為大相應。法界一切一切皆本尊莊嚴依正，以真言加持，入妙明境界。修證之細為顯教所不能知。此為曼陀羅。(二)阿洛約囉。為圓滿義。自身曼陀羅。(三)點等屬之。以行者本身即妙明法界。(三)

阿底約嘆。義為無上大圓滿，又為無上心中心。全講心地，法界全是一心，一心以外無佛。包羅萬法，一切圓滿，歸於無得，以此本家寶，不從外得，故云無得，心經所謂無智亦無得也。禪宗初祖以至六祖皆傳此一心。昔諾師當年曾謂禪即大密宗。有人驚訝以為密法重壇城供養等，何以禪即是無上密宗。不知阿底約嘆內二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名策却，義云立斷。即禪宗之放下二切妄想，斷生死流，觀照一切皆空，依之而行，直至成佛。學顯宗必須到此地步，方為究竟。

故禪通無相大密宗。淨土十六觀通有相密宗。禪既無上密，故歷代禪宗大德皆係成之入，六祖真身不化，歷代心地證到真空妙有也。歸根來說，心外無佛，心外無法。若以為心外有佛有法，非了義說，不能證知。我意，我心具足，要非明心見性，不能證知。但禪宗太高，非上根利智不能學，正法像法時代，尙易應機。至現當末法，魔障業垢重，以時節緣論，密宗法門為最當機。觀所知，用為供養諸位仁者，並致懇切，祝李方大居士所領導之息災法會功德圓滿，正法住世。(庚寅小春十七日)

佛教

以智慧為壽命

竺摩法師在香港出岫軒說

羅雲記

今日因李居士壽辰供佛齋僧的因緣，得與諸長老法師善知識共聚一堂談論佛法，機會真也很難得的，為什麼呢？因普通一般人過生日，大多殺雞殺鴨，大排筵席，花天酒地鬧得也不樂乎，那裏會想到跑到清淨的佛堂裏來，用香花燈果，供佛齋僧，誦經念佛？更那裏知道佛法的好處，來引起談論佛法的興趣？尤其佛法裏把人生的生日叫做「母親日」，即是我生的那天，正是我的母親為我生產的最受痛苦的日子，正在這個日子，正是紀念母親最好的日子。即撇棄佛法不談，照世間的道理來講，我們也應該在這日子來孝敬父母才對！父母在生，則盡力侍以巾瓶，供以甘旨；若已過亡，亦宜做種種有意義的紀念。照佛法來講，人到生日，應要多做善事，使父母生者增福，死者得度。這樣，比較有點人生意義的存在；否則，一味糊裏糊塗地為自己裝開面，鬧排場，摸到花天酒地，真醉如泥，那只是資本主義者，享樂主義者底腐爛生活的形影。是沒有什麼人生意義可言的。

更不須說了，昔孔子游觀濠上，嘆「逝者如斯，不捨晷夜」，流水的急促正象徵着人生的無常，壽命的難求。波斯匿王在楞嚴經中也自歎「我年二十，雖號年少，顏貌已老，初十歲時，三十之年又衰二十，於今六十又過於二」。這說明人生的短促，有形的壽命，時時在生滅遞變中，那量上的變化雖甚微細，難以覺察得到，而質上的變故，變貌如花如雪，忽而變為鴉皮鶴髮，老態龍鍾，是很容易比較而知的。因此，耽着人生福祿的人們，想盡種種的方法，要延長他們的壽命，如秦始皇的方士覓蓬萊，漢武帝的入海求仙丹，莊子「八千年為春，八千年為秋」的寓意，老子「萬物與我為一，天地與我同生」的企圖，何一非壽命的追逐，以冀延綿理想的人生。但自佛法的眼光看來，想從世間法上尋求壽命的長久，那是不可可能的，即使給你三化九練，白日升仙，或如老子的「天地與我同生」，也是暫時的，決難永久的。因佛說人生有生住異滅，世界有成住壞空，天地也有毀滅的日子，則所得的壽命終歸於空，那里能得長久。不特人間如此，即天人的壽命，所謂「天國的永生」吧，在佛的眼光中看來，也只是很快的一閃而已。因佛說三界有二十八天，那最高的天叫做「非非想處天」，賴定力生存的壽命長有八萬四千劫，但定力一衰，壽命即盡，便要墮落在輪迴六道中，所以說「縱使修到非非想，不及西方去來」，也是這個意思。

所談世壽如此，所以不能長久。講到佛法的壽，那是盡未來際，不可窮盡。因佛以法為壽，法即法身慧命，法身普遍，法性無盡，所以佛所獲得的慧命也是無窮無盡。所謂

一、從世出世法上說

講到「生日」，誰都要聯想到「做壽」。壽，是人在世，誰都不能沒有食着的念頭，所以「福，祿，壽」就成為世俗一般人追求的大目標；尤其是壽之一字，更為重視。

耳，一光陰迅速，猶如白駒過隙，因此壽命之修短，就時為人所厭惡。壽之不測，更成為每個人精神上的恐怖，貧窮者終日饑寒，猶恐其壽命之不长，富貴者之愛壽命

附錄三、佛教的平等思想

蓮華精舍金剛閣黎蓮華正覺講授

刊載於上海覺訊月刊第8期（1951年8月）

鄙人今得此機會，與諸位研究佛學，深感榮幸。本日講題為佛教的平等思想。凡人類之文化水準愈高，平等之思想愈見發達；文化水準低者則反是。然平等思想之程度雖有高低，而爭取平等之覺性則無二致。試觀一般人每遇不平等事，小則動怒，大則起而反抗。所謂不平則鳴。可見爭取平等之殷切。再細觀一般動物，亦復如是。凡遇有加彼以不能忍受者，必自然起而反抗。此反抗超越忍受程度之自覺性，即是平等之觀念。然此周徧圓滿的平等真諦，一

般哲學家宗教家，實不能澈底了知。惟我佛教，自釋尊親證無上正覺，洞澈此理，乃為之盡力發揮。其意義至為廣大精深。而其使人悟入此理之方便，則極完備圓妙。是以佛教學術，與一般之學術不同，正以根據萬法平等思想為出發點。其他學術，有時能行於世，有時則不能行。獨佛學則絕待而又圓融。一切一切，悉被包涵而無遺，亙古亙今毫不變動。故不受時間空間之限制與束縛，實為人類所不可不講求者。本日因時間有限，略述幾條，藉明大概：

一、佛法基本精神在平等。佛法之精神，平等二字即可代表。試考釋迦佛所說三藏十二部經，乃至十方如來所宣教義，無不概括於平等兩字中。或謂佛以慈悲垂教，大悲應為佛教基本精神，不知大悲乃佛的業用，隨機施設。正以澈知一切平等，所以顯現大悲，即以同體大悲，普願法界同趣平等。又所謂基本精神則放之宇宙而

皆準，貫於三際而不易，此惟平等二字乃克當之。蓋佛教以一切眾生，○皆具有不生不滅之覺性。此覺性在儒家謂之良知良能，在佛門謂之真如法性。凡屬含靈，皆悉具有，一律平等，無半點階級之可分，無一毫差別之可說。平則安和，安和則彼此不相爭。倘我無此平等思想，便不能望人之平等待我。申言之，苟我之個性，我之情操，我之理想，乃至所表現之一切行動，若不基於平等觀念，則其感應，必非平等合理之果實。曠觀人類國家相與之間，其所以造成種種不平等之現象者，皆因對於此點未能真確認識。惟我佛站在平等觀念之立場，以大智眼光，了達一切，洞澈眾生根本絕對平等，個個悉應成佛。更以大悲願力，不惱一眾生，不捨一眾生，宣說種種法門，俾其瞭解此平等真理，盡得度脫，圓成佛果。並以五明之學，教化群品，使其實際生活，各滿所願。

二、各種學術各種宗教平等觀之比較。世界學說，至為繁多。試以我國言之。如儒家所謂天下為公，四海一家等等言句。均以表示我之無私，無私當然無我，無我自可躋於平等，對於一切自能融和而無諍鬥。故儒家崇大同之治。但其究竟之目的何在，萬靈不生不滅之主體如何歸趣，則未詳言。且用何種方法始可達此境界，亦無明切指示。以視佛教澈了眾生覺性平等，悉皆成佛，並發宏誓以度化於無窮者，殊遜一籌。再以老子論，道德經是其教義之主幹。此足代表道教。惟其立言，崇尚虛無，所言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等語，皆涉空洞。又謂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爭，意在掃除一切人為不平之現象，純任自然，而使歸於平等。創言雖有深意然不能暢發覺性平等之理，未免有近於消極之嫌。須知吾人對於世間之事物，倘祇能破壞而不能建設，便

不能滿足群眾之需求。準此而言，道教不及佛教之能以大悲平等普利世間，亦甚顯然。此外其他各宗教中，亦恆論及平等博愛等義。但如升天堂墮地獄諸說，雖足勸世，而以升天堂為極詣。擬之佛教則升天堂尚未出得輪迴，仍在凡界之中，斯亦可見其學說之粗淺，祇得佛學之一部。且其他宗教，以上帝真主，能主宰宇宙一切，殊乖平等之義。由上述綜合論之，世界一切學說，一切宗教，無有能比佛教佛學之廣博精微者。又可謂一切學說，一切宗教，無不涵蓋於佛學佛教之中。而以佛教立場觀之，則不論如何種學說，何種宗教，造詣雖有深淺，實際仍是平等，並不加以歧視，此所以稱為偉大也。

三、法界不平等之現象。法界為言，頗似吾人所稱整個世界。佛教判此法界，其數有十。曰佛、菩薩、緣覺、聲聞，為出世之四

聖界。天、人、修羅、畜生、餓鬼、地獄，為世間之六凡界。夫眾生覺性，本來平等，何以有法界不平等之現象，則各以智慧與業報之殊，致有此苦樂升沉之別。即以世間人類而言，其享受有豐有薄，才能有高有低，種種不平等之現象，不能具述。驚天動地之人才事業，即以世界不平等之現象而出生，而成就。至於以善業而升天堂享樂，以惡業而墮地獄受苦，清修而入聖流，悟道而成菩薩，證佛果。其意境受用之懸殊，非想像所得而測。又此國不同彼國，此世不知他世，其中千差萬別，無從計算。然此種種不平等之現象，雖如是之繁，而究其本際，則悉皆平等。

四、造成不平等之真因。夫眾生覺性本來平等，而有法界種種不平等之現象，則以業報有殊，致苦樂有別，已如前說，而其關鍵則在迷悟兩途。吾人雖具平等圓滿之佛性，而業用上不能發揮佛

性，甚至迷覆佛性，造諸惡業。小則個別人間之傾軋。大則國家民族之紛爭，演成整個世界，黑暗無光，芸芸眾生，慘苦無訴。吾人既知造成不平等之真因，由於心迷，自當速速求悟，即現代所謂思想搞通是也。思想搞通，便是解脫，便可和諧無爭。

五、佛教以同體大悲令法界一切達於平等。法界眾生，類別不知凡幾，根性更復難計。然種性雖繁異，而佛性實無殊。佛法以菩提心為根源，而菩提心以大悲度盡眾生為終極。胎卵濕化，有想無想，悉令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而實無一眾生滅度者，蓋眾生本來成佛，佛雖度盡眾生，而未嘗存有一眾生，由我而度之相。必如是乃是真平等。絕不同真主萬能，上帝主宰一切等教義，意識中隱留救主與被救者之區別。而世法大同共享等思想，亦已賅攝而無餘。可以並行而不悖。凡屬含靈抱識，依照如來教法而進修，皆能達成

莊嚴圓滿之佛果。尤其是我們佛子，倘能信心堅切，向此道行，必能日趨光明，使整個世界安樂和平。此亦即佛教平等思想現前所願達到之目的。

今因時間已到，就此告一結束。願諸位善知識一為研究，因聞生信，由信起修，從修證果，人人成佛，無有高下，此即佛教平等之真諦。初春第一次以講學與諸位見面，並敬祝各各吉祥如意，事事圓滿。（弟子蓮華寶幢敬錄在上海佛教青年會宣講）

註：文稿中的「○」號，乃影本中無法辨識之字體。

佛教的平等思想

王家齊

鄙人今得此機會，與諸位研究佛學，深感榮幸。本日講題為佛教的平等思想。凡人類之文化水準愈高，平等之思想愈見發達；文化水準低者則反是。然平等思想之程度雖有高低，而爭取平等之覺性則無二致。試觀一般人每遇不平事，小則動怒，大則起而反抗。所謂不平則鳴。可見爭取平等之衝切。再細觀一般動物，亦復如是。凡遇有加彼以不能忍受者，必自然起而反抗。此反抗越忍受程度之自覺性，即是平等之觀念。然此周備圓滿的平等真諦，一般哲學宗教家，實不能澈底了知。惟我佛教，自釋尊親證無上正覺，洞澈此理，乃為之盡力發揮。其意義至為廣大精深。而其使人悟入此理之方便，則極完備圓妙。是以佛教學術，與一般之學術不同，正以根據萬法平等思想為出發點。其他學術，有時能行於世。有時則不能行。獨佛學則絕待而又圓融。一切一切，悉被包涵而無遺，亘古亘今，毫不變動。故不受時間空間之限制與束縛，實為人類所不可不講求者。本日因時間有限，略述幾條，藉明大概：

一、佛法基本精神在平等。佛法之精神，平等二字即可代表。試考釋迦佛所說三藏十二部經，乃至十方如來所宣教義，無不概括於平等兩字中。或謂佛以慈悲垂教，大悲應為佛教基本精神，不知大悲乃佛的業用，隨機施設。正以澈知一切平等，所以顯現大悲，即以同體大悲之普願法界同趣平等。又所稱基本精神則放之宇宙而皆準，貫於三際而不易，此惟平等二字乃克當之。蓋佛教以一切眾生，悉皆具有不生不滅之覺性。此覺性在儒家謂之良知良能，在佛門謂之真如法性。凡屬含靈，皆悉具有一律平等，無半點階級之可分，無一毫差別之可說。平則安和，安和則彼此不相爭。倘我無此平等思想，便不能望人之平等待我。乃至無此平等之個性，我之情操，我之理想，乃至所表現之一切行動，若不基於平等觀念，則其感應，必非平等合理之果實。曠觀人類國家相與之間，其所以造成種種不平等之現象者，皆因對於此點未能確認識。惟我佛站在平等觀念之立場，以大智眼光，了達一切，洞澈眾生根本絕對平等，個個悉應成佛。更以大悲願力，不憚一眾生，不捨一塵沙，宣說種種法門，俾其瞭解此平等真理，盡得度脫，圓成佛果。並以五明之學，教化羣品，使其實際生活，各滿所願。

二、各種學術各種宗教平等觀之比較。世界學說，至為繁多。試以我國言之。如儒家所謂天下為公，四海一家等等言句。均以表示我之無私，無私當然無我，無我自可躋於平等，對於一切自能融和而無諍鬥。故儒家崇大同之治。但其究竟之目的何在，萬靈不生不滅之主體如何歸趣，則未詳言。且用何種方法始可達此境界，亦無明切指示。以視佛教教化了眾生覺性平等，悉皆成佛，並發宏誓以度化於無窮者，殊遜一籌。再以老子論，道德經是其教義之主幹。此足代表道教。惟其立言，崇尚虛無，所言入法地，地法天，天道法，道法自然等等語，皆涉空洞。又謂聖人死，大盜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爭，意在掃除一切人為不平等之現象，純任自然，而使歸於平等。創言雖有深意，然不能暢發覺性平等之理，未免有近於消極之嫌。須知吾人對於世間之事物，倘祇能破壞而不能建設，便不能滿足羣生之需求。準此而言，道教不及佛教之能以大慈大悲觀世間

亦甚顯然。此外其他各宗教中，亦復論及平等博愛等義。但如升天堂墮地獄諸說，雖足勸世，而以升天堂為極詣。擬之佛教則升天堂尚未得輪迴，仍在凡界之一中，斯亦可見其學說之相淺，祇得佛學之一部。且他宗教，以上帝真主，能主宰宇宙一切，殊非平等之義。由上述綜合論之，世界一切學說，一切宗教，無有能比佛教佛學之廣博精微者。又可謂一切學說，一切宗教，無不涵蓋於佛學佛教之中。而以佛教立場觀之，則不論如何種學說，何種宗教，造詣雖有深淺，實際仍是平等，並不加以歧視，此所以稱為偉大也。

三、法界不平等之現象。法界為言，頗似吾人所稱整個世界。佛教判此法界，其數有十。曰佛、菩薩、緣覺、聲聞、為出世之四聖界。天、人、修羅、畜生、餓鬼、地獄、為世間之六凡界。夫眾生覺性，本來平等，何以有法界不平等之現象，則各以智慧與業報之殊，致有此苦樂升沉之別。即以世間人類而言，其享受有豐有薄，才能有高有低，種種不平等之現象，不能具述。驚天動地之人才事業，即以世界不平等之現象而出生，而就。至於以善業而升天堂受樂，以惡業而墮地獄受苦，清修而入聖流，悟道而成菩薩，證佛果。其意境受用之懸殊，非想像所得而測。又此從不同彼國，此世不知他世，其中千差萬別，無從計算。然此種種不平等之現象，雖如是之繁，而究其本際，則悉皆平等。

四、造成不平等之真因。夫眾生覺性本來平等，而有法界種種不平等之現象，則以業報有殊，致苦樂有別，已如前說，而其關鍵則在迷悟兩途。吾人雖具平等圓滿之佛性，而業用上則偏別人間之傾軋，甚至迷覆佛性，造諸惡業，所成影響世界，愚暗無尤，益益眾生，懣悔無

講。吾人既知道成不平等之真因，由於心迷，自當速求求悟，即現代所謂思想溝通是也。思想溝通，便是解脫，便可和諧無爭。佛、佛教以同體大悲合法界一切達於平等。法界眾生，類別不知凡幾，根性更復難計。然種性雖繁異，而佛性實無殊。佛法以菩提心為根源，而善提心以大悲度盡眾生為終極。胎卵濕化，有想無想，悉令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而實無一眾生滅度者，蓋眾生本來成佛，佛度盡眾生，而未嘗存有一眾生，由我而度之相。必如是乃是真平等。絕不同真主萬能，上帝主宰一切等教義，意識中隱留教主與被教者之區別。而世法大同共享等思想，亦已廢棄而無餘。可以並行而不悖。凡屬含靈物識，依照如來教法而進修，皆能達成莊嚴圓滿之佛果。尤其是我們佛子，倘能信心堅切，向此道行，必能日趨光明，使整個世界安樂和平。此亦即佛教平等思想現前所願達到之目的。

今因時間已到，就此告一結束。願諸位善知識一為研究，因開生信，由信起修，從修證果，人人成佛。因一切眾生本來成佛，依教而修，自能入佛成佛，無有高下，此即佛教平等之真諦。初春第一次以詩學與諸位見面，並敬祝各各吉祥如意，事事圓滿。（弟子蓮華寶幢敬錄在上海佛教青年會宣講）

把偉大的佛教

傳播到全世界去！

吉祥

本月（五月）二十日少年部同志，假覺林舉行了一次「工作綱領」的討論會中在「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精益求精，善益求善」的

附錄三、佛教的平等思想

願則下，很多同志踴躍發言了，而且態度是那樣誠懇，精神是那樣的認真，以及領導人那樣充分的表現了他大無畏的佛陀精神，使與會者都感到少年部的前途簡直一日千里不可限量，尤其是金培康同志在會上起了帶頭性的骨幹作用，一字一句都不肯放鬆，把整個會務搞得轟轟烈烈，有聲有色，把「綱領」修改得更具體更完美，尤其在綱領中指出：不但要把本身工作搞好，更要把整了佛教，深入羣衆，傳播到全世界去！這是一個何等有力的口號，以及何等偉大的任務啊！

是的，把佛教傳播到全世界去！這是偉大的任務，也是我們所應負起的責任，今天世界各國人民所需要的，是停戰，是安居家業的生活，而且用了各種方式去爭取他，如開和平理事會，和平簽名，全世界各國人民的通電反對戰爭，反對武裝軍備等等，但是戰事集團還是繼續不斷武裝他們的軍事實力！製造出大批最精良的殺人武器，夢想再作更大的戰爭！儘管一方面竭力要求和平，但另一方面却絲毫不改走他戰爭的老路，這是什麼緣故呢？這就不得不回到佛教所說的「一業力」，「業力」大，能敵須彌，這是佛在地藏經上說的，的確，這句話，今天是被證實了，就好像河旁的堤一樣，儘管你河岸加高河堤築得很堅固，但當狂瀾來時，一棟能越過河堤，衝入岸上淹沒道路釀成水災，於人為害匪淺，但在瀾又如何會來呢？無非是風的助陣，外來水勢的增加，等到潮汛一來，於是三者結合，就如如火如荼的奔向岸上，現在我們使他水勢增加，而風平浪靜，假若有堅堤和加高的河序，那是最好，即使沒有，那麼潮汛來時，至多在河中起一小波浪又何至「越過河堤」而「衝向岸上」？「為害匪淺」呢？所以「明乎此者」就不會「造業」也不至受「果報」，「不明此者」難免有陷

人附葬」的可能，但是那個說來，「明乎此者」人附葬少數，而「不明之者」却佔最大多數，在船少人多的局面下，難免有傾覆的可能！因此佛教在當今及未來是有他傳播的需要，同時也是最迫切的。

今天讓我們再看看佛教在世界的勢力是怎樣，在亞洲方面，首先我們中國是主要的一環，而勢力相當大，可以超過其他宗教，在緬甸據以前統計，緬甸一千三百萬人口中，有一千三百萬人是佛教徒，國內有極莊嚴的寺院，和很精緻的佛像，因此有一「佛國之稱」，在越南，馬來亞，和南洋羣島一帶佛教勢力也很大，在印度雖然也有其他宗教在其中，但佛教仍佔主要地位，在歐洲如英法、德、義等國都有佛教團體的組織，華僑信者很多，而且還在蓬勃的開展着（義大利有一名僧曾來過上海），就是在我們的老大哥——蘇聯以及美國境內都有佛教的信徒，而且他們還在實行着「素食」哩，儘管佛教的信徒，散佈在世界上的每一角落，但我們不得不承認，本身太散漫，沒有一個「連繫」的「組織」來領導我們，更不能彼此「融治合作」，以至博大圓融的大乘教義，僅僅停滯在一些小圈子裏，不能把他廣宣流布起來！使整個的佛教轟轟烈烈與旺起來！這是我們所認為「遺憾」的地方。

今天少年部的工作綱領修改完成了！通過這一綱領，使我們少年部的組織強壯起來！克服過去一切「缺憾」的地方，充分正確地掌握了，並且嚴格的執行着這項「綱領」，為佛教的第二代造就更多的有力的幹部，使佛教的真理發揚起來！把廣大圓融的大乘教義傳播到全世界去！使「明乎此者」，充滿在世界每一角落，繼續為偉大的佛教事業而奮鬥！

一九五〇年、五月、二十八日、下午、於滬寓

黃念祖老居士法寶流通目錄

【書籍】

- 淨土資糧附谷響集
- 心聲錄
- 華嚴念佛三昧論講記
- 大乘無量壽經白話解
- 淨修捷要報恩談 校訂本
- 莖草集(一)——黃念祖居士答問篇
- 莖草集(二)——黃念祖居士漫談篇
- 莖草集(三)——黃念祖居士歷年春節開示
- 莖草集(四)——黃念祖居士講解蓮公開示筆記
- 從金剛經談到無量壽經 附抉擇見
- 黃念祖居士點滴開示

- 黃念祖居士詩集
- 顯密圓通集
- 黃念祖居士親友往生實錄

【CD光碟】

- 無量壽經白話解（69片）
- 淨修捷要報恩談（6片）
- 從金剛經談到無量壽經（6片）
- 般若為導淨土為歸（1片）
- 淨語三偈（1片）
- 介紹大經解（2片）
- 彌陀真實五願（1片）
- 往生正因（1片）

- 十念必生（1片）
- 首楞經觀音圓通章（2片）
- 淨宗心要（1片）
- 介紹角虎集（1片）
- 佛教的大光明與大安樂（2片）
- 淨土資糧（6片）
- 無量壽經大意（12片）
- 華嚴念佛三昧論（7片）



心清聞妙香

頃者遊上國

鷗鷺之展翅

九峯の里

鷗鷺之展翅

九峯の里

